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月庆典 / (美) 埃利森 (Ellison, R.) 著 ; 卡拉汉 (Callahan, J.) 编辑, 谭惠娟, 余东译.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2003. 1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 Juneteenth

ISBN 7-80657-613-4

I. 六... II. ①埃... ②卡... ③谭... ④余...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9809 号

Copyright © by Ralph Ellison.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0-012号

书 名 六月庆典

作 者 [美国] 拉尔夫·埃利森

原文编者 [美国] 约翰·弗·卡拉汉

译 者 谭惠娟 余 东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4

字 数 286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13-4 / I·455

定 价 19.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拉尔夫·埃利森及其《六月庆典》

## (代译序)

拉尔夫·埃利森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作家。一九五二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出版,对美国社会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九六五年美国《图书周刊》(*Book Week*)、一九七八年《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的民意调查均称《看不见的人》(另译《无形人》)是美国二战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小说,至今仍被世界文坛称做“现代经典”。纽约蓝登书屋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推出了埃利森的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六月庆典》(*Juneteenth*),这是作者四十余年心血的结晶。这部小说深刻地再现了一段美国社会历史,鲜明体现了埃利森引人入胜的散文式创作风格,进一步确立了拉尔夫·埃利森在美国黑人文学界的泰山北斗地位。

### —

拉尔夫·埃利森的全名为拉尔夫·华尔多·埃利森(Ralph Waldo Ellison)。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他出生在美国西南部俄克拉荷马州首府俄克拉荷马城。他的父亲经营过一家餐馆,还是一名老兵,曾在古巴和菲律宾作战。老埃利森以十九世纪美国著名哲学家和诗人拉尔夫·华尔多·埃默森的名字来为儿子取名,足见他对埃利森寄予厚望。可惜小埃利森三岁时,他便去世了。埃利森的母亲出身于佐治亚州一个农户家庭,一九一一年随丈夫由田

纳西州来到俄克拉荷马州。丈夫去世后,她带着埃利森住在市中心的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还常把白人丢弃的一些书籍、唱片带回家,使小埃利森不知不觉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和对音乐的特殊爱好,并使他自幼产生了要将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

埃利森八岁起学习小号,在道格拉斯中学读书时,又学了四年的和声学。当时俄克拉荷马州的黑人中学很强调用传统的古典音乐来训练学生,这使他有可能会受到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俄克拉荷马州是公认的美国西部爵士音乐的中心之一,这使他有更多接触和学习爵士音乐的机会。中学时的埃利森一边读书,一边为指挥家路德维格·赫伯斯赖特家的草坪刈草,以换取学习小号和配乐的机会。中学毕业后,埃利森做了两年的电梯操作工,但最终未能挣够念大学的钱,然而在一九三三年他获得了塔斯克基黑人学院提供的奖学金,在当时著名的黑人指挥与作曲家威廉·道森的指导下学习作曲。这些经历都成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艺术源泉。

大学二年级时,埃利森阅读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哈代的《无名的裘德》,还有埃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严肃小说的力量。然而,最震撼他的心灵、开阔他的视野的是著名诗人艾略特的名诗《荒原》。他认为艾略特的《荒原》的节奏比黑人诗人诗作的节奏更接近爵士乐,那广泛使用于诗中的典故和路易·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一样,内容复杂,形式多样。从此,他的生活里又增加了对小说、诗歌的热爱,这也是埃利森从爱好音乐转向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一九三六年,塔斯克基学院提供的奖学金出了问题,埃利森被迫中途辍学,前往纽约谋生。纽约的哈莱姆是全国最大的黑人居住区,当时有“黑人民族的首都”之称,一些著名的黑人作家、艺术家都集中在这里。埃利森在这里结识了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和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在理查德·赖特的鼓励下,他开始写书评

和短篇小说。他的第一篇书评发表在赖特主编的《新挑战》杂志上。后来他自己成为《黑人季刊》杂志的编辑。接着,埃利森相继在《黑人季刊》、《新群众》、《新共和》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他在军队服役。一九四六年,他与范尼·麦康内尔结婚,此前,他曾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婚姻。埃利森与范尼恩爱和睦,一直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服役回来后,他获得一项“罗森瓦尔德研究员基金”,这使他有条件专心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小说终于在一九五二年春问世,并立刻轰动了美国文坛。

埃利森早期的短篇小说受海明威创作风格的影响,但他在《看不见的人》的创作过程中成功地摆脱了其他作家的影响,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与表达方式,尽管他在塑造书中这个无名无姓的主人公时曾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启发。该书以不同于以往黑人小说的独特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为黑人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获一九五三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这两项大奖。

一九六三年,母校塔斯克基学院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此后,他担任过“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部评审员、《美国学者》杂志编辑、国会图书馆美国文学部荣誉顾问及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会员。一九六四年,埃利森发表了论文集《影子与行动》(*Shadow and Act*),这本书收入了他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六四年间的论文、演讲及答记者问。一九六九年,他获美国自由勋章。一九七五年,他被接纳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九八六年,埃利森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论文集《走向领地》(*Going to the Territory*),该书收入了他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间写的论文、演讲及采访。这两本书集中探讨了文学、音乐、美国黑人社会问题,笔调优美,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的理智、乐观、智慧与对社会的关注。一九九六年,美国蓝登书屋将埃利森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四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编辑在

一起,以《飞家和其他故事》(*Flying Home and Other Stories*)的书名出版,美国评论界普遍认为《飞家》和《宾戈游戏大王》是这本集子中的上乘之作。二〇〇〇年,美国现代图书馆出版了《神交十二:拉尔夫·埃利森与艾伯特·默里书札选》(*Trading Twelve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Ralph Ellison and Albert Murray*)。英文书名“Trading Twelves”既可以指一种用十二弦弹奏的爵士乐,更表明拉尔夫·埃利森与艾伯特·默里之间十余年的友谊与默契。两位爵士乐爱好者通过你来我往的书信形式,就他们共同的爱好和关注,毫无保留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看法,如同俩人在饶有兴趣地对奏一曲曲旋律优美、内涵丰富的爵士乐。

《看不见的人》的成功引起了公众对埃利森小说创作的浓厚兴趣,喜爱《看不见的人》的美国读者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他持续已久的“创作中的小说”,在耐心地等待着、期盼着他第二部长篇小说的问世。早在一九五二年,即在《看不见的人》出版前,埃利森就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六月庆典》的构思创作。这部小说手稿的部分章节曾刊登在一些文学刊物及杂志上。一九六七年,在这部书即将完稿时,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修订稿。直到一九八〇年,他才向一个朋友透露,他已经对故事的大意进行了重新构思,并增加了故事的篇幅。埃利森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苛刻的作家,对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个句子,他多年来一直在反复地揣摩、斟酌、修改,直到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埃利森死于癌症前,他终未能完成这部书稿的修订。埃利森去世后,他的文学财产执行人约翰·弗·卡拉汉教授在整理编辑了他的《飞家和其他故事》和《神交十二:拉尔夫·埃利森与艾伯特·默里书札选》后,又煞费苦心完成了《六月庆典》的整理编辑工作,使这部埃利森前后倾注了四十年心血的作品终于得以与读者见面。

在美国历史上,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年是黑暗的四年——麦卡锡时代。麦卡锡主义者焚烧进步书籍,摧残进步艺术和文化,大搞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加紧奴役黑人,企图搞垮工人运动,使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紧接着又爆发了美国民权运动,它改变了这个国家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态度。《六月庆典》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年代。

亚当·桑瑞德,一位来自新英格兰州的参议员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被刺客击伤,危在旦夕。令所有自认为了解他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桑瑞德在临终前请求见的是一位叫希克曼的年长黑人牧师。牧师被请来了,两人单独交谈。从他们的谈话中,随着尘封在他们的记忆深处的往事被一件件唤回,读者终于揭开疑团,看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

原来,这位美国参议员是一个白人妇女和一个黑人所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但他的白人母亲却诬陷说,孩子的父亲是希克曼惟一的兄弟巴布。希克曼的兄弟被处以绞刑后,他年迈罹病的母亲也悲愤地离开了人世。然后,这个白人女人将孩子留给了希克曼。希克曼知道,仇恨无法消除兄弟被处绞刑及母亲去世给自己带来的悲痛,因此,他用自己的爱心和牺牲精神抚养这个男孩,并为孩子取名“布里斯”(Bliss意思是“极乐,至福”),希望他成人后能为消除种族仇恨做出努力。他将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精力都赌在这一想法上。

布里斯长大后帮助希克曼主持基督复活仪式。在一次庆祝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九日黑人解放这一传统节日的宗教活动中,一个白人妇女认出了布里斯,并称他就是她丢失了多年的儿子“卡德沃思”(Cudworth意思是“值得反刍”),她不顾一切地要将他带走。

在场的白人都误认为是希克曼强奸过她,纷纷站出来殴打他。尽管在场的大部分黑人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却没一人敢站出来为他申辩。希克曼的身体恢复后,带布里斯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布里斯幻想他的白人母亲也是一个白人电影明星,于是逃离了养父希克曼,开始了查找自己身份的漫漫旅程。

布里斯的离去使希克曼备受打击,这对他心中的理想是一种考验。希克曼同意抚养这个孩子后,就结束了自己昔日的快乐生活,成了一个单身汉,还将布里斯培养成了一名传教天才。而布里斯长大后为了达到自己自私而世俗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埃利森通过希克曼这个人物在质问,为什么黑人保姆悉心养大的白人孩子长大后总是会对她们反目为仇?为什么黑人保姆一开始就注定是输家?难道孩子与爱的根基之间的纽带一定要被切断吗?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还是权力结构的需要?但希克曼的爱心超越了理想破灭的痛苦。他不但没有失去,相反还加强了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驱使他密切关注这个孩子的事业,特别是当这个孩子成了一个政治家以后。当他得知布里斯处境危险时,这个信仰又驱使他来到华盛顿。即使在参议员生命的最后时刻,希克曼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出现在他的思维和行动里。

对布里斯来说,他的出走则是他人人生悲剧的开始,因为他脱离了权力的真正来源,即脱离了他的社会根基,脱离了养育了他的黑人们。他不顾一切地要忘却自己的身份,将自己乔装打扮为一个流动电影制片人,把摄影机当做一种遗忘、否定、歪曲和取笑的手段来摆弄,成了骗人的老手;他在白人中探索生活,并成功地改名为“桑瑞德”(Sunraider意思是“冲向太阳的人”)。他利用种族偏见的力量来惩罚黑人的软弱,以谋取自己的权力,最后当上了美国参议员,变成了一个政治恶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政治生涯中登峰造极之时被刺杀了,而行刺者正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与一个黑—白—红混色姑娘之间那段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热恋的结果。

《六月庆典》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但每一篇章都像是忧伤的爵士乐旋律，随着故事的推移反复演奏，不断加强，并在变化中升华。参议员和希克曼牧师，小布里斯和希克曼教父的一问一答，是以倒叙的方式在医院里缓缓展开的，其表现形式是布里斯记忆的描述与希克曼独特的叙述相对照。断片式的回流，衔接起逝去的一切。作者采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动和内心独白来捕捉两个主要人物内心深处那残缺不全的痛苦回忆，以及那东一鳞西一爪的思绪，用内心活动和心理感受来替代情节，可以说，内心世界成了故事情节的真正场景。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进展细腻而缓慢，但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叙述精细而不系统，跳跃性、随意性极强，但整个故事又不是信笔所至，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安排得错落有致。作者采用的颠三倒四的情节安排也符合布里斯的身份。他将布里斯奇异的成长和成功过程分散于每个梦境的“碎片”，独立成篇，又融于整部书中，暗合了主人公布里斯一生破碎变异的经历。

希克曼自然是埃利森在本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希克曼(Hickman)意思是“土气的人”，但他并不土气。他有坚定的美国信仰，有宽容的胸襟，与参议员的玩世不恭和背信弃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朴直诚实之人，而是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美国黑人积极精神的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埃利森本人的形象，看到了马丁·路德·金的身影。

《六月庆典》(Juneteenth)这个词虽然至今未被收入任何英汉词典，但它对美国黑人来说，却有着不一般的含义。林肯总统于一八六二年九月颁布《解放宣言》，并规定该《宣言》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生效。然而联邦军没有足够的部队分布到南方各地去强制实行这一命令。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九日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戈登·格兰奇少将领着一群联邦政府士兵抵达德克萨斯港市加尔维斯敦，向当地的黑人宣布，内战结束了，黑奴制被废除了。姗姗来迟的喜讯令当地的黑人们欣喜若狂，他们在这一天举行了具

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庆祝活动。直至今日,美国南部黑人仍在六月十九日前后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埃利森在本书第七章中,以谈古论今的方式,将希克曼在布里斯帮助下主持的一次场面浩大的六月庆典活动做了丝丝入扣的描写,奴隶制背叛了美国的民主承诺,而在这一重要时刻这种承诺得到了暂时的恢复。作者用“六月庆典”这个词来给作品命名,并将他对美国社会长期思考的结果象征性地体现在六月庆典活动中,这表明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宗旨在于探索黑人的漫漫解放之路。

### 三

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冲突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斯陀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真实揭示了黑奴制度的黑暗与凶暴。该书自一八五二年问世以来被翻译成三十七种语言,令世界上无数人悲叹黑奴的苦况,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黑人在名义上算是获得了解放,但种族歧视的梦魇远未结束。一些优秀的黑人文学艺术家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创作了大量反映黑人生活的作品。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哈莱姆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史家称它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或“黑人文艺复兴”。这个运动的后期出现了以理查德·赖特的创作为代表的“城市现实主义文学”(urban realism)或“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要求否定文学创作中的汤姆叔叔型的形象,树立新的黑人形象。赖特最优秀的作品是《土生子》(*Native Son*),作品的主人公别格·托马斯就完全不同于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的形象。赖特从小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长大,深深感到自己是受歧视的黑人,是“弃儿”和“局外人”,对社会,对周围的白人世界怀着又恨又怕的反常心理,赖特的这种心理状态在别格的形象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虽

然赖特的代表作《土生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在他的作品中,受害者变成了杀人犯,老实人变成了挑衅者;在艺术手法上,作者过多地渲染了犯罪的恐怖气氛,这对后来的美国黑人文学也产生过一些消极的影响。报复心理和暴力行为毕竟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途径。

埃利森一九三八年读到《土生子》时,一方面为该作品的力量和激情所打动,另一方面也为别格的性格中丝毫没有显示出赖特性格中的幽默、魅力、智慧和复杂性而感到遗憾。埃利森的文学创作道路深受理查德·赖特的影响,如他也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运用于他的创作;为了使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更逼真,他也将黑人方言和黑人文化引入自己的作品。但他不同意赖特对政治和文学持有的激进主张。他认为赖特过于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把文学创作纳入社会学的轨道,而他本人更主张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更注重人物的刻画,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当做艺术来评判。

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是一部着力描写个人身份问题的小说,作者通过描写一个黑人青年所遭受的欺骗、冷遇、打击等不公正对待来反映大多数现代黑人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于赖特的《土生子》那样以暴力作为复仇手段来抗议白人社会对黑人的压迫和歧视。埃利森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白人世界司空见惯的种族主义的习俗和偏见,用平静的语气陈述给读者,让人们看到美国种族主义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印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如何使这个无名无姓的黑人青年在这样严酷的现实渐渐抛弃了对白人社会的幻想,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白人眼里是不存在的,是个看不见的人。

在《六月庆典》中,埃利森则将黑人历史和人物放在整个美国历史的发展、黑人的过去和现在的坐标上来审视,以古视今,结合《圣经》文化,对黑人历史和黑人文化做了新的解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六月庆典》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看不见的人》和埃利森的

短篇小说。《看不见的人》和这些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均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生活在地下室这类非公开的地方,饱受折磨和欺凌,并努力想得到社会和白人的接受和认可;《六月庆典》则是一部气势庞大的美国民族叙述小说,其主人公希克曼充满英雄气概,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牧师、一个美国公民,他不再生活在社会底层,不再受二十世纪社会反常现象的困扰,而是一个有公职身份的人,他的个人史本身就是美国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埃利森通过精心设计的感人场景、寓意深刻的词句,去挖掘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以促进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特别要提及的是,他通过“低频率”,即对人物的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心声描写,来揭示社会及人性的丑陋,传递自己的理想愿望,并力图通过人物的自我反省来调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无论是从《看不见的人》中的那个处境艰难、充满困惑的“我”,还是从《六月庆典》中的那个宽宏大量、充满博爱的希克曼身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对黑人社会地位、黑人与白人冲突的思考上升到了一个理性的高度。

埃利森之所以能创作出《看不见的人》和《六月庆典》这样不仅受绝大多数美国黑人欢迎,也为美国白人所接受的成功之作,是因为他将现实生活中黑人处境和命运的关注与对美国社会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奥秘的探索结合了起来,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的思想家。

#### 四

《六月庆典》关注的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埃利森采用的却是前卫的写作技巧。美国文学评论界认为,如果将《看不见的人》比做一部美国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么,《六月庆典》就是一部美国的《尤利西斯》。埃利森虽然没有像乔伊斯那样公开表明“要处心积虑地为读者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作为译者,我不得不承认,

《六月庆典》确是一部文字艰深、寓意深刻的作品。

要将这部凝聚了埃利森四十年心血的小说的深刻寓意、文化内涵和丰富多彩的语言风格用另一种语言较完好地表达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六月庆典》夹杂着多种文字，如拉丁语、法语、俄语。有时，一个句子中不但没有文字间的间隔，还出现两种语言，这第二种语言又不以原语出现，而是采用英语的转音。例如在第四章第五十六页（指原书，下同），参议员身中五枪后躺在医院里，在痛苦的冥思中，他脑海中交替出现自己当上参议员前后的无数次有关黑人问题的政治辩论、希克曼对自己的关爱和厚望，还有他初当牧师的难忘经历。这时，突然出现一串字：“Sufferthelittlechildrentocome Sufferthelittlechildrentohospodepomeli...”这里作者引用的是《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中“耶稣为小孩祝福”的第十四句话，原文为 Suffer the little children to come unto me, and forbid them not :for of such is the kingdom of God.（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作者不但省略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还没有任何空格，不加任何标点，尤其是最后十三个字母是英语的转音，引自俄语版《圣经》中一首有名的圣歌中的一句，意思是“上帝啊，请饶恕我吧……”作者此处通过语言的含混来表现梦幻思维的混杂。

为了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分的披露，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两个主人公梦幻般的内心世界；为了使梦境中的内容表现更为逼真，作者在文字上做了不少特殊处理。如第二章第二十九页中，“It was like shooting fish in a barbell.”（这就像射杠铃上的鱼。）英语中似乎没有这种表达法，应该是在参议员神志不清的幻觉思维中，“barrel”（桶子）下意识地变成了“barbell”（杠铃），因为，他当时只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直射过来的子弹，就像是一条鱼被圈在桶子里，只能任人宰割（over a barrel）……因此，译者将它翻译为“这无异于朝桶子里的鱼儿开枪”。

又如第四章第五十六页中有这样一句话：“Make me whole , patch my sole. . .”译者从上下文去分析 ,此时参议员的身上共中了五枪 ,包括头部、右肩、臀部和脚部(sole) ,其中最后一枪射中他时 ,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感觉 ,故“只听到了枪声”。作者此刻用时空交错、视角交换、意识流动的手法来表现参议员紊乱的思维 :参议员时而回忆起自己童年的难忘经历 ,时而回忆自己当上参议员后的无数次政治辩论 ;与此同时 ,参议员还无时无刻不感到 ,自己那被子弹打得散了架的身体在疼痛 ,更感到自己内心(soul)那无法治愈的痛苦创伤。再从读音上分析 ,“sole”既和“soul”是同音异义词 ,也可以指“脚踵” ,还可暗指“人性的弱点” ,可以说是语兼三义。因此 ,译者也没有局限于表面文字 ,而是努力去体会作者的外在语言和内在思想 ,将这句话翻译为“恢复我健全的身体 ,安抚我内心的悲戚”。

埃利森小说的实验性和原始性发端于美国爵士音乐和美国黑人方言。埃利森对爵士乐有着特别的感情 ,整本书诗一般的语言和音乐般的格调也与黑人音乐的蓝调曲风相吻合 ,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很强的音乐效果。译者深知 ,要使译文产生和原文同样的效果几乎不可能 ,只能力图使译文尽可能接近原文。如第二章第三十页中 ,“This game of politics is fraught with fraud , Ferd said——and a kiyi yippi and a happy nappy !”译者将之翻译为 :“那政治游戏充满欺蔽 ,费德说——基咿——咿啾和快乐淡啤 !”尽量使译文在风格和韵味上与原文保持一致。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感到棘手的还有那些具有创造性意象的黑人语言 ,如第四章第五十九页中 ,“You ain’t even old enough to dogwater. ”小狗(puppy)蹲着撒尿 ,成年狗(dog)抬腿撒尿 ,这里的言下之意是 ,你还小得像只小狗(不懂男女之事) ,因此 ,译者将这句话翻译为“你还没到像成年狗那样抬腿撒尿(dogwater)的年龄”。又如第四章第四十九页中 ,“Just looks like another li’l ole

hi-yaller. "hi-yaller 在黑人语言中是指那些白人和黑人生的混血儿,因为其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在美国还是被划分为黑人,译者也没有将之简单地翻译为“混血儿”,而翻译为“看上去又是一个黑人和白人生的小杂种”。有时碰到无法传译的内容,翻译时只好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如 Zu-zus 是黑人家庭自制的一种乐器,和美语 Kazoo 极为相似,译者就翻译为“卡祖笛”。

为了忠实再现原作的风味,译者坚持异化为主,适当注释的翻译策略。如在第四章第五十二页中有这样一句话:“I reproached him with all the four horses galloping in my eyes.”译者将它异化地翻译为:“我对他怒目而视,仿佛有四匹战马在我眼前奔驰。”再加注:“这句话引自《圣经·新约·启示录》:羔羊揭开封严的六印,见一匹白马、一匹红马、一匹黑马、一匹灰马。这四匹马分别是权势、战争、钱财和死亡的象征。”又如出现在第八章第一百六十二页中的:“... they cast out the past and start out new——baptized into Caesar's way,”译者先翻译为:“他们摆脱过去、着手未来的时候到了——他们按照该撒的方式施浸礼。”再加注:“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论纳税给该撒:“Render un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 and unto God that are God's.”(该给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当归给神。)最后解释道:“此处希克曼将宗教提倡崇高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中人们追求世俗权力和物质享受形成对照。”

但译者并没有完全排除归化的译法,主要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如第五章第六十四页中有这样一句话:“But once spring turned me turtle, I tried to sing——that's a part Daddy Hickman doesn't know.”作者在这句话中要表达的含义甚复杂。译者先归化地翻译为:“然而有一次,春天使我翻船了,我产生了想唱歌的欲望——这是希克曼教父所不知晓的。”而没有翻译为:“春天使我变成了海龟或斑鸠”;再解释:turtle 和 sing 在句中的连用使人想起

《圣经·旧约·雅歌》中的寓意,即 Turtle 在基督教文化中象征夫妻爱情的忠贞(conjugal fidelity);turn 与 turtle 的搭配则使人产生更丰富的联想:船只碰到海龟有时会翻船,但使“我”翻船的不是海龟,而是春天,是春天使“我”产生了像斑鸠一样唱歌的欲望,我终于没能把握住自己的欲望,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书中类似这样内涵深刻的句子使译者感到,要将表层语言下的深层意蕴翻译得淋漓尽致不容易,因此,为这部小说共提供了约二百七十条注释。

## 五

首先我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章祖德先生委我以翻译这本“美国的《尤利西斯》”的重任,还有他的耐心等待。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收到章先生寄来的书稿,当时我正赶着为该社翻译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的《辛格公司》,因此,一直挨到二〇〇〇年春节后才动笔翻译。由于这本书的翻译难度太大,交稿时间一再拖延。我一边在紧张的教学、繁重的家务中挤出时间抓紧翻译,一边忐忑不安地等着章先生的电话催稿。但章先生不但没有催促和责备我,反而安慰我说,别急,质量第一。译林出版社这种注重翻译质量的认真严谨态度令我肃然起敬,他们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真挚的敬意谨致美国的约翰·弗·卡拉汉先生。从他写的《序言》、《笔记》和《后语:致学者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为编辑出版这本小说付出了多大的艰辛。他得知我在翻译这本书并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后,专门给我写信表示欣赏和支持,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回答我请教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他指点迷津,许多问题至今可能仍悬而未决。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多次与该校英语系迈伦·西蒙教授讨论《六月庆典》的翻译问题。对于我提出的

各种问题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及时的回答。有时会碰到一时无法解答的问题 ,他便会记录下来 ,直到得以解决。我深感受益匪浅 ,心存感激 ,却无以回报。

还要谢谢我的合作者 ,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余东博士 ,他为该书后半部分的翻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连假期和周末都舍不得花一天时间陪家人外出游玩 ,令我感动。

最后的谢意要送给我十四岁的儿子廖雄 ,他常常不厌其烦地代我查找各种资料 ,还每天为我准备好早点 ,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翻译和教学工作。

没有他们的理解、鼓励、合作与支持 ,这本书的翻译是很难完成的。

谭惠娟

二〇〇二年七月定稿于美国加州

## 本文引征以下作品及论文：

1. Ralph Ellison *Juneteenth* Random House NY 1999
2. Ralph Ellison *Flying Home and Other Stories* Random House NY 1996
3.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4. Ralph Ellison *Shadow and Act*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96
5. Ralph Ellison *Going to the Territory* Random House 1986
6. Ralph Ellison *Tading Twelves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Ralph Ellison and Albert Murray* Edited by Albert Murry and John F. Calllahan New York : Modern Library , 2000
7. Judy Lightfoot *Ellison's Second Act , Visible at last* "Seattle Weekly" 2000 - 5 - 28
8. Gushing Strout *Going to Ellison Territory*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23 Issue 4 1989
9. Harold Bloom Edit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Ralph Elliso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10. Brzezinski , Max *Juneteenth* . Antioch Review v58 , 2000 winter
11. De Santis , Christopher C. *Juneteenth*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v19 (Fall , 1999)
12. Eichelberger , Julia *Prophets of recognition : ide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in novels by Ralph Ellison , Toni Morrison , Saul Bellow , and Eudora Welt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1999

13. Goede , William *On Lower Frequencies : The Buried Men in Wright and Elliso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ume ⅩⅤ , Number 4 Winter 1969—1970
14. 吴富恒 王誉公 《美国作家论》 P766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5. 萧乾 《尤利西斯》之《译者前言》 译林出版社 1996

## 关于《六月庆典》

《六月庆典》当然展示了拉尔夫·埃利森的博大、幽默，以及巧妙的语言，然而，贯穿着整部小说的主要是他的睿智，还有一种恢弘的叙述构筑。

——托尼·莫里森

“六月庆典，”参议员将那绑有绷带的头搁在自己的手上，紧闭着双眼说，“他们直到六月中旬才得知《解放宣言》的消息，故称之为‘六月庆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华盛顿特区，亚当·桑瑞德，一位来自新英格兰州的参议员在发表演说时被刺客击伤，危在旦夕。令所有自认为了解他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桑瑞德在临终前请求见的是一位叫希克曼的年长牧师。牧师被请来了，两人单独交谈。一个故事从他们的谈话，以及默默地积压在内心深处多年的记忆中衍生而出。原来，希克曼牧师在一个充满浓厚的宗教和音乐气氛的黑人社区将这位曾经名叫“布里斯”的美国参议员抚养成人，这种环境与拉尔夫·埃利森儿时的家庭环境极为相似。这个黑人浸信会牧师家庭充满了欢乐，他们的足迹也遍布美国的南部及西南部，他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被培养成了一名传教天才。两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道追忆了他们共同走过的生活道路，埃利森曾经这样写道：“为了能对分割的过去的真实形态、性质以及意义达成一致，双方做出了痛苦的努力。”最后，两人回顾了他们最伤心的往事，这些往事正是理解牢系着他们神秘的血缘和种族关系的关键。

所在,也是让参议员正视自己与真实的自我相距已是多么遥远的  
关键所在。

《六月庆典》充分汲取了深厚的美国黑人文化遗产:小说语言  
广泛地运用了令人赞叹的原始方言;小说构筑方式与黑人教堂应  
答唱和的模式,以及爵士乐即兴连复段和低音贝司乐句相呼应。  
小说不无欣慰地表明,无论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有什么其他意义,  
首先就意味着“多多少少也是黑人”,埃利森也曾经这样写道。因  
为,连参议员桑瑞德一出生就沐浴在非洲—美国醇厚民风 and 滋润  
之水中,所有美国人也就不概莫能外。

拉尔夫·埃利森正是为这一信念付出了毕生精力。直至去世  
时,他还在从新的角度去扩充这部作品,还在构筑这部宏伟的、有  
可能成为多卷本的系列小说。在埃利森的心目里,希克曼这个人  
物,还有桑瑞德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经历,都是该作品极富戏剧性  
的叙述中心。因此,在埃利森的遗孀范尼的协助下,他的文学财产  
执行人约翰·卡拉汉编辑了这部非凡的小说——《六月庆典》。它  
是拉尔夫·埃利森持续了四十年的创作核心,是作者为他深爱的国  
家及其未完成的使命留下的永恒证物。

拉尔夫·埃利森一九一四年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城。他是小说  
《看不见的人》(一九五二)的作者。该小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是  
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他还写有大量散  
文和短篇小说。一九九四年,他在纽约市去世。

约翰·弗·卡拉汉在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刘易斯与克拉克  
学院任“摩根·S. 欧代尔人文科学教授”职位,是《拉尔夫·埃利森  
散文集》现代图书馆版的编辑,也是拉尔夫·埃利森的文学财产执  
行人。

## 序 言

据说,在他的晚年,如果对数小时的伏案工作感到满意,拉尔夫·埃利森往往发出会心的笑声,笑这个“疯狂的国家”与一九六九年他所称的“创作中的小说”(极其漫长的创作过程)何等相似,他既爱着这个国家,又在和它做斗争。早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在给艾伯特·默里写信时提及他正在酝酿的第二部小说时,埃利森两眼炯炯发亮,说他“打算在这本书(《看不见的人》)完稿前就着手我的下一部书……”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和默里谈到他“打算去南方看一看。我得再次完全投入进去,找些老人聊聊。我确信,我对这本关于俄克拉荷马州的书已经胸有成竹了”。一九五四年,埃利森已开始动笔。一九五五年四月,他给默里寄了其中的一节“写作初稿”。从那以后,尽管他写了大量散文,在五六所大学任教,还在纽约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阿尔伯特·施伟策教授”职位,他以公民名义,为国家董事会和委员会做了超出他分内的工作,他的第二部小说始终像天堂(也是地狱)之犬,“年复一年地”追逐着他,“沿着他脑海中的迷宫之路”追逐着他,直至一九九四年他生命的尽头。

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埃利森以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身份,在罗马创作他第二部小说。他告诉约翰·赫西<sup>①</sup>：“小说的基本

---

<sup>①</sup> 约翰·赫西(1914—)美国新闻记者、小说家。生于中国天津。其作品以当代生活为题材,人类生存为主题。作品有《给亚达诺镇的钟》(获1954年普利策奖)、《墙》、《广岛》等。

情节就是他一九五六年在罗马期间构思完成的。它与政治谋杀有关。”不久后的一九五九年六月，埃利森写信告诉默里：“贝娄<sup>①</sup>（当时正与埃利森同住在纽约蒂夫里的一幢房子，距两人执教的巴德学院不远）已读完了手稿的第二部，并拟从所有手稿中挑选大约五十页，在他编辑的一本名为《高贵的野蛮》的新杂志上发表。”一九九四年贝娄对《纽约人》杂志的大卫·雷姆利克说，埃利森“给我读了相当一部分手稿，至少有二三百页”。贝娄对此记忆犹新：“写得好极了，完全可以与《看不见的人》媲美。”在后来的一篇回忆中，贝娄写道：“拉尔夫所涉笔的内容，无人可以匹敌。他的作品没有人可以写出来——作为一个作家，这是一项值得称颂的荣事。”

在以后五六年里，埃利森又在各种文学季刊上相继发表了该小说的三段节选。同时，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签订的出版合同中规定，全书交稿日期为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按埃利森自己的设想，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他可望完稿，因为，他当时正住在自己的别墅改稿，该别墅位于普莱恩菲尔德以外的伯克县的一个村子。然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时分，当埃利森和夫人范尼购物回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埃利森夫人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忆说，志愿消防队员来得太晚，又不让他们夫妇俩接近着火的房子。“我当时要破窗冲进去抢出埃利森的手稿就好了，”她多年后告诉我，“我很清楚手稿放在哪儿。”

这次失火事件越传越神，因此有必要重提一下埃利森那些年对此事的评论。火灾发生十天后，他给查尔斯·瓦伦丁写信说：“我的损失非常严重，因为，我正在写的小说手稿有一部分被大火毁了。”在这封信中，埃利森还大致描写了他面临的工作：“所幸的是，我还记得这个夏天要写入这部新小说的内容的大部分，只要不乏

---

<sup>①</sup> 贝娄(1915—)：美国小说家，美籍犹太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奥吉·玛琪历险记》、《赫尔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获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

想像力,我会挺过来的。但我得抓紧写。”据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说,埃利森一九六九年曾告诉他,“大火”毁掉了他修改了一年的稿子”,但“他很快又着手重新修订”。一九八〇年,埃利森告诉英国《汉普夏日报》一个记者:“我想,被毁的稿子大部分已重新出来了。”一九九四年,就在他八十岁诞辰前不久,埃利森对大卫·雷姆尼克说的这番话,也许是对这次失火事件的最完整的评论:“当然,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出现过令人痛苦难忘的意外事件。我们损失了一座别墅,还有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稿子。不是全部手稿,但超过了三百六十页。没留复印件。”

一九七〇年,麦克弗森得到了埃利森的认可和合作后,这样报道说,第二部小说看来已超过了一部小说或一部尚在创作之中的作品的容量了。麦克弗森写道:“他的打字稿已足够发表三部小说,但他在殚精竭虑地斟酌使之成为一个总体。他不愿分成三部独立的小说发表这部作品。也不想舍弃其中的任何关键部分。‘如果我觉得分成三部分,当做三卷发表好些,只要每部各自的意义有足够的吸引力,我也可以那么做。’”埃利森是这样告诉麦克弗森的。接下来直至他去世,虽然时断时续,他一直没停止过创作这部描述美国环境中的种族、自我、语言以及家族关系的神话般的巨著。时而修改,时而重新构思,不时往反复改过的场面中加上一段。至他去世,打字稿和电脑打印稿已达两千多页。他最后一次发表该部小说的节选是在一九七七年。这是作品主体的一部分,起名为:《艰苦归程:向参议员的祈求》。尽管他不断写,不断修改,直至一九九四年三月一病不起,其时他的八十寿辰仅过四周,拉尔夫终于未能完成这部创作了四十年的作品。

埃利森没有就其作品留下指示,只对我和他的夫人表示过,他希望将他的书籍和文稿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即国会图书馆。他去世后几天,埃利森夫人陪我走进他那间与客厅相连的书房,房中依然弥漫着雪茄和烟斗味。满书架的书散落到了书桌、椅子、电脑

桌 还有复印机上 ,像片片灰雾撒满在地 ,它们似乎在对他的离去表示不满。换上任何别的人都会加以清理 ,然而 ,范尼·埃利森却坚持让她丈夫遗留的这一切保持原样 ,她认为这样做才是对的。为了引起我的兴趣 ,她给我看一堆堆的打印稿、零零散散的笔记、随手写在旧报纸和杂志订单卡上的笔记 ,还有几盒整齐的电脑软盘。在她指点下 ,我从他书桌前两只长形黑色不锈钢档案柜里搬出了几摞厚厚的打字稿。手稿用黑色外皮包扎着 ,全是七十年代初以来积累下来的。后来发现 ,另一个柜中装着一摞摞的早期手稿 ,上面极其认真地按人物和章节做了标记。

“开头、中间、结尾。”埃利森夫人沉思着说 ,“它有开头、中间、结尾吗 ?”

问得再好不过了 ,我想。多少次我追寻着埃利森迭宕起伏的情节 ,以及他的人物时空发展 ,反复追寻他的人物行踪 :从华盛顿特区到南方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 ,到西南的俄克拉荷马州 ,再回到首都。与他们一起从小说的现在 ,即五十年代 ,追溯到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时刻 ,甚至到这个世纪的前十年 ,俄克拉荷马领地最初建州之时。而埃利森夫人的问题则无时不萦绕心际 ,将我带回到现实中手头正编辑的这部作品。因为有一点一直是很清楚的 ,埃利森这部宏篇大作的中心就是希克曼牧师和参议员桑瑞德从生到死的故事。用建筑术语来比喻就是 ,他们两人的故事是埃利森这部未完成的宏伟小说大厦的真正核心。尽管他没完成大厦的两翼 ,但无损我们眼前的这部作品——《六月庆典》 ,它依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在埃利森这部家世般的小说现有全部手稿中 ,《六月庆典》是最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一部叙事作品。它宛如一条大河 ,也许是密西西比河 ,对埃利森来说 ,它是“一条融合了各种价值观及风格的伟大航道” ,《六月庆典》从众多独特的非洲裔美国人(还有美

国人)的文化支流中汲取养分:布道、民间传说、布鲁斯音乐、对骂游戏、爵士乐的旋律和速度。它借鉴了黑人教堂中的应答唱和、爵士乐即兴连复段和低音贝司乐句的形式。全书通篇可见文学先辈和前人的文风,例如马克·吐温、福克纳,他们和埃利森一样,也来自这片领地;也许,在这部小说中,埃利森主要是与福克纳交流。通过“令人震惊的场合使用的大胆语言”(他一九五三年接受《看不见的人》全国图书奖时所言),《六月庆典》实现了埃利森的梦想——将“我身边丰富的地道表达方式,一种充满意象和技巧的语言”运用到小说中。

也许与《看不见的人》有某种连续性,埃利森在《六月庆典》中特意挑逗性地把历史时间表达得模糊不定。在两部小说中,他均运用了内涵与渗透的策略,在叙述中极力揭示事件的联想意义,给事件赋予象征意义。尽管作品涉及的时间远远超越了五十年代,埃利森仍将故事时间定于“大约一九五五年”。从正在发生事件的“现在时间”,他说:“故事也追溯到希克曼的早期经历,甚至包括他的童年经历,而在现在时间里他是一位老者。”和《看不见的人》一样,《六月庆典》自始至终都在验证埃利森的信念,即时间的负荷——它的赐福和诅咒——体现为“过去的事件在现时仍保持鲜活——或者说过去事件的人物逐步明白了过去的事件仍对他们现在的生活产生影响”。

继《看不见的人》之后,埃利森还梦想通过小说中两个同等重要的主角来阐释美国经验与美国语言不可分割的主题。在《六月庆典》,这两个主角是阿朗索·希克曼牧师,他由爵士音乐家成为一名黑人浸信教牧师,以及参议员亚当·桑瑞德,他是一个主张种族迫害的政客,原名布里斯,后自己另起了一个名字,用埃利森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种族不详的小孩,皮肤是白的,经历一系列事件后,被这个黑人牧师收养”。两人以不同方式表现了迥然相异的价值观和目的,显而易见,两人都“思想深刻”,个性复杂,口才出众。

因此,读者能通过“低频率”听到,埃利森获得了与《看不见的人》一致的民主平等。埃利森以惊人的准确表现了希克曼与布里斯独处时双方从彼此之间的渊源关系中体验到的内心微妙节奏。“有时候,”他在《夜谈》序言,即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一篇节选中解释道,这两个人“其实在交谈。有时候,交谈是幻觉似的,在各自的脑海独立出现。然而这都是以应答的形式,表现了双方痛苦的探求,渴望理解被割裂了的过去,理解它的真实形态、性质及其意义”。

希克曼与布里斯之间的关系围绕着神秘的家族和种族关系展开。为寻找不知所踪的母亲和不知为何物的遗产,少年布里斯离开希克曼和黑人浸信会教友出走。后来,他以电影制片人和骗子面目出现,最后成了新英格兰地区某州的一个支持种族迫害的参议员。在与布里斯分隔的几十年间,希克曼一直通过“私人司机、车站帮工、侍者以及因工作经常旅行的人构成的美国黑人网络”关注着布里斯。其后,希克曼得知布里斯会有危险,便带着教友们赶到华盛顿来警告他这位浪子。然而未获准接近参议员。他们一行人能靠近参议员的最近之处就是在参议院楼座旁听参议员桑瑞德一次演说的座位。就在那里,忽然间,希克曼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一个黑人青年在楼座站起来向参议员开枪。身中数弹的参议员桑瑞德摇摇晃晃,支撑不住了。“‘主啊’,他听到”,参议员标准的美国英语带上了非洲腔,“‘主啊,你为什么……’”参议员惊讶地发现,他辨认出了希克曼在楼座应答的声音:“因为你已经离弃了……我。”在医院中,他呼唤希克曼,让人将希克曼单独请到床边。

两人关系意外恢复后的整个过程,用埃利森的话来说,“是时间、价值观的冲突,一个什么都不愿回忆,一个一切都想回忆,使得他们的交流很艰难。”但是,随着小说的发展,希克曼对回忆的渴望与参议员希望忘却的意愿激发了双方似乎是既分享又独立的想像活动。看到身边慈父般的希克曼牧师,听着他忧郁缓慢布鲁斯音

乐般的声音,奄奄一息的参议员那一丝微弱的魂魄被拨动了。埃利森让读者目睹了一幕幕言传、未言传的回忆,重现了布里斯的童年。是希克曼、他的黑人浸信会教友和社区收养了这个白皮肤、说黑人语言的孩子,给了他爱。在他的昏热谰语中,参议员又成了布里斯,回想起希克曼让他这个早熟的孩子首次参加他那群在各地传教的教友中牧师的死亡和复活仪式。埃利森提醒我们,希克曼也是个颇有手法的人。作为牧师,他有时把自己看做“上帝的惟一搭档”。他熟谙宗教仪式,很乐意信徒们以及可能皈依的信徒们相信,布里斯这个年轻的白人新牧师,是死者的复活。死者躺在封闭的棺木中,上面覆盖着白色绸缎,有一根外表看不到的管子供里外通气。

离开希克曼,也就是离开了福佑,对那以后的生活回忆及对童年的回忆以印象主义方式在参议员昏热的脑海里交替显现。在他的一次冥思中表现了此情此景,夹杂着讥讽与后悔。希克曼曾把他当做一个为上帝服务的行业中的人培养,类似骗子。多年后,他行走于西南各小镇时,巧妙地用上了本行的手法,伪装成一个职业电影制片人来骗人。此时,身边坐着希克曼,参议员无语地记忆起大约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前,他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镇上与一位可爱的黑—白—红混色姑娘之间产生的那段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热恋。这段恋情导致了神秘、严重、双重的致命后果,布里斯自己对此并不很清楚,希克曼竭力想解开其中的谜,埃利森则一步步引导读者综合各细节得出结论。

两人这场心路历程达到高潮时,尽管不情愿,布里斯还是因希克曼的缘故更正面、更虔诚地面对了记忆中长期封存的那个六月庆典之夜,从那以后,他浪迹天涯,就像《圣经》中被驱逐的流浪汉。在希克曼的引导下,他开始痛苦地意识到,他已从他真正的美国自我中可悲地被驱逐了出来。这个自我,无论还有什么未知的基因传统,同时也“多多少少是黑人”,使他的精神痛苦和枪伤给他带来

的肉体痛苦一样剧烈。最后,在谵妄梦呓状态的临终幻觉中,参议员见到一个个美国黑人形象,面容恐怖,不肯饶恕他,都来找他报复。他无力地伸出手来接受希克曼的安慰。此刻也只有希克曼给他安慰,这位长者,代表着“已消失的部落”和“美国的黑人们”,埃利森的这本书便是献给他们的。

早在一九五九年埃利森就承认,希克曼也许是他创作得最成功的人物。希克曼在成为全书的主宰。他来自小地方,却一点也不土气。他对美国信仰忠诚不渝:一种从本土经验和探索、多样化、宽容、同情心以及灵活性得出的民主信条。而浸泡在玩世不恭的人生信仰浪潮中的参议员,只在偶尔宁静清醒之时才像希克曼那样,也归附于同一美国信仰。这种复杂的信仰基于奠基者们矛盾、妥协的乐观主义;基于拉尔夫·埃利森的同名人,拉尔夫·华尔多·埃默森的实验探索精神;基于布鲁斯音乐的悲喜剧抒情风格;在地理上,它基于《哈克·芬》<sup>①</sup>所说的“领地”。关于《哈克·芬》中的“领地”,埃利森在《独立宣言》的两个世纪后告诉杰维斯·安德森:“哦,他谈的是俄克拉荷马。俄克拉荷马是一个梦幻世界。在‘重建’遭背叛后<sup>②</sup>,人们来到了这块领地,有黑人也有白人。在这块领地上,诞生了俄克拉荷马州。”埃利森认为,即使经常有人否认,从俄克拉荷马地理、历史以及人文多样化等各方面都能看出这个

---

① 马克·吐温的小说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

② 1861年至1865年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林肯政府1862年实行解放奴隶、实施《宅地法》等一系列革命性措施,使北方工业资产阶级最终战胜了南部种植园奴隶主。1865年至1877年为南方“重建时期”。内战后的南部直接受联邦政府的管辖,黑人的状况大有改进。他们真正得到了选举权,并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发挥积极作用。他们甚至还有机会在新建的中学和大学接受正规教育。但联邦军队撤离后,南部的白人又重新控制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他们还剥夺了黑人的几乎所有的权利。三K党组织常常烧毁黑人的住宅,殴打、恐吓黑人,逼他们就范。在南部的法庭,黑人几乎没有胜诉的机会,因为法官和陪审员都是白人。凡被指控犯罪的黑人常常被处以绞刑。这导致了成千上万的黑人往北方迁移。

国家实际上有多富饶,将来会有多富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五个印第安部族的“血泪之路”<sup>①</sup>,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非洲裔美国人在‘重建’中遭背叛,这些悲剧导致人们往这块充满复杂机遇领地的迁徙。埃利森的领地故事,和托尼·莫理森<sup>②</sup>的《天堂》一样,是祖先们在俄克拉荷马各黑人小镇上生息繁衍的故事,也是他父母那一辈先人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前后,在俄克拉荷马城这样的种族间既隔离又融合的文化氛围中,正是他们给音乐和语言带来了清新气息。

索·贝娄也谈到埃利森对历史的热爱。他回忆起有一次和埃利森同住在一幢旧屋中写作。一天,埃利森从大舞厅到厨房来,一边“调一杯浓浓的马丁尼酒”,一边和他聊着。“拉尔夫对历史的了解比我可强多了。但是我慢慢发现,他显然不只是在谈历史,也在谈他的生活,在把自己的生活融入美国历史。”贝娄传达了埃利森当时细说熟悉的个人生活时,个人感情和艺术冲动得到了满足的那种感觉。“他很乐意一再反复地谈他的人生发展,其目的不在于更改或美化它,而是为了找回昔日情感,同时也在反复酝酿他的小说的创作方法。”

埃利森编年史般的小说《六月庆典》便是这样写成的。在叙述希克曼早年以及布里斯(又名制片人先生)二十年代在俄克拉荷马的故事时,贝娄感到,埃利森是在想像,在讲述他本人的故事。希克曼和参议员以各自的方式描绘了俄克拉荷马的老人们向埃利森

---

① 1829年至1837年间,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共缔结了九十四项条约。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让出了数百万英亩土地,迁往密西西比河及密苏里以西。联邦专员说服印第安部族酋长签约的手段有很多:贿赂、威胁、以酒灌醉等。一批批肖尼人、特拉华人、怀安多特人种及其他部族的人被“说服”迁往了新的保留地。迁徙途中,他们备受摧残折磨,资财耗尽,人数剧减。后人称之为“血泪之路”。

② 托尼·莫理森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宠儿》、《爵士乐》、《最蓝的眼睛》、《天堂》等长篇小说。

讲述的这个世界，埃利森本人也生长在这个世界。布里斯回忆起当年的生活，那时的他还是牧师兼教父的希克曼的神童，而现在的参议员桑瑞德在“低频率”内仍是布里斯，他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多多少少也是黑人”，就像埃利森认为的，每个“真正的美国人”都“多多少少是黑人”。此刻希克曼就在身边，桑瑞德默默地承认：“是啊，是啊，我爱他。每个人都爱他，深深地爱他。他就像一个魁伟、慈祥的熊教父走在街头，我的小手消失在他的巨爪之中。”这里，埃利森心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孤儿的孤独”、“逃避自我”通过意识最深层的频率得到了感应，得到了表述。大胆的想法将自传性的激情化做了艺术。

《六月庆典》的立意和表现手法是绚丽多彩的，具有多层面、多中心、多声道以及多音调。一九六九年夏詹姆斯·阿伦·麦克弗森听埃利森朗读了小说中的一段后，他思考了多年，逐渐得出结论：“埃利森试图在小说中解决美国文学的中心问题。他正努力寻找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以为那些从芸芸众生中获得暂时自我的人重塑一个更宽阔、更多彩的世界。”麦克弗森最后补充的话可以视为对《六月庆典》的祝福：“我认为他在尝试将小说形式黑人美国化，同时试图超越它。”

确实如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的一封长信中，他告诉艾伯特·默里，他“在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作品中”发现了“有趣的事物”。在他们以及斯蒂芬·克莱恩<sup>①</sup>、亨利·詹姆斯<sup>②</sup>的作品中，他发现内战仿佛是种若隐若现、半是半否的可怕家庭隐私。其时以及此后

---

① 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美国小说家、诗人，20世纪自然主义先驱。作品有《街头女郎梅季》、《红色英勇勋章》等。克莱恩开创了美国社会问题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新潮流。

②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位妇女的画像》、《鸽翼》，文学评论《小说的艺术》等。

的全部写作生涯中，内战、终止奴隶制以及解放道路的曲折坎坷成了埃利森灵感和理解的不尽源泉，一处极富想像力和批评眼光的源泉：“一旦你举起内战这块巨石，这块蕴藏了北方如此丰富生活意义的巨石，无论在垃圾堆中，抑或在棉花球里，你都能看到摩西了。所有想逃离这儿的年轻人，只不过是逃离一种价值观而已——这就是我希望以希克曼做代表的老一辈黑人为什么会如此令人费解。他们从没离开过那片古老的荆棘地。不直面他们，你就无法理解林肯和杰弗逊。”《六月庆典》最富感染力、最具气势的场面之一是，为汲取新的精神和道德力量，老牧师在未获准面见参议员后，带着他的教友们来到林肯纪念堂。在那里，他透过林肯这一民族偶像，看到了一个不仅为铸造民族联盟，也为铸造他个人道德联盟而努力的人和总统。在希克曼的想像中，林肯进行的内战不仅在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称之为“共和国的田野”上进行，而且在他脑海和想像中的各地进行。他的人性既体现在他的美德中，也体现在他的缺点中。

“牧师，那不是亚伯拉罕国父吗？”一个教友站在纪念碑前的阶梯上问，“千言万语，一言难尽呵！”希克曼以沉思作答。沉思的源头是双重的——詹姆斯·乔伊斯和黑人教堂的布道。是的，他一面不住地喃喃自语，一面在想像，林肯只不过在“小憩片刻，恢复以后会继续向前，努力治愈自从把你化为岩石以来这个国家溃烂、流脓、发臭的创伤”。希克曼的沉思是出现在另一沉思之中的，因为此时他实际上正坐在入睡的参议员床边，惊异地再次意识到了这个垂死者的堕落。一念之中，老牧师的自我作为牧师、历史家、公民以及父亲融为了一体：“请想一想，希克曼想着，在椅子上突然动弹了一下。我们曾希望为我们自己抚养这种人……”希克曼的回忆印证了埃利森选来做题词的托·斯·艾略特诗行：

这正是记忆的用处：

为了解脱——不是因为爱得不够  
而是爱超乎欲望之外的扩展 ,于是不仅从过去  
也从未来得到解脱。

《六月庆典》有多层内涵 ,它是一部关于解放的作品 ,字面上指庆祝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九日 ,即《黑奴解放宣言》颁发两年半之后。那天 ,联邦军踏上德克萨斯加尔维斯敦的土地 ,司令官告诉欣喜哭泣的黑奴们 ,他们自由了。这时间的延误无疑象征性地说明 ,解放是每个人、每个群体以及每个民族永无止境的任务。解放若要持久 ,就必须靠自己争取 ,而且要不断地争取。童年时在俄克拉荷马不止一次参加过“六月庆典漫游”的埃利森在小说中谈及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也谈及了虚假意义上的解放 ,还谈到了区别它们所需要的勇气。尽管这孩子现在与从前判若两人 ,公开不承认与希克曼有家族关系和父子亲情 ,面对最痛心的背叛 ,希克曼仍信守诺言 ,对布里斯一片赤诚。希克曼的民主信仰也许最终还是通过参议员临终前对“回归故里”的冀盼得到了验证 ,只是该冀盼姗姗来迟 ,永难实现。“回归故里”之名 ,是在“令人震惊场合用的语言”。希克曼用之形容“人类处于被称之为爱 ,我们称之为民主的状况”。参议员最初不屑地称“六月庆典”为“一个俗气而充满幻觉的庆祝活动” ,等他意识到 ,他的解放是与非洲裔美国教友紧密相联的 ,是通过“六月庆典” ,在“六月庆典”之日才得以表达时 ,已经太晚。但是 ,埃利森在题词中暗示 ,那些活着的人“以另一模式获得新生和改变 ,尚为时不晚” ,那就是用艺术的模式。埃利森从未停息的创作 ,现在也许暂停了 ,不是终止 ,只是暂停 ,暂停在他献给读者的这份礼物——《六月庆典》之中。

约翰·弗·卡拉汉

一九九九年二月

谨献给我出身于彼的已消失的部落：

美国黑人

这正是记忆的用处：

为了解脱——不是因为爱得不够  
而是爱超乎欲望之外的扩展，于是不仅从过去  
也从未来得到解脱。这样，对一个地方的爱恋  
始于我们对自己的活动场所的依附  
终于发现这种活动没多大意义  
虽然决不是冷漠。历史也许是奴役，  
历史也许是自由。瞧，那一张张脸一处处地方  
随着那尽其是能爱过它们的自我  
一起，现在它们都消失了，  
而在另一种模式下更新，变化。

托·斯·艾略特：《小吉丁》<sup>①</sup>

---

① 选自艾略特诗歌《四个四重奏》中的《小吉丁》(Little Gidding)。每个四重奏都以四大元素中的一个元素为其主要象征，《小吉丁》围绕火写成。这里，火既是世界上毁灭性、灾难性的元素，又是净炼之焰，给人带来最后拯救的希望。小吉丁是英国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村庄。《小吉丁》有两个译本，一个译本见孟昭强、周翼虎所编的《世界名诗三百首》，裘小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另一个译本见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142页—153页，由汤永宽译。此处采用的是汤永宽译本中《小吉丁》的第三节第一段，全段如下：

有三种情况发生在这同一片树篱，  
往往貌似想像其实截然不同：  
对自身、对物和人们的依附，  
从自身、从物和人们的分离；以及在这两者之间  
产生的冷漠，它与前两种相似，犹如死与生相似，  
处于两种生涯之间——不绽开花朵，处于  
生的和死的苦恼之间。这正是记忆的用处：  
为了解脱——不是因为爱得不够  
而是爱超乎欲望之外的扩展，于是不仅从过去  
也从未来得到解脱。这样，对一个地方的爱恋  
始于我们对自己的活动场所的依附  
终于发现这种活动没多大意义  
虽然决不是冷漠。历史也许是奴役，  
历史也许是自由。瞧，那一张张脸一处处地方  
随着那尽其是能爱过它们的自我  
一起，现在它们都消失了，  
而在另一种模式下更新，变化。

## 第 一 章

在枪杀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一群南方黑人包了一架飞机直奔哥伦比亚特区，想见这位参议员。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老太太们头带小白帽，身穿用尼龙降落伞的边角料制成的白色套服，男人们则身着整洁但款式过时的黑色西服，头带宽边巴拿马帽，帽檐压得很低。现在，在参议员那用胡桃色镶板装饰而成的客厅里，他们神态庄严地将帽子拿在手中。他们表情严肃，缄默少语，态度坚决，领头的是一位身材魁梧、气度不凡的老汉，他在那天的骚乱中即会向世人证明自己虽然年事已高，却有不同凡响的才干。他的个子高大，举止从容，此人就是阿朗索·朱伯·希克曼牧师，更多的人称他为“上帝的号角”，老太太中的一个就是这样骄傲地向参议员的秘书通报的。

而且，他们也只愿意解释到此。他们一共有四十四个人，女人们都带着扇子、背包以及露天用餐的篮子，男人们则手拎着航空公司赠送的蓝色新包，他们在关切地听着希克曼牧师的谈话。

“小姐，”希克曼一边朝参议员的私人办公室点着头，一边用浑厚而响亮的声音说，“你只要告诉一下参议员，是希克曼来了，他得知来者后就会明白，此事事关重大，就会同意意见我们的。”

“可我已经告诉你了，参议员不在，”秘书说，“你们究竟有什么事？你们是谁？是他的选民吗？”

“选民？”老人突然笑了。“不，小姐，”他说，“在他管辖的州内

还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sup>①</sup>。我们来自一个底层社会，在那里，我们算得上是选民，但无人理会我们。”

“那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她问道，“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他会告诉你的，小姐，”希克曼说，“他会知道我们是谁，你要做的只是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

年轻秘书是密西西比州人，她叹了一口气。显然，她平生对南部来的这类黑人再也熟悉不过了——老一辈的黑人；然而他们并没有一窝蜂朝参议员的办公室门拥去，而是心平气和地等着，好像没听到她的话。现在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尽管他们都睁着眼睛，但对他们来说，她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依然站在那儿，样子古怪得像一个半路上失去了翻译官的亚洲代表团，想通过这个老人向她转告某些她并不感兴趣的话，而这个老人自己也不懂这门语言。突然间，她感到他们似乎不再为她所熟悉了，一种梦幻般的突如其来的陌生感擒住了她。如此众多的人挡住了她的视线，使她看不见挂在镶板墙上的巨幅抽象派油画，也看不见挂在卡尔霍恩副总统<sup>②</sup>半身雕塑像上方那用框架嵌装起来的州政府文件的复制件了。有些老太太悠然地摇动着手中的棕榈叶扇，好像是在冷静地与嗡嗡的空调声抗衡。而且，她从他们的眼睛里既看不见任何无礼的神色，也看不见参议员平时接见黑人团体代表时所激起的愤怒。相反，他们就像是一群踏上了一条艰难旅途的人，在这不归之路上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他们似乎认了。她越来越感到不安；于是，她将目光掠过其他的人，只盯在他们的领头人身上。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她的声音开始变得紧张而尖锐了。

---

<sup>①</sup> 参议员的选区属新英格兰州，所谓新英格兰州位于美国的东北部，包括现在的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六个州，属于白人居住区。

<sup>②</sup> 卡尔霍恩(1782—1850)：1825—1832年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领袖，主张每个州都有权拒绝国会的法令，极力维护奴隶制。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参议员不在，”她说，“你们必须懂得，他  
是一个大忙人，只能先预约后接见……”

“我们懂，小姐。”希克曼说，“可是……”

“你们不是步行到这儿的，也别指望说要见他就能见到。”

“这个我们懂，小姐，”希克曼一头剪短的白发，他把头稍稍  
朝一边倾斜着，用温和的眼光看着她说，“但这是一件突然发生  
的事。你能通过长途电话和他联系上吗？我们来付电话费。我甚  
至可以不说话，小姐。由你和他说话。你只要告诉他，我们到  
了。”

“恐怕不可能。”她说。

正是老人说话时那心平气和的口吻，使她不老练得令自己都  
感到别扭，现在这位秘书认定，她已经使出了该地区为迅速驱赶黑  
人所设计的所有行之有效的招数（不包括暴力），她失去了耐心，便  
打电话叫保安。

他们平静地离开了，就像他们平静地出现。年老的牧师等在那  
儿，直到最后一个人也走进了门厅，然后他转过身来，她看见他的  
整个身躯被大门勾画出来，门厅里其他的人都自动整齐地排在他  
的身后。“你确实错了，小姐。”他说道，“参议员认识我们，  
而且……”

“认识你们，”她愤怒地说，“我听桑瑞德参议员声明说，他惟一  
认识的黑人是在他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为他擦皮鞋的男孩。”

“是这样？”希克曼摇了摇头，其他人会意地相互看了看。“很  
好，小姐。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只是，要让参议员知道我们在  
现场，这太重要了。因此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告诉他，我们已经到  
了，因为，时间恐怕来不及了。”

他说话并没有威胁，他的声音里的确回荡着奇怪的忧郁，就在  
他们从门口消失的那一刻，她想，她从其他人的脸上也察觉到了这  
种忧郁。

他们在门厅里也没有交头接耳 ,只是默默地跟着保安 ,保安把他们直接带到大厅。他们正要出门往街道上去 ,安全意识很强的保安突然注意到他们有如此众多的人 ,便走上前来 ,要求搜查他们。

他们顺从地接受了。竟然谁都认为他们有伤害别人的本事 ,他们只感到可笑 ,因此他们那不动声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某种表情。他们很了解这种滑稽的场面 ,有的噗嗤地笑了 ,有的眨巴着眼睛 ,有的坦然地笑了。他们这些安分守己、年事已高 ,显然也是很虔诚的黑人 ,因为想见见这位在国会两院均被认为是黑人最大敌人的参议员 ,而被这位身着制服的保安严格搜身 ,他们知道 ,其结果会是多么荒唐。从他们身上能搜到的最危险的武器莫过于烤鸡、火腿三明治、巧克力蛋糕和炸土豆甜馅饼。有的人故意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让保安检查 ,老太太们脚上穿着平底鞋 ,她们一转身 ,舞起了她们的裙摆。当保安命令一位老人脱下他的宽边帽时 ,老人将帽子拿在手上好让保安看个仔细 ;然后老人猛然拉开防汗带 ,轻轻拍了一下帽顶 ,故意让什么东西落到地板上 ,好让保安弯腰去捡 ,自己则摊开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掌等在一边。保安直起身来 ,打开捡起来的東西一看 ,发现是一张破旧但折得整整齐齐的五十美元钞票 ,他将钞票塞到老人摊开的手中 ,好像它热得烫手。他们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朝着老人发出一声刺耳的干笑 ;尔后他还在继续笑着 ,但他们眼神里的幽默却在慢慢地消失。直到得到允许成队形走上街道后 ,他们这才开始自己取乐。

“这些人不是不明白 ,”其中的一个老太太说 ,“如果我们是那种相信武力 ,而不相信上帝的人 ,我们老早躺在坟墓里了 ,对吗 ,阿特教友 ?”

“你说得对 ,”阿特教友说 ,“早就躺在坟墓里 ,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

“让他们担忧吧 ,我们对此问心无愧……”

“阿门！”

来到了人行道上，他们围着希克曼牧师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几分钟后，他们乘坐一组出租车消失了，人们也以为此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不一会儿，他们又神秘地出现在一家宾馆，想在这里找到他，因为参议员在这儿租了一个私人套间。他们不会说明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个秘密套间的。

接着，他们又出现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这家报社对参议员的做法进行过十分严厉的批评，但是在这里他们也遭到拒绝。他们被人看做是一群抗议分子，无非又是一伙不满的黑人在呼吁正义，好像世界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他们的不幸。的确，这里是最无人理会他们的地方。人们甚至也不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见参议员——可怜的报社，他们要做的就是缄口不谈，而缺乏新闻专业人员应有的敏锐，后来的事情很快会证明，这是新闻机构的严重渎职。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走开了。

尽管参议员第二天就回到了华盛顿，他的秘书却没有向他通报有关这些陌生客人拜访之事。还有更重要的会晤需要安排，她心领神会地把这些老人的到来看做是又一桩讨厌事。他们那不安的身影一旦被撵出客厅，他们就和来自白人自由党人和黑人的沉甸甸的邮包一样无足轻重，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一丘之貉，每当参议员用嘲弄的口气说话时就有这么一句。她忘记他们了。然而，大约在上午十一时，希克曼牧师只身一人再次出现，他径直走进了大楼。可这次他不准备再和秘书说话了。其中那个拾起五十美元钞票的保安认出了他，不由分说地将他往外推。

这位老人诚然受到了极为粗暴的虐待，可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那节奏自然缓慢的动作却迅速点燃了保安心中的怒火，好像他在对付某种没有生命的物体时出乎意料地遭到了顽固抵抗——是

一块和推土机抗衡的巨石，抑或是地板上那拒绝稍作挪动的橱柜。老人所表现出的冷静反倒如火上浇油。他那被动的反抗也无法掩饰他对不熟悉的人的手碰到他身上所产生的厌恶。老希克曼一边任其摆布，一边带着某种宽容的目光看着保安，这种宽容的理解将他种种的个人情绪带到了一个遥远而凉爽的地方，只是保安的力量永远鞭长莫及。他甚至还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弯腰从人行道上捡起保安随即扔出来的帽子，然后直起身来，平静而威严地注视着保安。

“孩子，”他用一条白色手帕轻轻拂去他那柔软的旧巴拿马帽子上的尘土，说道：“我很抱歉，这事儿让你给碰到了。瞧，这炎热的上午把你的汗都弄出来了，可一切照旧——只是你干涉的事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你毕竟只是一个保安，不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否则你就会及早让我进去，而不会将我拒之门外。你或许连一个好保安都称不上，我想知道，假如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事端，你又有什么招架之术？”

幸好有许多围观者在场，保安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一个老人示威。他只得将大拇指勾放在他的子弹带上，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老希克曼则慢慢走向——更准确地说，是不失风度地走向人行道，一转弯便不见了。

除了再试着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另一个打到他的家里，这群人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努力，直到当天下午，希克曼发了一份电报，请桑瑞德参议员往他住的 T 街旅馆回个电话。又多亏了这位秘书，参议员没能看到这份电报。这番努力过后，他们便沉默了。

临近黄昏时，人们发现这群沉默寡言的老人在林肯纪念堂静静地祈祷，来自布朗克斯<sup>①</sup>的一个高中男生，也是一位业余摄影

---

<sup>①</sup> 纽约市的一个区。

爱好者 ,当时正好也在那儿 ,他偶然将希克曼那伸展着的双臂下的这群人拍摄了下来 ,他们正低头伫立在伟人雕像前 ,这个镜头随即通过光纤电缆被公布于世。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拍这群人时 ,男孩回答说 ,他认为他们本是“一幅很好的摄影作品……我觉得 ,他们的面孔在白色的大理石和黑色的身影的衬托下 ,呈现出一种非常和谐的灰色调”。尔后 ,这群人似乎融进了那同样平静的黑夜之中 ,并静候在那儿 ,直到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混乱开始前不久 ,他们又悄然露出了他们的身影。

## 第 二 章

……伴着他那洪亮而有节奏的声音 ,参议员突然感到心烦意乱。他的手抓住灯光幽暗的演讲台 ,他的眼睛盯着坐在台下那留有历史烙印的圆桌后的同仁们 ,同时还注意到 ,装饰华丽的国玺周围出现了一阵紊乱。在大厅对面以及远处参观者楼座那弯曲线的固定中点 ,美国国徽被从绳子上扯下来 ,犹如电影镜头里那有些失控的、忽隐忽现的神奇物 ,猛地朝他冲了过来。

雄踞在国玺上的纹章鹰<sup>①</sup> 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大 ,同时并没丧失它那传统威武的姿态 ,它似乎要挣脱一切 ,展翅腾空。它在向前移动 ,并闪着耀眼的光芒 ,若即若离地在参议员那惶惑的脑袋前摆动。这只发怒的白头鹰所产生的幻觉般的逼真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

<sup>①</sup> 美国的国玺和国徽的图案均为美国国鸟白头鹰 ,又称秃鹰。它是产于美国及加拿大的一种巨型鸟 ,外貌美丽 ,性情凶猛 ,有“百鸟之王”之称。

力,迅速使他对凝固的鲜血和积满灰尘的羽毛产生了嗅觉上的记忆,也唤起了他对带有英雄主义和背叛色彩的战争场面不完整的回忆……

参议员本能地朝后退了一步,拼命地克制住自己想躲避的冲动,幸好他平时训练有素,他总算可以继续自己平稳而洪亮的讲话,但是,在这看上去十分狡诈的恶作剧想要试试他能否保持镇定以前,他就感到他对身体的控制力身不由己地减退了。因为现在用喙和鹰爪武装起来的条纹形国玺在使劲地拍打着翅膀,它要保护它胸前的图案,以及那条书有代表国家、含义深刻的箴言的金色飘带<sup>①</sup>,与此同时,那具有象征意义,由云朵环绕着的十三颗星星所构成的星座在急速旋转,它的背景是一片深蓝色的天空,在白头鹰那洁白的头顶上像无情的闪电发出耀眼光芒<sup>②</sup>。

参议员一边拼命地闭上眼睛,想把这幻觉驱赶开,一边抬高嗓门,加强语气地说话,同时他也知道,这样有损于他所推崇的完美的修饰停顿形式。可当他再睁开眼睛时,这只鹰不但还在那儿,而且变得更令人惊恐不安了。因为这只鹰原本是双爪分别握着有寓意的武器——一束橄榄枝和一札利箭,露在外面的眼睛原本一直是朝右侧视<sup>③</sup>,可现在它神秘兮兮地抖动着,不怀好意地将头往左边转,直到它几乎使人察觉不到地轻轻拍了拍它的羽毛,将两只斯芬克斯<sup>④</sup>般的眼睛从正面盯着参议员。猛然间,这两只眼睛恶狠狠地、默默地朝他审视了片刻,逼使他眯起了眼睛,晃了晃脑袋;而

---

① 美国国徽上的白头鹰的胸前是红白条纹的美国国旗,它嘴里衔着一条飘带,上面写着“合众为一”。

② 美国国玺上的白头鹰上方是一片深蓝色的天空,空中有十三颗星星,四周光芒万道,环绕着云朵组成的图案。白头鹰的头部也有丰满的羽毛,但要等长成后头颈的羽毛才会变成白色,国玺上白头鹰的头代表执行部门。

③ 美国国玺上的白头鹰双翼展开,右爪握着一束橄榄枝,左爪抓着十三支利箭。橄榄枝和利箭象征决定和平与战争的权力。白头鹰的头转向橄榄枝,表示向往和平。

④ 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常叫过路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

且那又弯又尖的鹰嘴有如拨云散雾的离鞘短刀。这只鹰舒展双翼，它那披满羽毛的伸直的腿股中间，洁白笔直的尾羽也弯成了一个扇形<sup>①</sup>，此刻，它不再审视他的脸了，而是漠然地朝紧抓利箭的方向注视着。

参议员对这执意不肯离去的幻影感到惊恐不已，他觉得自己是被囚禁在一块缺少空气的空间，只能由此向外地看着大厅里那安静的场面，仿佛是隔着戏剧舞台上的一层半透明的薄麻纱。名义上他为之效忠的国徽象征物在这薄麻纱外瞬息万变，摇曳不定，杂乱无章得令人疑惑不解。哪怕在他强迫自己继续演讲的同时，他也知道他的声音不再是通过大厅那历史悠久的音响传到自己的耳朵，而是一种听上去变轻了的、金属丝般的、刺耳得出奇的声音，这紧张的振音是吃力地发自他的喉咙。他的身体向前倾斜，紧张地抓住演讲台，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他脑子里想起了一幅有名的漫画，画的是一个男人使出全身的力气，不让一条巨大的章鱼将自己拖入一个下水道孔，旁边的人群熟视无睹地穿梭而过。是啊，除了他视野中的混乱，这大厅看上去十分正常。他的听众显然不知道他的痛苦，他们都还在仔细地聆听他的讲话。

他们以为我的演讲是以谁的名义，迫于何种压力？参议员想，他们使这只鹰在我眼前晃荡又是出于何许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靠的是怎样的纵横捭阖的手段？但现在，这只鹰似乎只需轻轻一跃便可腾空而起，将这艳丽多彩的国玺变为一片支离破碎的、混沌不清的红色、白色、蓝色和金色，由此，参议员的注意力又猛地转到了远处的参观者楼座，因为扩声器将他的声音传送过去后的回音让他意识到，还有一群面孔模糊的人正目不转睛地朝他望着……

这些无名无姓、井然有序、表情严肃的人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大厅的上方，又不停地簇拥着层层退去，他们坐在剧院为他们提供的

---

<sup>①</sup> 白头鹭上的九根尾羽代表美国司法。

最后一排楼座，将头稍稍伸出，姿势紧张、表情疑惑地从这个有种族歧视的弯曲角度目睹着远处正在展开的一幕。当参议员的话迅速地穿过气氛庄严的大厅时，这些人的面孔似乎因这出神入迷、虚无缥缈的紧张气氛而微微发亮，好像他们在期待着某种至关重要的、等待已久的启示，它能够让他们心悦诚服。显然是到现在才通过加快的节奏、幻影的跳跃和增多得以体现出来的启示，又通过电线，借助他自己的舌头、声带和振动膜才穿过安静的圆顶大厅被传送出去……

参议员顿时欣喜若狂。这些不知姓名的人对他投入的兴致和热情使他又恢复了信心，他的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苦涩的狂喜，他每次演说时经常能感受到这种狂喜；现在，他的情绪顺利地转变后，他感到自己对眼前这种神秘幻影的意图、他的演说修辞是否达到了他极为热衷的水准等等都不再耿耿于怀了。于是，完全醉心于自己演讲技艺中的他发现自己试图与那种在参议员中得到广为赞赏的演讲绝技一比高低，因此这位演说家又大肆渲染地抬高了自己的声音，使他的听众的狂热和激动情绪达到了高潮，简直可以震碎大厅的玻璃窗子。

就这么做，参议员想，没有丝毫的反对意见！从小石城来的那位绅士会强烈要求将阿肯索<sup>①</sup>这一古怪的名字改掉的。

参议员强忍想笑的冲动，他的身体向前一倾，紧了紧自己的振动膜，好让自己释放出更为清晰洪亮的声音。但他这样做的同时，似乎感到他的听觉也一下子不灵了。他的声音是通过扩音器回响在大厅，可现在似乎在受某个灵敏度很高的延时开关那停停走走

---

<sup>①</sup> 阿肯色州的绰名。位于阿肯色州中部的小石城有一所中心中学，20世纪50年代初曾是种族主义的象征，因为它到1957年才在美国联邦法院强行命令下同意兼收黑人和白人。第一批入学的九名黑人孩子常常被一群群愤怒的、喊叫着的白人赶了回去，直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派第101空降师前往小石城，坚持护送那些常常吓得发抖的黑人学生上学和放学，几个月后，白人的怒气才慢慢地平息。

的控制,这迫使他不得不说几句话又停下几秒钟检查一下那反馈给他的沉重而衰弱的回声。更令他疑惑不解的是,在这实实在在的演讲激动情绪和反馈给他的无力回音之间,他的声音表达出的思想是他以往从未表达清晰的,哪怕是在他最不注重修辞色彩的情况下。词汇、念头、短语从他心灵深处某个混乱的部位盈盈溢出,当他拼命想重新控制住自己时,他的思维却好像已被某个持异议的、会腹语术的演说家嘲弄般地主宰了,此人就像是有着过时的哲学野心。

“可是……可是……可是……现在……现在……现在……”他听到了,“让,让我们考虑,考虑,考虑更深远的含义……我们目前状态下的含义。在这个国家,我们命中注定要被审问,不是被我们自己的同盟或敌人,而是被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我们……我们……我们……背上的是沉重自我约束和自我限制的特权包袱。我们的国家在血腥、战火和牺牲里诞生。因此,我们受到那些标志着我们这个伟大国家创建的革命理想和事件的审查、质问和权衡。质问、审查、纠缠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正是这些超凡的理想。它们在无休止地指责我们,它们的质问毫不留情,措词严厉,缺乏宽容。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要求是无限制的。在它们指责的无情压力下,我们力求逃脱我们事业的那些难以了结的工作程序。我们朝着这个领域努力。我们投入到大自然那伊甸园似的风景中。我们找到了和煦的休闲海岸,找到了这僻静凉爽的忘却洞穴——一旦我们的思想观念成功地实现了其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的劳动和奉献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就,一切即可成为可能。我们的始祖立志要摆脱过去。他们对过去提出过质疑,进行过谴责,并与过去那纠缠不清的细枝末节进行了彻底的决裂。他们一下子投入到未来,同时也接受了它的危险和荣耀。因此,我们本能地要对照那些榜样来评估自己,有的是微不足道的,也有的是灿烂辉煌的,在这个光荣的历史舞台,他们是我们的先驱,而且将代代相传。

我们这个民族的快乐和痛苦相生相成。我们的快乐令人痛心地被痛苦的乌云所笼罩。要求我们的是大智大勇,是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甚至更为严格的自律。

“因为,我们就像那些了不起的白头鹞一样,受一种天生需求的驱使,要在探索这个神奇莫测、充满希望的宇宙中来考验自己。它们展开有力的翅膀,直冲云霄,任狂风、气流把它们吹到九霄云外,吹到杳无人迹的地方。和它们一样,我们也学会了见机行事,我们飞过神秘的高原和肥沃的峡谷,奇迹般地经历了漫长危险的路程。我们生性要翱翔,我们追寻着我们祖先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所开辟的道路,证实了他们了不起的理想,并使之获得了新生。我们是收获者和播种者,是破坏者和创造者,是从事复杂行业的人,是发现者和监护者——不是吗?对于我们通过奉献和勇气所发现的一切,我们占有很大的份额。

“当我们翱翔时,时间在我们脚下流逝。历史将其由来已久的争论不断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的观点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新生活做出明确的决定,我们接受进退两难的痛苦,也接受美好前程的代价。因此,我们仍在继续飞翔,继续寻梦。有时候,我们周围的云朵柔软洁白,呈半透明状,将太阳朦朦胧胧地遮掩住;有时候,我们周围乌云滚滚,狂风暴雨打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领教到了冬日的邪恶。我们摇摇摆摆,前俯后仰,天旋地转,猝然落下。我们与山峰擦肩而过,或是独自飘向了虚无。今天的我们恰似当初一样,常常感到越陷越深,漂泊不定,同时也感到犹豫不决,自责不已,直到有人提醒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代价,我们才重整旗鼓。我们抬眼望着山峰,走出了低谷。

“上帝把我们的土地圈在两个大洋中间,把我们安顿在这块大陆的边缘后就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的祖先为我们指定了西移的道路,我认为其目的并不是让我们背叛过去及其训诫,尽管他们猛烈地谴责过去——因为我们就是那些训诫的产物,但是我们应该

从一个更新的方位,以一个明确的观点来审视我们人类的命运,因此,我们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去摈弃过去的一切,而会去克服它们在我们的意志中所施加的不良影响,因为它有碍我们去建立和管理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将来。我们的社会被称做一个消费者社会,这个社会主要由我们所谓的‘内置退化’<sup>①</sup>产品组成,但是那些人忽略了一点:没错,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但我们消费的主要材料就包括理想,我们的做法是要通过遵守或否定其承诺,将理想转换为现实,并使之作废。这样做是为了淘汰这些理想,让新的理想取而代之。只有这样做我们的理想才能获得新生,才能显示出活力。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敏锐得让那些行将就木的理想无法粗暴地干涉,超前得对当今舒适的安排早就不满意了,因此,我们一直在不停地从已知的世界向未知的世界转移,因为那里有更符合人性的将来,因为那里是理想主义的核心所在。

“朋友们,公民们,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在我们这块高尚的土地上,记忆就是一切:是试金石,是威胁,是指路星。我们去往何处取决于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来自何方取决于我们去往何处——可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当我们朝着我们的目的地行进时,我们前进的方向却又总随着我们精心安排的民主程序,以及我们精神生活的验证结果的彻底改变而不断改变。这样,我们永远在踏着月亮,踩着星星,朝着过去的将来行进,漫无目标地沿着我们有先见之明的先辈们指定的道路飞翔。

“我们从哪里来就哪里去。我们从梦想王国启程,穿过实事求是的山谷,再回到修正过的梦想王国。没错,但我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是我们面临的决定、挑战和痛苦。在其往返的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是不知疲倦地改变过去,创造,再创造未来。在这项宏伟的

---

<sup>①</sup> 又称“计划退化”产品,是指那些人们在生产时就已设计或计划好,以便让其很快过时或无法使用的产品。

事业中 ,我们随着我们内心的音乐起舞 ,我们凭内心的听觉越过无人知晓的原野 ,凭内心的视觉探测出微妙的轮廓、地界标和地下财产 ,我们塑造了这块土地。我们的确要将宇宙改变成我们内心设想的形状。嘲笑我们的人不用质问我‘月亮有多高’ ,因为我们不但能提供答案 ,迟早我们还必定要将他们送上月球 !我们将再次证明 ,在这块辽阔的、有创意的土地上 ,人类最小的梦想都只不过是蓝图和眼前现实、技术和诗歌的模型。此刻 ,身先士卒的前辈们带着原始的工具和自发的想像 ,与神秘的荒地、高山和原野抗衡。现在我们步着他们的后尘 ,也有义务带着勇气去面对这一宏伟的任务——对这不断变化的、令人无所适从的多元化社会强行进行前所未有的更符合人性的整顿。我们有义务保持其具有创造力的势头。

“我们有义务保持其错综复杂的平衡。

“在实现我们崇高而又众多的梦想时 ,我们有义务使之不断朝前翱翔。我们在不停地向前冲 ,并且常常不顾一切 ,是的 ,可在实现那个梦想的危險旅途中 ,没有人……没……有……没有人……将……将……被……被……拒绝……拒绝……”

想想 ,我醉了吗 ? 疯了吗 ? 参议员停顿了一下 ,并朝弯曲形上方的那些不知姓名的面孔扫了一眼。

“没有 ,”他接着说 ,“没有人会被拒绝。一项宏伟的工作 ,有些人或许说它是一个狂妄的梦想。然而 ,我们的梦想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成真的。我们每天都在忍受着它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代价。这个梦想需要我们努力制定出一种秩序 ,只有遵循这个秩序 ,一个伟大的、统一的、注定要像冲出旋风的白头鹰一样的国家 ,才能顺利地度过这段混乱历史 ,才能崛起。因此 ,我们有责任带着敏锐的理解力去对待这个梦想 ;有责任带着民主主义的热情去对待这个梦想 ;有责任带着悲剧的眼光 ,带着真挚的爱和永恒善意的幽默去对待这个梦想。我们对待这个梦想时也必须带着忠诚 ,了解

那把握梦想的古老知识 ,因为任何伟大的民族不会 ,不能 ,也不敢逃避属于他们的神秘世界 ,而是要与之抗衡 ,并挺过来 ,这便是人类的事业心。他们必须花费大量体力和脑力去摆脱他们内心深处的窘境。没错 ,因为 ,任何伟大民族要成长壮大 ,要永葆生机 ,都必须有意识地接受、洞察其自身的深刻奥秘。

“因此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胜利和统一 ,就像我们要牢记我们的失败和分割 ,这样 ,我们就可以超越 ,并忘记这一切。因此 ,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确 ,我们的历史有一段坚韧不屈地寻求年轻的贤人 ,寻求一种由骚动不安的身体内部所激发出的新颖、智慧的记载。因此 ,我们还必须使自己获得自由才能忘记过去 ,这样 ,我们才能将那些凌乱不堪的残余过去重新组装起来 ,营造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秩序。

“哦 ,是啊 ,我知道 ,对某些人来说 ,这个目标太难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这个目标太乐观 ,太天真 ,即使他们会承认我们的确是一个有超前意识的民族。可面对这种乐观的、无法逃避的直觉 ,消极的疑惑在折磨着他们。暗黑的现实抑制了他们当机立断的魄力。他们向我们强大力量中的肤浅、阴暗的本性屈服了 ,并在盲目、自私地刻意追求它。他们渴望一种衰弱的、自灭的平静。在不得不采取更残酷的行动前 ,对于这个行动是否应该先兵后礼还是先礼后兵 ,他们踌躇不定。面对那些永远存在、需要以武力为后盾的行善行为的窘境 ,他们可怜巴巴地在橄榄枝和利箭之间徘徊不定。他们迷失了方向 ,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 ,他们却报之以进攻 ,为懒惰伸张正义。在他们的手中 ,慈善成了一种十恶不赦的力量 ,权力成了一种自我破坏的动力 ,毁灭了他们自己 ,他们的孩子 ,还有他们的邻居。

“然而 ,我们必须直言不讳地接受那难以攀登的智慧 ,是这种智慧控制了那些摒弃历史教训的人 ,还有那些让自己被智慧的力量所胁迫的人 ,他们注定要重蹈覆辙。因此 ,我请求他们记住 ,任

何社会都是人类设计的产物,都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在天地之间飘浮,既依赖着天地,也经受了人类意志和进取心所带来的痛苦。人类生来就是要有所作为,要犯错误,要死亡。这是世人皆知的。但在体面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在其漫长而独特的死亡的过程中,人类创建了自己的丰碑,还构思,并且表明自己对尘世的控诉。人类保护了自己世俗的财富,指定了不断后退的未来之路,并将自己的渴望看成了艺术。

“因此,我要再说一遍,我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不能推动更为自由、更为充满活力、更为人道的生活进程,我们只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我们的任务是要开拓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让每个人都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都能在人类宇宙间无拘无束、精力充沛地翱翔,如果我们未能尽其所能,便将以失败告终。”

参议员笑了。

“我用不着提醒各位,我既非预言家,也非先知,”他接着说,“但历史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三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它们是:众人如何能团结一致?未来如何能否定过去?光明如何能否定黑暗?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只有通过自觉地使多样化的民族保持其统一性,在统一性中保持其民族的多样性这两者达到平衡,通过一种自觉自愿的平衡——这个关键的字眼说说容易,要做到却十分艰难。

“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就在于要记住:要记住就是要遗忘;要遗忘就是要有选择、有创造地记住,这由我们梦想和誓约的本质所决定。是的,让我们记住,在这片国土上,创造就是毁灭,如果我们希望如此,并付诸于行动,如果我们对那些应被摈弃的记忆予以足够的重视,毁灭就是要证明我们可爱进步的理想之梦。

“光明如何能否定黑暗?就是要不断地在光明中寻找黑暗,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当我们融入、开化自然时,我们渗透,也融合了它的光谱,既感到欣喜不已,也感到痛苦不堪,我们主宰了世界。

“在大地拥有我们前我们已拥有了大地。

“诗人曾如是曰。就如同在伊甸园一般。不管在黑暗或是光明之中，我们有权利去为它命名，去改造它，有权利去热爱它，并为之献身。因此，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我们不要瞻前顾后，也不要被各民族之间反映出的普遍隔阂和巨大冲突弄得不知所措。我们绝非一个完美的民族，也不作这样的指望。因为任何伟大的民族都只有在他们实现了其最高承诺，耗尽了其最大的潜力后，才能达到完美这个最终静态。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配合；不是缺乏创造力的稳定，而是有创造力的势头。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是未来主义的完美，它要在创造性的行为中得以体现。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不无目的的政治行为，它意在解决那些被证明是所有其他民族都没有的，也无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诞生于一个多样性的民族，并受其果断性的激发，我们这个社会被赋予了一种适应性，它原本就包含着雄心壮志、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特征的最棘手的焦点。因此，我们开始面对我们民族隔阂，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内置准则和天平的目的，还有那些法律条款，它们的作用就像敏感的荷尔蒙一样，在管制着我们国家那些具有创造才能的新陈代谢。那么，当我们检查我们的准则，权衡我们的天平时，让我们也心平气和地权衡我们的准则，检查我们的天平，使两者达到均衡，将荣誉归于有功者，多者减，少者加。

“合众为一<sup>①</sup>。”参议员指着挂在大厅墙上的国玺大声说道，“瞧那高贵的嘴喙里衔着的启示，我们的民族在其保护下方能振兴！请注意那橄榄枝和那些利箭！想想它的祈祷及其诺言——合

---

<sup>①</sup> “合众为一”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箴言，它表达了美国理想中的多样的个性联成一个整体的愿望。

众为一。看看那保护着我们的盾形章，那代表着各个州的星星高高地镶嵌在象征着民族希望的万丈光芒之中。请留意那给所有人带来和平和繁荣的橄榄枝。考虑一下这个已被历史证明的事实，即握在它爪中的箭不再只是自夸的武力。它们象征着我们要完成我们对人类的责任这一积极向上的决心，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也不管它们在哪里产生。因此，让我们带着这个标志飞向远方。让我们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想。让我们像将它送到海阔天空的舒展的双翼一样，团结合作。让我们带着忠诚和信心，朝着进步的方向飞翔——合众为一！”

在一片寂静中，参议员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大厅，好像他已突发灵感。接着，他神情惊愕，身体前倾，碰了碰自己的下巴，挥了挥自己的双手，做出一副不耐烦的姿势。

“最近，”他平稳而自信地说，“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已经受到了来自内部势力的冲击。据说，太多的国家项目无法实现，长期存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治理国家的进程已被摧毁，我们成了一个急躁不安、疲惫不堪的民族。我承认，某种黑暗和阴云已经笼罩在我们身上。国家大事总是事出有因，这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但我并不认为，眼前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分裂可以成为某种新产生的、足以让我们绝望的原因。

“我的朋友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享有好运和光明的幸福民族，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该瞧瞧它的阴暗面，这对我们会启发。这对我们光明的理想和历史所培养出的忘乎所以的情绪也是一种矫正。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先生们可以回忆一下，那些肮脏浑浊的东西曾经一度污染他们美丽州府的水源，后来是怎样屈服于科学调查，很快解除了他们的忧患，还给他们的家庭和城市带来了希望，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财源的。来自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先生们会记得，航海时代古老传奇中有一段死而复生的故事——即将渴死的水手听从过往船只的船长提出的似乎是不怀好

意的建议，将水桶投入似乎是纯净的海水中，从大海的深处掏出了甜甜的泉水。他们还忆得，在南方一个黑暗的地方，一段黑暗的日子，脱壳花生里发生了一个奇迹，这与大麦饼和鱼的故事何其相似。<sup>①</sup> 是啊，这给他们这个州，乃至这个国家带来了繁荣。

“因此，在黑暗的日子里，要不断地看到黑暗的一面，因为那正是隐藏着光明的地方。

“因此，让我们拥有信念、希望和勇敢。即使最粗野的黑人，当他站在凯迪拉克车轮后时也明白这一点。劳驾，劳驾！”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和掌声，参议员的脸成了一个面具，他恳求道：“请听我说完：我是说，即使一个最粗野的黑人开着一辆弗利特伍德<sup>②</sup>横冲直撞于我们城市的大街上时，他也明白，我们命中注定不应该只是历史的牺牲品，而是要有勇气、有见识地面对命中经历过的暴力威胁和不解之谜。”

然后，他脸上带着极为严肃而镇静的神情，继续说道：“先生们，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令人堪忧的处境，那就是，以美国式的技术和精神所生产的优良产品在哈勒姆<sup>③</sup>已变得如此平庸，以至于它的原有的价值已被令人痛心地上折了。我的确有理由，也是十分严肃地建议，我们该制定法律，将它重新命名为‘黑人八钢架’。<sup>④</sup> 这决不是因为它有八根超效率的圆柱，也不是因为它的整

---

① 此处南方的奇迹指美国著名黑人农学家、农业化学家卡弗(1864—1943)从花生、甘薯、大豆中制造出数百种衍生产品，推广南方农作物种植多样化和土壤改良法。特别要提及的是，他设法从花生里提炼出来的油有多种用途，当时的黑人都奉之为奇迹，就像《圣经·新约》中耶稣将七个大麦饼分给四千人吃，而他们都吃饱了。

② 一流名牌轿车凯迪拉克系列产品中最大、最昂贵的一种，在美国是一种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③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是一个以黑人、低收入的人居多的社区。

④ 这里，参议员嘲笑地称凯迪拉克为“黑人八钢架”，并非因为这种车装有 V8 发动机，而是里面竟然坐的是八个黑人，言下之意是驾驶凯迪拉克的黑人越来越多，以至于白人对这种名牌车都失去兴趣了。

个轮廓纤细 ,且有富于弹性的力量 and 美感 ,决不是 ,而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八个或八个以上的黑人兄弟穿梭于大都市的街道和超级公路上 ,或是聚集在一起享受其权利、美感或是新异教的安逸 ,那也已是见惯的事了。先生们 ,事实上 ,我前几天被一伙烂醉如泥的黑人从大路上一直逼到阴沟里。

“让我们时刻警惕我刚才描写的这类公民所施的暴行 ,因为这件事里或许就隐藏着一线希望 ,一丝线索 ,也许 ,他们固执地粗暴且武断 ,对高雅格调和苛刻的、不变的经济法抱着愚蠢放纵的对抗心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坚信 ,所谓国家的健全是有灵活度的。

“是的 ,”——参议员笑了笑 ,模仿伊丽莎白时期那狂妄自大的姿势点了点头——“我以为 ,这里有许多不解之谜。但请注意 ,每次只有一个。同时 ,让我们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让我们提醒自己 ,没人指定我们去充当苟且偷生的角色 ,去听天由命地做过去的奴隶。我们的责任就是追求自由 ,成为主宰自己的无畏创造者 ,做重建世界的人。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宇宙间尚不为人知的秘密探索者 ,像亚当一样去下定义 ,去命名 ,去改造一切。

“因此 ,让怀疑者去怀疑吧。让怯懦的人大惊失色吧。对有勇气去塑造多种创造性的形象与生活方式的公民个人主义的需求 ,我们正在逐步满足 ,我们将为那些拥有最好的耐力、勇气 and 美德的个人 ,不管男女 ,提供其需求。

“啊 ,为你建筑更壮观的大厦 ,

“啊 ,我的灵魂——在此 !

“因为 ,我们——”他停顿了一下 ,手掌朝上 ,伸出手臂 ,做出一种拥抱姿势说 ,“承上帝的慈悲 ,是美——国——人 !”

当参议员意识到这个站起身的男人时 ,他正在倾听着自己的回音 ,陶醉在爆发出的阵阵掌声 ,以及掺杂着激情高昂 ,并带有反叛情绪的叫喊声中。

在上面参观者楼座前排的中间 ,这个男人正在护栏外朝这边指指点点 ,似乎在措辞严厉地谴责什么。参议员想 ,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为什么不坐下 ,或索性离开 ?不要枉费心机 ,用演戏似的夸张自己的动作来纠缠我们。我总要失去几个人——年老的人 ;你不在注意力所及的范围 ,这个胆小怕事的男子在响应大自然的召唤——但用你的耳朵吧。我基本上会坚持住 ,看你还想干什么 ?可就在参议员眼睛朝下去看着他的同仁时 ,他也意识到 ,那个男人伸出的手臂仍在上下急速晃动。接着 ,从上面突然传来一声脆响 ,这声音似乎引起了一阵五光十色的光的湍流 ,这些湍流如同入冬后降落的一场纷纷扬扬的初雪 ,看上去晶莹透明 ,摸上去冰冷彻骨 ,如同冰雹一样 ,落在他的身上 ,打在他保持那个姿势时还朝上的手掌上。

参议员想 ,主啊 ,这是枝形吊灯。难道是我砸破的吗 ?接着 ,某样东西砸在演讲台上后又反弹到他身上 ,现在 ,他听到了从上面传来的一声刺耳的爆炸声 ,他感到他右肩一阵剧烈的针扎般的疼痛 ;当他的眼睛透过折射出的杂乱无章的光线 ,朝楼座望去时 ,他依然看得见 ,那个男人正在指手画脚地发出尖锐的抗议 ,他又一次感到一阵痛楚 ,这次是痛在他的左脚上 ,尔后他陷入了一种梦幻般的神志清醒中。

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男人正朝着演讲台开枪 ,他拼命想躲到子弹射不到的地方去 ,还一边试着让演讲台挡住身体 ,一边问自己 ,是朝我射击吗 ?我是他的射击目标吗 ?正在此时 ,他的臀部被某种东西猛击了一下 ,其用力大得让人感到这是一根瞄着他打过来的棍棒 ,他知道演讲台朝前倾倒了 ;当他再朝楼座望去时 ,他强

烈地感到他整个人在旋转。现在,他咳嗽着,踉踉跄跄朝后退去,他意识到自己撞到了一张椅子上,虽然耳边听得见那武器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砰!砰!砰!”声,但他还是继续东倒西歪地朝前走。

我这就离开……这就离开……他告诫自己说,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可能的话,此时最重要的是卧倒,以躲过手枪的直线射击;但就在他拼命想卧倒的同时,他似乎受一根无形电缆线的牵制,迫使他站立着,不知怎么这根电缆线又与仍在不慌不忙地举枪朝他射击的这个男人所处的楼座相连接。

为了卧倒他急得毛细孔都冒出了一层汗,可他的双腿依然拒绝服从他自己的意愿,就是不倒下。从被嘈杂声盖住的枪声到奇怪的铃声,他那睁大的双眼如同一个固定了拍摄对象和锁定了范围的电影摄影机,将当时一幕幕乱做一团的场面记录了下来,这架摄影机现在正慢慢地从三脚架上往下坠,在一个动作正在展开时坠落,如同一根羽毛从一只正在展翅高飞的鹰身上无力地落下,镜头从远处楼座上持枪歹徒的身影,到楼下他前面那些梦幻般移动的人影,再回到楼上那个男人身后那些纷纷站立起来的听众,他带着诧异、怀疑和恐惧的态度将这一切捕捉了下来;有的人动作迟缓如同木偶,有的人坐着不动,有的人站起身来,有的人则在放肆地看着坐在他们四周的人,有的人控制不住在挥动着手臂,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有的人卧倒在地——在楼上的平台上,还出现了女人们发狂似的愤怒身影。

事情发展的进度在加快,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人走近持枪歹徒,此人似乎与眼前这急速加快的事态不相干,他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射手,正从一个遥远的发射点射击一只泥做的鸟儿。

这时,他似乎感到,有人在用一根烧得火红的钩子拖住他的头皮从中间往下扯,接着又挨了沉重的一击;最后,他感到自己仰天倒下,撞到了一张椅子上,听到了椅子像他的思维一样机械地滑开

了。倒下,倒下……他感得自己的头在晃动,肘部碰到了地板。然后,什么东西又使他的右脚板失去了知觉,他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控制不住这场面了,哪怕当他喉咙里说出了他知道不该在这种地方说的几句话时,他仍挣扎着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管要花多大的代价。

“我的主(My Lord)! 我的主(My Lawd)!<sup>①</sup>”他听见自己在说:“为什么……”这时,他的问题被一个黑人牧师异常激动的声音打断了,同时,他也闻到了汨汨流出的鲜血气味,牧师的声音既有节制,又很激昂,听上去有点像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演员在高声地念着他的台词。“离弃……离弃……离弃我。<sup>②</sup>”话刚说完,他便在一片玻璃被砸碎的声音和铃声中失去了知觉。

当参议员还在地板上来回扭动,挣扎着想躲避枪击时,他强烈地感到他的内心世界被暴露无余了,好像他在参议院被人剥光了衣服。可现在,涓涓的水珠似乎是从他的脸上涌出,如同洒水车突然以爆发的力量喷洒出的水花,他不知怎么不在那个地方了,而是跪在一片树林中一块熟悉的地上,正拼命想将一个巨大的白色马戏团帐篷卷成一个小包。这里光线暗淡诡谲,当他使劲地将帆布压在他胸口和膝盖下时,从树枝上刮起了一阵阴冷的风,使压在他身子下的帆布像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波浪般地滚动起来。风越刮越大,这块空地也越来越潮湿,帐篷开始随风舞动,左右摇晃,此时,他感到自己匍匐着一直被拖到空地边缘,这里的光线透过松树上强烈晃动着的树枝,向下倾泻着一种耀眼得不自然的光辉。当他拼命想阻止帐篷再往前移动时,一群鸟飞了出来,在风中旋转了几圈后又飞进了树林,引出一组排列在树林下的、长满青草的坟

---

① 原文为“Lord, Lawd”,“lord”为白人用语,“lawd”为黑人用语,意思是一样的,但此处是参议员在即将失去知觉时已经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维和潜意识,不由自主地说出了他小时候常用的称呼“主或神”的黑人语言。

②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说的一句话,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

墓。一串串着过色的玻璃瓶被挂在一根根树桩上 ,以此标明这些没有修饰的乡村墓地的排数 ,当帐篷将他拖近时 ,他察觉了在风中摇曳 ,并闪着耀眼光线的玻璃瓶开始发出银铃般的响声。他不喜欢这个地方 ,在他把脚趾往地下钻 ,想拼命阻止帐篷往前移动时 ,他意识到 ,在墓地和树林之墙那边的某个地方 ,他的声音正在拼命向他发出回声。

可现在 ,这玻璃瓶发出的这种沉闷的声音听上去像敲琥珀的声音 ,这是另一种使他感到恐慌的声音 ,这声音像是从帐篷下面发出来的 ,因此 ,最重要的是要抱紧帐篷 ,把这翻动的帐篷压下去……

此刻 ,他又回到了参议院的地板上 ,现在 ,这句嘶哑得走了调的忌语平静地从楼座和圆屋顶飘回到他的耳朵 ,然后猛然回响。

“因为你已经离弃了……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可它们不再是出自他自己的嘴巴 ,也不是他自己的回声。现在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个男人在用嘶哑嗓子唱歌 ,他拼命想使自己站起来 ,想想 ,不 ! 不 ! 是希克曼 ? 可他怎么会在这儿 ? 不会在这儿 ! 这里没有给希克曼的时间 ,也没有他的场所 !

然而 ,正是因为有了希克曼就站在他的前面这个想法 ,他要支撑着站起来 ,他紧紧地抓住一把椅子 ,想让自己站起来 ,想抬头看看清楚 ,这时最后一枪射了过来 ,这次他只是听到了 ,没有了任何感觉……

他朝天躺着 ,透过乱成一团的空间看着被子弹打碎了的 ,受其震动仍在微微晃动着枝形吊灯 ,它给人的印象是这盏水晶玻璃灯无力地变形了 ,似乎会掉下来 ,使他置于一个液体火球之中。在离跳动的火焰较远的地方 ,混乱不清的黑影越来越多 ,他再一次意识到这场暴力行动。

现在,他听见了远处有人在叫喊。接着一个声音在距离他耳朵不远的地方叫着,可他记不起是谁的声音。许多面孔在晃动,他只想问问他们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究竟是谁?

我不明白,不明白。不管和谁私交,我均以谦恭大度、彬彬有礼为本,可是老天啊,在公共场合我有什么不能被接受的吗?是什么?是什么?

哈里说过,如果锅太热就跳出来。我说,如果奶头太硬,就没有人会吃奶,如果赌注太高就不赌。

主啊,主,可它是热的。热的!到处都痛,真见鬼,全身像散架一样。几个回合了?

主啊(My Lawd)……说 My Lord<sup>①</sup>!为什么?唉!没时间去西部,可也没时间留在东部,那就让风朝西吹吧,东部自有门路。

我说,多纳森,转动它的曲柄吧,伙计!是谁打乱了人群的排列?是又胖又讨厌的老泊加克!别非难我,如果我可以给他们付钱,我就可以教训他们。如果他们理会我的话,我就打动他们的心。因为那是他们的神赐予的、具有历史意义、蛊惑人心的角色!我是要问,摩西在哪儿?……不,让交易进行下去吧。哪怕公鸡叫三次<sup>②</sup>,我还是我,是我!——在黑暗中。

卡普,开动黑人保姆用爪子抓的摄影机吧!把灯光打开!现在对好焦距!把灯光对着右边。虽然刺眼睛,可在右手边的镜头多少有些价值……

然后我说,政治是一门讲究谋略的艺术,要有所发展你就必须改变家庭基础。多纳森说,现在,你告诉他们,因为阿尔说话结巴。可那种智商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开窍……我已像骏马一样跃过了盖

---

① 见 23 页注①。

②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彼得三次不认主。

洛普<sup>①</sup>——新墨西哥州,对吗?博迪怎么样?唉,分别这么久了,老弟,我失去了和他的联系,失去了右臂,但并没有忘记他。究竟要怎样解释在冷漠的道路上麻木地行走?

卡普,你这狗娘养的心高气傲,有劳你点盏灯到这儿来好吗?不要让这一切停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我在反刍<sup>②</sup>,在复苏;在像一条狗一样细嚼!像一条狗一样。这无异于朝桶子里的鱼儿开枪。<sup>③</sup>倒下!倒下!佯装被击中!绿色的柿子……

她说“妈妈”,还尖叫起来,我说“妈妈”,这声音发自我的喉咙,某样东西迅速爬上了帐篷,我将它重新折了起来,当我举起盖片时——又是一片漆黑!

开动摄影机!

什么?什么?

也许你是对的,可谁会知道我背后的东西,谁会知道我忽略的东西已经成熟?鸟成了圆球吗?正是这样。哦,我起身,她又叫“妈妈”,我转身走回去,她低头看着婴儿,说:“瞧,孩子,你是神之子!你满意了吗?”

---

① 位于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一城市。

② 原文为 I'm all cud; all chewed up like a dog! 从字面上分析, I'm all cud 可以解释为“我就是卡德”(卡德沃思的缩写),但从句子的后部分分析,又应该将之翻译为“我在反刍”,像一条受伤的狗一样在痛苦地反刍。这说明参议员的记忆和意识开始徘徊在幻想和现实之间,他甚至开始忘记自己作为参议员的名字桑瑞德 Sunraider,而想起了自己早已忘记的生母,以及她给他取的名字“卡德沃思”(值得反刍),因此这里语意双关。

③ 为了使梦境中内容的表现更为逼真,作者作了不少文字处理。如这句话的原文是“*It was like shooting fish in a barbell.*”(这就像射杠铃上的鱼)。英语中似乎没有这种表达,由此可见,在参议员神志不清的幻觉思维里,“barrel”(桶子)下意识变成了“barbell”(杠铃),因为,他当时只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直射过来的子弹,自己就像是一条被圈在桶子里的鱼儿,只能任人宰割(over a barrel)……因此,译者还是将它翻译为“这无异于朝桶子里的鱼儿开枪”。

但我仍在喊“妈妈”，某样东西闪电般地跃上帐篷，然后，它们像生气的上帝变成了一个表情严肃、眼神冷漠、上蹦下跳的多头猫……又像是空中小姐头上的一顶帽子……多么可怕的梦魇……多恐怖……

请别问我。请别问我。我只是干不了。有我们无法一次又一次逾越的路线和阴影。如同走在一面镜子那尖利的边缘。一切都会好的，教父。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开动摄影机！

什么？什么？

是谁？是谁在和我作对？教父演讲时本来可以把声音调到十分到位，不高不低，是谁扰乱了他的音叉？我或许已经被剥夺了那一切——问问诡计多端的萨姆南顿，所有的老式低音喇叭下都藏有一个牧师——低沉的噪音！自动电唱机或教堂都是同一种音调，只有教父的声音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痛苦。

主啊，主啊，这是为什么？

多倒霉的运气！多忧伤的老人！教父走起路来挺胸抬头，还带着一些烤肉，面包上的果酱是热的、红的，可好吃——好吃。是的，可在奥斯丁<sup>①</sup>，他们吃的是冷却了的豆酱。

“妈妈。”她叫道。

“伯明翰的绿化地不是很漂亮吗？”莱西教友说。

她仍在叫“妈妈”，我走出了包厢，他说“让那里灯光明亮”——但她要的并不是灯光。她说“反刍”，那样做应该有复活的价值。可他就是不开口。

哦，麦琪和吉格，杰迈玛大婶<sup>②</sup>！那佳达——佳达——金

---

①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府。

② 麦琪和吉格是美国漫画家乔治·麦克曼纳斯创作的漫画《抚养父亲》中的一对夫妇。杰迈玛大婶是一名对白人俯首帖耳的黑人妇女，原为美国商业广告中的黑人厨娘。

金——金金<sup>①</sup>！有时，我很怀恋那些时光……

那政治游戏充满欺蔽，费德说——基咿——咿嘛和快乐淡啤！现在赞美主吧，教父，把小圆饼递过来！<sup>②</sup>哦，对了，从阿肯色州来的那位绅士说，给猪倌老比尔一把吉它和一间房子，让他唱黑人歌曲，这样他就不会把自己看做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在《比利上尉的小型高速炮弹》一书中，一列穿过东部山脊<sup>③</sup>的慢速列车也比法利赛教派成员<sup>④</sup>更虔诚……见鬼，这容易，容易。我当时在给一位年老的绅士当私人司机，我和他的女人在床上时被他抓住了。他很惊愕，但很平静。你究竟是什么人？他问道。我灵机一动说道，我是一个黑人。因此，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这没什么。我在游戏以外。什么？他说。是的，我说，我是——或者至少是生来就是玩游戏的。现在，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事儿？他说，处理？该死的，我首先得考虑一下。然后我会做出决定的。她开心吗？我不知道，我说，但我没什么不满的。那好吧，考虑到这一点，你还是继续这样做，直到她满意为止。我是一个很忙的人，但并没有老糊涂。同时，我在考虑使你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样可以教育你如何遵守戒律……就这样，因为她比那位年老的绅士年轻了许多岁，我便名正言顺地入港了。满口雌黄的威胁谩骂者……是的，但你等着，他说。失势的人会学会如何玩游戏，如何使用他们的权力。过

---

① 这里是音译，佳达——佳达——金金——金金引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一首歌词的叠句，这里形象地比喻逝去的时光。

② “基咿——咿嘛”也是音译，它取自一首牛仔歌曲叠句。“现在赞美主吧，教父，把小圆饼递过来！”这句话则取自一部通俗电影。

③ 这两个句子有一个双关语，Razorback Bill 应该理解为“给猪倌比尔一个机会”，而 East Razorback 则应解释为“东部山脊”。

④ 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也是古犹太人中一学派的成员，以严守成文法中的仪式和礼节，坚持先辈的传统而著称。

去的冲突总要结束的……<sup>①</sup>

哦，不！我们一定要立法来反对他们。当然，他们必须学会玩游戏。但权力毕竟是权力。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都将步我的后尘——从这个活生生的大门进入，有时它还沾满了鲜血。但是，他们应该从过去的一八七四年知道这一切<sup>②</sup>。

拍电影的先生……她说。

主是仁慈的，但艺术使形式成为可能，影子是真实的原形。多纳森说，你告诉他们，伙计，我去拿点药来……

锁定这一镜头，不要消失，不要消失……按锁定数七，参议员，我说。财务问题出现七，记得吗？哪怕是约瑟夫……因此，她说“妈妈”，我说是我，她说，反当付出的痛苦代价是值得的。但他仍不肯说。

离我远点！凯特……凯特……其他人怎么样？

我索性拒绝了，就这些。匣子里的鸡没什么用——这两样东西像是黑色的斗篷。那里太黑了。这个城市的小鸡，那个城市的小鸡，乡村的小鸡。都得从呈粉红色线条的蛋壳中破壳而出。

不过一会儿不要害怕，但还是要有所防备。我很渺小，还不太谙世事。第一次看到堪萨斯州下雪。北风刺骨，但我无处藏身。

瞧，我得马上爬出这里，否则扩音机会传送出卡德沃思叫“妈妈”的啾啾声——从现在起让这声音见鬼去吧。另一边是黑暗。

---

<sup>①</sup> 这一段作者采用了意识流、蒙太奇和陌生化等创作手法来淡化作者在这一段中要表达的内容，意思的转换如同电影画面切换一样快，由政治争论一下又切换到美国通俗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如电影、杂志、牛仔歌曲叠句。《比利上尉的小型高速炮弹》是一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笑话集子。所表达的意思不完整，所指对象也不明确，如原文中 A. G. 到底指谁？只能根据上下文猜测为这一章出现过的“阿肯色州来的那位绅士”。

<sup>②</sup> 1874年前后的美国正经历着“南北战争”、“黑奴解放”以及“重建”等重大事件。

希克曼教父<sup>①</sup> ,希克就是打呢<sup>②</sup> ,什么日子?

见鬼去吧 ,我站立的时间太久 ,躺不下去了。

主啊 ,主啊 ,这是为什么?

难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是这样。那么集中拍这个镜头。那里 ,那里。一贯正确、令人尊敬的教父——这是什么地方?

卡普!卡普 ,跟随这个镜头——盯住!盯住!他骑着马 ,戴着他那顶旧科尔瓦巴皮帽走出来。但注意他 ,斯塔克带着一顶有魔力的帽子——注意听叭喇狗<sup>③</sup> 的声音!

比里斯?

不是!你知道什么?我听不见他的吠声……

布里斯 ,你是那牢系一切的纽带……

### 第 三 章

当参议员起身对听众发表演讲时 ,他们总共四十四个人都坐在参议院参观者楼座上。他们集中坐在几排 ,脸上流露出的正是

---

① 原文为 Daddy Hickman ,对于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中文均用教父、牧师或教士 ,实际上不同教派、不同教堂神职人员的称呼不同。天主教中可以用 father 来尊称协助主教管理教务的人 ,通常也是一个教堂的负责人 ;小布里斯尊称希克曼为“教父” ,并将 father 改为 Daddy ,因为希克曼既是他的抚养人 ,也是他牧师生涯的领路人 ;其他人则尊称他为 Reverend Hickman (希克曼牧师)。

② 细细地分析 ,原文“Daddy Hic , hic”可有三重含义 :希克曼教父 Daddy Hickman ,而希克 hic 则是酒醉后的打呢 ,希克“hic”还有“土气”之意。这说明参议员临死前依然在意黑人希克曼教父的打呢和土气。

③ 一种斗牛狗。

美国黑人和东方人那共有的无动于衷的表情，眼睛在远远地盯着参议员。在参议员侃侃而谈时，他们几乎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排排黑色的雕塑，直到参议员把话题岔开，忘乎所以、随心所欲地以非常莫名其妙的讥笑口吻提及他们这些黑人。

此刻，一位个子高大、带一副钢边眼镜、上了一定年纪的妇女从她座位上站了起来，她激动得浑身发抖，眼睛发出愤怒的光芒。有两次，她张大着嘴巴说话，好像在愤怒地冲着正在楼下口若悬河的演讲人说些反驳的话；可现在这位年老的牧师只是严峻地摇了摇头，他用余光瞥了她一眼，并没有将自己的视线从楼下的场景移开。一时间她并没有理睬他；见她仍站在那里，他转过头来，目光有力地盯了她一眼，她只好不情愿地坐了下来；当她身体朝前弯屈时，她那向外突出的黑色下颚显然有一圈隆起的肌肉，她的手肘撑在自己膝盖上，一边听，一边将双手紧紧抓在一起。尽管有几个白人此刻抽身离去，另外有几个听了参议员的话后在愤怒地摇头，但也有人在尴尬地笑着，其余的人没有任何反应。他们似乎在受某种神秘纪律的制约，他们的面部表情始终保持平静，他们的眼睛表现出茫然，好像他们是弄错了，才跑到这里来听这段为一个陌生人致的悼词。

然而希克曼牧师却在认真地听着这个演讲，他的眼睛在张望楼座下那井然有序的人群，因为他想把他们与政府部门那些举足轻重的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想，这里就是他休息的地方。他经历了这一切的追寻后，这正是他的目标。谁会想得到呢？虽然他先已从报纸上熟悉了他的面容，可他并没有认出这位参议员。但这些话是不错的。这些日子，令新英格兰州他的政党和市民们感到尴尬的是，只有桑瑞德参议员（某些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自然也在其中）发表这番言论，希克曼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希克曼想，他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已经无法悬崖勒马了，哪怕他想这样做。他想摈弃自己这些陷得太深的想像和固定的偏

激意见 ,但它们依然困扰着他 ,白天黑夜挥之不去。

“牧师……”尼尔教友碰了碰他的手臂 ,他的身体朝她倾斜过去 ,但眼睛仍盯着下面的一切。

“牧师 ,”她问道 ,“就是他吗 ?”

“是的 ,没错 ,就是他。”他说。

“那照片上的他和他本人看上去不像。”

“是因为相距太远。如果走近点你便可认出他。”

“我想你是对的 ,”她说 ,“坐在下面的那些白人对他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时隔这么久 ,我现在还多少可以认出他。”

“你会认得出的 ,”希克曼轻声地说 ,“注意——看那儿……”

“什么 ?”

“他晃动右手的样子。看他是怎样将手腕放进去的吗 ?”

“没错 ,没错 ,”她说 ,“他左手上还总是拿着一本白色的袖珍《圣经》。我当然记得。”

“正是。我说 ,再看。注意这儿……”

“注意什么 ?”

“就是 ,就是这样的。我就知道会这样——看清他的头是怎样往后仰 ,再朝一边斜了吗 ?”

“没错 ,哎呀 ,牧师 ,那正是你啊 !他还在学着你的动作 !哦 ,我的主啊 ,”他听到她在发出悲哀的叫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在学着你的动作 ,但是 ,嘴里说出的却是如此卑鄙的言语……”

听到她的声音哽咽了 ,希克曼调过头去 ;她正在轻声地哭泣着。

“别这样 ,尼尔教友 ,”他说 ,“生活就是这样 ,这不值得哭泣 ,只需理解……”

“是的 ,我懂。可瞧他 ,牧师。我多次原谅了他的一切 ,可看见他一边在所有这些人面前仿效你的动作 ,一边在使我们蒙受侮辱——我就无法接受 ,这简直太过分了。”

“他或许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希克曼说，“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姿势，他几乎是毫无意识地信手拈来。就像你看见别人以某种方式戴帽子，然后你也学着这样戴帽子。”

“那么，他肯定明白，他这是在议论我们。”她说。

“是的，我想他知道。但他并不乐意这么做，他是迫不得已的。”

“我希望把他朝另一个方向推一把，”她说，“我或许可以告诉他几件事情。”

希克曼沉默不语，他在听着参议员阐发自己的观点，他在思考。她的话也有几分正确，他们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并且掌握了。然后，他们做事就游刃有余了，傲慢又让他们去否定他们曾经认识我们。历来如此。但布里斯不会这样。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要另当别论……

“牧师！”尼尔教友又说，“他在说些什么！我是说，这些有根据吗？”

“法律就是这样制定的，教友。”

我想就是这样的，他想。权力就是权力——是为权力服务的。假如我没有疑惑了，我还会坐在这儿吗？

他默默地听着参议员传过来的声音，并在寻找着过去的回声。他以前从未见过参议员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因此，他略有些吃惊地发现，他竟能基本把握住演讲时的轻重缓急。他想，这主要是他掌握了操纵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毕竟常读文件。是的，他了解基本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是不太会变化的。他当然会使用语言，他从未忘记那个本领。设想一下，青云直上到了新英格兰州，所用的全是南部的古老素材，虽说是我们自己的素材，我们却从未有机会在一个宽大的讲台上使用它们——即靠它们发泄宿怨。这或许就是他带走的，也是他引以为荣的惟一财富，或者简单地说，是惟一不能没有的东西。尼尔教友是对的，他正在做的某些动作就是从我这

儿学的。她注意到这一点的同时我就已经看到,并听到了。因此,我猜想,我对于某种舞弊行为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是我自己并不知道。只要听听下面的他是怎么说话的,他正在使某些人感到极为别扭,因为他使他们处在他们信仰的什么和他们感到不能没有这两者十分矛盾的窘境之中。是的,他这样做自我感觉良好。对于他自己道出的每一个字眼,他内心几乎都发出恶魔般的嘲笑。主啊,这难道也是他从我这儿学的吗?他曾经听我说过那种话了吗?

他又靠近尼尔教友问道:“教友,你听懂这一切了吗?”

“有些听懂了,但不是都听懂了,”她说,“他并没有遵循什么原则,可他的思路依然敏捷,对吗?”

希克曼点了点头,他在思考,是的,他的确思路敏捷。天生地聪慧。他从默默无闻到高高在上,现在,他成了参议院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主啊,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哪怕连他的名字都不是他自己的。你或许会说,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一步登天<sup>①</sup>。可为什么要用这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办法?为什么要对一直真诚祝福他的我们如此冷嘲热讽?为什么会有这种狂热?它有时使人觉得,他似乎是另有所指,好的坏的,光明磊落的和黑白颠倒的,难道就是因为他有更多诋毁我们名誉的机会吗?哦,那个小男孩曾经是多么荣耀。我永远无法忘怀,这也是我们匆匆赶到这里来的原因。必须有人去见他,我就是要去见他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见到他,可这场演讲会一结束我们就得想办法见到他。我希望珍妮是错的,可每次她不嫌麻烦提笔写信时,她对于她谈及的一切就有几分了解了。尽管现在我们已经提前到达,可只有上帝知道还需要多久才能见到他。要是那位年轻妇女已经告诉了他我们正设法和他取得联系该多好啊……

---

<sup>①</sup> “桑瑞德”英文为 Sunraider,意为“冲向太阳的人”。

他身体朝前弯着，一只手肘撑在膝盖上，看着参议员正情绪激昂，放开嗓门投入到了演说词中，他的头向后仰着，伸出双臂——正在此刻，有人遮住了他的视线。

在他前面两排，一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站起身准备离去，他慢慢走向过道，好像仍沉浸在演说词中；接着，他在他的正前方停了下来，显然是为了从他的短上衣口袋内掏出手帕。希克曼想，这人怎么不继续朝前走，以免挡住别人的视线，他可以走出去后再擤鼻子——当他斜过身体去看参议员时，他看见这个年轻人手里拿的不是一条手帕，而是一把手枪。他的全身似乎要融化了。主啊，难道真此事？难道就是这个人吗？即使他看见了这个人身体稍微朝前倾，泰然自若地作射击姿势，听到了刺耳的装有消声器的枪响，他仍这样想。他斜过去的身体依然朝前弯着，只是呆坐在那里，无法动弹地看着玻璃像是一个来自七月四日<sup>①</sup>的火箭，从一盏巨大的枝形吊灯上向四周喷射出来，这盏灯正好是挂在弹道上。主啊，不，他想，不，耶稣基督，别这样，他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个楼下乱做一团的梦幻般的世界。男人们有的卧倒在地，有的躲在他们高背椅后，还有的则发疯似的冲向出口；与此同时，他看见布里斯在枪声响后仍然站立着，他的手臂垂下去了，但依然伸展着，他的上衣胸部渗出了殷红的鲜血。接着，他完全明白了眼前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只听布里斯那惊讶的声音变成了他过去惯用的惊呼：

“主啊！主啊！为什么离……”

他踉踉跄跄朝后退去，倒在地上，又站立起来，朝那年轻人扑过去。

原本身体笨重的希克曼此刻看上去突然和常人没什么两样

---

<sup>①</sup> 美国独立日，也是美国的法定假日。

了。他先跨过长椅子靠背，他那高大的身躯如同飞弹从吓瘫在地的人群中一跃而起，并冲着那个年轻人高声叫道：“不。不！”然后他弯下身去抓这把手枪——可这个年轻人朝旁边一闪，使他没能抓着。接着他看见警卫持枪从已经站立起来的人群中冲了过来，他急忙转过身来，一边将领头的警卫推得站立不稳，退到他的同伙中间，一边叫道：“不，别杀他！别杀那孩子！布里斯不会同意你们杀他的！”现在，他带领的这些老人有的也已开始骚动起来。但年轻人此刻正迅速朝护栏冲去，他用手枪示意一个目击者让开，冷静地朝四周看了看，继续朝前跑去，而希克曼此时明白了他的意图，他没再和这个气得涨红了脸，要用手枪揍他的警卫争斗了，他开始叫道：“等等，等等！哦，我的上帝啊，孩子——等等！”他抓住警卫，他这一辈子总像一个祖父在哄一个正在发脾气孩子。“等等！”接着，他叫着一个奇怪的名字：“塞弗雷，等等。”只见年轻人朝他投去了一个不解的、质问的目光，然后跨过护栏，一头朝楼下跳去。希克曼此刻把警卫朝旁边一推，他一边最后发出了绝望的叫声：“等等！”一边跌跌撞撞扑向护栏，冲着下面叫喊，这群老人迅速围住了他，老太太们则推开愤怒的警卫，用手提包打他们，以此来保护他。

他的双手抓住护栏，眼看着下面参议员躺在讲台上一个倒翻下来的椅子旁边，缩成一团，他仍在叫喊着。此刻，在一片尖叫声、刺耳的口哨声和没人理会的主持人的小木槌敲打声中，他突然高唱起来。

即使是跟随他来的这些人也被他的歌声惊悚了。那高昂洪亮的声音充满悲伤，它传遍了整个大会堂，歌声所传递的痛苦令所有的人为之震动，他们一下子忘记了惊慌，都睁大眼睛，扬起脸朝声音传过来的楼上望去。此时，他站在楼座上枝形吊灯后面，那花白的头远远高于围在他四周的人群，泪水在他黝黑的脸上微微发亮，他的声音带来的困惑与神秘的气氛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愤怒丝毫

不亚于枪声所带来的愤怒。

“哦 ,我的主 ,”他唱道 ,“我的主 ,您为什么要带走我们的布里斯 ?我的主 ,为什么现在要带走我们多么神秘的儿子 ?……主啊 ,为什么要……我们可怜的迷失了方向的弃儿 ?主啊 ,主啊 ,为什么要……”

看着参议员挣扎着想站起来 ,又重重地倒了下去 ,他于是大喊 :“布里斯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上帝啊 ,对这垂死的国度发发慈悲吧 !”

他那高唱的歌声消失了 ,所有的人也安静得如同被一锤子打昏了头 ,只有那悠悠摇晃着的枝形吊灯发出的吱吱声。警卫这会儿开始行动了 ,几个老太太想去阻止他们 ,希克曼大声说道 :“不。没事儿。我们会走的。我们为什么非得呆在这儿呢 ?他们叫我们上哪儿就上哪儿。”

他们被迅速带到了司法部受审 ,但审问还没开始 ,人们就发现 ,参议员被送到医院时还活着 ,他在神志紊乱中就开始呼唤希克曼。当他被推进手术室时 ,他在叫唤他 ;当他从麻醉药中醒来后依然在叫唤着他 ,尽管他十分虚弱 ,但仍坚持让人把这位老人带到他的病房。尽管遭到医生们的反对 ,但人们还是照着做了。老人神情恍惚 ,默默无语地来了。参议员接着坚持要让老人和他呆在一起共渡危难 ,人们为老人搬来了一把椅子 ,放在床边 ,他那魁梧的身体坐到了椅子上 ,可依然一言不发 ,只是茫然地望着昏迷之中躺在床上的参议员 ,看着他的病情在不断变化。希克曼有一次问一位年轻的护士要了一杯水喝 ,但他除了客气地道谢 ,再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对于为什么会令人不解地出现在这家医院 ,他也没有作任何解释。

## 第 四 章

参议员苏醒后 ,不知道他旁边坐着的是一个人影 ,或仅仅是个幻影。也不知道自己是清醒着 ,还是处在梦幻之中。他似乎在一块暗淡区域内移动 ,里面有些暗淡的影子在他眼前慢慢晃动 ,幻影和实体 ,梦幻和现实在不断的交换之中。然而 ,还有黑色的阴影一直在悄然无声地、没完没了地对他说一些他惧怕听到的话。他想去触摸这阴影 ,可哪怕这个想法都给他带来痛苦 ,使他的神志变得恍惚。是这里痛 ,他想 ,这里 ,光线照射过来 ,又朝他背后移去。到处都痛。如果这种阵痛能消失该多好。谁……为什么……什么……主啊 ,主啊 ,主啊 ,为什么要……接着似乎有人从遥远的地方在呼唤着他 ,参议员 ,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参议员听到了吗?谁?参议员在这里吗?是的 ,他听到了 ,非常清楚 ,是的。他在这儿。是的。在这儿。接着 ,又有一个声音似乎在叫 ,是叫布里斯?他想 ,布里斯在这儿吗?也许。但当他想回答时 ,他似乎处在幻想和记忆中 ,似乎在回忆一个痛苦不安的梦。

那是一个晴天 ,希克曼教父说 ,到这儿来吧 ,布里斯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跟着他穿过花园 ,绕过葡萄藤架下的一棵棵苹果树 ,来到了谷仓。那东西就在那儿 ,放在两个短短的锯木架上。

看那儿 ,他说。

那是某种又长又窄的箱子。我不喜欢它。

我说 ,那是什么?

那是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举行耶稣复活节仪式时用的。还记得我和维尔希特副主祭说的话吗？

不记得了,先生。

嘘,你记住,你的人生要从这里起步。你将得到复活,这样罪人们就能知道生命是永恒的。布里斯,牧师就是传递主的旨意的人。对整个世界而言,布里斯。整个世界和所有的人。他笑了。

哦!我说。我记住了。但在这以前我并没把这东西当回事儿。从那以后,朱利就走了,我看见过一个箱子。朱利的箱子是松树做的,涂成黑色,没有曲度。如果一切都用白布来装饰和遮掩,那倒是很别致的。它似乎会在我的眼下绵延起伏,渐渐长大,而他双手抱腹,大拇指叉着裤腰,当他趾高气扬地行走时,他那双大鞋发出碾轧声。

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

他正在查看箱子,用手平稳地摇晃着它。我看不出这箱子是怎样构造的。它似乎是纯白中洇渗着粉红,粉红中又洇渗着纯白,呈滚动条纹。然后,他又把盖子放下了,我看得见中间刻有两个天使。他们一边飞一边在吹着两个钟状的无活瓣喇叭。他们在那鸡蛋形凸出的地方边吹喇叭边飞翔,其背景是雕刻的白云。他们的眼睛在朝下看。我问,这是给我的吗？

嘘,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们希望产生理想的效果,毕竟还有罪人,要提防!

突然,我感到我的手尖都凉了。

可为什么这东西这么大呢?我问。我还没这么高呢。事实上,我比实际年龄要矮小。

是啊。可这东西得用下去啊,布里斯。总不能老是像我这样,要等你的鞋子磨破,裤裆绽破后才给你买新的。

但我的脚还够不到边,我说。我还没有朝里面看过。

是啊,可几年以后就可以了。等你开始变声时,你的脚就会从

这边伸出 ,你的头就会从另一头伸出。我在这以前甚至未曾考虑过其他箱子。

但你不能找个可爱一点的吗？

你是说“小一点的”——可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大小 ,布里斯。如果太小了 ,他们就不会注意到 ,或者说不会想到这是为他们所用的。如果太大了 ,他们会在你冒出来的时候发出讥笑的。不 ,布里斯 ,就得这么大。对于它的作用 ,人们要能意识到 ,感觉到 ,而不会把它看做小小的锡制马车和汽车一类的玩具。有一次 ,我在遥远的墨西哥看到他们在出售这种形状的糖果 ,可结果是 ,即使他们用糖果将它裹起来也无济于事。咳 ,布里斯 ,没用的。他们得清楚地看见它 ,并且明白 ,他们所看到的将伴随他们度过余生。布里斯 ,那放在锯木架上的东西 ,用俗话说 ,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后的干净衬衫。他们必须意识到 ,当那把镰刀状的剪刀开始剪布条的时候 ,它是一视同仁的。马车一来 ,人人都走 ,布里斯 ;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 ,因为简直无一例外。死亡就像正义要伸张一样不可避免。你瞧 ,布里斯 ,这东西就得有一个尺寸。跳进去 ,我们来看看大小如何.....

不 ,求求你 ,希克曼教父。求求你！

就一会儿 ,布里斯。你呆在黑暗中的时间不会太久 ,你将会穿上你的白色套装 ,翻领是缎子做的 ,长裤是缎子条纹布做的。你会喜欢那些衣服的 ,是吗 ,布里斯？你当然会的。喜欢穿那样漂亮的套服吗？当然！你从我们装在盖子上的管子呼吸。看见了吗？它正好从这里穿过——你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了吗 ,布里斯？好了 ,注意。看看这个管子。你要做的就是呆在那里 ,通过管子呼吸。只要像你平时那样作深呼吸 ;只是要通过管子呼吸而已。当你听到我说 ,让小孩子们.....<sup>①</sup> 你就从盖子里把它推上去 ,这样 ,维尔希

---

<sup>①</sup> 引自《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 10 章中“耶稣为小孩祝福”的第 14 句话 ,原文为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特副主祭走上去揭开盖子时 ,他们就看不见这个这个管子了.....

但那时候我就没有氧气了.....

那个你不要担心 ,箱子里会有足够的氧气的。另外 ,维尔希特副主祭很快会揭开盖子的.....

但万一发生什么事 ,而且.....

什么也不会发生的 ,布里斯。

是的 ,但假如他忘记了怎么办 ?

他不会忘记的。你是复活仪式的中心内容 ,他怎么会忘记呢 ?

但我害怕。四周一片漆黑 ,我的嘴巴和眼睛周围都是丝绸布。

丝绸 ,他说。他的眼睛直盯着我。你还想用什么别的东西来做内衬 ,布里斯 ? 棉布 ? 如果用的是大多数人得辛苦一辈子 ,而且是每天——包括工作日和休息日——都得穿的东西 ,你是不是会感觉好一些 ? 是某种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不回避的东西 ? 你不会要那个 ,对吗 ?

他用手指碰了碰我的肩膀。喂 ,问你呢 ?

我羞愧地摇了摇头。

他歪着头看着我。我自己愿意做这样的事 ,布里斯 ,但这对普通老百姓的意义不大。还是感动不了他们。而且 ,我的身体这么重 ,一般城市里的人都抬不动我。我们都不希望压断任何人的背脊来拯救他们的灵魂 ,对吗 ,布里斯 ?

我想是这样 ,可是.....

当然不 ,他很快地说。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 ,布里斯。你把玩具熊带上吧——不 ,你还是带复活节的小兔子吧。你带上复活节的小兔子就不会害怕了 ,对吗 ? 当然不会了。正像我告诉你的 ,所需要的时间不会比男孩子们护着你走过教堂走廊所需要的时间长。我会叫几个身强力壮、个子高大的伙计来抬你 ,因此你用不着担心他们会把你掉下来。好了 ,布里斯 :你会听到音乐的 ,他们会把它停放在讲道坛前。这时会有更多的音乐和布道。接着 ,维尔

希特副主祭会打开盖子。然后我会说,让小孩子们……你就坐起来,明白了吗?我说,布里斯,你明白了吗?

是的。

说,先生!

先生。

很好。不要像我这样说话,要像我教你的那样说话。如何用词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孩子。不仅仅是神的语言。用词就是一切。是打开岩石的钥匙,是问题的答案。

是的,先生。

下面是这样的,你站起身后,就慢慢现身——不要一下子站起来,不要像是打开盒子就从玩具盒里跳出的奇异小人,明白吗?你不要把任何人给吓坏了。你要慢慢地、从容地出现。千万注意不要弄乱了你的头发。我要你头发分开的地方整整齐齐。因此,我们把你放进去的时候别忘了——不要嚼口香糖,也不要吃酸味水果糖,你听到了吗?接着听我说……

是的,先生。我说。我的眼睛不能看别处。当我在纳闷,这两个吹喇叭的天使哪一个是加百利<sup>①</sup>时,他仍在我的耳边大声说着话……

……这取决于教堂的大小,布里斯。你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先生。

那就好,现在,你听我说,让小孩子们,你就像我说的那样慢慢坐起来,一切都得在悄然无声之中进行。事情就得这样做。

他一只手托住下巴,一只手撑着他的臀部,一条腿朝前伸出,膝盖部分弯屈着站在那儿沉默不语了片刻。他穿着一条条纹裤。

布里斯,我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我最好让小姐们给我们准备些鲜花。玫瑰花不错。红玫瑰。这个城里没人有百合花——至

---

<sup>①</sup> 《圣经·新约》中七大天使之一,预言耶稣降生,是神传递好消息给人类的使者。

少我认识的人没有。我很高兴我及时想到了这一点。

现在,布里斯。我们会将花放在靠近布道坛的地方,这样,你站起来后就将脸朝这一边,每个人都可以看见你。但我不要你马上睁开眼睛。是的,而且你的手里最好还拿着《圣经》——把那只兔子留在里面。你不会忘记,对吗?

不会的,先生。

很好。你起身后该说什么?

我问,我的主,为什么要离弃我。

对了。没错,布里斯。但要充满感情地说,听见了?用纯正的英语。对,布里斯,用《圣经》里的英语说。现在,我该开始给你读莎士比亚和埃默森<sup>①</sup>的作品了。是的。该读了。谁是埃默森?他也是一个牧师,布里斯。正和你一样。他写了很多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哲学家。主要是他知道人贵自助的道理。你还记得我教给你的其他布道吗?

是的,先生;可黑暗中我……

不要老想着黑暗——当你说为什么要离弃我时,重点突出我字。我要求你睁大眼睛,头向后仰着。你还要舒展双臂——像这样,明白吗?你试着做一遍让我看看。

像这样?

没错。很好。只是你的表情最好也忧郁些。你的外表得和内心统一,布里斯。你内心的感觉要像人人都在指责你。然后,你开始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跟我念:

复活在我……

复活在我……

---

<sup>①</sup> 埃默森(1803—1882)生于波士顿,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1829年在波士顿第二教堂任牧师,后从事写作和讲学生涯。作品包括《自然》(1836)、《哈佛神学院讲演》(1838)、《社会与孤独》(1870)、《文学与社会目标》(1876)等。

……生命也在我……

……生命也在我……

很好 ,但现在不要说得太快了。我是山谷中的百合……

我是山谷中的百合……

啊哈 ,好极了——我是明亮的星辰……

我是明亮的星辰……

您的笞鞭……

您的笞鞭……您的权杖。

太好了 ,布里斯。我无法让你上我的圈套。这就够了。你必须记住 ,这几行话都得包括在里面。不要漏掉任何一行 ,布里斯 ;因为要把这几行话说完后 ,他们才能看见真正的神灵 ,甚至听到真正的神灵的声音。

到处都痛。那情景有多远 ? 那场面 ? ……在塔尔萨<sup>①</sup> ,帐篷仪式结束后 ,他们给了我一杯黑色奶油汽水 ,就是甜甜的香根啤酒加一团凉凉的冰淇淋……他教我像爵士歌手一样 ,从嗓子里发出嘿哈的声音。苦汁薄荷糖和柠檬汁。这些凉爽的东西可以降火……到处都痛。像长有长长的钉子。

“参议员 ,看得见我吗 ?”

咳 ! 旋转木马<sup>②</sup> 坏了 !

在布里克亚山上 ,八角形的帐篷在阳光下微微闪光。我的主

---

①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一城市。

② “旋转木马”在书中反复出现 ,它出自英国著名画家格特勒 1916 年展出的名画《旋转木马》(Merry-go-round) ,该画描绘了穿着制服的男男女女像机器人一样被战争驱使着往复旋转 ,没有任何意义和目的 ,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大战的恐惧和疑问。英国著名作家 D. H. 劳伦斯也据此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木马赢家》(The Rocking Horse Winner) ,该小说表现的主题是 ,人们对金钱无节制的追求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甚至生命的丧失。

啊 ,善良的耶稣啊 ,山下面是毁坏的绿色树林 !咳 !在漆黑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男人女人的内脏 ,还有小型钢琴内部结构 ,狂风铺天盖地吹来 ,他们的歌声戛然停止。看哪 !天庭的地基被烧焦了 !哦 ,正在此刻 ,在那令人悲伤的日子 ,走来了牧师布里斯……牧师布里斯走来了……布里斯不再来了。

希克曼教父 ,我说 ,我能把玩具熊也带上吗 ?

玩具熊 ?你怎么老是要把那讨厌的熊带上 ,布里斯 ?复活节的小兔子还不够吗 ?还有你那小小的白皮封面《圣经》 ,你的儿童版《神的智慧》 ,那些还不够吗 ,布里斯 ?

但那里很黑 ,有玩具熊我就会勇敢些。因为你瞧 ,玩具熊是头熊 ,熊是不怕黑暗的。

不要担心黑暗 ,布里斯。你只管冲着我说教 ,特别不要讲那些你自己编造的内容。你把我教你的宣讲一遍 ,今天晚上愿意来听你说教的人不会少。我告诉你 ,布里斯 ,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 ,这正是你开始这一事业的最佳年龄。你六岁多一点 ,耶稣基督本人到十二岁才开始他的传教生涯。但你不可把熊带去。有一天 ,我还听到你在对着熊说教。布里斯 ,关于福音 ,熊不会给我们一点点信息的。你是否听说过神的熊一类的话 ?当然没有。只有神的羔羊 ,圣灵之鸽 ,还有圣人之一——杰罗姆 ,他是狮子的象征<sup>①</sup>。另外一个人象征公牛什么的——或许是一架老式飞机 ,既然他有翅膀。他悄声地说 ,彼得有打开磐石的钥匙。但没有熊 ,布里斯。想想清楚 ,听见了吗 ?

他用柔和、戏谑的目光含笑地望着我 ,我感觉好受些了。

你认为我可以吃点冰淇淋吗 ?

---

<sup>①</sup> 在基督教文化中 ,狮象征高尚之勇 ,专指圣徒马可和杰罗姆 ,就像牛专指圣徒路加 ,鹰专指圣徒约翰。

哦 ,是的 ,先生。

真的 ?

哦 ,这儿 ,把剩下的这四小块吃完再去给我们一人买一品脱来。你今天看上去能吃大约一品脱冰淇淋。我的意思是 ,你看上去有点发热。

他向后靠着 ,低头斜视着他。

我甚至看得见从你领口冒出来的热气 ,布里斯。事实上 ,我怀疑你身上都要着火了 ,因此你赶紧去买吧。给我买草莓的。冰淇淋无疑对男人的食欲大有裨益 ,当他得像我一样不停地唱歌和布道时 ,还对他的嗓子有好处。等一等——我把钱放哪儿了 ?在这儿。我以为我丢了。冰淇淋是好东西 ,只要你不过量——我想我用不着给你推荐冰淇淋 ,对吗 ,布里斯 ?因为你吃冰淇淋已经上瘾了。事实上 ,布里斯 ,还不知道吃冰淇淋是不是一种通向冰箱地狱的罪恶。哈 ,哈 !对不起 ,别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只不过是开玩笑 ,小家伙。给 ,拿着这一角硬币去买些你非常喜欢吃巧克力糖稀饼干。快去吧 ,当心那些来来往往的马车和汽车……

是的 ,参议员在回忆着 ,就是那样开始的 ,那就是希克曼。他笑起来的时候肚皮摇晃得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他的笑声浑厚得像铜锣。他身材魁梧高大 ,动作缓慢。姿态威武得像在进行阅兵式 ,直到他走到讲坛才变成一个用语言去唤起行动的人。一条灰吕

参 ① 阿朗索·朱伯·希克曼教父。

把希克曼称做上帝的金嗓子

还不如把他称做

上帝的号角

---

① 一种海鱼 ,生长在非洲西海岸 ,呈蓝灰色 ,很健猛 ,长约 6 英尺。

他们用海报如此宣传他。当只有他俩时，维尔希特副主祭则称他阿朗索·朱伯兄弟。他们一道坐在树林下一边喝果酒，一边谈论福音，我则在一旁喝着一大杯牛奶，吃着一片自制的黄油面包。

那是在韦克洛斯<sup>①</sup>。

我沿着木板墙走过达拉谟公牛商标牌<sup>②</sup>，那儿有一条黑白条纹狗正吃力地跨过野草，也看见了他们。他们正蹲伏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在推着用木板做的手推车，其轮子是用鼻烟盒的盖子做的。见我到那儿，其中一个转过身来，指着他自己的鼻子，不怀好意地说：

看这儿，哟，布里斯来了。听说他是个牧师。

他们站在那儿，眼里流露出不敢相信的目光，膝盖上还有灰尘，似乎我是腓力斯人中的耶稣。

谁，他吗？其中的一个指着我说，是个牧师？

是的，伙计。

嘿，布里斯说。

他扬起眉毛，翘起嘴唇看着我。他的左颧骨下露出一块黑色的半圆形伤疤。其他人也都冲着我来了，他们的脸凑在一起。

他穿着最好的衣服，这是要去干什么？他说。

谁？

他。

因为他是一个牧师啊，笨蛋。

赫克，依我看，他不是块当牧师的材料。看上去又是一个黑人和白人生的小杂种<sup>③</sup>。你说他的名字叫什么？

---

① 位于佐治亚州东南部。

② 达拉谟为英国一地名，盛产短角肉牛。

③ 原文 another li'ole hi-yaller 指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的人，但在美国依然被划分为黑人。

布里斯。他们肯定地说,他是一个牧师。

他们会这样认为,那个罗圈腿的人说。我妈妈听他布过道。全城的大人们都在谈论着他。他早已名声在外了,伙计。

见鬼!你们都知道,这些大人都疯了。这种小傻瓜布道能讲出什么门道?A.B.C.之类的皮毛?如此说来,我也可以像麦克达菲牧师<sup>①</sup>那样布道,他才是最好的牧师。

我看着他把手放到背后,耷拉着下巴,眼睛朝上,紧锁眉头,好像从眼镜的边框向外窥视。

兄弟姐妹们,女士们,以及你们的随行,今天上午我要讲的经文是A.B.C.,你们都不喜欢考虑这种玩意儿,但你们最好听我说。我说A——哎哟,主啊!我说A!听着,想想。A!A!开始时只有A.B.C.、圣父、圣子和坏蛋!我要你们想想。是进去还是出来。我说A.B.C.,主啊……

他瘪着嘴角,还令人厌恶地摇头晃脑,他的拳头打在自己的手掌上,说话语调还时高时低。A.B.C.——再一次将D咽了下去!想想这正义的福音。没有A哪有我们?根本没有,因为那是世界的开始。把b倒过来,你们看见了什么?我会告诉你们所看到的。你看见了一个可恶的d!你们最好都引起注意!我说,你们这些罪人最好都注意!你们都最好留意所有A.B.C.和Z。

他咧嘴笑了。如果我有一本《圣经》和一个讲道坛,我也真可以做那事儿,他说。他不就是这样布道的吗?

有一个穿蓝色套服、有头皮癣的人在故意大声说话,为我辩护。

你疯了,伙计。就因为他的确能布道……我们就都会布道了。那是你说的。那么他能布道些什么?

Salvation(超度)。所有成年牧师布道的内容。

---

<sup>①</sup> 美国黑人牧师,造诣很深,且在黑人中很有威望。

Salivation (分泌唾液)? 嘿,不就是你嘴巴发痛、牙齿脱落的时候吗?他不正希望咱们没有牙齿吗?

我是说“sal-vation”,你听见我的话了。

哦!咳,你在告诉一个可怜的笨蛋!

别介意他,布里斯。他在演小丑。

他张嘴笑了,用脚趾夹起一块鹅卵石。

不,我并不是小丑。我也不是从没见过蹩脚牧师。嘿,布里斯,说“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就说“什么时候”。

为什么?

不为什么。来吧,像我教你的这样,说“什么时候”。

也许,我没必要和他斗气——制造和平的人才会受到保佑。“什么时候。”我说。

呀,得了吧,如果你是一个牧师就该充满感情地说。

什么时候!

母鸡放屁的时候——怎么样,上我圈套了吧!

他们大笑起来。我也想笑。可我的嘴唇就是不动。

我该在你布道时逮着你,布里斯。你压根儿不能当牧师,因为牧师是不会这么轻易被逮着的。你不会有事的。你想玩弹子游戏吗?伙计,换上你平时的衣服吧,你该成为一个十足的赌徒。

现在不行,我得去商店。明天或许可以。

来吧,牧师,如果你那么聪明,说出舔可怜的拉扎鲁的伤疤的那条狗叫什么名字?

它没有名字,我说。

不,它有名字。它叫 Mo'Rover(我的罗弗)!真见鬼,牧师,我们又逮着你了!

我说,你是说more-over(然而)。

他说 ,呸 ,他没有罗弗车你怎么会说我的罗弗<sup>①</sup> ?

他们大笑起来。

它是一只讨厌的狗 ,还舔血 ,有人说。

伙计 ,《圣经》里的讨厌事情多着呢。

嘿 ,大伙儿 ,他说 ,即使他的肤色不同 ,但还是个好小伙儿。在他走以前 ,我们来教他唱一首教堂歌吧。他们围了过来。

牧师 ,跟着我唱 ,他边说 ,边像希克曼教父一样 ,逐行唱出圣歌 ,让布里斯跟着重复 :

哦 ,令人惊奇的恩赐

那声音是多么甜蜜……

牛蛙将它的祖母

拍打在

地……

他注视着我 ,像一条吸着鸡蛋的狗一样开心地笑着。我掉过头去 ,感到了心中的满腔怒气。

嘿 ,牧师 ,怎么了 ?他说 ,你不喜欢我的歌吗 ?

伙计 ,罗圈腿的人说 ,你知道 ,不是所有的牧师都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的布里斯是一个真正的牧师 ,你唱的那些歌是不道德的。

哦 ,是这样。他说。那为什么从没有对我说过 ?我想 ,我最好赶紧教他唱一首真正的教堂歌 ,这样他就会饶恕我。而且 ,我下个星期要去他的教堂去尽自己的天职。牧师 ,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

---

<sup>①</sup> 这段对话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发音有些不规范 ,另一方面说明初当牧师的布里斯毕竟还小 ,不谙世事 ,也听不懂当时的名牌车罗弗(Rover)。罗弗车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直是英国的老牌车。

## 道义歌！

哦 ,我正要去教堂  
要爬到尖塔上  
我说我要去牧师那小小的老教堂  
要爬到尖塔上  
要去脱掉我的裤子 ,宝贝 ,  
大便 ,哎呀 ,主啊！——  
正好落在人们的身上！

我咬紧牙关地看着他。我感到我的脸涨得通红。他一点也不比我强 ,不同的是 ,他正想着使自己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圣人彼得虽然被截去了一只耳朵 ,但他仍然掌握着天堂的钥匙<sup>①</sup>。阿门！我朝地上看着 ,想找一块磐石。

我说 ,在你用恶作剧来欺骗我以前 ,你是主的孩子。可现在你在给主惹麻烦。就因为这个原因 ,主会将你变成一只乌鸦的。

来吧 ,他说。谁？你吓唬不了我。除非我看着你做。

我说 ,主会做的 ,不是我。你走着瞧吧。

见鬼。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下个月要去收棉花呢。我会听所有那些大人谈论那些老掉牙的谎言。瞧 ,他弯下腰 ,拍拍屁股说 ,我不是乌鸦。你也不可能看见我屁股后的羽毛……

他们一边哈哈大笑 ,一边看着我。我对他怒目而视 ,仿佛有四

---

<sup>①</sup> 分别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 10 章：“耶稣的十二使徒的名 ,第一个叫西门 ,又称彼得……”和第 16 章：“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权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匹战马在我眼前奔驰<sup>①</sup>。

突然 ,罗圈腿的人上前一步 ,上下打量着他 ,并皱起眉头。

是啊 ,伙计 ,你屁股后是没什么 ,他说。在我看不见乌鸦毛的同时却看见了你的嘴巴又长又尖。你一直是黑色的 ,但我就不信你不会变成深黑色 !

伙计 ,他摆出一副要揍罗圈腿人的样子 ,还说 ,你最好给我留神点 ,因为我可是抽大麻的。

嘿 ,牧师 ,他说 ,这首教堂歌是我兄长教我唱的。他在芝加哥 ,这首歌真的很虔诚 :

啊 ,公猫在一条小溪旁  
扑向母猫  
还本能地发出嚎叫  
向她求欢。  
母猫马上嗤之以鼻  
又是抓搔又是用沙踢  
公猫一跃而起  
像人一样放了个屁。  
母猫机警一跳  
并尖叫着张望四周 ,  
你给我站住 ,公猫<sup>②</sup>  
直到你老娘报了仇。

他们大笑起来 ,他也张嘴得意地笑着 ,还把大拇指插进背带 ,

---

①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羔羊揭开封严的六印 ,见四匹马 ,一匹白马 ,一匹红马 ,一匹黑马 ,一匹灰马 ,分别是权势、战争、钱财和死亡的象征。

② 这里是双关语 ,“daddy”既有“公猫” ,也有“教父”之意。

趾高气扬地站在那儿。

见鬼 ,我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诗人。

他神气活现得像只公鸡一样 ,拍打着手臂 ,用脚踢着地上的灰尘。

嘿 ,他说 ,你们都听听这首歌吧 :

布里斯 ,布里斯

躲过了猫屎 !

他像个魔术师一样朝我弹弹手指 ,还滥用我的名字。

伙计 ,你该用一个雅一点的名字来结束你的变戏法游戏。如果有人要冲着两条正翘着屁股在交配的狗叫你的名字 ,公狗会翘起它鼓得像棒球一般大的生殖器 !还要吊他们一辈子。你们都做得对。你冲着朝你扔石头的家伙盗用老牧师的 名字 ,他还不能用马车前的横杠敲打谷仓的边墙 !哎呀 ,布里斯 ,当狗叫他拉屎时 ,你就说你自己的名字 ,和另外一个伙计联手锁住他的肠子 ,像封住熏制室一样 !是的 ,伙计 ,封得像第一国家银行一样安全 !让那个笨蛋一辈子连个屁都放不出 !

他们冲我笑着。我现在看见了一块很好的鹅卵石 ,我看着他 ,简直要疯了。我要犯罪了。圣人彼得 ,他有天国的钥匙。

既然你认为你很聪明 ,现在就把这个给你吧 ,我说。肉哨<sup>①</sup>。那是给你的。

什么 ?

他不解地扬起了脸。

你听着 ,我说。肉哨。

他眨巴着眼睛 ,好像我已经揍了他。大伙儿都不吱声。我弯

---

① 指男性生殖器。

腰捡起了石头。有人窃窃地笑了。

你什么意思？他说，我从没有听说过还有肉哨……

他们看着我俩，现在交换角色了。哈，他也逮着你了！其中一个说。是没有，但有一种肉哨我们都有，对吗，大伙儿？

是的，是的，没错，他们说。

他的眼白都变红了。我慢慢向后退去。

那该死的哨子是什么样子的，他说。肯定不是我猜想的东西。

他捏紧了拳头。

我盯住他的双眼。

它吹出的是气味难闻的调子，对吗，布里斯？其中有一人问道。

我再盯住他的双眼，是红的。你是惟一不知道那类玩意儿的人，我说。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牧师，你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现在轮到他们笑他了。

告诉他是什么吧，牧师！

老布里斯没事。

现在注意，老牧师的黑血都涌上来了……

印第安人，伙计！看着他！

老布里斯没事！你们都看着他。伙计，他大概让他尝到了低贱的浅黄色血液人的厉害。

他看上去很生气，他的嘴唇撅着。也许你知道这个，我说。

当啷，当啷，当啷，我说，然后又盯着他，看他反应如何。

你什么意思，“当啷，当啷，当啷”，你这油头滑舌的狗娘养的小黄种？

当啷，当啷，当啷，我说，那是你妈妈走在她用铁铸造的抽屉里。

看着他的脸朝我逼近了，我赶紧闪开了。

他扑了过来，但太晚了，我不在那儿了。总是改变方向……

当心 ,布里斯 !他们叫道 ,但我并没躲过他。我用石头给了他重重一击 ,鲜血从他的额头上冒出 ,如同一颗挤破了的黑莓上流出的汁水 ,我看见他流露出吃惊的神情。当他急忙用手捂住额头时 ,他的脸都气青了。我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就跑 ,眼里流淌着犯罪后的泪水。我手里握着的石头呈杯型 ,像一个鸡蛋 ,同时感到我的手指间也在流着他的血。在这块石头上我将要建造我的……把它和我的玩具熊和真皮封面《圣经》放在一起。

你该用些猫尿 ,伙计 ,他们那断断续续的叫喊声在我身后响起 ,因为他也没有躲过。看那油嘴滑舌的牧师跑掉的样子 !简直在飞跑 !巴尼·布里斯<sup>①</sup> ,伙计 !巴尼·布里斯像机动车。

在他的尾巴上敷点盐。如果你想抓住他就得扭开煤气 ,伙计。

伙计 ,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但他跑起来的样子却一点也不像 !

伙计 ,宰了这只小羊。

痛苦和挫折 ,饼干和美酒 ,你都摆脱了 ,布里斯 ,摆脱了 !

不 ,我要在他来时到达那儿。我们已有约在先……我将……

他们悠闲地坐在椅子上 ,两旁摆着威士忌酒。除了他们的说话声 ,只有空调发出的嗡嗡声。奥布赖恩的情绪很激动。

听着 ,他说 ,见鬼 ,参议员 ,我们将失去你们州和我们州的支持 ,哪怕是纽约州都靠不住。你得停止讨论黑鬼的事情 ,因为黑鬼和纽约的犹太人今年都纷纷出来和我们作对。他们不用接受这一点 ,他们也不会接受的。来 ,抽支烟。不 ,抽了它。由此引起的事情不少了。但要控制自己 ,听见了 ?我要你控制住你的那张嘴和

---

<sup>①</sup> 巴尼·布里斯 原文为 Barney ,为双关语 ,有“巴尼”和“吵闹”双层意思。

你的……恢复我健全的身体,安抚我内心的悲戚……<sup>①</sup>到处都痛。

我们把每个教堂都列入了我们的行程。灯光!摄影机!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上帝啊请饶恕我们吧<sup>②</sup>!

为什么他们不尽快开灯?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教父!

我学着慢慢站起,两只手抓着白色封面的《圣经》,我的头猛地伸出,在一片狂热的叫喊声中伸出,伸出,直到我真切地听到他那圆润的声音超然平静地飞上天空,如同春天林间空地流淌着的清泉水,喝醉了蜜酒的大黄蜂发出了不和谐的嗡嗡节奏声淹没了那美妙的涓涓流水声……

玩具熊,玩具熊!我的玩具熊在哪儿?教父!

你播种了就可收获<sup>③</sup>。一声大吼。

然后,他出现在交织着光明的黑暗中,皮肤黝黑,英俊潇洒。

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对这受福佑的小男孩感到吃惊,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对这无价之宝感到吃惊。因为,据说将有一个小男孩指引他们。哦,是的!我将追随他指引的道路。阿门!我们的主说:“你到荒野去布道吧。”这孩子应了这神圣的召唤。他受命了。让小孩子。是的!据说这孩子是人类之教父。因此,用得着

---

① 参议员的身上共中了五枪,包括头部、右肩、臀部和脚部,其中最后一枪射中他时,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感觉,故“只听到了枪声”。这时,作者用时空交错、视角交换、意识流动的手法来表现参议员紊乱的思维。参议员在回忆自己童年的难忘经历,回忆自己当上参议员后的无数次政治辩论,同时也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那被子弹打得散了架的身体在疼痛,更感到内心那无法治愈的痛苦创伤。这句话的原文为“Make me whole and patch my sole”,译者认为,从读音上分析,“sole”既和“soul”是同音异义词,也可以暗指“脚踵”,即“人性的弱点”,可以说是语兼三义。为了和原文一样保持压韵,故如此译之。

② 这一段话的最后十三个字母的原文 hospodepomeli,这是英语的转音,引自俄语《圣经》中的一首有名的圣歌,意思是:“上帝啊,请饶恕我吧!”

③ 此处为双关语:bear 用做名词为“玩具熊”,用做动词为“收获”。

对着容器大小、形状和颜色大惊小怪吗？为什么不听一听他那柔和甜润的声音，喝一喝那神赋予了生命的甘泉……？

听羔羊的声音，他说。但我听到的却是熊的咆哮声。玩具熊！玩具熊！在哪里？被宰了吗？

我曾经躺在那里浑身发抖。当男孩子们无数次在白天和黑夜护着我走过无数个教堂走廊时，我一边通过管子呼吸着热气、听着那催眠般的音乐和那伴着有节奏掌声的持续不断的呻吟声，一边在颤抖。在黑暗中，是在黑暗中颤抖。躺在黑暗中的我听着他的话落在盖子上发出回音，如同滴滴泉水般清亮。每次当人影向我逼近时，维尔希特副主祭才打开盖子，我便像他教我的那样，双手拿着《圣经》，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生怕弄乱了朝两边分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现在，我依然是颤抖着，确实带有歇斯底里地喊出：

主啊，主啊，为什么……

人类？什么？没错。开灯。摄影机！

多纳森，化妆太苍白了。黑色的皮肤看上去像绿色的鬼影。

是啊，但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将一群乌鸦化装成一群天鹅。

多纳森，只要你肯尝试，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开始是意象。伙计，发挥你的想像。想像一个国家。一个新生的国家。瞧摄影机那无所不知的眼睛，简直有魔力。乌鸦也会……

比天鹅白？胡说！让我们改变剧本，把他们变成中国佬或是印第安人……你认为怎么样，卡普？

在女人们带来的这场无秩序状态中，到处乱得像电影控制器中那未剪辑过的电影样片。有叫喊声和唱歌声，还有从杰克逊维尔<sup>①</sup>来的那个大个子女人，她身穿护士助手穿的制服，像一个后卫一样，一下子从前面跑了过来，哭着说，他就是神的羔羊，他就

---

<sup>①</sup> 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北部的一个港市。

是！接着，她想把我举起来，玩具熊也即将随着我的大腿出现，我的玩具枪被衬里钩住了，希克曼教父及时抓住了她，总算没让人群发现，并低声说，维尔希特副主祭，把这讨厌的女人从这儿弄走，哪怕是不得不把这笨蛋架走也得干！她要把一切都搅乱了！

他拿走了玩具熊，也不肯给我买冰淇淋苏打了，第二天的晚上，我便拒绝站起身来。我拒绝了神的召唤，头朝上躺在那儿，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心却在怦怦乱跳，我双眼紧闭，以免看见头顶上那耀眼的光线和他那伸展双臂的姿势，直到他让他们高声唱歌，自己乘机下来答应将玩具熊还给我……什么时候？不要把我带到那荒芜的骷髅地……接着，站在我头上的影子离开了，我睁开眼睛，看见了明亮的光线，听他说，兄弟姐妹们，这个小男孩受神的旨意躺在这儿昏迷了。他肯定看见了这个邪恶世界外的幻影。哦，但他将会像所有被拯救的灵魂一样站起来——在那个早晨……

但我没动，我用无声的语言要求一个甜筒冰淇淋，我要香草型的。

让小孩子，让他们来……

佛罗拉在小路上摘向日葵。除了我俩没有其他人。如果你让我看看你的，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我说。

你说什么！扣好你的裤子吧，你这油嘴滑舌的小家伙，她说。你还没到像狗一样抬腿撒尿<sup>①</sup>的年龄。

可我只是想看看。

你去看星星吧，那是你该看的，你再不走开我就要去告诉妈妈了。

缝九针救活了巧克·查理，还是他们这样说说而已。

---

<sup>①</sup> 原文为“dogwater”，这种具有意象的创造性语言在该书中常有出现。小狗(puppy)蹲着撒尿，成年狗(dog)抬腿撒尿，这里的言下之意是，你还小得像只小狗，还没到像成年狗一样抬腿撒尿的年龄。

在佐治亚州 ,有 天上午 ,我听到希克曼教父边擦皮鞋边 唱道 :

我要去那个国度 ,宝贝 ,  
去那片领地。  
假如我要去那个国度.....  
去那片领地.....

他如同一个寂寞的罪人 ,使这地方听上去像是一块“安静之地”<sup>①</sup> ,这令我疑惑不解。

它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心中。

为什么希克曼牧师不打开.....他们都是些木头木脑的人 ,我当时自言自语道 ,因此我要和他们一刀两断 ,永不来往。胖子希克既土气又呆板——摄影机 ,多纳森 ,我们得不断朝西行。向伟大的希克曼主义致敬。那里痛。生命之河。口渴。德克萨斯太热了。女士们 ,先生们 ,我发誓 ,这是一次奇怪的冒险。

我在豌豆藤边  
遇见了兔子先生  
我问他哪儿去  
哦 ,他说 ,只是亲亲我的豌豆  
然后跳进了豌豆藤.....

主席先生 ,主席先生 !我想引起如此众多的人注意的是 ,那些别有用心的团体正在进行一些阴险的活动 ,他们拒绝履行作为美国人的神圣义务.....我怎能在尘世间遗弃他们 ,又怎么能在我遗弃后主宰他们 !他们制造了自己的黑暗 ,难堪之下 ,又对我改变过

---

① 源出英国作家班扬(1628—1688)的作品《天路历程》,指生命行程的终止之处。

的机会抱侥幸心理。此刻 ,这些更令人耿耿于怀……哦 ,他们以奇特的方式在我们周围兴风作浪。是的 ,他们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甚至摈弃了其父母的这些虽然奇特 ,倒还体面的方式 ,成了野蛮和残缺不全的人 ;成了道德上的恐怖分子、酒鬼和顾影自怜的人。这些人心里充满了遭到摈弃后的失败者情绪。他们怨天尤人 ,还想神化他们的怠惰。这些容易受伤的人。我们来之不易的美国优秀传统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征服他们的总是某种另外的生活方式。他们渴望追求的是我们的敌人向他们许下的莫须有的承诺。是的 ,那是恶意破坏！主席先生 ,他们傲慢自大 ,会破坏我们的嫩藤。他们一怒之下会削弱我们生活方式的坚固基础。他们在狂怒之下便会心怀叵测地逃避责任 ,甚至不惜毁灭他们赖以生存和赋予了他们创业权利的国家。哦 ,是的！是的！这些无根之辈会将我们连根拔起！想想那一刻的情景吧 :当他们看着光荣的国旗穿过游行队伍时 ,他们表面在向它致意 ,心里却发出讥笑。当我们在向倒下的人致敬时 ,他们暗地里却在对我们敌人的枪法发出赞叹。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荣誉 ,以及我们家园的圣洁和海关的健康状态时 ,他们就将他们那难以处理的、虚有其表的木鞋投入我们国家生活正常运转的机器中。真是虐待 ,虐待啊！他们企图以合法的反对意见来摧垮我们。他们会将我们的团结的理想扼杀在摇篮中。他们会毁灭我们前进的马力。他们会缩小我们神圣的多民族性 ,还会主宰我们！他们会派他们仇恨的地雷兵去摧毁我们信仰的防守。他们会拆毁我们要塞的防御之墙。让我们在这块伟大的土地上享受和平与荣耀吧 ,他们不会的！

啊 ,布里斯 ,布里斯 ,你把话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我相信……

还没有！还没有！他们会以奇特的方式在我们周围兴风作浪。他们会用他们违背基督精神的怀疑破坏我们。他们是长在我们肉体中的一根荆棘 ,是插在我们背上的一把匕首 ,是令每个真正

的美国人极为厌恶的，现在该是我们自卫的时候了。我们一直在昏睡，主席先生，我的同胞们，我们一直在安全的梦想中昏睡！我们原本抱着善意的态度和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真心希望其他同伴安康，并在这种愿望中昏睡。我们高枕无忧地接受所有怀着良好愿望的人，因为，他们和体面人一样是自由人。我很遗憾地说，我们在管理我们的遗产这个问题上不够警觉。我们的管理方式确实存在问题，因此，这种错误是产生于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的眼睛在环顾其他方向时，这些内部的敌人，用那个伟大的爱尔兰诗人，也就是用叶芝<sup>①</sup>的话来说——他无疑与我们这里的许多同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敌人都那么充满了急进的冲动！尽管他们口齿伶俐，会讲多种语言，但他们并没有掌握我们这种值得荣耀的语言真谛——并且，他们还企图毁灭这种语言！只是他们没有得到这种纵容恶意的权利，因为这个国家一直在善待他们。它对他们从没有过高的要求，然而，他们还是认定我们是颓废的、欺诈的、不道德和傲慢的。我们的社会对于他们这种愤世嫉俗的幻灭和这种丧失信心的情绪并没有予以首肯。确实，这个国家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它使他们从过去和恐怖中挣脱出来。是的，是我们给予了他们和我们作对的力量。他们无权以那些所谓民主的名义来指责我们，不管他们是出于怎样的真心。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什么民主！因为我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暴君的脚践踏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渴望残忍和强硬的权势。他们的本性就是要舔强者的靴子，要朝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吐唾液。这就是他们概念中的好生活。这就是他们对安全的理解！这就是他们的处事方法，他们会以这种方法取代我们追求的自由原则，人类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充满信心地面对自然、社会和宇宙。在不断造福于所有人的道路上，我们

---

<sup>①</sup> 叶芝(1865—1939)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诗人。早年曾参加爱尔兰独立运动，但后来脱离政治运动，专心致力文学创作。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每一位真正的美国人都是其命运的主人，都是其良心的主宰者。

啊，是的！但我们在某个地方失败了。我们放下了闸门却没有划清界线，因为我们的民主自豪感太强了，而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惧怕自由的人，他们走在我们的大街上叫嚷着要暴君的管制。他们不想为自己考虑，因为他们讨厌我们中间的那些有忧患意识的人。他们没有自己做决定的欲望——因为他们一想到要自我决断就吓得发抖；只有当鞭子悬在他们头顶时，他们才感到舒服。他们渴望被憎恨，被迫害，希望有人朝他们吐唾沫，讥笑他们，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对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人表现出的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蔑视开脱，因为他们无法适应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他们枉为美国人，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就意味着要把美国英雄的使命当成我们日常生活所必备的条件真正地接受下来，并将它挥洒自如地圆满完成。这需要有意识地承受寂寞的风险，需要赤手空拳、胆大如牛地面对森林。面对以人类自由为名而引起的普遍混乱状况，还要去争取胜利。哪怕要做出牺牲，也要去争取胜利，而且还要每天去争取！我们要忍受为了争取胜利而带来的痛苦，也享受着与之俱来的欢乐！要不受欧洲邪恶的传统拘束去面对每个人。需要立场坚定，独自一人……西行。

哈，别动。摄影机！灯光！灯光！不要剪接——现在开拍。

布里斯，他说，只有一件事有碍你成为一个伟大的牧师——你就是不愿学着唱歌！一个牧师就得学会唱歌，布里斯。但我猜想，一定是那个让你长着一头直发和白净的皮肤的人带走了你的歌声。当然，你年纪还小。我真不明白，布里斯。我想，我还得花不少功夫做你的工作，因为你的确是块牧师的料……

布道吧，天主大声说道，四千人高声地应和着。

总统先生……离极点有多远？

是的，布道吧！可我这么一个陌生人怎么能唱上帝的歌呢？  
总统先生……我会被认出来的……

我领着她在棉白杨树树林里散步。黏黏的花苞散落在地。春天在向我发出警告，但年少无知的我又怎么能做到有理有节？有她在我身边，我又怎么能有所作为呢？我一无所有，只是一只飞翔的鸟。我似乎在半空中和她交配，我们像是猎鹰直扑猎物。为我祈祷吧——现在。不，我当时充满了柔情。她融化了我。她温柔及时地使我保持了平衡。请相信我，当时是这样的。我是一只温和的鸟，但我在高高的天空越飞越快。我飞得很轻松，多纳森说，因此，我可以在沼泽地之上翻跟头。一切可能的事都只能通过一种途径使之成为可能，即盘旋飞行。谁能在电影银幕上放映比对天堂的朦胧向往更多的内容……灯光！

## 第 五 章

这时，参议员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呼唤，布里斯？你听见了吗？布里斯？但他无力回答。他的嘴唇无法回答。他的嗓子不知为何一阵阵发痛，内心涌出的千言万语被堵在嗓子里。他想，他发不出声，是因为停电了，我用的电线和多纳森的灯光是同一处电源，会场一片漆黑，只有电线上的噼啪声。

然而，他的思绪如梦一般从远离紫色的阴影后，从他遗忘已久的时间深处涌出，那是一个短暂的自我，神秘地经历了岁月的变迁和身份的变化。有一次，我弄断了系着我飞翔的绳子。我顺着风飞往高处，常被树枝头和建筑物的尖顶划伤或碰伤，还不时地被钩

住了,但仍在不停地飞翔。然而有一次,春天使我翻船了,我想唱歌——这是希克曼教父所不知晓的。<sup>①</sup>往日的幸福仍依附在我身上,在我骚动不安的外表下还有孩童般的固执。那时喜欢的是鸟的飞行,黄昏时红冠鸟飞越田野,还有赤翼黑鸟和鸣叫的鹤鹑;尘土中的金蓝色蜻蜓和瓢虫,还有阳光下跳跃的猫。黑色的猫像一个拳击手站立在它的两只后腿上,等着吃一口从母牛乳头上喷出的奶,它两边的胡须和伸进伸出的粉红色小舌头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牛乳。

他暗自笑了。在哪里——堪萨斯州?在堪萨斯城,博纳斯普林斯,骚乱使得建筑物变得漆黑一片。<sup>②</sup>没有人会相信我,哪怕是片刻地相信,我无数次通过语言、手势和立法,在讲坛上,在参议院,表白自己对欢乐的抵御。如今这一切就像是记忆中的一场梦想,或是一段屏幕镜头——在他的苹果树上倾听嘲鸫的鸣叫——呼吸、呼唤、感受那令人着迷的时刻。希克曼牧师啊,你永远不认识这个无法理解一切的布里斯了,但仍是一个舞蹈旋转动作……我在哪儿?

---

<sup>①</sup> 此处原文为:“But once spring turned me turtle, I tired to sing——that’s a part Daddy Hickman doesn’t know.”它在此要表达的含义甚为复杂。Turtle 在基督教文化中象征夫妻爱情的忠贞(conjugal fidelity),turtle 和 sing 搭配在一起,使人联想起《圣经·旧约·雅歌》。“雅歌”在《圣经》中被称为“歌中的雅歌”,在有的译本中也被称为“所罗门的歌”。它是一组由男女对唱的情诗,按照犹太人的理解,“雅歌”描写的是上帝和人类的关系,基督徒则认为它描写的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此,turtle 和 sing 连用是源自《雅歌》第二章之《新郎新妇相爱加深》中的“The flowers appear on the earth; the time of the singing of birds is come, and the voice of the turtle is heard in our land.”(地上百花开放,百鸟争鸣的时刻已经到了。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但 turn 与 turtle 搭配就使人产生更丰富的联想,船只有时碰到海龟会翻船,但使“我”翻船的不是海龟,而是春天,是春天使“我”产生了像斑鸠一样唱歌的欲望,我终于没能把握住自己的欲望,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sup>②</sup> 堪萨斯城位于堪萨斯州东北部。1856年,赞同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的两派在这里发生流血冲突,造成约两百人死亡,约两百万美元的财产被毁。

你要那个护士吗？如果你想要的话，动一动你的手指，我会叫那个女孩来的。

女孩，梦境中是有个女孩，是的。还有什么？马上要。在那儿，他们以为这个新州有望第二次成为伊甸园……把这消息告诉切罗基人<sup>①</sup>。

你想说什么，布里斯？慢慢来，孩子。我会陪着你的，我现在不会离开你的，因此……

……我们在树下，远离闹市，远离多纳森、卡普和摄影机。呆在那儿多美妙啊！在人们看得见的停车场下面，在那梦幻般的、色彩斑斓的迷人下午，我们一会儿在这里乘凉，一会儿在那里晒太阳。我们一直在那儿。高高的树枝上到处是鸟儿清脆短促的歌声，其中有一只鸟的歌声最为嘹亮，阵阵明亮的歌声直冲云霄；与此同时，蝉儿却在草丛中做梦。一时间，我们都站在那儿，看着脚下延绵起伏的大地，听着远处叮叮当当的牛铃声逐渐消失在森林边那块肉眼看不见的田野。遍地都长着苦苣菜。凭想像去回忆——一切依然如故？无语以答。大鳍蓟呈紫蓝色，其花朵为蓝色，一堵古老的墙上耀眼地开满了紫色的蔷薇——现在正当时令或是别的季节？当然，还有那撒落在松针间、急不可待地绽开的紫罗兰——那也是过去的事了，可那是在阿拉巴马州寂寞无聊的时光里。现在，她就在我身边，当我们冲下长满青草的山坡时，她那被汗水浸透而变得凉爽的手臂和我轻轻相撞，然后又一次，再一次地相撞，让我感觉那份清凉，直到我们下山，回到阳光下。哦，要是能不断地相撞有多好——再走进斑斓的林阴地。是什么时候这种相撞就不再有了？这里痛，像是一个失去了知觉的肢体在春天里有了痛觉，可拒绝截肢，没必要否认。当时也有这种感觉，可那是

---

<sup>①</sup> 印第安人的一支。他们在1760年开始创造一些符号，形成了后来的切罗基文字。因此，切罗基族也是印第安人中惟一记载了自己宝贵历史和传统的部落。

甜蜜的。她那迷人的头就靠在我的肩上，她的头发扎成两条粗辫子，我看着那小小的金黄色耳环恰到好处地挂在她暗紫色耳朵上。我从侧面看见她的脸上露出了梦幻般的平静的笑容。许多年后我还记得布里斯。他，布里斯，回来了。（莱利像其他甜甜的少女一样，她那修长的棕色脚上穿着女孩们常穿的黑漆皮鞋，再配上那小巧红色短袜，充满了少女的魅力；她那条翘得像鸟尾巴的裙摆内穿着一条条纹棉布短裤，她的头上的辫子扎得很紧，正在玩躲猫猫的游戏。布里斯爱着莱利。我在这些鸟一般的姑娘居住的沙地上写下了这几个字，牧师抹得只剩下我的名字。然后我又写道，布里斯爱着谁你很清楚。牧师又抹掉了那几个字。因此，沙地上就剩下“布里斯”和“爱”两个字。）她现在来了，但不是莱利，我也早已不是牧师，更不再是布里斯了。尽管在她身边依然是很幸福的。我的心在呼叫，抚摩我，抚摩我，抚摩我，你这个……还记得“戏弄人的茶色人”那个称呼，并使用过这个称呼，也感觉得到她那凉凉的、略带芳香的胴体与我穿着短袖衣的手臂相撞，我大声问道：

你是那种人吗？

什么人？她掉过头来问道，眼睛仍流露出梦幻般的微笑。你在讲什么，人子先生？

我问道，你是一个戏弄人的茶色人吗？

她笑了起来，我感到她猛地转向我，紧紧地抱住了我，她温柔的手在轻轻地顺着我的背脊往下摸，直到腰部，我感到我的整个脊骨都在发抖。我闻到了她的气息，那样地成熟，那样地甜美，充满了麝香般的神秘清香，连那绿色的下午也为之折服。她微笑着，抬头看着我的眼睛，她那温柔的明眸是浅蓝色的，其虹膜清澈透明得像是斯卡珀农葡萄<sup>①</sup>。

你肯定是向某个年老的蓝调音乐歌手学的，她说。

---

① 产于美国南部的一种黄绿色大葡萄。

也许吧 ,你大概是对的 ,你呢 ?

我是棕色人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她说。连眼睛都全变黑了 ,她轻声笑了。但我从不戏弄人。我是一个乡下人 ,大城市的人子先生。制片人先生。你在讥笑我。你不喜欢棕色皮肤的人吗 ?

现在告诉我 ,你想些什么 ? 我问道。

我想很多事 ,她说 ,但是.....

她又笑了 ,整个下午的世界似乎都在以她那迷人的头为中心。我贪婪地呼吸着花香 ,沐浴着阳光 ,还有叹息声。我心想 ,这就是该定居的地方 ,和这个州一起长大吧 ,扎根在这.....快看 ,快看 ,她指着 :

你想到那边的树林下去吗 ? 我觉得那地方摆吃的东西挺不错的。

是的 ,我说 ,晃了晃手中的篮子。是的 ,你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戏弄人的茶色人”小姐 ,是的 ,我会的。但你在望着我 ,她说。朝我指的地方看 ,她用手指着。看见了 ,那棵开满花的树 ?

顺着她伸直的手臂 ,只见初放的桃花开满了枝头 ,阳光下几乎闪着金光。

很好 ,我说。此刻那个地方是最好的。

一只蜜蜂上下飞舞着经过。我感到时间都不流逝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眼睛停留在桃花树上 ,任思绪驰骋。这是伊甸园 ,我想。伊甸园是可望不可及的。亚当呢 ? 他的名字叫“蛇”。夏娃的名字呢 ? 一个性欲炽旺的人在吃单瓣壳上的牡蛎时最好加一点上等的白葡萄酒。灵魂还在那儿.....她站起来了 ,她站起身来 ,像出水的芙蓉。

制片人先生 ,她说 ,你说话的声音里充满着梦幻。

她欢快的笑声打破了下午的宁静 ,也在感染着它 ,使它充满了生机。突然间 ,我想说 ,嘿 ,我是布里斯 ! 我又是布里斯了 ,但我心

里感到不好受。可她的笑声中没有陌生感，因此，我也和她一道笑了，一道打破了这宁静。我们笑啊，笑啊。我拣起一块光滑的石头，朝远方投去。一朵桃花被一只蜜蜂亲吻后随即绽开了花苞。梦想家，我说，我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人……

我们穿过花园般的空地，来到阴凉处，又走了出来，她那凉爽的皮肤触及我的皮肤。触及后又分开，就这样，我们下意识地重复了多次这样轻柔的肌肤摩擦嬉戏。该死的布里斯！她是一股清香，与花园般的空地散发出的浓郁芳香融合在一起，这块空地也有阳光和蔽荫处。我也举棋不定。我想，现在掉头吧。现在正是时候，离开她，朝西行，你拖延得太久了，因此，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还是离开。我就这样想。但布里斯说，来吧，来吧。我翻船了，想唱歌。突然，她说：

看！

我看见那边的矮树丛中有一只白色的兔子，它那粉红色的鼻子在检查是否有险情，再竖起它那机警的有浅红色血管的耳朵。它一动不动地呆在灌木丛中看着我们走过。

那是别人的复活节小兔子走丢了，跑到这树丛里来了，她说。我希望它不会出什么事，因为它看上去还不会照顾自己。这里有狐狸和秃鹰，甚至还有凶狠的野山猫。可怜的小东西。

我为记忆所困扰。维尔希特教友给布里斯取了个绰号叫“颊白鸟”，是一种鸟。可有些小孩子把这个名字叫做“邦尼”，是一种小兔子<sup>①</sup>，就这事儿还引起过打斗。我也曾被打败，在亚特兰大——但那是以后发生的。我想，他不会有事的，纯真本身就是其护身符——或者说，严寒的冬日就不会有麻烦的。咳，希克曼牧师，这是福音的真理还是虔诚的谎言？

---

<sup>①</sup> 颊白鸟的英文是 bunting，孩子们大概是因为不熟悉这个字便叫他“邦尼”，英文为 bunny，其意为小白兔。

我们继续往前走 现在又到了蔽荫地 ,太阳光穿过又高又大的树枝柔和地倾泻到地面 ,她的肩膀碰到我的手臂 ,她的阵阵激情环绕着我 ,如同无所顾忌的薄雾在晨曦时分缠绕着一个火热的洞穴 ;我的心里在说 ,不 ,这样就够了 ,现在就离开。就是要在完好无缺的时候离开。在跌倒前飞起来 ,在失败前脱逃——此刻 ,我被一块埋在地下的石头绊倒了 ,还听到她说 :

小心 ,制片人先生。

接着 ,我感到她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一下子停止了呼吸。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为了让我这边的手臂能保持这个姿势 ,我一边和布里斯抗衡 ,一边否认内心那甜蜜的感觉。不管怎样 ,现在有三个人在场 ,虽然树林里实际上只有两个人 ,布里斯是在我的心里 ,但我依然感觉得到这个陌生人在尾随我们。我两次转身 ,可看不见他的人影。我该逃跑。

树上到处结满了粉红色的桃花 ,花瓣散落在草地上 ,当我呼吸着这融合了她身上芳香浓郁的大自然气息 ,感受着她那不时地和我相撞的深桃色手臂时 ,我的内心多想将我平时暗暗低语、充满激情的歌词大声唱出来。是谁在我们的路上撒下这些花瓣 ?我默默问道 ,是谁为我们造就如此美好的下午 ?我低头看见 ,她的双脚正从她那长及脚踝的裙子里闪进闪出 ,我说 ,你的脚配上那双鞋可真漂亮啊 ,戏弄人的茶色人小姐。

她停下脚步 ,正眼盯着我 ,黑眸子里流露出疑问。

你才是戏弄人的人 ,她说 ,我想你是在取笑我 ,制片人先生。尽管她有一半的切罗基人血统 ,我教父也不是什么王子 ,你也知道这一点。你瞧 ,我知道这些话是怎么传过来的。

我看着她 ,突然变得冷冰冰的 ,我听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 ,布里斯牧师 ,你在做《约伯记》布道吗 ?我看着她那深不见底

的黑眼睛 ,在想 ,还是让约伯身上长毒疮吧 ,他活该。①

我说 ,不 ,不 ,我丝毫没有取笑的意思。对我来说 ,它们是漂亮的 ,不管是不是公主。并不是一定要所罗门才能赞美你双脚穿上凉鞋是多么漂亮。

我不了解你 ,她说。我真的不了解你 ,制片人先生。

没什么好了解的 ,我说。我的到来如流水 ,我的离开如轻风——只是会更快。我大笑起来 ,想起了 :

兔子曾对兔子说  
爱就是一种习惯  
嘿 ,兔子先生。

你会飞得很快的 ,好吧 ,她一边跪在地上 ,朝我头顶的天空上看着 ,一边说。

天上不见一朵云 ,她叹了口气。

天上确实没有云 ,只有参天的大树将太阳光过滤后 ,再让它照射到空旷的草地和地上的花瓣上。我站在那儿看着她从篮子里取出那块布 ,并将它铺在草地上。

干吗不坐下来再呆一会儿 ,她说 ,还为我拍干净一块地方。

我坐了下来 ,下巴撑在膝盖上 ,看着她的双手在上下忙着 ,将包在蜡纸里的三明治从篮子里拿出来 ,放到布上。

这些是鸡肉 ,她说 ,这些是火腿 ,这些是德州热狗。

还有煮熟了的鸡蛋包在拧成一卷卷的纸里 ,像是儿童聚会上的小赠品 ,还有土豆、巧克力蛋糕和用保温瓶装的冰茶 ,上面还浮着薄荷叶和柠檬片。她带着那种女性特有的温柔在做这些事 ,我

---

①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再受撒旦攻击” :于是撒旦从耶和華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

不敢相信她竟然如此能干。我感到处境危险。

你想来个鸡腿吗？她问。男人们一般都喜欢吃鸡腿，尽管我们还有鸡脯。

我喜欢鸡腿，我说。你认识很多男人吗？

比我们吃的鸡腿多。也比我们吃的鸡脯多。她突然停下来问道——你问我是否认识很多男人，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我说。这鸡又脆又酥，抓在手上不轻不重。我指的是“情郎”，我说。

“少年郎”，但不是“中年郎”。他们都是“少年郎”，制片人先生，他们确实数不清。上帝啊，我差点忘了凉拌卷心菜。在蛋黄酱坛子里面。我弄点放到你盘子里吧。

我注视着她，脑子里在胡思乱想。如果这种自然的优美加以训练会是什么样子？这自然的优美和尖刻的世界之间有一层形式上的面纱，但如果所有的课程都学完了，加上这天生具有的优雅再去学会为人处世又会怎样呢？屏幕上没有一丝灯光，永远没有了。想想七月的纽波特，去昂蒂布<sup>①</sup>就得穿着得体。还有萨拉托加<sup>②</sup>。她可以飞行吗？比方说，穿着莎丽服<sup>③</sup>，裹住她那少女的妩媚？如果我教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教她如何在鸡尾酒水晶杯落地后彬彬有礼地避开别人含沙射影的指责这类的事，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教她如何及时把握笑容，以免出现皱纹，会怎么样呢？还有她那纤纤细手上该配多大的钻石。她那茶色皮肤上是该配翡翠绿色还是白金上镶浅绿色？是谁使这尤物满脸绯红？……我带来的阴影产生于幻觉吗？她那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她的头皮

---

① 纽波特是美国罗得岛东南部一港市，为避暑胜地。昂蒂布是法国蔚蓝海岸边一港市，靠近地中海，为旅游胜地。

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一城市。

③ 印度妇女的服装，以五至七码长的薄布从肩部优美地松垂，一端形成裙子，一端盖住头部或肩部。

清晰可见。

我说,鸡的味道好极了。你怎么能烧得这么松酥的?

我一直烧到它变松酥才熄火,她说。她朝我做了个鬼脸。你怎么学会拍电影的?

哦,这是秘密,我说。

怎样炸鸡也是个秘密,她说。

我大笑了。你还烤了面包。那也是秘密吗?

啊哈,当然,这个城里人人都是自己动手做面包——只有这一点不是秘密。

这面包的味道和鸡的味道一样好,我说。

谢谢,制片人先生。谢谢你这样说。但除非你吃很多,否则我不相信你的话。我做了很多,我希望男人吃饭就要像个男人。

突然,我为她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莎丽服,用印度丝绸裹住了她那少女的身段,还在她的额头上做了一个深红色的标志,我则身着燕尾服,头上裹着洁白的穆斯林头巾,看着她自豪地扬起头,发出阵阵开朗的笑声,她的嗓音清亮圆润,快活得像知更鸟。不,我头上的穆斯林头巾弄错了,她身上的莎丽服是对的,是的。金色衬托出眼睛的蓝色。我带蓝色的穆斯林头巾。我和她一道走在第五号大街<sup>①</sup>,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她并不惊慌,反而带着某种更成熟、更坦然、更奇迹般的自信的神情;人们的想像如同飘荡在空中的这些桃花一样,一阵阵风将它们朝希望、仇恨、幻想、梦想等无数方向吹去,我们——我和她,占据了他们的脑海,缠绕着他们的心灵,我们那穿过大街的姿态打破了他们的气氛,令他们心有余悸,使他们开始寻找某些更令他们赏心悦目的东西。在以我们这种身份不明的人为中心的圈子里,不管是天使还是恶棍,或是举着各种不同旗帜的人,均可或多或少地混出个模样来……脑子里浮现着

---

<sup>①</sup> 纽约的一条热闹大街。

这样的思绪，眼前的她正在一点点地咬着一块鸡翅膀，丝毫没有我这样的胡思乱想。哦，我美丽的战士，多情的鸽子，我们将从碎布、骨头和鬃发中创造可能；也能从丝绸、缎子和裘皮，从各种姿势、变形的声音和纯朴动听的管弦乐精髓中创造可能；有力的点头，难以捉摸的同情和赞许，所有这些动作都在发出有节奏的宣告：“我相信你行，我知道你行，我们肯定能实现我们最真实的现实中那最纯真的梦想——看着我们俩，发挥你的最佳潜力。”

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她问。

又回到了我眼前的她，一张多情、颧骨很高的脸不解地朝一边斜着，她那棕色的、被桃花染红了的脖子长得很美，从白色的衬衫领上伸出，如正在欢歌的鸟儿一般，既活泼又富于表情。她的腰间别着一只小巧的金表，还塞着一条餐巾。我说，我在做梦。你难道不知道，你会使男人们做梦吗？

她眼睛含笑，嘴巴却抿得紧紧的。

你坐在那儿吃着我的炸鸡，却对我说你在做梦？她扬起头，撇着她那少女的嘴唇说。你马上把我的吃的还给我。

可那是我梦中的一部分，我说。你，桃花，午餐和天气。我们还需要的是——一点冰冻西瓜或是一点仙桃冰淇淋。

她翘起眉毛摇了摇头。看他还说什么。听上去好像他什么都要。我琢磨不透你，制片人先生，她说。

你指什么？

你有时说话的方式。你说话偶尔表现出只有我俩，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这样还是为了取笑我。

可你知道我是不会取笑你的。你知道我不会……

我希望不会，她说，可你说话时，确实只偶尔表露出只有我俩，特别是你脸上总流露出梦幻般的表情……

我没注意到，我说。我只不过是想什么就说什么。

噢，我想你感觉得到我们俩——我是说，不时地。我能问你一

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戏弄人的茶色人小姐，我说。

她笑着放下了手中的三明治。制片人先生，你来自哪里？

从东边的不同地方，我说。

哦，她说，我也是这么猜想的……不是从芝加哥吧？

从没去过那儿，我说。看着她一边慢慢地吃着三明治，一边温柔地注视着我，我想起了几个地方。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期，经历了种种的磨难，还得避开那些我有可能被认出的城镇和那些不友好的城镇，因为那里有石油钻塔在日夜敲打着，这样就延长了我们的路程，使我们的资金越来越短缺。我们有时陷入了泥浆，有时汽车引擎发生了故障，轮胎两次飞掉了，车顶被棒球大的冰雹砸裂，当我们渡过密苏里州的一条小河时，渡船摇摇晃晃，差点弄丢了所有摄影设备。有时，我们时来运转——是我的运气，或者说是卡普的运气——我一直很珍惜自己的运气——我们设法使胶卷和设备保持干燥，在轮胎上打上补丁和靴子皮，直到我们到达她所在的城市。可我们一路得穿越奥扎尔克高原<sup>①</sup>，走过坎坷崎岖的道路，还得将汽车推出车辙，卡普却在抱怨说不该离开东部；当我们在泥泞中挥汗如雨、拼命推车时，当我们紧张地和各种异教势力做斗争时（我们的麻烦是异教徒的麻烦，我们的旅行是异教徒的旅行，我们的计划也是异教徒的计划），他仍在抱怨，他一直在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抱怨，现在，他几度成了百万富翁，可他依然带着心满意足的姿势在抱怨，只不过现在更虔诚一些了。可那时多纳森总在唆使他：敬爱的耶稣啊，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和那些铲子<sup>②</sup>？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置于法老的仅次于最好的女儿脚下，再

---

① 位于美国中南部的阿肯色州。

②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的众子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埃及人让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给摩西使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造就一个摩西<sup>①</sup>？努力干吧，犹太伙计<sup>②</sup>。像个白人一样好好干一次吧。

得在他们俩之间周旋……她渴望得到的荣耀却被封锁在如此污秽的环境下，对此，她会作怎样的理解呢？我给他们开车，就像他们为我开车一样，有的城镇不信任我们，有的城镇没有合适的工作场地，那里的人也不感兴趣，或是阴天，绿色绿色绿色，长长的火热的延伸，无边无际，没有蔽荫——阿门！然后回到了希克曼很久以前带我去过的那个城市，无休止的巡回拍摄有了一个停歇，多纳森想得到守门人的同意去现场拍摄（我们不能使用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卖给格里菲斯或朱克，他说），但没有成功。我们还算幸运，他们没有让我们久留在那儿，如果那个斜视眼击鼓手认出了多纳森，他会扔下铙钹，在演奏台上大叫，海伊·鲁布，莱夫提·路易和希腊来的尼克好吗？那可不得了。你怎么认识他们的，我问。莱斯特·多纳森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个莱夫提·路易和希腊来的尼克。旅馆里的娼妓都像贵妇人一样在搔首弄姿，如此滑稽的婊子，连侍者都是黑人——只有那个胖胖的、嘴唇很厚的光头船长，他虽然肤色浅白，可满脸雀斑，像是溺水后泡了三天的白人。我们一进城他对我们有所察觉，尽管我还说不上他究竟了解多少，可当我看着他时，那些雀斑似乎从我的眼帘分离开来，变成了在他那宽大的脸上跳跃着的探戈节奏——嘣嚓嚓，嘣嚓嚓，然后又在重复。他的眼睛朝我看着，似乎在说，我知道一切，你也知道我知道一切，你又能怎么样呢？我悄悄塞给了他五元钱，我们实际上已经

---

①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记载，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女人怀孕，生下一个儿子，藏了三个月。后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就可怜他……他做了她的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中拉出来。”

② 犹太是出卖耶稣的人，布里斯也是背叛希克曼的人，故这样称呼他。

入不敷出了,我发誓,那些雀斑回到了各自原来的位置——很快地。

多谢了!他说。你的皮肤白极了。

他知道就知道,他还知道,某个重要的人物将白人妇女和非法威士忌酒卖给那些身居要职的市民和旅行推销员,还有几个职位不那么显赫的黑人,他们穿着浆硬的、掉了扣子的服务员夹克,油腔滑调地混了进来。是的,别吱声!将大笔的钱捐给了美国黑人新主教传教协会,捐给了位于巴尔的摩的一所即将落成的上流黑人小姐学校。他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还做了某种微妙的调整,这是真的,可也是人为的。他本可以把这些都告诉我们。该找到这个私生子,使他成为职业外交家。外交协议主要起草人。他以美国南方的习惯训练了这些素质。他比国会两院——任何议院的大部分议员都聪明。当我们在那个城市等待阳光和机会的到来时,我在躲着他,而他却似乎是这个城市惟一有想像力的人。尽管受高大的灰色城墙的控制,然而,一进一出的自由似乎要由从日历上一天天减去的日子来衡量。我也只是其中的某个数字,我知道我的日期,既然知道我的日期,我就知道我自己的身份、职业,为什么到这儿来,是出于什么目的。请不要做梦了吧。哦,那样对你更不利……我们什么人都找过了,从商会的人到走私贩,没有人会因为我们可以给这个城市带来一点诗情画意而赞助我们。我们几乎是贫困潦倒,只得在我们的房间里烧饭,只得用偷偷从一个妓女那里借来的熨斗整烫衣服,直到她的老鸨威胁多纳森,我又不得不再做我曾经说过我将永不再做的事。但我们饿着肚皮,只好靠回忆伊特摩尔来充饥。那是很久前的事情了。接受我们,宽恕我们的过去吧。阿门。我们拂晓前动身,睡眼惺忪,既没有梳洗,也没有结账,悄悄通过行李出口处溜到潮湿的大街上,穿过旅行推销员丢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低级黄色杂志(如《宝库》、《蓝本》、《高手》、《金色的书》,这些书都是看管行李的人为他邻居的小青年保留

的——他的邻居是文化行李的代理商，他尽自己的所能使这些杂志被人阅读) 然后在城郊停下脚来，因为这时天空渐亮，他们在一家还点着油灯的百货商店买了干酪和饼干，筑路队的人也在这家商店里买好了他们的午餐。那猪头肉大香肠的味道，那满是油垢的柜台，还有那用玻璃盒包装的一盘盘廉价糖果。约翰·迪尔好不容易选好的布景是门廊边那排列整齐的单铧犁、用做凳子的盒子，还有鼓和经过长年使用已经发黄的婴儿床；从床头的这一边到另一边牵着一串山核桃，上面还挂着一个正在长牙的娃娃；那摆在柜台上的巨大碱液玉米粥坛子显得苍白而阴险，上面还孤零零地装饰着一只蓝尾鸟，这引起了我的心中一阵思家的痛楚——想希克曼了？货架上有监狱犯人做的鞋子，还有一个个的木桩和监狱犯人做的马具挂在一起——多纳森，我说，把这些挂在墙上的马项圈拍下来，它们将是未来总统肖像的镜框。没错，他说，我认识好几个家伙，他们照相时把头从这种圈子里伸出，看上去倒蛮自然的；包括市长、矿主，还有商会的伪君子。在霍尔德别墅附近拍摄的那组镜头是，一辆摩托车驶过被水淹没的、保护着置于炼油场四周的储油罐的筑堤，骑车人的身体几乎呈平行线，他那风镜后的眼睛疯狂地瞪得像两个圆点，他的背几乎弯到了摩托车的把手上，那疾驶而过的架势仿佛使人感到他决意要将摩托车行驶到永远……镜头的标题是《电影大亨访问该城》，我们从第一张开始仔细看，我的手臂搭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三个人看上去潇洒又自在，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带着一副风镜，每个人都带着自信和神秘的姿态。摄影机放在最引人瞩目的地方。这样更容易被接受，我将场景布置得简洁明了，这是一个为庆祝这座城市的建立而举行的盛会，所有的老前辈都骑着马，或是乘坐着四轮马车从摄影机镜头前走过，然后，他们坐到了摆在法院门前的椅子上，这些椅子是从殡仪馆拿来的，背景是一两个印第安人。所有的镜头我都是由下至上拍的，这样他们就显得高大威武，我将消防车拍得有半个街区那么长。霍尔

德别墅 ,是的 ,天气晴朗 ,霍尔德别墅挡不住我们的视线。挡不住 ,但我们在蓬卡城<sup>①</sup> 丢失了我们所拍摄的内容。码头工人 ,印第安人 ,一千零一个农场工人 ,王尔德·比尔·蒂尔曼自己穿着一套白色的衣服 ,带着一顶白色的斯泰森毡帽<sup>②</sup> ,每时每刻都骑着一匹白马走在大街上。是的 ,但热闹的马戏团正在表演 ,谁还会有时间来关心这无声的场景 ?多纳森激动得满城跑 ,赌博赌红了眼 ,先是赢了一千元 ,然后 ,我们还没来得及劝住 ,他就连本都输光了。当他提出要再看看骰子时就被赶到了大街上。我们几乎连买汽油的钱都没有 ,幸亏卡普找到他的一个表兄 ,他帮忙让我们上路了。那是怎样一个表兄啊 ,他走路裹着毯子 ,是一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德比县人 ,脖子上圈着响尾蛇状饰品 ,靠兜售蛇油和芥子膏为生。莫里斯 ,也就是卡普不喜欢的那个奥塞奇族<sup>③</sup> 印第安犹太人。听着 ,莫里斯说 ,从这五十英里开外没有公祷名额<sup>④</sup> ,那么如果我暂时加入了另一个部族又会怎么样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 ,聪明的伙计 :我已经完全被剥得一无所有了 !

我希望他加入我们 ,可卡普反对。那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啊 ,一切都在我们镜头的捕捉范围 :手枪战和印第安人 ,舞女 ,牛仔和赌徒 ,土匪 ,偷牲畜的贼 ,法官 ,还有那真正的开拓疆域的气氛 ,连王尔德·比尔本人也在马戏团的海报前亮了相。可这些都太真实了 ,当我们在大街上摆起摄影机时 ,他们都围了过来 ,从四处张望。然后他们明白过来了 ,他们把我们打倒在地 ,十五支 .45 口径的手枪直接对准了我们的眼睛。

你们想干什么 ,我问。

---

① 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东北部密苏里河谷。

② 王尔德·比尔·蒂尔曼是美国一位有名的牛仔 ,斯泰森毡帽是一种阔边高顶毡帽 ,为名牌牛仔帽。

③ 现居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

④ 主持犹太人公祷所需的法定人数(至少需有十名十三岁以上的男子)。

你们叫什么名字 ,那个独眼龙问道。

我们告诉了他 ,也把我们在干什么告诉了他。

电影 ,他说。我们这里不要什么该死的电影。

你们或许是不需要 ,但其他人要 ,多纳森说。我们将使这座城市名扬天下。

名扬天下 ?独眼龙说 ,我们才不要那讨厌的名扬天下。你们是不是要我们砸掉所有这些东西 ?

我们是出于好心 ,卡普说。我们可以帮助这个城市发展。

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我们也不要什么发展。给我跪下。他用手枪指着。

我们看着他们那形状各异的面孔 ,只好照办了。

很好 ,独眼龙说 ,从现在开始 ,你们这三个傲慢无礼的家伙就要被称做三只猴子.....

你为什么——多纳森突然站起身来开口说。

独眼龙不动声色地开枪了。只见一道弧形光闪过 ,随着啪的冲击声 ,多纳森趴在了泥地上 ,.45 口径枪筒在他脸上清晰地留下了一道红色的烙印。

住嘴 ,叛逆者 ,独眼龙说 ,你还是知趣点。

你这该死的 ,多纳森说着还想爬起来。可这次我一把拽住了他。

住嘴 ,我说 ,我们势单力薄 ,你难道看不见吗 ?

你们又在说话了 ,独眼龙恶狠狠地瞪着我们说。别忘了 ,我们比你们人多 ,比你们的枪多 ,比你们力量大 !

他一边咧嘴笑 ,一边将威士忌酒摇晃得起白色泡沫 ,用大拇指压住瓶口。还有你 ,他说着 ,将威士忌酒泼到了多纳森的头上 ,我现在为“不说鬼的先生”洗礼。因此 ,从现在开始 ,你要将你该死的嘴巴闭紧得像你老爸的熏制室。

然后 ,他将威士忌酒又倒在卡普那低着的头上 ,说道 ,你同伴

的名字很快取好了,就叫律师常说的,“没听说过鬼”。

多纳森那肿起来的嘴巴里又骂出了激烈的粗话。好吧,以色列人,他说,你那该死的诡计怎么不见了?你他妈怎么不自吹自擂了?

卡普跪在尘埃之中,两眼直瞪着前方,他的脸上流露出平静,眼睛却流露出悲伤、厌恶,以及无奈。好像人们曾断言,这个世界按照其祖先的预言发展。因此,他随时准备客死他乡,哪怕这个预言的实现带有随意性,他也认命。这些异教徒又一次在重复他们违背了他的命令……

我感到溅出来的威士忌酒火辣辣地一直渗入了我的颅骨,我摇晃着头。当酒从我的脸上流下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在发痛,我屏住呼吸,克制住自己不叫出声来。我好像是行走在水下,再也看不见站在我眼前的他们了。因为我是在死人的王国,被封闭,被包围了。又回到了那个箱子……

不要装出一副你很喜欢这酒的样子,有人在讥笑说。

还有你,独眼龙说,我就给你取名为“看不见鬼”吧。

我当时看得见他,他的衣领上有一颗铜扣,长一口烂牙,眼皮耷拉着,他正向后退去,其他人也不再气势汹汹了,只是还在大笑。我的膝盖发痛,但我的眼睛看得十分清楚了。他指关节上的毛还从他的耳朵上和张大的鼻孔里长出来了。

好了,伙计们,独眼龙说,让他们起来吧。

我们站了起来,我捡起摄影机,收好三脚架。镜片上溅有一滴威士忌酒,我用我的领带尖将它擦干净。我四下看看——多纳森的脸红肿得厉害,当他看见独眼龙自己喝了一口酒,又把瓶子递给其他人时,他的脸上一阵痉挛。独眼龙把手枪插到自己的腰带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他那只丢失的眼睛使人感到,他是一只受过战争创伤和炮弹休克的公猫。这时,瓶子被传到了多纳森面前,并停在了他的眼前,还没等他开口说话我便抢先说道,喝光。来……

接着卡普接过了瓶子 ,但他什么也没喝。

现在你知道要干什么了。独眼龙说。你们在学着怎样在这个城市生活。猴子们 ,这是一个好城市 ,是西部最好的城市。你们要学会的是如何在这里生活。因此 ,我要说的是 :去喝点威士忌酒吧。去玩几个女人吧——我们这里有来自各地的各种不同的女人。事实上我们有法国女人 ,波兰女人 ,爱尔兰女人 ,英国女人 ,爱斯基摩女人 ,犹太女人 ,极不协调的是 ,甚至还有几个不伦不类的金发女郎。好吧 ,泡女人的价格也不贵。你们还是去找几个女人睡觉 ,也好改变一下你们的运气。我们知道有个捣乱分子现在也明白过来了 ,对吗 ,伙计们 ? 让他和查尔斯顿·玛丽睡觉吧 ,他马上就会在赌场上得意的。我的意思是 ,好好享受吧。为什么不呢 ? 在这座城市里 ,金钱就摆放在大街上。你只要眼明手快地战胜那些不喜欢钱的人 ,你就无所不能。照我说的去做吧 ,你无所不能 ,只是不要让我们看见 ,你们在冲着我们摆弄那些该死的机器。明白吗 ?

我们明白了 ,多纳森说 ,但告诉我们……

是什么 ?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

什么时候 ? 独眼龙说 ,我怎么会知道 ? 他妈的 ,在这个城市 ,我们照自己的时间办事……

制片人先生 ,她说 ,你又在做梦了 ?

现在没有 ,我说。时间和痛苦是相辅相成的 ,哪怕时间流逝了 ,淡化了 ,痛苦依然在吞噬着人们的心。

你吃饭时最好别这样。可你又从我的身边消失了 ,飞走了。或许你在想着拍电影吧 ?

不是 ,我说 ,只是在想着你。你就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她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头歪向一边。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像你

希望的那样，她说。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自己会出现在电影镜头里，可现在我真希望能出现在电影镜头里。会有打斗的场面吗？

有一些，我说。

还有马吗？

还没定，我说，但会有爱情片段……

你是说，我得去亲吻某个人？

当然，那是爱情片段的一部分。

可当着那么多的人……还有他的女人在看着？她已经很生我的气了……

可看电影的人会更多的，我说。

可那不一样，她说，我自己不在场……

别着急，我说，我会教你怎么做的。现在该开始了，我放下三明治行动起来。我看着她那双大眼睛，突然不再做梦了。

你只当是在参加比赛，而且要赢得胜利，我说，我会负责其他的事。我的心也被搅乱了。

哦，我会的，她说，我赢的钱要比其他女孩的钱加在一块儿还多。你会给我最丰厚的……

是的，我说，最丰厚还是要做出来的，可你们女孩工作得卖力点。要激起每个人的兴趣。卡普坚持说，我们要得到社区的全力合作……

卡普先生是谁，拿摄影机的那个人吗？

不，那是多纳森。多纳森刚才还在拍摄。我一会儿要去接着拍摄。卡普是另一个人。

那么他用不着担心了，因为大家都已经产生了兴趣。有两个俱乐部在计划举行舞会，另外还有一个——对，他们准备搞一个烧烤野餐。卡普先生是老板吗？

老板？不，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合作者。我们是三个合作者。你还有什么其他计划？

我们还在考虑下一步干什么。我们在计划。

什么是乘马车周游世界？

就是乘马车到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去走访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都会有某个国家的特色食品——比如墨西哥，他们的房子布置得就像墨西哥的房子，举行那种宴会的男孩和女孩都穿着墨西哥的传统服装。你到那里去就会买这种食品，他们也会请你喝酒，你还可以跳舞，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玩过后大家又都拥进马车，马车载着大家往另一户人家去，你在那里会发现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宴会。就这样继续下去。

那太有趣了，我说，可你得为角色竞争好好准备啊。

我是想好好准备，她说，我真得入选这个角色。我喜欢拍戏之类的事情，它们会让你忘记自我。

是这样，我想，可你不知道你会离你自己有多远。

去年来了几个英国人，他们带来几场精彩的表演。布景和音乐都美极了。对于他们的台词你并不都能听懂，但听上去太美了。就像在听民歌，有的歌剧还是用外语演唱的。

去看他们表演的人多吗？

很多，她说。我每天晚上都去。许多人每天晚上都去。

那太好了，可他们在哪里表演？

他们在学校礼堂表演。那里有一个舞台，每一场演出的布景都是他们自己买的。可你听说过这事儿吗，制片人先生？

不，什么事儿？

当你距离他们很近听他们的表演时，你可以看见，布景并不是舞台上的。他们在描述布景，你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你真的可以。

没错，我说。有时你可以。但只有某种戏剧可以，电影是另外一码事儿。一切都实情实景。你还有敏锐的听觉。我摸了摸圈在她耳垂上的金环。她默默地看着。看着我的手。

谢谢你 ,制片人先生 ,她说 ,再吃一只鸡腿吧.....

我在想着角色竞争 ,以及他们所有的计划。一千个人将把我们带到海边 ,帮助我们拍摄.....到一个怎样的领地上的怎样的国度去啊?这次 ,我要让卡普来掌握现金 ,他更会精打细算 ,比多纳森更可靠。他去商业区的珠宝贸易行收几个美元来。他还能自制手表 ,只要给他工具、金属和车床.....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内容?她问。

我还没决定 ,我说 ,但我正在酝酿。

哦 ,我很高兴听到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你的朋友到处在拍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这个 ,我说 ,他们只是为背景抢拍影子和布景。我们一旦开始工作就得用这些镜头 ,得将胶片连接起来。电影并不是一气呵成的。我们得拍点这个 ,拍点那个 ,然后再审阅 ,筛选 ,再将它们剪接成一个整体.....

你是说把它们一张张贴在一起?

就这意思 ,我说。

哦 ,再给我讲讲!她说。那是不是很神奇的事?我想 ,这就像做一床叠彩的被子 ,其中包括彩虹的所有色调——只是更复杂些 ,对吗?

差不多 ,我说。还得有一个图案 ,我们只有黑人和白人。

哦 ,她说 ,还有印第安人 ,有的黑人几乎是白人的颜色 ,或是像我这样的茶色。

我抬头看着青山 ,听着远处的牛铃声。远处牧群的毛呈黑色和白色 ,像游牧民的毯子铺在绿色的山上 ,在更远的蔽荫处尽头 ,两头小公牛开始争吵斗角 ,它们对峙着 ,一直逼到阳光下。它们发出的吼声震得山摇地动。

和散啊<sup>①</sup> 约翰尼！和散啊 约翰尼！

声音来自何方？

它摇着尾巴 ,它震撼着青山  
它摇着尾巴 ,它拨动着河流。

很久以前。我看见它们分开来了 ,在用蹄子扒地 ,准备开始又一轮争斗。有多少事情需要我去做啊 ,而我都在这里干了些什么？行动就是一切。我得继续行动 朝西。与这些人在一起 ,我又怎么能设计情节？他们可以干什么事 ,难道将他们硬套上某个形象 ,好让他们神魂颠倒一次吗？将钱放进你的腰包吧 ,雇主说。我需要钱。

几点了？我问。

她抬头朝树林看去。一片粉红色的花瓣粘在她的头发上。大约两点半 ,她说。

两点半 ,我说。你不看手表怎么知道时间？

看太阳倾斜在树林上的影子 ,制片人先生。

看影子？你为什么不看手表呢？你的手表停了吗？

当然没停 ,听.....

我把头凑向她的上衣 ,听到了手表滴滴答答的声音。现在是两点半过一点点 ,但她猜得够准了。她身上带有某种淡淡的芳香——是化妆品的余香。我看着她。她很有魅力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你是对的 ,我说 ,我希望我也会这样看时间.....

如果你愿意在这个城市呆上一段时间你也会的 ,她说 ,你没有

---

① 欢呼声。

手表吗？

我回到东部时被偷走了，我说。我在纽瓦克市<sup>①</sup>把手表典当掉了。

喂，多纳森问，这件事的情节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不预先策划，我说，我们会在制作过程中构想。这取决于他们能募到多少钱。我会考虑一点情节的。你发现什么有趣的镜头就先拍吧。

你的意思是拍一段算一段？卡普问道，就用我们这点有限的胶卷？

没错。要随机应变，要密切配合，要有先见之明和事后聪明，要阳奉阴违，要“请”字不离口，要把“我可爱的小鬃毛”当口头禅说！

我们站在一棵巨大的棉白杨树<sup>②</sup>下，摄影机就搁在离路边不远的三脚架上。只有这一次周围没有人群簇拥着。沥青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马路对面的两棵苹果树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我听得见两个小女孩在一幢小屋子的门廊前玩杰克游戏<sup>③</sup>时所发出的咔哒嘎哒的弹跳声，屋子前一块浅平的草地被一片红色的罌粟所铺盖，阳光下那红色的花朵闪着点点耀眼的光。我身边的多纳森在抽着一支达拉谟公牛标牌香烟，我克制住心中的恼怒。他傲慢急躁，又不讲原则。如果我不时刻指点他，他就会浪费胶卷，得罪别人。我得看看一天的拍摄结果，它们往往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镜头，就像是将一个白痴一天的游荡生活拍摄了下来。多纳森整天搬弄胶带，所有的镜头都呈一团乱麻，好像是谢尔曼<sup>④</sup>的军队

---

① 位于纽约州。

② 用一套小物体，如石头、骨头或金属块，通常还有一小球玩的游戏，游戏者需要手、眼配合，用种种姿态抛掷、抓获和移动这些物体。

③ 谢尔曼(1721—1793)：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将领。

重挫了他的顺序感。有一次,他在河流附近的城郊拍了一组男人刷屠宰场围墙的镜头后,又接着拍了一群鸟排成一行掠过一望无际的田野的镜头,然后拍摄的镜头是法院的钟,那几根巨大的指针跨越了时间的间隔,在寻找新的定位,但总是无法摆脱那张被鸟遮住了的钟面,然后出现的是群鸟飞回,指针也在朝相反的方向迅速旋转。多纳森渴望时间倒流。我则急盼着去把握时间,也是这样告诫自己的。我编辑了一组镜头,删去了时间。每个主要情节之间出现的报废带就比原先拍摄的还要长。有一次拍的一组镜头里有一个男人、一个男孩,加上一头肥公猪、一只猫和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蜘蛛——所有的镜头都拍他们想逃跑,想逃离某个看不见的追赶人时那仓皇而逃的动作。我呆在宾馆的房间里,把灯关掉,在手提式的放映机上看着这些匆匆忙忙的镜头,看着他一天拍下的镜头,这个男人似乎变成了一头公猪,那个男孩在他奔跑的时候改变了体形,眨眼间变成了一头公猪、一只猫和一只只有毒的蜘蛛,在没命地跑着,直到最后,这个公猪——男孩——蜘蛛——猫变成了一个悠然自得地骑在一头白色的老骡子上的老头,还在抽着玉米棒子形状的烟斗。我看了几遍,每次都气得浑身发抖,冒汗,好像得了伤寒病。就这样的形象如何表现电影的力度?

多纳森曾经这样唱道:“啊,我坐在我的驴子上,驴子骑在驴子上,我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当我的驴子的四分之三在我的驴子的前面时,我的整个驴子却在我的后面。”哦,多纳森,无可救药的多纳森。那坏小子总在摆弄他的玩具。有时我会想,他的镜头对准的一切给他带来的乐趣,除了否定所有的现实不知还有什么意义……

我站在人行道上,听着那两个小女孩继续在玩杰克游戏时所发出的咔哒嘎哒的弹跳声,突然间,一个头带科尔多瓦帽子,穿着蓝色粗斜纹棉布夹克,脖子上围着紫红色围巾的老年黑人,骑在一头黑色的、会用七种步伐走路的良种母马上,他板着脸从我们后面

走过。他虽然又小又瘦，但他骑在马身上的姿势如同一个表演马术的运动员，还带有不同凡响的尊严，走在斜阳照射下的街道上颇给人梦幻的感觉。闪闪发光的牛仔马鞍上有一只亮晶晶的牛角，他那双粗糙的手抓住一道拴在牛角上的缰绳，他骑马用的护腿皮套裤上也整齐地镶有褐色厚实的牛皮翻边，他脚上黑色的高统靴潇洒娴熟地搁在马镫上，冥想中的他慢悠悠地走过，那双眯着的眼睛在他硬边帽下闪着智慧的光。多纳森正要开口说话，但被我制止了，我注视着他，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所占据。我听见那有节奏的马蹄声打破了下午的急躁不安——猛然间，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男孩从马路对面的两幢房子中间冒了出来，他高兴得大叫着追赶着骑马人。

你好，爱使先生，他叫道，让它跳舞吧，爱使先生，我会唱歌伴奏的。你答应吗，爱使先生？答应我吧，爱使先生！求求你，求求你，爱使先生！他一边跟在母马的身边走，一边拍着手请求着。

让它跳舞吧，爱使先生，他叫道，我会叫其他人来的，我们都为你伴唱，爱使先生……

真见鬼，我身边的多纳森说，那小杂种是什么意思啊，他唱歌伴奏？

我想，他说话是认真的，我说。

他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斑衣魔笛手骑在会变步伐的马上<sup>①</sup>？

孩子们现在一边跟在弓形脖子母马后面，一边唱歌，那位老伙计仍旧坐在马上，好像他远远地坐在一个教堂讲台上的一把老者的椅子上——或是在看着实况演播——无动于衷地看着孩子们，

---

<sup>①</sup> 中世纪德国传说中斑衣魔笛手解除了普鲁士哈默尔恩的鼠疫，他虽然消灭了哈默尔恩镇的老鼠，但因拿不到约定的报酬，就用笛声诱出镇中的小孩一同隐入山中消失了。

还不时地瞧瞧马，让它跟上马戏团的马那样的华尔兹节奏。

瞧，我说。现在我们有可以利用的材料了。我们可以利用那个人，我说。

多纳森看着我。那么，为那匹老马和这些孩子写一段吧，他说。你突然决定使之变成开一个马的歌剧会吗？他笑了。现在，我的确目睹了一切，他说。

不，我说。我是在看着这些孩子的动作，有的在人行道上跳华尔兹舞，他们伸展着手臂，边跳边唱。他们穿过房屋，一边跟着跳舞的母马走，一边围成圈旋转。一条狗在围栏边吠着，透过这一切，我看得见第一个男孩那清纯高音盖过了所有其他人。

突然间，我看着多纳森——你怎么还不拍摄啊？我问道，并发现他正目瞪口呆地看着。

摄影机里没有胶卷，他说，你让我拍城北的那幢大厦的外部结构。我忘了重新装胶卷。而且你也知道，我们胶卷不够。

可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我说。

我们也许可以什么时候让他们重新表演一次，多纳森说，只要几块巧克力和几个松球冰淇淋我们就可以买通这个镇上所有的黑人小孩。尽管天知道那匹马和骑马人的开价是多少。那老杂种看上去是经历了风霜的。你有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的人？

没有，我说，这种事也不会再发生了。我还要对你说几遍你的摄影机里总要装有胶卷？我们没有钱去弥补一切，我们得把握住眼前的一切，在这样的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有用。

我自认倒霉。

一个妇女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她站在自己家的门廊前，一边摇头，一边抱住自己的身体，好像她感觉到冷。

那位爱使，那个老东家，那些孩子，她说，他们该找块草坪去跳舞。

他叫什么名字？我大声问道。

那个老爱使？她问。叫老爱使纽尔。

这时，又有一个人在大声说话，我这才意识到，离街道两幢屋子远的地方，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门廊上的摇椅上。

就是他。他就是一个魔鬼，他总有一天会将这些孩子带到地狱去。你记牢我的话好了。

她朝院子里吐唾液，还称他是一个印第安人，到处引诱煽动。是一只年老的黑公猫。她又吐了一口唾液，我看见黄褐色的唾液在太阳光下一闪，滑过空荡的院子，卷做一团，像是一面镜子上滑过的水银。

查出了老家伙住在哪里，我对多纳森说。我看着他们舞过棉白杨树，看着那匹有光泽的马带着讲究的威严在迈着舞姿，它的脖子优雅地呈弧形，我听着孩子们那活泼的歌声传递着纯洁而优美的旋律。就在他们即将要转弯的时刻，我突然看见那个老头勒住马，他灵敏地将他那黑色的科尔多瓦帽子举过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顶致意，并让这个姿势停留了片刻，马蹄上包有马蹄铁，它向后舞了两步。然后，他让马站直，我听得见马蹄落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他快马加鞭转弯而去，孩子们成群结队在后面追赶着，叫喊着。

见鬼，多纳森说，你认为他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镇上有马戏团吗？

都怪你，我说，只有我们，没有胶卷还呆在这里。

我们发现卡普和他一个开杂货店的亲信呆在一起。他们在讨论政治。我们喝了一杯苏打水，回到旅馆讨论电影。我们究竟该如何起步？多纳森问，就靠一辆篷车？一定有不少的人在这个城镇的角落颓废地生活。

来一个印第安人式的袭击片怎么样？卡普问道。他们中有够多的人看上去像印第安人，事情会做得天衣无缝的……

我却仍在看着那个穿蓝色工作服的男孩，别人都走了，只有他

还在那儿。突然间,他变成了一个肯陶洛斯<sup>①</sup>,当他踏着马步,踢踢踏踏地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跳着华尔兹舞的时候,他的背呈弓形。我在他这个年龄是在做约伯记的布道,在接受种种锻炼,可我没有跳过舞,他所有的失落和我的丧母……

像波士顿茶叶事件<sup>②</sup>那样如何,多纳森说,让这些黑人装扮成英国人和波士顿人。那会引起一场骚乱。让其中的一些人装扮成印第安人,再买通另外一些人,封住他们的嘴。连摄影机都会感到可笑的。我们无法制作声带,这简直糟透了。我们可以胜过吟游诗人的《洁白无瑕的少女》这首歌。我非常理解为什么这里的许多人取名为“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让他们带上涂有白粉的假发,给他们穿上红色的外套,配上步枪和用毯子制成的旅行袋……

有的人还取名为“多纳森”呢,我说,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为什么不呢,他说,如果我发现我的同胞没有得到自己的份额,我会十分难过的。

不,我说,它将是一部现代爱情片。他们将得到尊严,他们将扮演淳朴的美国人。善良、勤劳、有抱负的人们,还不时地穿插一点盗窃罪……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不要指望拿他们的钱,也不要欺骗他们。

什么!那我们准备如何让这些黑人小孩表演得像上帝的宠儿?

那是你的事,多纳森,我说。

上帝会因此把你变成一只乌鸦的……谁?你,还有谁?

---

① 意为“马人”,是古代神话中希腊的一个民族,住在铁萨利山中,被认为有人的头、胸和手臂,马的身子和腿,有半野兽的秉性。

② 1773年,波士顿的居民扮成印第安人登上停泊在波士顿港内的英国船只,将茶叶倾于海中,以抗议英国政府对从殖民地进口茶叶征收的苛捐杂税。

你一定以为你是一个魔术师 ,多纳森说。我有时觉得 ,你总以为你拿着摄影机就无所不能。那么这个爱情故事的大概意思是讲什么?我们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驯服西部》,我说 ,或者叫《宝贝的命名》,或者《落叶松下的名人》……

够了 ,多纳森说 ,我慢慢来吧。

多纳森 ,我说 ,我们可以就在这里拍场景。看 ,阳光当空 ,照射的角度构成了影子。当男主角进屋时 ,女主角正好路过……

好吧 ,好吧 ,可谁扮演这个角色?

这个没关系 ,这个镇上有的是漂亮女孩 ,她们都争先恐后想扮演这个角色。这里有许多有表演天赋的人。我有一种预感。

多纳森看着他的酒杯。他说 ,你说他们把这种酒叫什么?

黑母牛。

你肯定它不是白色的骡子?从你说话的方式我得出这种意见。

你等着瞧好了。

我得等着 ,但你最好赶快行动 ,因为我的钱要花光了。到西部去 ,年轻人 ,那里挣钱容易——对我们来说那是最佳选择。

我们会去西部 ,但眼下我们得在这里逗留。

那么就留下吧 ,但写点手稿怎么样?

她仰着头 ,笑了 ,我感觉得到她的嗓子发出了甜甜的振音。想想 ,时间——时间是我克服一切障碍的惟一需要。但现在她的脑子还一片模糊 ,她希望明明白白。我看着树林和影子。桃花……飞落了。

在晴朗的一天 ,他把我召了去……

我真希望你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见过你 ,她说。

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说。

你的童年过得幸福吗 ?

我看着她那双认真的眼睛。她在笑着。

很快乐 ,我说。

我很开心。我非常开心 ,因为现在你带有某种忧郁 ,她说 ,某种类似孤独的忧郁。

像什么 ?

她靠在她的手肘上 ,盯住我。

我不是很明白 ,她说 ,你看着我时候所流露出的某种忧悒。

你不开心吗 ?

不 ,我说 ,我这几天只是脑子里在想事。

是的 ,我想你是在想事 ,她说 ,看你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知道 ,你手头上的事情也一定不少。

我挪了挪手。我很抱歉。

你的手很抱歉吗 ?

是的。

那把它放这儿来。

我伸出了手 ,她温柔地看着我 ,接过我的手 ,把它放到她的胸口上。

我没有不好的想法 ,她说。

我现在离她很近 ,感到一阵狂热 ,感到她的嘴唇充满了诱惑 ,还有她那急促的呼吸。

请别这样 ,我说 ,请.....

你会好好待我吗 ?真的会好好待我吗 ?她的眼睛流露出恐慌 ,眼白呈淡蓝色。

哦 ,是的 ,我说 ,哦 ,是的 !

咳 ,一切因都要变成果的 ,参议员想——听见了吗 ,布里斯 ?

你想对我说什么，孩子？要我找护士来吗？

说什么？啊，是的，要说的……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我把她带到树下的蔽荫处，她看上去多美啊，她那张焕发出青春活力的茶色脸掠过我的头对着天空，她眼睛上的睫毛很长，总是带着梦幻的感觉望着我这个陌生人，我成了她生命中的一片蓝天——什么？谁？命运？天地间的一切是我逃脱的托词吗？

制片人先生，她说，你让我碰到了我以前从未碰到过的难题。

她在揶揄我，还在捉弄人似的笑着，然后，她一时间又处在梦幻般的状态中。

什么难题？

那好吧，我告诉你实话，制片人先生——我这么土气，我不知道你长鼻子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她大笑着，手指尖捏着我的鼻子。她自己的鼻子也不会比我的鼻子平，我虽然有些生气，但心里却是甜蜜蜜的。我闻到了她的呼吸，感到脸上潮湿了，我迎了上去，将自己的嘴唇贴到了她那甜甜的、柔软的嘴唇上……

布里斯？

……我还能说出，我当时是怎样将她拥入我怀里，她的驯服不全是驯服，而是一种更意味深长的心灵满足，那颗跳动在梦幻之中的更深邃的心——或者说，曾经跳动在梦幻之中的心——飘荡在群山和树林，航行在阳光下的宁静大海，歌唱在星光灿烂的平静之夜……那颗狂热的心享受着一生的至爱——就像亚当的肋骨经过脱胎换骨后光荣地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上。我还可以对你说说，她那乌黑的头发上是怎样点缀着片片树叶，波涛般地泻落在草地上；她那柔软的手在抚摩着我的后脖子，也在抚慰着我的心，传递着爱的渴求，她那甜蜜的呼吸如烈火在我脸上燃烧。哪怕是许多年以后，我仍可以对你讲出，那火一般的爱情跳动着怎样的温柔，整个群山是怎样变得无声无息，炽热的白昼是怎样在我们的大腿间那

有力狂喜的跳跃中逐渐消失,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你,我是怎样融进了她,她是怎样心甘情愿、毫无异议地融进了我。我们抓住了那一时刻,这已经,已经足够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切就像是发生在一个小时以前,我感到她依然躺在我的怀里,一个温柔驯服的小妇人。她单纯幼稚,毫无戒心,但还是拥有基本常识。我当时是那样地心安理得,整个身心都很平静,我不觉得自己为感情所累,因为我接受了一种只求一时幸福的观念。我是怎样亲吻着她的双眼,将她光滑的额头上的发缕弄上去,我的双手是怎样捧着她的脸,想努力从她的眼神中解读出神秘的自我。我在她的耳边说着只有当时的我能说的话——类似我这种人能说的话,我爱,我爱……已经爱过了就得继续上路。

## 第 六 章

布里斯,孩子?

老人身材高大,相形之下,那张靠椅显得又矮又小,他探身朝前注视着参议员的脸,看着他的面部表情在迅速变化,床单下病人也显然处在不安之中。布里斯?他又轻声叫了一声,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估计他又昏迷过去了,他想。

希克曼用食指在他背心内口袋里搜索,抽出一筒“拯救牌”硬薄荷糖,将其中一块白色的圆形状薄荷糖放到自己舌头上,又靠在椅子背上。他眼前的参议员呼吸得越来越急促,他的脸依然呈现出丰富的表情,就像流水在冲洗着一张塑料面具。他看上去想笑,希克曼想。偶尔间,他看上去确实想笑,如果有人帮他一把,或许

是这么回事。等他醒来后,我再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不管怎样,他看上去略有好转。除了和他说话,我要是还能为他做些什么该多好啊!好在这些医生都是一流的,政府和他所在的政党对此都做了安排。他将得到所有最佳待遇,因此,除了等待和期盼,没什么可做的了。事实上,他让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证明什么——我希望他们是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有太多的事情要问他。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跳上飞机去弄清楚珍妮·梅森在信中写给我的话是否属实?我明白,她在信中无法细谈。为什么?那个开枪射击的年轻人是谁?他真是珍妮在信中提到过的那个年轻人吗?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即使他死了,他们也要把他抓回来问个一清二楚——嗨!布里斯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应该知道,他像对待我们一样去对待其他人是会惹怒他们、惊吓他们的。这是一个疯狂的国家,政治家总是遭枪杀,总统也不能幸免。傲慢情绪。任之滋生蔓延,就会有神枪手来扼杀这股傲气。珍妮当时是什么意思?那人到底是谁?我记得,二十五年以前,珍妮捎口信来说,她们那儿出现了一个牧师。那也许就是布里斯。不管她想告诉我什么,那是他人生的起步。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听到那个年轻人对卫兵说,他不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他不是我们的人。听上去我觉得这年轻人是个北方人……

突然,他倾身向前,专注地看着参议员的脸。他睁开了双眼,他那紫色眼睑下出现了一圈蓝色,像刚走出一个深洞穴的人一样注视着希克曼。

“你还在这儿?”参议员轻声问道。

“是的,布里斯,我还在这儿。你感觉怎么样?”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从你的脸上读到了一切。开始提问吧。想知道些什么?”

希克曼笑了笑,用舌头将口香糖挪到嘴巴的一边。“你感觉好些了吗?”他问。

“我还在感觉，”参议员说，“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你不欠我什么，我也没有能力帮助你的人……”

“我的人？”希克曼说，“那倒有趣了，现在是我的人了——可你没意识到我们是来帮助你的，布里斯？你记得吗？我们到达这里时，你本该见到了我们；情况本来也会不一样。但别计较那些了吧，布里斯，跑到麦卡莱斯特<sup>①</sup>，昏倒在大十字架的阶梯上的是你吗？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是你吗，布里斯？”

“十字架？”参议员的声音虚弱而机警，“我怎么还记得？我那时在高空中飞翔。我在兢兢业业地奋斗……”他把自己藏到了一个更安全、更深的地方。那里也很热，他仍能听到希克曼牧师的声音。

“现在想想，布里斯。你不是曾停落在那里稍作歇息，不是曾落到了《圣经》上吗？其实，布里斯，你每次需要降落时不都是落在教堂上吗？”

二十五年前？他想着，也许他说得对。“也许是迫于他们所说的生计，我回到了人间。可我记得，他们总是发现了我，接纳了我。他们很留意。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一切。那是他们自己的期待……不管是诈骗游戏还是探戈舞都得两相情愿——哈哈！”

“也许是这样，布里斯，”希克曼说，“可你就任他们找到你。没有主动去找你，让你当牧师。看这儿，看得见我吗？我是希克曼教父，我把你从一个小孩抚养大。那是你吗？不要和我耍花招。”

“从那时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的事。我到过麦卡莱斯特，是的，可他们是白人，是吗？那是我吗？你还在这儿吗？”

“你是说你在一个白人教堂做过布道？早在那时候？”

我想，全乱套了。他闭上了眼睛，声音越来越弱。那是我的声音吗？

---

<sup>①</sup> 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东南部。

“是的,是最新设计的教堂,”参议员说,“巨大的花岗岩圆柱,红色的地毯,宽敞的空间。人人都很富有,都带着渴望,都忘我地将自己献给主日。女士们穿着白色的衣服,拿着花边折叠扇。她们胸部丰满,戴着平顶草帽。七月份穿的是白色的鞋子和长长的衬裤。男人们穿的是黑色的闪光外套,带着白色的领结。那严峻的清教徒面孔,单调乏味地集中了虔诚的加尔文教徒<sup>①</sup>的淡化情绪,并逐渐在主日得到体现。是的,我在那儿。为什么不呢?他们唱圣歌,我布道。其歌声带有鼻音,好像只有通过鼻子才能得到主的昭应,好像主是活着的,可以通过那个又长又窄的捏紧的容器显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经告诉你,我布道了。”

“你布了什么道,布里斯?你记得吗?”

我能躲到哪里去?这里没处可逃。这是一个玩笑。

是的,但是什么类型的玩笑?

“我向他们布的是正义的约翰·P. 伊特摩尔牧师的著名训诫。处在我的,我们的情况下,还有什么?”

“咳,布里斯,看来你还记得伊特摩尔,可怜的老约翰。还是有一个伟大的牧师。我们周游一圈回到了那里。复活仪式和所有一切。不要嘲笑愚人。有的人是上帝的人。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万能的主。你当时布了伊特摩尔牧师的哪条训诫,布里斯?哪条原文?”

参议员梦幻般地笑了:“他们需要为特别的心灵准备特别的食物,我对他们布的是其中最微妙、最有意境的一条——在这一条训

---

<sup>①</sup> 宗教改革者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神学教义包括:上帝在赐予恩典方面的主权,具体包括选举或前定、有限赎罪、完全免去圣职、恩典的不可抗议性和圣徒的坚忍。他首次提出宗教应该独立于政府,政府对宗教要承担义务,他的这一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内战(1642—1646)。

诚中 ,正义的约翰·P. 伊特摩尔牧师充分展示了神职人员的雄辩能力 给人类一片树林 ,他将学会造火……伊特摩尔最具普罗米修斯<sup>①</sup> 的崇高精神……”这里很热。

不 ,希克曼牧师似乎在说 ,他的双眼炯炯有神 ,那一段我正好忘记了。我想是我年纪大了的缘故。但伊特摩尔属于那种始终忠于自己名誉和声望的人。对于他做的每件事他都尽职尽责。也布一点他的训诫给我听听 ,布里斯 ,我靠你近一点 ,这样 ,你就不会太耗费你的声音。让我们听听 ,这或许对我们都有好处。来吧 ,孩子。

可怎么布道呢 ? 参议员想。那些给我灵感的训诫在哪里 ? 阿门角和老说教人<sup>②</sup> ,还有那个高声呼喊的令人羡慕的教友 ,她神经质地拍打着脚以振奋人心 ,我的声音也受到鼓舞 ,他们都在哪儿…… ?

我想我不行 ,他说。但他的嗓子却发不出声音。但希克曼似乎听到了 ,并且明白了。

我教你怎么做 ,布里斯。开始时 ,你要从民众吸取力量和灵感。他们心灰意冷时 ,你要给他们以鼓励 ;他们头脑发热时 ,你要为他们指点迷津。还是那样。你在参议院对他们谈论有关纳粹分子时就曾左右过选票……

什么 ? 参议员说 ,你连那时的事情都知道 ?

还是谈伊特摩尔吧 ,布里斯。不要在乎其他的 ,我们还是谈谈你如何在白人教堂布伊特摩尔的训诫的。我来为你开个头 ,就像在你很小的时候我常做的那样 ,好吗 ? 伊特摩尔开始布道时不也是眼睛望着天花板来回踱步 ,双手合在一起作祈祷状吗 ? 接着 ,他

---

① 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忒弥斯的孩子 ,他因盗取天火送给多灾多难的人类而遭到宙斯的惩罚。

② 阿门角是靠近教堂讲道台的一个角 ,为那些领呼“阿门”的人所占用。阿门意为“诚心所愿”。说教人是在牧师的指挥下奉命说教的人。

突然停下脚步 ,面向他们 ,目光从他们的头顶一扫而过 ,开口说 :

兄弟姐妹们 ,今天上午 ,我要带你们作一次旅行。我要把你们带回到时间的发端。我要让你们照着上帝的速度旅行。是的 ,让我们回到伊甸园以后的降临在地球上的那段昏天黑地的旷古时期。哦 ,是的 !我要你们看看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事情 ,因为时间有如一匹一成不变的旋转木马 ,它虽然在不停地流逝 ,但依然保持原状 ,哪怕你骑的是一匹铁虎。伊甸园的果子已经腐烂变质 ,上面满是蠕虫和苍蝇。是的 !那曾令伊甸园引以自豪的郁郁葱葱的花草已经荒芜 ,失去了上帝赋予的繁华。到处一片混乱 ,一片狼藉。到处散发出的臭气可比得上二行芥和曼陀罗<sup>①</sup>。河水为泥沙和硫磺污染。空气由于人类的罪孽而充满了臭草的气味。还有百兽 ,丛林里的百兽与人类反目为仇 ,他们不再认人类是动物王国之王。事实上 ,他们把人类看做连动物都不如。哦 ,人类沦落至此 ,他们开始吃蛇。兄弟姐妹们 ,这是一段不幸的历史——是的 ,但即使是那时 ,即使在恶劣的情况下 ,人类也多少记得 ,他是按照万能的上帝的形象孕育的。他已经不记得如何洗澡了 ,那时施洗的约翰还没出生 ,但他毕竟是按照万能的上帝的形象孕育的 ,即使他犯了罪 ,迷了路 ,但他还是知道自己是人。他就像一个我曾经听说过的那个疯狂的老国王 ,他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也毁掉了其他所有人 ,因为他向别人索取的总比别人能够给予他的要多 ,因此 ,他只好在树林里以树根和浆果为生 ;但是 ,在他那疯狂的内心深处 ,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国王 ,即使这个想法都令他自己感到恶心。君王是如此狠心 ,为人处世的方法却如此令人厌恶。他希望两者兼而有之 ,他希望他的人民爱他像贫民 ,而他又能行使他做国王的权力。是的 ,人子犯罪了 ,他迷失了方向 ,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

---

<sup>①</sup> 二行芥是一种有极为难闻气味的植物 ;曼陀罗是一种长得很高 ,且有剧毒的杂草。

力,但那还不够。

好了,我已经说够了,布里斯,你从这里接着说。让我们再听听老伊特摩尔的话,孩子。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布里斯,任何时候时间都是不变的。布道吧。正像伊特摩尔过去常说的,时间是一匹一成不变的旋转木马;只有人才会脱离时间,或是不合时宜。人们遗忘,或是失明,就像我现在这样。但时间总是旋转的,布里斯,记忆帮助我们拯救自己。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虚伪和遗忘,但还有某些真实善良的东西。现在向我讲一些伊特摩尔的训诫吧……

你不会喜欢的,参议员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我只做评判,希克曼说。

阿门。是的。人类犯了罪,兄弟姐妹们,他已经迷路了。但他还是慈悲上帝的造物。他带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他没什么信念,当傲慢的撒旦像燃烧的彗星<sup>①</sup>从天而至时,他还受到席卷地球的宇宙尘的巨大狂风的污染。因为人类已经吸入了骄傲之灰尘,它们在人类的肺部发出喘息,像得了讨厌的哮喘病一样。因此,即使他融入森林的百兽之中,原来的伊甸园还是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杂草和莠稗<sup>②</sup>,成了一块失落的大陆,一段从他粗鲁的心境里消失了的时光,可他依然保留着一颗傲慢的心,依然记着自己是按照万能的上帝的形象孕育的。上帝给了他两条腿走路,给了他两只手去创造上帝的世界,他的两只眼睛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他的声音和语言赞美过上天和地球的万物。

兄弟姐妹们,对过去的追忆使人类祈求上帝赐予他火。现在需要的是火!想想吧。在那些年代——需要的是火!哪怕是无所

---

① 早期基督教教义著作中称呼坠落以前的撒旦为“明亮之星,早晨之星”。

② 在《圣经》中指麦田内的有毒杂草。

不知的上帝也肯定大吃一惊。人类连水都对付不了还要火。记住，连古老的诺亚方舟都久久被遗忘了。人类喝的是老虎和犀牛常走过的泥泞小道旁那未经净化的污水！火！我的主啊，他要火干什么啊？

他吃的是生树根和还在抖动的生兽肉。

他饮的是从割开的牛颈动脉喷出来的热血——然而，他还在叫嚷着要火。啊，是的，今天，在很久以后，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给人类以树木，他将学会造火。哦，是的，哦，无疑——他在树林里睡觉，在树藤上荡秋千。他在地上挖更嫩的树根——可树木呢？树木到底是什么？他使用的是山核桃树、橡树，甚至黑樟树做的棍子……可树木……树木是什么？老尼罗了解钢铁吗？人类对树木的了解不会比一堆利马豆多！

嘿！现在才是真正的伊特摩尔的训诫，布里斯。宣讲他的训诫吧。

希克曼突然转过身去。门开了，他看见一个面部表情严峻、身上消毒药水味很浓的年轻护士，她头带一顶僵硬的护士帽，金黄色的头发纹丝不乱地向后梳理着，她朝房间里望着。

“你是不是该出去休息一会儿了？”她问道。

参议员睁开双眼：“别打扰我们，护士。我需要你的时候会按铃的。”

她犹豫了。

“没事的，孩子，”希克曼说，“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吧。”

她默默地朝他俩认真地看了几眼，然后不情愿地关上了门。别断掉了，布里斯，希克曼说。伊特摩尔说到哪儿了？

……对树木的了解不会比一堆利马豆多……然而，这个无知的家伙，这个屁股上沾满灰尘的小丑，这个不动脑筋的人对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了解还不及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兄弟姐妹们，这个上帝造物中思想最为卑贱的动物竟问上帝要火！我想，神圣的造

物主不知道是该勃然大怒 ,还是该至善地大笑一声 ,然后出现在地球上 ,对人类指责一番。火 !人类叫道 ,给我火 !我告诉你 ,这简直难以置信。可接着时间和环境都处罚了他。给我火 !他叫道。给我火 !人类变得如此苛刻 ,最后 ,上帝终于理所应当地冲着人类这种男人特有的傲慢发火了。哦 ,是的 !

因为人类向上帝企求的是温暖 ,而心里急于要得到的是太阳。上帝清楚这一点 ,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不是火 ,哦 ,不是的 ,那不是人类想要的 ,他想要的是太阳。

哦 ,给人类树木 ,他将学会——造火。

阿门 !

因此 ,对于人类傲慢的叫喊声 ,上帝喷射出了地狱作为回答。因为人类告诉自己 ,他不再愿意穿兽皮取暖了。他要用两只后腿站立起来 ,要成了不起的人。他是这样做的 !他已经看到了太阳 ,现在 ,他渴望得到的是来自那蓝色苍穹的温暖 !

人类啊 ,人类 ,你永远是个孩子。一个人名叫哈德良<sup>①</sup> ,他是个罗马异教徒 ,他为自己建造的墓地有一座城市那么大。咳 ,兄弟姐妹们 ,它现在是一所监狱了。

一个名叫摩根的人建造伟大的“泰坦尼克号”轮船 ,想与一块属于上帝的冰山一比高低。即使他们早该知道 ,上帝的冰山依然是属于上帝的 ,不可拿它开心。主啊 ,他们现在何处 ?

你的父亲躺在足有五英寻深的地方 ,就在那里。在六英寻深的海底 ,他们的眼睛冷漠无神地等着最后审判日的到来。他们躺在那里 ,被冰裹在海底 ,像一尊尊石雕一样在等着最后的审判日把他们解救出来。

---

<sup>①</sup> 哈德良(76—138) :罗马皇帝(117—138) ,对外采取谨守边境政策 ,对内加强集权统治 ,数次巡行帝国各地 ,在不列颠境内修筑“哈德良长城” ,镇压犹太人暴动 ,编纂《罗马法典》。

呵 ,呵 ,他们忘记唱诗人要唱的歌了 :

啊 ,主 ,你骑着骏马 !  
主啊 ,主 ,你那奔驰的心

不再停留 ,不再等待 ,  
它已化做碎片 !

是的 ,《圣经》逃离石头 ,  
洁白如玉 ,你那凿子般的风

废弃了骨中之肉  
化成了颤抖稀薄的碎片——

稻草呼啸席卷大地 !  
主啊 ,现在连卵石也跳越

岩孔 ,连闪电也化做泡沫 !  
不 ,主啊 ,愿小虫躲进

你跳跃的乐队 ,仓皇而逃 !  
主啊 ,当山峰相互碰撞

海草尖叫着鞭笞翻滚的浅黄色  
海水时 ,稠密的天空在翻腾——

你骑马来到门口 ,主啊 !

不停留在墙边和地面 ,主啊 !<sup>①</sup>

布里斯 ,那不是伊特摩尔的诗 ,可这首诗写得很壮观。

不 ,是克莱恩的。但伊特摩尔会喜欢这首诗的。他会吟唱它 ,会在宗教集会上领唱它 ,他们都会跟着唱的。

是的 ,他会的。接着说 ,孩子.....

因此 ,上帝将灼热的流动岩浆给了人类 ,人类死死地攀住傲慢 ,轰的一声倒在地上 ,引起了一个个罪恶的同心圆 ,这些烧掉一切、毁灭一切的岩浆将温暖和美德淹没在这些同心圆之中 ,人类却幸免于难。现在轮到上帝笑了。因为你瞧 ,兄弟姐妹们 ,就像今天这样 ,人类对上帝神秘的处事方法依然视而不见 ,他横冲直撞于乳齿象<sup>②</sup> 和恐龙之中 ,还发出尖叫声。他踩着飞蜥、茸毛鸟、剑齿虎<sup>③</sup> 的脚印奔跑——老虎 ,哈 !设想一下那又尖又长的牙齿凶狠得像撒拉逊人<sup>④</sup> 的利剑 ,他们流血受苦 ,想阻止来自许诺之地的神示 ,那里有所罗门王的明亮的早晨 ,有所罗门的狂歌.....

接着讲 ,布里斯。现在你讲的是伊特摩尔布道中的《创世记》篇.....

是的 ,尖叫着与可怕的猛兽、野兽一道奔跑 ,裹的是动物的皮毛 ,头发在流水 ,声音在发抖。他们两手空空地奔跑 ,因为他们那粗糙的工具和武器 ,那用石头做的斧子和弓箭 ,那用骨头做的小刀 ,都在慌忙躲避上帝的火时丢弃了 !啊 ,在极度的慌乱之中 ,他

---

① 这首诗引自 20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哈特·克莱恩的《暴风雨》,全文见由 Brom Weber 编辑的《哈特·克莱恩诗歌全集》,第 169 页。埃利森似乎对克莱恩的诗歌十分熟悉 ,他还曾经参与编辑了这本全集。克莱恩本人在加勒比海亲眼目睹过暴风雨的威力。作者将诗的语言和神的力量相结合 ,暗示通过神的力量而产生的破坏可以导致创造、新生、超越。因此 ,该诗显然很适合在牧师布道时引用。

② 古代的一种巨兽。

③ 一种古生物。

④ 阿拉伯人的古称 ,是居住在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沙漠区的回教徒。

如惊弓之鸟。哈！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吓得抱头鼠窜——因为以西结当时不在<sup>①</sup>，人类不认识轮子。<sup>②</sup>啊，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你喜欢吗？

哈，

哈，

哈，你

喜欢吗？

人类边跑边叫，火！他拼命逃离真正来自上帝的礼物，还叫嚷着火！他急红了眼，惊慌失措地逃避着火，可如果他用诚实的目光看看就知道，正是火拯救了他。他奔跑，乱跳！——他滑倒，跌倒！——醒来时发现，连那些不那么重要的礼物，那上帝的圣仁，以及对人类糊涂的傲慢予以的公正的处罚也舍弃了。人类在落荒中失去了兄弟姐妹们，失去了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好东西：巨大的野猪，那些很大很大的，我们最了不起的野猪在岩浆的发狂的喷发中屈从了，他们完完全全被火山喷发出的大火烤焦了。他们跑过这些最新的奇观，是的，跑过那整个身体都被烤焦了的牛的尸首，还

---

① 在《圣经·旧约·以西结书》中，以西结是一个有坚定的信仰和超凡想像力的先知，他的许多见解均受到神灵异象的启发，因此，他的许多预言都是用生动、象征的动作得以体现的。以西结强调，人类的心灵要不断得到净化，他认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过错负责。书中的人类在以西结不在的时候冒犯了上帝，故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惩罚。

② 《圣经》中的轮子是四个行走自如的活物，他们跟着神灵走，是耶和華榮耀的形象。轮子的出现预示神灵的旨意，以西结是将神灵的旨意传递给人类的先知，能认出轮子，而人类不认识。

有全身长着茸毛,而不是羽毛的巨鸟;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没有鸟看上去是长着翅膀的天使,是的。容貌高贵的驼鹿<sup>①</sup>站起来大约有四十只手那么高,那是真正被高贵地煮熟了的上帝的造物。但人类还是继续跑,跑过未完全煮熟的熊,那些确实烧得还很嫩的熊曾经在遥远的北方繁殖了体积小一点的后代,如灰熊,巨大的科迪亚克棕熊,大棕熊——是的,还有北极熊,甚至褐色熊,他们使这些熊看上去像最黑暗的非洲的侏儒……啊,是的!是——的!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接着讲,布里斯。那才是真正的伊特摩尔的训诫。继续讲吧!)

我说,人类在奔跑!在鲁莽狂热地朝前冲的同时,绊倒在数英亩的烤鹅、烤火鸡和烤肥鹅身上——是的,是吃野生灰核桃和大麦长大的肥鹅。设想一下,它们数百年无人理睬,自生自灭,可如今他们都在那场无情的大火中烤熟了。是的,上帝在取笑着傲慢无知、能力有限的人类与神开的玩笑。

至真至爱的上帝啊,人类傲慢无知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为他无法忍受内心那神一般的野心。因此,在提出了要求,得到了所求以后,他便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地逃跑,尖叫着逃离了他的第二个大火蔓延的伊甸园,一头逃进了最高的山峰。他像是被烤在火红炉灶上的爆米花,一蹦一跳地离开了那儿,对上帝准备好供他享用的美味佳肴的香味,他的鼻子都不灵敏了。

那么,他究竟该怎么做?人类错在哪儿?

他要的应该是树木!那才是他该要的!因为给人类树木,他就会学会给自己造火!可是,他男子汉气十足,居然要一件烫手的礼物。是的,确实如此!因此,他只好急忙逃跑。他跑啊。他一头逃进了最高的山峰,大叫着,火!火!火!上帝啊!然后人类逐渐

---

<sup>①</sup> 一种大型的反刍动物,栖居加拿大和美国的北部森林。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喊道 ,嗨 ! 这热烘烘的东西掐牢了我的脚踵 ,这就是火啊 !

这灼我肩膀的风就是火啊 !

这烤焦我秃头的热浪就是火啊 !

是的 ! 他的叫喊声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让上帝记起了自己博大神秘的仁慈 ,他还不至于要用火毁灭这个世界 ,因此 ,他使水从石缝里涌出。

是的 ,兄弟姐妹们 ,上帝赐予了清凉的水。他让甘泉从开满野玫瑰的岩石中冒出来。流到这儿 ,流到那儿 ,蜜蜂在辛勤地忙碌着 ,它们一边在采集金色的食物 ,一边还在嗡嗡地哼着歌儿。他 ,人类之父——上帝 ,这次又给了人类一个机会。啊 ,是的。

因为 ,尽管人类由于自己的傲慢而损失了几代人的森林、野兽和鸟类 ,尽管在因其傲慢而引起的这场恐慌中人类的身体比其他动物高了几英寸 ,他不知不觉更接近了 ,我是说 ,更接近上帝心中所希望的形象了。是的。尽管至今还没有哪个救星以异教徒的身份来将他拯救出去 ,仁慈博爱的上帝却在俯视着他的造物 ,俯视着这缕缕浓烟 ,俯视着这烧焦的蔬菜 ,俯视着这人类逃离时遇到的那成堆的白骨 ,俯视着被烧得吱吱作响的动物的肉以及熬出的浓汁、烘干的大麦、烤熟了的甜玉米和芥末绿叶……是的 ,上帝低着头说 ,即使如此 ,我的造作还是不错的 ;人类现在知道 ,他无法应付释放出的地狱之火 ,否则就要遭受自我毁灭之灾 ! 随着时间的消逝 ,他会忘却这一切的 ,但现在 ,我得给他几十亿年的时间让他成长 ,让他通过自己的劳动使手成形 ,让他发现 ,他那不可思议的大拇指除了挖同胞的眼睛 ,还有其他用途。总之 ,我要让人类的大拇指做许多事情。他将了解到 ,他的食指和中指除了玩下流的游戏和拉弓射箭 ,还有其他用途。我将给他时间 ,给他时间去屈从与各种动物的相处方式 ,给他时间学会直立起来 ,学会直起背来 ,给他时间让他学会站直朝前看 ,学会不眨眼睛去研究星座的动向 ,同时又还尊

重我必要的神秘、我的特权、我的决定。是的，他得花几十亿年才能找到猪排，再过二十年后才能找到炸鸡。他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会品尝烤牛肉和烤番薯，还有那些他将命名的麦克和托希苹果。

在此以前，他将只吃过烤肉，偶尔喝点发酵的麦芽汁。如果他学会把蜂蜜中有刺激的东西与甜的蜜汁一道喝下去，我会给他一些蜂乳尝尝，而他正在忙着拍打那些在他身边辛勤采酿的蜜蜂。他也会像巨熊一样喜欢上它的，在这以前他就听说过熊排和肾脏，他将从空心树中取到蜂蜜后就会去学着吃那有刺激的味道，还会喜欢上它。是的，我还会给他一点玉米和一点木菠萝，或许还有一两只南瓜。很快他将住在洞穴，然后，他将开始以魔术、魔法和其他一些无知、愚蠢和糊涂的方式敬奉我。但总有一天，人类将和现在的人一样吃饭，主宰自己的草本植物，缓缓地走向时间的发端。

哦，是的，可现在，人子还只是个不更事的孩子，充其量也只是个笨拙的年轻小子，就像是熊或狼的幼崽。他就是这样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他的几十亿年对我来说只不过在弹指一挥之间。我将注视着他，与他共同走过这艰难的路程，与此同时，我将赐予他树木，将赐予他的一道光线和一道水晶珠折射出的多彩光射到一片干木材上，人子到时就可以看到这道神圣之火，就有了自己的火。

赐人子树木，他将学会——造火。赐他一片新天地，他将学会按照我的方式生活。

是的，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兄弟姐妹们。人子在万物丰饶时挨了饿，在鸟儿、兽群和大地的百合都为他传授所有知识的同时挨了渴。但烟雾最终散尽，这一切都过去了……

参议员的声音停止了，他的双眼闭上了。

希克曼摇摇头，笑了。阿门，布里斯。你还没有忘记你的伊特摩尔，你还没有忘记那神圣的笑。我喜欢听有关上帝赐予烤猪肉的那一段。我想，伊特摩尔以前总是随口加上猪蹄和羊肉之类的

话,没错,还有那些味道鲜美的猪肠。每当他说这番话时,他就使人们对于因人子的无知傲慢而失去了这些好吃的食物而伤心痛哭。有些人认为他的话可笑,可同时也认为他是一个语言高手。他了解基本原则,那就是你说话不只是为了让人听见,还必须打动人们的心。这样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听你讲话。伊特摩尔就能做到这一点,无疑,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的演讲在他的风格的基础上更圆润流畅。老伊特摩尔也有废话连篇的时候。有时他甚至到了大叫大喊的地步,此时,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声音就像是在南太平洋里开出高速列车在震撼着他们。顺便问一下,你说的这个新的州府是有所指,对吗?

是的,但他们完全被训诫所征服了,甚至忘记了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州府。

布里斯,老人笑着说,你这可是小人之举啊,用伊特摩尔的话来吓唬那些人。但最后一部分没错。即使在这块情况日益恶化的土地上,上帝还是给了人子一次新的机会。事实上,上帝给了他四十八次机会。上帝甚至还为以后几次预留了足够的土地——但我想,上帝现在感到厌倦了……哦,不要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完没了,河布里斯,大十字架是怎么回事儿,那也是你吗?

噢,那是我,参议员说。是的,我在那里做着我当时不得不做的事。站在那里的我个子长高了,他们还是没有认出我。我的手肘靠在我的手曾经够不着的地方,我的目光扫视着他们的头顶,仿佛也看到了他们的希望。他们设法弄到了一扇分割成四块的彩色玻璃窗和一盏深红色的灯,柔和的光线在抚弄着他们的头。他们忙得满头大汗,也就免了拉风琴,随着我身后的管乐器响起,仪式开始了。通过我脚下地板上的红色地毯上的圆形切口,我看得见洗礼池边缘镀的锌。当我掉过头朝他们看去时,我仿佛感到自己站在绞刑执行人的陷阱上,只缺少一根绳子。后来我才意识到是鼓面,因为它在我下面咚咚作响。是我让他们击鼓的——是啊,是

我,你说我是不是得干下去?

我明白你说的咚咚作响的鼓声意味什么,希克曼牧师说,因为我自己也曾呆在那儿。我也曾使那个教堂咚咚作响。布道声有无穷威力。接着讲吧,布里斯,告诉我。

因此我跪了下来,就像你准备接管另一个人的布道工作时常做的那样,当他走近用双手触摸我时,他嘴里正在嚼着一块桂皮糖,以遮掩他早晨喝过一杯玉米威士忌酒的香味……

突然,参议员瞪大双眼,挣扎着想坐起来,希克曼赶紧站起身来阻止他:“布里斯,布里斯!”

“玉米,玉米威士忌酒!募捐和选女人!而你连冰淇淋也不让我吃……让我呆在那么漆黑的地方,经历无数的死亡与复活,最后连冰淇淋也没有……”

希克曼轻声制止了他,他那黝黑的脸上露出了又怜悯又吃惊的表情,此刻,布里斯还在重复着,那声音似乎出自一个被遗忘的梦魇深处:“连冰淇淋也没有。”然后,他倒在床上。

“镇静点,布里斯,孩子。”希克曼边说,边端详着眼前的布里斯。他想,那小男孩还呆在那下面。他从未真正逃离过他。“我想,那一定是我对你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你能看清这不仅仅是一大堆诡计前,我不该教你拯救灵魂的艺术,或者说,我未能让你理解,我并不是简单地教你成为另一个耍诡计的人,或者成为一个不诚实的骗子。不是这样,我只是不愿让你得到所谓的报酬。而你总要求回报。那或许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你拯救的灵魂本来比彼得还多,但你的脑子里总想着你有被支付的权利——而这正是我不希望你想的。哪怕你得像约拿那样,每天晚上被大鱼吞入腹中<sup>①</sup>。布里斯,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吃冰淇淋。是因为你把吃冰

---

<sup>①</sup> 见《圣经·旧约·约拿书》第1章: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耶和華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淇淋当做一种报酬。但那是我的第一个错误,也是你的错误。现在你请来了那个牧师,他喝那玉米威士忌酒或许是为了达到传播福音时的那种永生境界,但他是在布道以前喝,布里斯。这就使酒成了一种工具,一种辅助品。就像布道厢和我的长号一样。可你不一样,你是事后要冰淇淋。每次你布道完就要一些冰淇淋。你说一句‘阿门’,就要一品脱,这就意味着你在和上帝做交易……

“我应该早点把这一点向你讲清楚,我肯定试过了。但布里斯,你十分固执。孩子啊,你固执得像一个生了锈的水龙头。好了,我也是个普通人,也会犯普通人常犯的错误。我想,你看着募捐盘脑子都糊涂了。但布里斯,那些钱不是我们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两袖清风。那些钱被送到教堂去修补窗子,去抚养孤儿。它用于资助远在佐治亚州的一所学校,还要用于其他方面。那么你离我而去就是为了冰淇淋?就这个原因吗?这就是你要离开我们的理由吗?现在快告诉我,我们最好现在就开诚布公谈清楚,因为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些年来埋在你心中的一切都很重要,现在不是感到羞愧的时候。”

参议员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一口气。

“行为的动机产生于内心的想法,但其方式和形式没有改变。是的,在那些日子里是因为冰淇淋,但还有其他的原因……”

“一定有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黑暗的压力,坟墓与子宫是如此紧密地并存着。我当时年纪又小,每次讲完你教给我的训诫后,我身体内部会因为这重复三次的哑剧动作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想打哈欠的魔力……哦,你是一个奇迹,可惜我无法对此量化。你触摸过成千上万次。确实是个奇迹。我想,这对我太难了。我可以制造所有那些欣喜若狂、撕破面纱的场面,可以让成年妇女精神恍惚,让她们发出尖叫,撕破衣服,让那些到教堂来听布道的人发出含糊不清的呻吟声,做出与人性肉体搏斗的样子,让他们往返于一排排罪人之间,让他们伏

倒在靠近布道坛的座位上 ,或是边在地上打滚 ,边呼喊着他们的上帝——难道你没有看到 ,事后 ,当他们都围上前来将我举起来时 ,他们还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吗 ?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 ,我还能闻出不同性别那不可思议的汗水 ?”

“可布里斯 ,所有小孩和小动物都会闻……”

“是的 ,但我展示了这一点。至少我认为我展示了。你难道没有考虑过 ,在我身上可能发生什么 ? 我被产生在我身上的效力弄得像中了魔一样不能自己。我无法理解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你难道没有意识到 ,你让我陷在了肉体与灵魂的静点上 ,这两者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都是荒谬的……”

“你生来就陷进去了 ,布里斯 ,人人如此。我们都站在同一条线上呼吸着大地的空气 ,布里斯。”

“可我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即使听了你解释福音后也不能。对此我又能怎么样 ? 我可以让一个大男人流泪 ,让他‘扑通’一声跪下来 ,让他大声喊叫 ,让他开怀大笑 ,让刺耳的口哨声震裂冰山。然后 ,等他们都围着我 ,让空气充斥着他们激动的呻吟声和喘息声时 ,我又闻到了另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是什么 ,布里斯 ? 你是不是不付出肉体的力气就想得到神灵 ? 神灵就是肉体 ,布里斯 ,就像肉体在适当的时候就是神灵。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至少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对此做出取舍。伊特摩尔是对的……”

“是的 ,可当时在我的判断力和迷惑的嗅觉之间有一段不成熟的日子。我当时年纪太小 ,还无法控制这些情绪。”

“这不取决于你的力量 ,而取决于主的力量。你要做的一切就是正当地生活 ,善待上帝赐予你的礼物。它赐予了每个人 ,也包括你。”

“唉 ,我当时处在这两者之间 ,我自己都不理解我会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些女人 ,她们身上的汗气……”

希克曼沉默了,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深沉而凝神。

“布里斯,谈到这儿,我刚才明白了你当时跑到哪里去了——你一路上是不是有过什么不轨的行为?”

参议员的表情突然间就像一个小男孩在调皮捣蛋时被大人给捉着了。

“看起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一切?她都告诉你了?”

“她讲了一些,但我现在在问你。”

“那么她还是讲了。她当时有多大,希克曼教父?”

“咳,布里斯,你这家伙,我以为,你忘了你曾经称我为‘教父’。”希克曼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人人都这样称呼你的。”参议员说。

“是的,但你的称呼给我带来过快乐,布里斯。你让我感到自己不是骗子。我们算算,她当时一定有三十岁左右。也许是二十岁左右吧。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的发育完全成熟了,布里斯。是一个地道的成年女子。就像他们常说的,她青春焕发。”

“因此,我一直想知道。至少,我每次想起此事就想知道。那次正逢你巡回布道旅行的一次小歇,她事后把我带到了她的屋子里。在亚拉巴马州那个古老的会场正在举行一个帐篷会议……”

“没错。”

“……那个古老的会场自奴隶制以来就一直用于集会。现在想想,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没收它,让它改种棉花。我记得那是一块黑色的肥沃土地。”

“他们没没收它是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布里斯。那里曾经是一块沼泽地。在这以前乔克托族人<sup>①</sup>曾经拥有它,但后来变成了沼泽地。于是我们将它填平,用我们赤裸的双脚将沼泽地塞满了——至少,我们的族人是这么做的,很久以前我们还没有鞋子。

---

<sup>①</sup> 亚拉巴马州及路易斯安那州的印第安人穆斯科基安族的一支。

当然 ,早在奴隶制时代我们就把死者埋在那里 ,后来白人认为那是一块神圣的地方。或者说 ,只是一块令人不愉快的地方 ,因为许多死去的黑人都埋在那里。你已经闯荡过世界了 ,布里斯 ,因此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地知道 ,他们还是尊重我们的一些习俗的。或者说 ,他们至少不加干预。或许他们不尊重我们的女人 ,不尊重我们享受好的食物和教育的权利 ,但他们尊重我们的墓地。”

“也许吧 ,”参议员说 ,“这是权力游戏。”

“是的 ,也许他们害怕黑鬼。但这些年过去后 ,你应该知道原因了 ,布里斯 ,我希望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不管怎样 ,孩子 ,它还在那儿。你记得它是怎样的 ,对吗?”

“那个场面?那是另一次复活仪式 ,对吗?”

“当然是一次复活仪式 ,布里斯——但也是‘六月庆典’。我们当时正在庆祝黑人解放日 ,正在感谢上帝。记得吗 ,庆典活动持续了七天。”

“‘六月庆典’ ,”参议员说 ,“我已经忘了这个字眼。”

“你已经忘记了以前的许多重要事情 ,布里斯。”

“我想是这样的 ,但要学会一些我已经学会的事情 ,我只好忘掉一些其他的事情。希克曼牧师 ,你还称它为‘六月庆典’吗?人们还举行庆祝活动吗?”

希克曼双手抓住椅子的扶手 ,俯身朝前 ,睁大眼睛看着他。

“还举行庆祝活动吗?当然 ,我该说 ,我们举行。你不会认为 ,因为你离开了……两者兼而有之 ,布里斯。因为我们没有忘记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有些人想让我们相信 ,那件事从未发生过 ,或者说 ,那样做只是一个错误……”

“六月庆典 ,”参议员那绑有绷带的头搁在自己的手上 ,紧闭着双眼说。他们直到六月中旬才得知《解放宣言》的消息 ,故称之为“六月庆典”。对 ,就是那个六月庆典之夜 ,他的思绪在飞翔。就是那个俗气而充满幻觉的庆祝活动。

## 第七章

不,受伤的病人在想着,哦,不!回到那次;回到那由一群守旧的黑人举行的,充满神奇幻想的,与基督复活仪式、黑人游唱剧团演出和轻歌舞剧表演相结合的解放庆典吗?回到那搭在松下、四周由树丛环抱的一块林间空地上的碗状帐篷吗?……主啊,我痛。痛得心中失去了主,失去了忠诚。痛得我说不出话来。这儿痛,特别是这儿。经历了长年的漂泊岁月和变幻莫测的世事后,我依然可见那清晰的一幕:讲坛的两端摆着两个相同的诵经台,我站在其中的一个诵经台后面,脚踩一个很宽的盒子,身体朝前倾,好抓住诵经台的边缘。回到那次。希克曼教父站在另一个诵经台后。回到了那一周的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六月庆典”。天气炎热,天空灰蒙。人们脸上冒着热气,闪着汗珠,小伙子们的头发油光发亮,像一根根铁丝直立在头上。回到那次吗?他那时没这么重,但高大敏捷得如同一头斗牛,他随身带着的那把有些破损的银制长号还是摆在钢琴上,每逢讲道达到高潮,他便会伸手拿起长号,站着吹起乐调,就如同他自己的声音被放大了那么有说服力,那么有号召力,那么令人鼓舞——人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控制不住,几乎哭出声了。在那些陌生的城镇,爵士音乐家们总围坐在他身边。爵士乐<sup>①</sup>。什么是爵士乐?什么是宗教?啊,是的,是的。我热爱着他。人人都热爱他,从内心深处。我像是走在大街

---

<sup>①</sup> 地道的美国音乐,从美国黑奴歌曲和部落舞蹈演化而来。

上的一只温顺的大玩具熊 ,我的手被他那巨大的手握着。有时他把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这样我可以触摸到我们走过的大树枝叶。这个真正的教父 ,可惜是个黑人 ,黑人。他是一个江湖上的骗子吗 ? 还是我——或者说我简直太自作聪明了 ? 他了解自己 ,或在乎自己吗 ? 又在重复这些问题。只有他知道事情的开端时 ,我还必须从头回忆吗 ? .....

“六月庆典”和靠在诵经台上的他 ,倚在那儿 ,满脸笑容地注视着他们 ,然后朝我看着 ,生怕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 ,他那布满血丝的大眼睛还朝我眨了眨。女人们的脸上都天真地露出羡慕的表情 ,从他那边朝我这边张望 ;她们头又转回那一边。此刻 ,他开始讲话了 :

兄弟姐妹们 ,在上帝赐予的这一天里 ,我们相聚在此赞美上帝 ,庆祝我们的统一 ,庆祝我们摆脱锁链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块纪念碑 ,以此来开始我们这一周的礼拜活动。在这解救之日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身上的烙印和数字 ,那是留在我们心中的永远碑印<sup>①</sup>。希伯来人的孩子们过逾越节<sup>②</sup> ,为的是让他们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中——现在 ,让我们从他们的历史书中再掀开一页 ,在这伟大的解救之日 ,在这宣告解放的日子 ,让我们对自己讲述我们的故事.....

大家愣了一下 ,咧嘴笑了.....另外没有人对他的话感兴趣 ,那就让我们自己享受其快乐 ,记住这一天吧。

为此 ,我们要感谢上帝。大家也用不着太严肃 ,因为这毕竟是

---

① 从 15 世纪开始到 19 世纪为止 ,约有一亿黑人被从非洲捕捉并贩运到美洲和欧洲 ,形成了当时的所谓“三角航程” ,造成了非洲的贫穷落后。奴隶贩子像挑选牲口一样选择黑人 ,讨价还价。成交以后 ,他们用烙铁在黑奴的胸脯和四肢上烙上标记 ,以便辨认。

② 犹太人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 ,以纪念希伯来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被解放出来 ,该节日从犹太历正月 14 日黄昏开始 ,包括以后的七天。

一个快乐的时刻。站在那边的布里斯牧师将肩负起年轻一代的使命，我将我得知的这一消息转告你们。请大家看看站在那边的他，他已做好准备，跃跃欲试了——因为他知道，一个真正的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教育家，他知道，我们只有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上帝的恩赐，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还有多远。现在你们已经听到他的说话声了，因此你们知道他是会布道的。

阿门！他们一齐应答，我也就俨然像个牧师一样，注视着他们那发亮的眼睛，并准备好用自己尖声的童音去配合他的男中音。

“阿门”就是“对的”。因此，在这庆典的日子里，我们有多达五千人聚集在此。为什么？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云集在此，那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我们为什么会云集在此呢？为什么会在这片曾经远离城市的树林中？怎么样，布里斯牧师，以这个问题作为开场白如何？

上帝保佑你，希克曼牧师，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开始庆典的最佳地点。我们年轻一代对于这些事情还很陌生。因此，请先生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在这片国度上，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汇集在此……

不要回忆那个我，不要回忆那个身着一套白色晚礼服、年纪六七岁的口技艺人的傀儡。不要回忆那个天生的骗子——我非要和自己过不去吗？……不要带着如同一张粘蝇纸般的记忆去回忆那个木偶……

这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人为的安排，希克曼牧师？

阿门，我们来到这里，布里斯，兄弟姐妹们，是上帝的旨意，但经过了——我是说，经过了残忍的、违背上帝旨意的人为安排。

这是万能的上帝的旨意，可经过了残忍的人为安排，我应答了三次。

阿门，布里斯牧师，事情本来是这样发生的。根据我的理解，这是一场残酷的灾难，同时带有一种福佑——或者说是一种福佑，

同时带有一种灾难.....

带有一种福佑 ,希克曼牧师?我们有些不懂 ,因为你教育我们说 ,上帝的剑是双刃的。可你愿意告诉我们年轻一代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福佑吗?

它是一种福佑 ,兄弟姐妹们 ,因为我们从所有这些痛苦和磨难中找到了上帝的福音。

由此我们找到了福音。阿门 ,因此我们聚集在这里。可我们来自哪里 ,希克曼教父?

我们来自非洲 ,孩子 ,从非洲来。

非洲?大洋彼岸的非洲吗?那片黑色的土地?那片大象、猴子、狮子和老虎生活的地方?

是的 ,是一片丛林地带。我们有些人的皮肤也和你一样白皙 ,可他们也是来自非洲。

真是来自非洲吗 ,先生?

来自黑人那受蹂躏的母亲 ,孩子。

主啊 ,你把我们带出了非洲.....

阿门 ,带出了我们所熟悉的黑暗。非洲。他们从非洲各地把我们带到这里 ,布里斯牧师。有的甚至是异教民族国王的儿女.....

有些人是国王 ,希克曼教父?我们年轻的一代没听错你的话吧?有的人是国王的亲眷?真正的国王?

阿门!我听说他们中有的国王的儿女.....

.....国王的!.....

有的是武士的儿女.....

.....武士的.....

勇猛的武士。有的是农夫的儿女.....

.....非洲的农夫.....

.....有的是音乐家的儿女.....

.....音乐家的.....

还有武器制造商和青铜、生铁炼制工的儿女.....

可难道他们没有法官吗,希克曼牧师?没有传播上帝福音的牧师吗?

有的人是法官,可没有一个传播上帝福音的牧师布里斯,布里斯牧师。因为我们来自异教的非洲.....

异教的非洲?

来自异教的非洲。让我们如实相告吧,因为真理就是光明。

他们将我们套上锁链贩运到这儿.....

用锁链,孩子;用铁锁链.....

从地球的另一边,他们把我们运来.....

历史告诉我们,所用的铁锁链和船只都不配用来运猪.....因为猪的成本太贵,不像运黑人那样还允许一定数量的浪费和死亡。<sup>①</sup>可他们抢劫、掳掠我们,我听说贩运我们的船只的行驶速度就像最快的猎鹰,使漫长的贸易航线上充满了死亡和罪恶的臭气.....

多么可怕的罪恶啊!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希克曼牧师.....

因为这就是罪恶,布里斯牧师,兄弟姐妹们,就像傲慢的撒旦从天而降。

可为什么,希克曼教父?你教育我们年轻一代要问为什么。因此,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这是罪恶?

因为,布里斯牧师,这是一个信奉上帝教义的国家。关于感恩

---

<sup>①</sup> 为了牟取暴利,奴隶贩子通过抢劫和贿赂酋长对黑人大肆掳掠,或是通过低价购买黑人,一支步枪换一名黑人,一匹阿拉伯马竟能换二十五名黑人。在捕捉和贩运过程中,黑人死亡的人数是卖做奴隶人数的数倍,尽管如此,他们获得的利润依然相当丰厚。

节的由来,你多次听说过的“五月花号”就是一艘基督徒的船只<sup>①</sup>——阿门!是的,我们乘坐的那些名称众多、浮在海上的棺材船<sup>②</sup>,也是打着基督的名义。他们背叛了将他们从欧洲暴君那里解放出来的上帝,因为上帝赐予了他们慈悲,而他们一旦获得了自由和喘息的机会就对我们肆意践踏……

他们让我们的上帝流泪了!

阿门!布里斯牧师,阿门。上帝也肯定像耶稣一样流泪了。可怜的约拿被吞入了大鱼腹中,可与我们的航行相比,他的航程就如同乘坐一缕银色的云朵去天堂。

比约拿的情况还糟吗,希克曼牧师?

比全身平躺在黑洞洞的鱼腹,到岸时还惊魂未定的约拿的情况还糟。我们乘坐那些浮在大海上的棺材里走进地狱,你们年轻的一代不要忘记这一点。不管是母亲还是婴儿,是男人还是女人,是死人还是活人,还是即将死去的人——都被铁链拴在一起。谢天谢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到达了个国家。那些最强壮的人生存了下来。感谢上帝,我们到达了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聚集在此。这个问题得到答复了吗,布里斯牧师?

阿门,希克曼教父,阿门。可我们年轻一代还想知道,我们到达这里后,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他们用锁链将我们带到这个国家……

……用锁链……

……然后他们把我们赶进了沼泽地……

……他们把我们赶进了有热病的沼泽地……

---

<sup>①</sup> 1620年,满载着不堪忍受英国宗教迫害的一〇二名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船离港启程,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新大陆。那年冬天十分寒冷,这批人缺衣少食,多半人离开了人世。

<sup>②</sup> 因为从贩运黑人的船只的平面图看,其内部结构和船舱排列与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棺材十分相似。

他们逼我们在沼泽地挖沟排水 ,让我们在太阳下干苦活.....

.....他们逼我们干苦活.....

他们抢走了白色的羊毛和甜蜜的甘蔗 ,我们的艰辛使之变得苦涩血腥.....他们把我们看做是没有人性、没有脸面的巨大动物.....

没有脸面吗 ,希克曼牧师 ?

没有身份 ,没有姓名 ,布里斯牧师 ,我们被沦为无名小卒 ,连“渺小人先生”都算不上 ,简直就不是人。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姓名。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利。剥夺了想做或不想做 ,想活或不想活的权利。

你是说没有了脸面 ,没有了双眼吗 ?我们像加沙的参孙一样 ,没有双眼吗 ?<sup>①</sup>是这样吗 ,希克曼牧师 ?

阿门 ,布里斯牧师 ,就像被剃了头的参孙 ,由你这样大的一个小童牵着 ,就像《圣经》里所说的 ,被领到了托住大房子的两柱中间<sup>②</sup>——哦 ,你们这些黑人男孩 ,哦 ,你们这些棕色人女孩 ,你们要震垮这建筑物 !然后 ,哦 ,你们如何以上帝的名义重新建造 !

是的 ,布里斯牧师 ,我们像被非利士人拿住的不幸的参孙一样 ,没有眼睛了——甚至更糟.....

更糟 ?

更糟 ,布里斯牧师 ,因为他们把我们切成了碎片 ,就像一个农夫在切碎一个土豆片。他们将我们分撒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从肯塔基州到佛罗里达州 ;从路易斯安那州到德克萨斯州 ;从密苏

---

① 参孙是以力气过人而著称的以色列士师。详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 16 章 :.....非利士人将他拿住 ,剃了他的眼睛 ,带他下到迦萨(加沙) ,用铜链勒索他 ;他就在监狱里推磨.....

② 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 16 章 ,参孙之死 :.....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说 :“我愿意与非利士人同死 !”就尽力屈身 ,房子倒塌 ,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 ,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

里州一直延伸到伟大的密西西比河 ,再到墨西哥湾沿岸的各州。他们将我们分撒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

现在怎么样呢 希克曼教父?你说话的比喻方式令我们年轻一代不够明白 ,你说他们分撒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像撒种子一样 ,布里斯 ;他们分撒我们 ,就像一个吸毒成瘾的农夫将龙齿撒在地里 !<sup>①</sup>

再给我们讲讲 ,希克曼教父。

他们割掉了我们的舌头.....

.....他们使我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他们割掉了我们的舌头.....

.....主啊 ,他们使我们成了哑巴.....

.....阿门!他们像播撒种子一样将我们的舌头撒在这个国家.....

.....他们让我们丧失了语言能力。

.....他们夺走了我们会说话的鼓.....

.....会说话的鼓 ,希克曼教父?再给我们讲讲这会说话的鼓.....

鼓像发报机一样会说话。鼓能像教堂的钟声一样传遍这个国家。鼓能预告消息!鼓能像大人物一样开口说话!鼓就像一种良知 ,一颗跳动的心 ,还能认清好坏。鼓传递着好消息!鼓将恼人的消息也送回了家乡!鼓为我们报时 ,为我们指明方向.....

原来是那些鼓 ,希克曼牧师.....

.....是的 ,可他们夺走了那些鼓.....

阿门 ,阿门!夺走了!他们也剥夺了我们异教徒的舞蹈.....

.....他们让我们失去了鼓 ,也让我们无法跳舞了.....

---

<sup>①</sup> 龙齿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卡德摩斯播撒的种子 ,后长成为武士而厮杀。此处意为“不和的种子”。

啊 ,是的 ,他们烧毁了我们会说话的鼓 ,还有我们用来跳舞的鼓.....

.....鼓.....

.....他们将灰烬撒在地上.....

.....啊 ,灰烬 ! 没有眼睛 ,没有舌头 ,没有鼓 ,没有舞蹈 ,只有灰烬了.....

然而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主啊 ,上帝啊 !

告诉我们 ,希克曼牧师。吹起你那正义的号角 !

哦 ,布里斯牧师 ,在那个年代 ,我们还没有号角.....

没有号角 ? 听他说 !

我们没有歌声.....

.....没有歌声.....

.....我们没有.....

.....用手指数数 ,看残忍的人类都做了些什么.....

阿门 ,布里斯牧师 ,开始数吧.....

我们没有眼睛 ,没有舌头 ,没有鼓 ,没有舞蹈 ,没有号角 ,没有歌声 !

非常正确 ,布里斯牧师。没有了看世界的眼睛 ,没有了说话或品尝的舌头。没有了鼓舞斗志、唤醒回忆的鼓。没有了使生活进步的颤动的旋律。没有了赞美上帝和向上帝祈祷的歌声 !

我们完全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我的兄弟姐妹们。没有眼睛 ,没有舌头 ,没有鼓 ,没有舞蹈 ,没有歌声 ,没有号角 ,没有了声音.....

.....更糟的还在后面.....

告诉我们 ,希克曼牧师。但不要说得太快了 ,我们年轻一代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这些。这样 ,我们既可以听又不会感到泄气 !

我是说 ,布里斯牧师 ,兄弟姐妹们 ,他们把我们非洲的腹地抢来。我是说 ,他们把我们从我们的母亲、父亲 ,从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身边抢走。我是说他们把我们分撒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落.....

.....而我们,现在让我们再数一次,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全部加起来吧。没有眼睛,没有舌头,没有鼓,没有舞蹈,没有歌声,没有号角,没有声音,没有视力,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错误,没有正确,没有母亲,没有父亲——被分撒了。

是的,布里斯牧师,他们像播撒种子一样将我们分撒了.....

.....像播撒种子一样.....

.....像种子被撒在不毛之地.....

哦,和我一道吟唱吧,我的兄弟姐妹们!没有眼睛,没有舌头,没有鼓,没有舞蹈,没有歌声,没有号角,没有声音,没有视力,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错误,没有正确,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力量.....

阿门!可是,尽管他们把我们看做是一个已经被切成碎片,与世隔绝的黑色巨物;尽管他们剥夺了我们的遗产,使我们流落异乡;尽管他们使我们不断经受离乡、离别、离世的痛苦,就像是赌徒手中的一副纸牌在不断地被分洗;尽管我们备受折磨,被撕成碎片,备受侮辱,被人践踏,被人诅咒,被人遗忘,我们对非洲的记忆被磨成粉末后,随风消逝在朦胧的遗忘之风中.....

.....阿门,希克曼教父!被侮辱,被践踏,被磨成了海滩上的沙砾.....

.....阿门!主啊——再数一遍,希克曼牧师.....

.....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没有喉咙,没有牙齿,没有舌头,没有双手,没有双脚,没有手臂,没有错误,没有正确,没有危害,没有鼓,没有舞蹈,没有歌声,没有号角,没有声音,没有视力,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耕地,没有牲口,没有食品,没有思维——没有上帝,希克曼牧师,你是说没有上帝吗?

.....开始的时候没有,布里斯牧师,他说,他的声音里出现了

长号声 ,沉重 ,抑郁 ,高雅。开始的时候没有 ,啊 ,可那时尽管我们经历了分离、分撒、压迫 ,被捻碎成泥土 ,就像麦穗头被一个十磅重的雪橇压得粉碎 ,我们变成了地上的泥土 ,这泥土也是黑红的颜色 ,和非洲的泥土一样。我们喜欢这泥土。这正适合我们。泥土接受了我们 ,我们融入了泥土。因此 ,赞美上帝吧——在大地下 ,在这个国家的孕育深处 ,我们开始蠕动 !

赞美上帝吧 !

总算完了 ,主啊 ,总算完了。

阿门 !

哦 ,真理 ,主啊 ,它是那样地甘甜 !

真理当时是怎样的 ,布里斯牧师 ? 你读过经文的 ,给我们讲讲吧。给我们一点启示。

我们就像是枯骨平原的骸骨 !<sup>①</sup>

阿门。就像是以西结梦幻中的枯骨平原的骸骨。哦 ! 我们躺在地上经历了漫长的干燥季节。任凭风吹 ,任凭太阳晒 ,任凭雨淋 ,我们已经死了。主啊 ,我们已经死了 ! 除非.....除非.....

.....除非什么 ,希克曼牧师 ?

除非我们的耳朵上少一根筋.....

听他说 !

脚底少一根筋.....

.....我指给你们看吧 ,兄弟姐妹们.....

阿门 ,布里斯 ,只指给大家看.....喉咙里少根筋.....

.....喉咙里.....就这儿 !

.....牙齿.....

.....从我们的牙齿 ,从三十二颗牙齿中.....

.....舌头.....

---

① 见《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 37 章：“见枯骨复生示选民复兴。”

.....没有舌头.....

.....我们的心脏还得少根筋.....

.....是的,我们的心脏.....

.....还有我们的双眼、双手、双臂、双腿,还有我们周围的石头.....

阿门,就说到这吧,布里斯牧师.....

.....所有的人都在地下蠕动.....

.....阿门,在我们的死亡和安葬地中心地带蠕动,经文下传来了主的声音.....

.....大声说复活吧!我说,复活吧!大声说复活——

.....这些干枯的骸骨复生了吗?

主说:人子.....地下的人子,哈!躺在没有暖气的植物和树根下的人子,复活吧.....

我说:复活吧.....

.....我说复活吧,人子,复活吧!——

这些干枯的骸骨复生了吗?

阿门!我们听到了,站起身来。因为狂风骤雨都无法阻止主那真切的、独一无二的震撼声.....我们在树根下和岩石间听到了主的声音。我们在沙地和泥土里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在降落的雨水和升起的太阳里听到了主的声音。还有高高的山坡和深深的峡谷。我们听到这声音逐渐减弱,并消逝在大地里。我们听到的声音像是唤醒死者的野牛号角。大声叫道:复活吧!哈,这些干枯的骸骨复生了吗?

我们的干枯的骸骨复生了吗,希克曼教父?

哈,我们一跃而起,从四方走来。所有的人在惊喜地说话,然后又各就各位。很快所有的人都动了起来!复活吧!我说,复活吧——这些干枯的骸骨复生了!

现在我身着白色燕尾服,昂首挺胸地走过讲台,浑身的劲多得

想跳舞。

我们一边走还一边大叫“阿门”，对吗，希克曼牧师？

哦，我们走过耶路撒冷，像约翰一样——就那样走的，布里斯牧师！做给他们看看！

是这样走的吗？

没错。现在走回来。抬起你的膝盖！甩开你的双臂！让你的燕尾服飘动起来！大步走！他学我的样子，绕着讲台上的讲道坛昂首阔步走了三圈。哈，是这样的！那时他的声音深沉又喜悦：如果他们在城里问你们，我们为什么要用低音鼓和铜长号来赞美上帝，你们就说，我们获得新生后在跳舞，我们获得新生后在欢呼着神的显灵，欢呼神加速了我们的超度。

阿门！

哦，布里斯牧师，我们踩着号角的节奏，拍着双手，哈，多么快乐！我们踏着舞步朝前走，阿门！因为，我们在这片新的国土上接受了一首新歌，神灵和神意使我们复活了！

阿门！……

……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了新生，神灵使我们获得了生命的力量。因此我们现在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唱一首全新的歌来充实我们的生活……

新的牙齿，新的舌头，新的语言，新的歌曲！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和一种新的血液，我们有了一项新的任务……

给我们说说，希克曼牧师……

我们要把主的话看做是面包和肉，我们要把主的话看做是食品和住所，我们要把主的话看做是我们建造一个新的国家的基石，因为，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又一次诞生在钢制的锁链中。是的，无知的锁链。我们所知道的只有神灵。我们没有学校。我们没有工具，没有小屋，没有教堂，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体。

年轻的兄弟们 ,我们被套在钢制的锁链中。年轻的姐妹们 ,我们被套在无知的枷锁上。我们没有学校 ,没有工具 ,没有小屋——却有……

阿门 ,布里斯牧师。我们却有责任去面对这个令人敬畏的艰巨任务 ,即将上帝的话转换为一盏明灯 ,这样我们在黑暗中就不会迷失方向。哦 ,上帝并没有让我们贪图安逸 ,因为他总在计划艰苦漫长的任务。他高瞻远瞩 ,这次 ,他需要一批经受过考验的人去完成他的心愿。他需要一些目光敏锐、反应敏捷、心胸宽阔的人给这个世界的万物及其价值命名。他厌倦了粗糙的工具和半瞎的石匠 ! 因此 ,他要使我们经受岩石和炉火的不断考验。他要把我们扔进冰冷的水中。我们每次浮出水面时都冻得发紫 ,全身僵硬得像冰冷的钢铁 ! 啊 ,是的 ! 他是想把我们铸造成一种新的人类。也许我们最终不能成为那种人 ,但我们可以成为那种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阿门 ! 他要求我们灵活得像柳枝 ,坚韧得像牛皮鞭 ,这样 ,当我们不得不弯屈的时候就得弯屈 ,还能反弹回来。他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撞击我们 ,这样 ,我们就能手脚麻利 ,思维敏捷。他将把我们赶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 ,使我们受到艰难时代、艰苦历程、被人误解和被人辱骂等等的夹道击打。有的人同情你 ,有的人蔑视你。有的人想利用你、改变你。有的人否定你 ,千方百计想把你赶出这场游戏。有时你会感到难过得想死。这便是上帝给你的压力。此刻 ,他赋予了你一种意愿 ,他要你使用它。此刻 ,他赋予你大脑 ,他要你绞尽脑汁 ,这样你就能克服一切障碍。训练你的大脑吧 ! 暂且先运用你掌握的知识以获得你的需求 ! 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所见所闻 ,而不是道听途说。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在恺撒面前讲大话 ,但决不能失信于上帝 ,因为 ,对于如何选择最佳的生活 ,如何最好地效忠于万能的上帝 ,还没有人申请过其真理和版权的专利权。我们要从我们的生活经历中去学习。记住 ,当劳工竭力尽智、老板心术不正时 ,我们的歌声

可以鼓舞我们的斗志。我们的歌声可以给我们以力量。这样，一个生活空虚的人的卑鄙之心只不过是一个恼人的污点。像老杰克·约翰逊<sup>①</sup>一样，一出拳就要将对手打趴在地。像威廉斯和沃克<sup>②</sup>一样，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不停地跳舞吧。不改变节奏，你就不会脱离生活。上帝的节拍很长，所有跑短程的马都将像旋转木马一样。保持，保持，保持这一节奏<sup>③</sup>，你就不会厌倦。保持这一节奏，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我们的身体已经残废了，阿门！因为上帝要求我们身强力壮！我们复生时，除了上帝的福音，其他一无所有——和其他人一样，可他们忘了这一点……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磨练自己，并站立了起来。我们学会了耐性，学会了理解约伯。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不是出生时就知道将要知道的一切。人类长大成人所需要的时间比大象还长，因为上帝意在不让人类马上知道结论，因为上帝自己都还没做完这些事情。我们明白了，所有的祝福里都包含有忧伤，所有的苦难中都包含有瞬间笑容。生活就是一块有肥有瘦的肉。哈，是的！我们学会了反击，学会了忽视对蠢人的奖赏。我们得不断学习。让他们自得其乐吧。哪怕他们吃蜂雀<sup>④</sup>的翅膀，告诉你们，这对你们再好不过了。粗粮和蔬菜在任何人的嘴里都不会变成细末——这句话怎么样，伊特摩尔牧师？阿门？阿门！让大家齐声说，阿门。粗粮和蔬菜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可以使你身体强壮，当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共同享用时，它们可以变成美味佳肴。因此，获取，让我们获取自己的力量源泉吧。

---

① 杰克·约翰逊(1878—1946) 美国拳击运动员，是第一个获最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黑人。

② 美国一个有名的黑人舞蹈团的一对主要男女搭档。

③ 节奏布鲁斯是美国黑人的流行音乐。

④ 产于美国的一种采花蜜的小鸟，体积很小，飞行动作十分迅速敏捷，与蜜蜂的飞行动作相似。

哈 ,是的 ,我们就这样获得了新生 ,布里斯牧师。尽管他们依然在驾驭我们 ,我们也依然在地里卖苦力 ,但我们有了一个秘密 ,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节奏.....

那么 ,给我们讲讲这个节奏 ,希克曼牧师。

他们束缚了我们 ,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节拍 ,布里斯牧师。他们骑的是一匹他们无法控制的旋转木马 ,可我们学会了从四个季节去打拍子。我们学会了让这片土地 ,让白昼和黑暗 ,让气候 ,让他们的工党来适应我们 ,就像是穿一套新内衣。尽管我们有了新的节奏 ,阿门 ,但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 ,他们使我们骨肉分离。成千上万的人已被卖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了。妈妈被从爸爸的身边卖走 ,孩子被从父母的身边卖走。受尽了毒打和凌辱 ,连鞋子都没有穿。可我们有福音 ,布里斯牧师 ,还有节奏。他们现在不能再把我们分开了 ,因为不管他们把我们掳到哪里 ,我们的心总会在一起跳动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唱歌 ,我们就同唱一首歌。如果我们有机会跳舞 ,我们就拍着双手 ,踩着节奏 ,以此来追忆我们的艰难历程 ,我们跳的依然是昔日的舞蹈。哦 ,他们有时跑到这里来讥笑我们赞美上帝的方式。他们可以讥笑我们 ,但不能否认我们。他们可以诅咒我们 ,杀害我们 ,但不能毁灭我们。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来自这片土地 ,我们的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的眼泪浇灌了这片土地。我们死去的亲人使这片土地肥沃起来了。因此 ,他们越是想毁灭我们 ,我们心中就越充满了救世的精神。他们的讥笑并没有使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 ,可是 ,虽然他们讥笑我们的人多达数百万 ,他们既不知道 ,也不可能团结一心。

可告诉我们 ,希克曼教父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 ?

从我们走路的方式我们便可知道自己的处境。从我们的谈吐方式我们便可知道自己的处境。从我们唱歌的方式我们便可知道自己的处境。从我们跳舞的方式我们便可知道自己的处境。从我

们高声赞美上帝的方式我们便知道自己的处境。我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的脑海和心里可以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因为,当我们要用自己的节拍去塑造我们的明天时,大地在说,阿门!随着我们节奏的加快,大地在微笑,布里斯牧师!不要感到羞愧,我的兄弟们!不要被恐吓住了!不要放弃属于自己的东西!继续干!不要忘记过去!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心中的节拍,它显示了我们自己的身份。相信上帝,相信生活,相信这片土地是属于你们的!不要在意那些讥笑声,不要理睬那些嘲笑我们的人——他们频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他们可以否定你,而不是你们的生活观。他们恨你,因为每当他们照镜子时,他们心里就充满了难以名状的仇恨。因此,不要理睬他们,最重要的是不要否定自己。他们像是受人支使,被拴在一匹脱僵的旋转木马上。他们使生活变成了一场尔虞我诈加急躁不安、急躁不安加尔虞我诈的交易。看看你会恨谁,看看你会得到什么。但你要像一条老尺蠖不断朝前蠕动。如果你把一条条尺蠖放到一起,它们会聚集成千万条。在这以前我们举行过许多次的“六月庆典”,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们真正获得自由以前,我们还将举行许多次!是的!但要保持这种节奏,必须保持这种节奏,就按照这种方式演唱。人类的策谋对上帝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任那些人去鄙视你们吧,但你的内心深处要记住,我们被迫过的这种生活只不过是为其他的事情做准备,那就是教规,布里斯牧师,兄弟姐妹们,通过这种教规,我们看清楚那些过于盲目自大的人所看不清的事物。总有一天,我们要充当他们的眼睛,因为时钟上的罗盘摆过去还会再摆过来的。我可以这样说,时钟上的罗盘摆过去还会再摆过来的.....

不要,参议员想,不要这些了!不要了!

“是的,布里斯,六月庆典。”他可以听得见希克曼在说,“那是

一个宏大的场面。那一年的棉花获得了丰收。我们手头上也有一点可以支配的钱。所有的黑人都沉浸在祈祷和庆祝的气氛中。那个星期内一定就来了五千人——还不包括小孩和婴儿。他们风尘仆仆从亚特兰大、蒙哥马利、哥伦布、查尔斯顿、伯明翰赶来，就是为了来听上帝的声音。马队、骡队、牛队都排列在树林间的空地上。货车仓里堆满了牲口吃的干草和饲料，还有为那些远道而来的人准备的棉被，这样他们就可以睡在那里。所有的马车看上去都仿佛使人感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等着上帝的福音从约旦河一直传到这里。或者是继续西移，有的以后西移。那些日子的感受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布里斯。我们现在的思想观念也不同于当时了，毕竟时过境迁了。虽然当时我们更接近缺乏个性的生活，但我们有信念。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当时还很幼稚，但我们更有自尊。我们不富有，但我们更节俭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不，我们并没有模仿白人的做法，相反的是，白人在模仿着属于我们的、被他们歪曲和贬低的思想。我现在探讨的是，他们当时聚集在一起抬头仰望着我们得翻越的高山时心里是怎样的感受……

“你该记得当时的情景，布里斯：在炎热的白天，帐篷下摆着一排排凳子和折叠椅，女士们都穿着夏装，她们手中的扇子在随着布道和歌声的节奏摇出阵阵清风。唱诗班和葡萄园的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穿着白色的制服。没错。所有节奏明快的音乐都代表着我们的处事方式和生活观念。一切都在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周围的一切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融入了这个宗教仪式和召唤神灵的活动中。一桶桶放有冰块的冰水和冰柠檬摆在阴凉的大树下供人们享用，加苏打水的饮料装在一个个黄色的箱子里，堆放在一边。是啊，煤油灯和提灯彻夜闪着火花，一切看上去像是一个个乡村夜市。

“还有那告别宴会的场景，你一定记得，布里斯。所有的女士都在忙着炸鱼炸鸡，烧烤大王——会弯屈手关节的杰克逊特地从

亚特兰大赶来，他挥汗如雨，在监督着十六个厨师的工作，并负责所有的烧烤坑，忙得像是个佐治亚州的政治家在其选举日——对不起，布里斯<sup>①</sup>。稍想片刻，布里斯，那情景将回到你的脑海，因为，哪怕你就从吃东西的角度去回想一下也可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场面。”

希克曼摇摆着他那花白的头，大笑起来；然后，他又靠在靠背椅上，抬起他那巨大的左手，摊开手指，一边用他的右手食指数着，一边在一个个地弯屈着他的左手指。

“上帝啊，共吃了一千五百块三明治面包；五千磅鲶鱼和笛鲷；十五加仑热果酱，都是按会弯屈手关节的杰克逊提供的配方调制的；九百磅烧烤子排；八十五只直接从弗吉尼亚州运来的火腿；五十磅土豆色拉和整整一大块甘蓝菜地生菜。是的，光炸鸡就够我们如此众多的人吃饱了，就不必再提利马豆了——不必了！也无需再提新鲜乳猪耳朵和西瓜，还有那些炸馅饼、巧克力蛋糕和家庭自制的冰淇淋。主啊，那确实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一个了不起的场面。布里斯，你连那样的时刻都经历过了，怎么还要不辞而别去那个地方？这实在令我想不通。至少你不要去那儿，不要呆在那儿。也不要以为我的脑子就那么简单。我并不仅仅在谈吃的，我指的是那种心灵的沟通，那样的聚集一堂——吃东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种外在的形式，一种象征，就像葡萄酒象征内容，面包象征着实质……啊，是的，孩子，我们填饱了他们的肚子，但我们真正填满的是他们的心灵，给他们以信心——我们使他们变得充实了。

“我们感染了他们！”

“我们宣讲十字架上的耶稣和死去的耶稣。我们宣讲耶路撒冷的上帝，还有走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上帝。我们宣讲上帝的

---

<sup>①</sup> 希克曼在对身为政治家的布里斯说话时用了这个带讽刺意味的比喻，因此他说“对不起”。

开天辟地 ,布里斯。我们宣讲上帝 ,直到上帝的声音在芸芸众生中如闪电般迅速传播。阿门 ! 布里斯 ,在我们布道的过程中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你在那儿 ,孩子。你.....”

参议员躺在那儿听着 ,此刻 ,这声音在他的心中产生了共鸣 ,随之而来的快乐和信念使他想尽情享受这段愉快的回忆 ,但他又感到了一阵疼痛 ,他一时无法抵御 ,似乎“教父”一字在他的嘴里又打开了一道新的记忆闸门。也许 ,如果他及时刹住自己 ,他就能逃脱 ,就能跳出这脑海中涌现出的一幕幕记忆 ,就能使之融化.....

“想像过去 ,布里斯 ,”希克曼仍在说着 ,“七个身穿黑色宽幅衫、脚穿斯塔西·亚当斯牌鞋的牧师 ,全身心地投入到将上帝的福音传播给他们的这项工作中去。日出时分即开始布道 ,幽冥中 ,所有的人都跪在黑土地上 ,都躬着身体跪在那儿祈祷 ,直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将笼罩在一片朦胧绿色中的天空点亮。然后又是昼夜不停的讲道 ;太阳由升至落——由近至远。我是指那七个了不起的人 ,他们用真挚的情感和力量去打动人们的心灵。他们拥有人类的灵魂世界 !

“什么 ? 谁 ? 七个一等、一流、一级牧师。了不起的人。正襟危坐于讲台 ,踌躇满志 ,嗓音洪亮 ,他们情绪高昂 ,相互激励 ,还感染了整个会场。七个了不起的牧师 ,更不用说伊特摩尔和你了 ,布里斯。

“在场的还有许多不信宗教的人 ,他们去那儿的目的是要听听那些大个子黑人的讲道。哈 ! 还有一些人以为他们是在那里听一场布道比赛——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智者聚在一起免不了有一场唇枪舌战。热爱福音的人都注重布道的方式 ,因为荣耀就是这样被折射出来的.....哦 ,但也有有人认为 ,我们只不过在寻欢作乐 ,对此 ,我们也有察觉。尤班克斯牧师有天晚上被煽动起来了 ,他开始屈身向有罪的女人们颂扬道义 ,她们全都被吸引过去了。有一个女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站出来为某些残暴的事情作证 ,我吹

起了长号，把她的声音压下去了。哈！哈！哈！为了得到拯救，她公布于众的罪行比他们在整整一年之后的炎热十一月所犯的罪还多。不要笑，布里斯，这并不那么可笑，何况你还得省点力气。因此，我本人的布道就使十五个人归顺教会了——有的披金戴银，有的穿着血红的长袜、短裙子、黑漆皮鞋，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给远在人群后面和近在忏悔席的她们讲道。十五个改邪归正的妓女。‘想想穿那些奇装异服的人都是些什么人。’的确如此。我挫其傲气，让她们羞愧地低下了头，流下了泪，泪水也使她们的脸上那红色的脂粉变得深一块紫一块……

“但她们有什么办法，布里斯？我们玩的是做真输赢的游戏；我们有七个你能见到的最有实力的牧师，我们有全国最有特点的歌手，我们有整个南部地区最好的唱诗班——瞧我们还有谁：歌手威廉也在那儿——还记得他吗？劳拉·明尼·史密斯无论是音质还是音调都可以和贝西一比高低，重头戏还在吟唱上帝的福音。费斯·麦卡威像一个大师一样，一直在弹奏钢琴，指挥着一个唱诗班。年轻的汤姆·多尔西早已从芝加哥赶来参加大会——他在这种场合还在和上帝开玩笑。惠特比那美妙的和声在歌颂着上帝的福音，那动人的旋律让地上的动物、天上的鸟儿，乃至田间的花草都随着这音乐声高歌，以表达对上帝恩泽的感谢之情。布里斯，还有四个黑人，他们可以让地球的万物纵声高歌。他们在犹太人的竖琴、头发梳子、卡祖笛<sup>①</sup>、澡盆上，以及任何其他东西上奏乐。他们站在装高粱的大缸上吹着约书亚树号角——是和谐的声音吗？见鬼，从未记录下来！

“那么这些可怜的罪人能做什么？事实上，又有谁能做什么？布里斯，让我告诉你：老伊特摩尔，上帝保佑他的记忆，老伊特摩尔

---

<sup>①</sup> 原文为 Zu-zus，据说是一种美国黑人自制的乐器，类似美语卡祖笛（Kazoo，一种玩具笛），故译之。

牧师有天晚上在那儿做的抛砖引玉的布道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尽管我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牧师！呃，我坐在那儿听着那个黑人的布道，圣书中的内容仿佛升华为一幅幅画面，他简直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了！布里斯，我也在广播电台听你弄过一些构思独特的闹剧，但孩子，伊特摩尔简直像施洗礼的约翰一样，那样坚定有力，那样大踏步地走过耶路撒冷！哦，的确是这样！也许，你当时太小了，无法理解这一切，可那天晚上，那位先生顶得上一万个先生，他的音调简直令人叫绝。严格说来，这并不指他所说的，而指他是怎么说的。那个黑人一直堪称大师，那天晚上他是一位通神意的大师，布里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

希克曼轻声笑了，他边打量着布里斯的脸，边想，这不会伤害他的，这段回忆不会的，其中的笑声或许还会打动他，对他有所帮助……

“当轮到我布道时，我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这下让我碰到难题了。他把我们的情绪弄得如此高昂，布里斯，以至惟有圣洁的歌声能传递大家的心声。我索性站到一旁，领着大家唱起了《让我们共享圣餐》这首歌，直到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使内心的激动略有缓解。我曾经教你唱过那首歌，布里斯，就是第一首。那是一首友谊之歌，歌词虽然简洁，但蕴藉着深刻有力的内涵，因为在这首歌中，狮子和羔羊和睦共处。而远在俄克拉荷马州，他们有时居然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曾用这首歌使白人中的许多可怜的有罪之人归顺上帝了……嘿，我站在那儿唱着歌，并注意到，不管在黑暗中还是在灯光下，所有的面孔都焕发出光彩，我问上帝：‘主啊，所有这欢快的喧闹除了为这六月的庆典日，还有何意义？自由、解放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声音穿过所有的闹声传到了我的耳边：‘希克曼，圣书找到了其人类，书中有如何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论述。’但是主啊，’我说，‘隐匿在黑暗中的还有那些环境低劣的小镇，与之相邻的还有城市，城市里有警察，有高层建筑、

工厂、法院和国民警卫队 ,还有报纸、电话、电信 ,以及所有那些言行举止 ,这些都让人感到 ,他们从未听说过您的圣言。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在这里变得如此渺小、懦弱……’然而主说 :‘ 圣书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人类。复杂的过去已为简单的现在所战胜。这是主流 ,希克曼。’主说 ,‘ 按照圣书上说的站立起来 ,继续前进。时间都是属于我的。’然后主用方言低声对我说 :‘ 你做好准备 ,等着达成协议。让你的族人也做好准备。只要做好准备。现在就站立起来 ,继续前进 !’于是 ,布里斯 ,我就昂首挺胸 ,继续前进 !这听上去就像是一个谜语 ,或是一个玩笑 ,但即使是这样 ,那也是上帝的玩笑 ,我只不过是如实地开了这个玩笑。也许 ,这便是牧师的本性 ,他就是上帝自己的诚实的人。

“布里斯 ,那天晚上 ,在伊特摩尔、庞培和布雷泽顿牧师布道以后——对了 ,还有那个小个子黑人默里 ,他曾经在北部的一所法学院执过教 ,可以用纯正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布道 ,还有本领让我们那些所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围在他身边 ;他可以让他们理解他的话 ,领会他的讲道——他并不是在炫耀自己 ,他需要用这些语种 ,这样 ,他自己就有在会场上随意走动的余地。而且他深知 ,圣书内涵的接受取决于其传播的方式。不 ,现在别打断我 ,节省力气。我知道 ,你熟悉这些秘密 ;你以此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已经够深了……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重要的是 ,默里牧师所受的教育并没有把他和人们分开。没错 ,他习惯于坐在他的椅子上 ,身体朝前倾着 ,双手握拳 ,手臂搁在膝盖上 ,像一个拳击手在等着一声铃响。该轮到他布道时 ,他便嗖的一下跑了上来 ,好像他要跃入会场 ,准备给魔王以重重的一击。主啊 ,他是一个怎样粗鲁的小个子布道先生 !有天晚上 ,他抓住一个不信上帝 ,还跑出来扰乱会场的家伙 ,一下子把他扔进了一片漆黑之中 ,这家伙在地下滚了约十五米后 ,掉进了装有骡尿的泥坑 ,然后 ,他回到讲道坛 ,像彼得一样讲起道来……”

“是啊，”参议员说，“我还记得他，还有一个讲话结结巴巴的人……”

“对，对，我没有忘记尤班克斯牧师，人们对他的话的理解不会比对德摩斯梯尼<sup>①</sup>的演讲多，好在他后来唱起了摇滚乐——但一旦他走进布道坛，高高地举起双手，上帝啊，那可真是口若悬河！”

“接着，布里斯，在所有这些人以后，我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之中开始我的布道，因为伊特摩尔弄得那五千多人精神紧张，我发现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安静下来。我也明白，只有一个可爱的孩子才能真正为他们引路，我转身看着你，朝你点点头，只见你身穿那套小小的白色大礼服站起身来——你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布里斯，是一个缩小了的上帝之造物……见你离开了讲台，做好了准备，我则努力想使圣书上的内容明了易懂……”

突然，参议员在床上猛烈地扭动着。

“圣书，福音，”他疲倦地说，“你需要的是一个舞台和一群演员。你本该是一位剧作家。”

“躺好，布里斯，”希克曼说，“我那天晚上通过布道使他们安静下来了。由此的确可以找到一种做牧师的骄傲感，一直如此。因为伊特摩尔已经定下了这样的节拍，我只有接受挑战，但其意义还远不在此。我们忏悔后又欢喜，欢喜后又叹息，他让纯洁的痛苦得到了解脱，并使之升天了，因此，我要使它们得到升华。除了使之转到一个更高的齿轮上，我别无选择。我要做的还不止是唱歌和欢呼，我还得进入到圣书那纯净的领地。我得超越那火烫得像冰，冰冷得似火的地方。在那里，主的福音清晰可辨得悄然无声，悄然无声得如同一只永恒的时钟响彻云霄。我要进入圣书之书，那里既有歌声，也有尖叫和低语。超出人类感知以外的福音，如同盘旋于一棵大树上的鸟群，在跳动着典籍那特有的光亮和内涵。

---

① 古代雅典一著名演说家。

“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如何上升到这个高度的，布里斯，这电梯无法达到的境界。首先是伊特摩尔，然后是我在领着他们唱《让我们跪着共进圣餐》这首歌——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并没有一直沉默，而是开始高声讲道，我的声音超出了他们的歌声，但他们依然在我的布道声中唱着歌，鼓励我向上攀援。布里斯，我还在向上攀援，孩子。我像平常一样在演讲，用的依然是一种淳朴的嗓音，也就是说，用的还是我喜爱的家乡话，但我那天晚上并没有高声叫喊，我说话的调子很低——我们没有麦克风，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但他们听得见我说话。我的布道使那五千人安静下来了，五千个黑人啊，你知道，这仅次于创造一个奇迹。但我做到了。我做到了，而且是在炎热的夏天，玉米威士忌酒从人群的边缘一碗碗地被传到每个人的手中。这种时候当然少不了威士忌酒——还有交欢。哪怕教堂也有其外屋，就像它既要有前门，也要有后门；既要有尖塔，也要有地下室。因为人总有其本性，没有旁道和沟道不能称其为大道，没有两条朝不同方向延伸的干道，就不能称其为交叉路。但那个六月庆典的夜晚，他们都保持安静。而且，布里斯，当我慢慢向后退去时，他们仍然鸦雀无声。老费斯在此刻接着主持会议，他领着他们唱起了歌，我走下讲台，朝孩子们点点头，他们开始护送你朝过道走去……”

## 第 八 章

参议员感到自己无法抗拒地陷入了那富有旋律的回忆声中，他的内心在呼喊，等等，等等！是的，布里斯在这儿，因为我又看

见了我自己,又变成了布里斯,在那改变一切的夜晚,他被抬着经过讲台后,被放到铺有锯木屑的松软的地上,讲台上七个身着黑色服装、坐在高背椅子上的牧师,与此同时,他也听到了头顶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狂热歌声,此刻的希克曼教父几乎是一口气吹出了长长的号角声,声音飘过帐篷时,我正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我悄然走过锯木屑,生怕碰到绳子和帐篷支架,径直穿过林中空地,维尔希特副主祭和几个大个子男孩正等在那儿。我像往常一样在不情愿地朝前走,不过这次我的步履匆匆,心里寻思着,为什么耶稣还不吹气。他还在天上听着希克曼教父那压倒一切的声音,它如同一只巨大的、黑色的光明之鹰在发出悦耳、柔和,却又是那样痛苦的叫声。当我开始跑向那些我看得见的模糊人影时,我还能听到这声音在空中回旋。人群中我看见它呈白色摆在松树下的一张桌子上,给人一种胁迫感。现在沉甸甸地靠放在路边一棵树上的特制树枝样子夸张,人们就是用这树枝将它抬进来的。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走近桌子时,我听到其中一个男孩傻笑着问,你在那儿说了些什么,死人?我惊恐不安地看着它——那粉红色的、张着青蛙嘴的盖子,然后掉过头去,没有吱声。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帐篷下那明亮温暖的灯光,也感受到了参加这次庆典的人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活动。他们此刻正伴随着歌声尽情地摇摆跳舞,歌声直冲云霄,化做希克曼教父那无声的、持续的、超凡的声音。接着维尔希特副主祭说,过来,小牧师,走进去!他的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肋骨,将我举了起来,听到男孩子们的嗤笑,我的脚开始乱踢,进去时,我的身体滑过玩具熊和复活节小兔子,现在我的脸朝下俯着,双手握着《圣经》,当厚密的盖子使黑暗压下来时,我开始全身发抖。

连冰淇淋都没有,没有任何可以随我心愿、给我动力的事情。在布里斯看来,这样做似乎毫无价值。

随着维尔希特副主祭一个手势,他们将我抬了起来,我似乎感

到地球倾斜了，一下子把我悬在了空中。我好像飘游在黑暗中，在维尔希特副主祭准确无误的指挥下，他们迈着均匀的步伐，一摇一晃地沿着路标走着。所有这一切都通过塞在底部、上方和四周的粉红色的隔离物传到我的耳朵里，并顺着我的肩膀、臀部、脚跟和大腿直接传给了我。一个有着十二条不连贯的腿的家伙在行走着，我则是其内耳，其焦虑，其不安的心，在紧张不安中倾听着保持这条路线和支撑着我的声音是否依然回荡在空中，因为我当时以为，如果他停下来呼吸，我就会被困在里面永远出不来了。听到手柄在我耳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这是西里的手关节重重地撞击在我身上，他让我知道，他还在外面不怀好意地讥笑我的惊慌。透过内衬那厚厚的缎子隔音布，远处的歌声似乎相隔有几英里，那有节奏的掌声像一道道霹雳的闪电传到我的耳朵，预示着一场大雨。他们踮着脚尖，踏着节拍地走着，仿佛一只船浮游在缓慢的水流上，而我通过盖子上的小管子在呼吸的阵阵热气，现在也被来来往往的人，主要是那些身着用绸子和缎子做的宗教仪式装的人所淹没了，而对他们那荒谬的、无休止的死亡与复活的游戏来说，我自己身上那难以接受的漆黑一团的装束是必不可少的……再回到那时候？不！

“布里斯，我看着他们把你抬在他们结实幼嫩的肩膀上，慢慢走出过道，然后将你放在一盆盆鲜花之中，有红白玫瑰，有荷包牡丹——我站在你头上的讲台上，开始讲述世界的开端与末日，人类的出生与痛苦，还有……”

尖叫声，沉默声，参议员想，那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是布里斯。他靠在盖子上，虽然里面一片漆黑，但他心里还是知道，他的脸四周是粉红色，是粉红色的、柔和的、柔滑的黑暗，连他的两耳都被黑暗塞满了。里面总是一片漆黑，连同《圣经》和玩具熊，连同身上的白色衣服都变成了黑色，那不是我！只听得见希克曼牧师那

高昂的歌声，歌声现在悠扬地飘向高高的天空，变成了一块黑色的柔软的天鹅绒布，维尔希特大娘用它做了一件漂亮的高档大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大衣的衣领是一个很宽的披肩。是啊，这讨厌的黑暗。

他专心地听着，一只手握住《圣经》，另一只手抓住玩具熊的脚掌。玩具熊在盖子未被打开时就被放在那儿，因此它并不害怕，一只胆大包天的坏熊。他听着这始终保持着抒情诗一般格调的歌声，出自圣书的词句如同以西结之轮<sup>①</sup>源源不断，屏住呼吸，拼命想让那扣人心弦的潮水不断涌向他，保持思维。如果他停止了呼吸，我也将死去。因为我的呼吸也将停止。如果上帝用尘土造人时咳嗽或打喷嚏了，就不会有有灵的亚当<sup>②</sup>。

但他知道，他正通过装在盖子上的管子在大口大口呼吸。快点啊，希克曼教父，他心里想。快点开始说那句话。求求你，让我站起来吧。让我出去，到有光线、有空气的地方去……

是布里斯？

他们就这样抬着我慢慢走过平坦的地面，当箱子从他们的肩膀上被转到另外人的肩膀上时，我能感觉到那轻微的摇摆动作。我想，那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出了树林空地。再回到树林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方向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快点！他们还是慢慢地走，就像一条破船在黑暗中顺着一条大河漂流而下，而我则从船内抬头仰望这黑洞洞的天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所有的人都跑到很远的堤坝那边去了。现在，我的双脚感到不寒而栗，我使劲地将玩具熊的脚掌往下压。正在此刻，我听到了阵阵此起彼伏的有节奏的掌声，如同遥遥听到了阵阵惊涛骇浪，又如同潮水撞击船只后闪着银色的光芒飞向黑暗无边的夜空，就像那闪光的铃鼓被摇响后

---

① 见《圣经·旧约·以西结书》：见活物与轮。参见 106 页注①②。

②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 2 章。

发出的一簇簇银色的光点 ,又像火箭尾部撒向天际的流星烟火。我要是能睁开眼睛多好啊 ! 黑暗是那般沉甸甸地压在我的眼帘。请快点吧 ! 恢复我的视力吧 ! 茫茫黑夜 ,我又远在天际 ..... 天际 ..... 我想起了我的复活节小兔子 ,它也是从一个红白相间的黑乎乎的蛋中出来的.....

他们带走了我的主  
他们带走了  
我的主 ,  
请告诉我 ,何处  
将他寻.....

他们终于将我放下了 ,放下了 ,放下了 ,我能感觉到因为有人走得太快而撞在花盆上的声音 ,还有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传进了我的耳朵 ,这声音如同一声震耳欲聋的闪电 ,参差不齐地划破了黑暗的天空。

耶.....稣.....啊 ! 发发慈悲吧 ,耶.....稣 ! 我的双腿又是一阵不寒而栗。

兄弟姐妹们 ,人人都有一死 ,希克曼教父在说着 ,他的声音来自遥远的黑夜。因此 ,人人都必须得到拯救。你们也必须得到拯救 ! 是的 ,哪怕是神子耶稣 ,他代表神与人的交流——即使他也免不了一死。我的意思是 ,也要像人类一样死去。那么 ,你们都是人下之人 ,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呢 ? 就连耶稣也不得不在人类孤独与痛苦的极限中死去 ,因为这是他不得不偿还的代价 ,因为他下到了人间 ,并以可怜的、不稳定的人形显身。发发慈悲吧 ! 即使这种神一般的显赫可以将人类这种动物形式的内置邪恶转换为一种可以朝崇高的正义不断延伸 ,再延伸的生物——阿门 ! 那可以为人类指明一条通向进步 ,通向一种更崇高的生活方式的捷径——即

使有了这一切,他也免不了一死!听我向你——道来:哪怕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句话的耶稣也得和人类一样死去。像人类一样,遵照万能的上帝的旨意,在神的十字架上,带着所有人类的怜悯和困惑之心发出呐喊!……

还没到那一刻。我听到希克曼教父的声音在我身边滚动,时上时下,时隐时现,现在,我的耳边不再有黑暗的压力,取而代之的是猛然间响起的一阵阵隆隆声,当我感受到了那携带着浓郁芳香的清新空气时,我的脸上已是大汗淋漓了。我躺在那儿,冲着光线、斜盖上的缎子褶皱和维尔希特副主祭那模糊的轮廓眨着眼睛,此刻,他正朝旁边走去,因此,他自己似乎就是一团黑影。我躺在那儿,用鼻子呼吸着,并放下了玩具熊的脚掌,双手紧握着我那白色的《圣经》,将花香深深地吸入我的肺腑,同时也感到,在真正的恐怖到来时,我的牙齿直打颤,尿囊发痛。因为这种感觉仿佛总在等着我,让我做好准备,等着希克曼教父向我发出站立起来的信号,以至于它像沉甸甸的泥浆一下子从我的脸上滑到了我的两条大腿中间,并将之困在了流沙中。每听到希克曼教父的声音,我就像从河床里挣脱出的一具僵尸漂浮了上来,随我一道浮出水面的还有恐惧。

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说,让……我听到了,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得见维尔希特副主祭双手握着《圣经》走上看台,站到了希克曼教父身边,站到了两个布道坛中的一个旁,他一边专心致志地看着圣书,一边重复道:让……

这两个人并排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另一个身体修长,皮肤呈棕色;其他的牧师排成行站在其后,他们一脸的严肃,十分关切地听着福音的颂读,就像坐在雕刻的高背椅上的法官。随着希克曼教父开始一字一句地读经文,维尔希特副主祭便跟着念,两人一呼一应地重复着诗一般的句子,希克曼教父还对押韵诗做了一些修改,就像他吹长号时总要情不自禁地赋予唱诗班唱诗的

内容一些寓意。

让在此通常意为舍弃 ,希克曼教父说。

阿门 ,维尔希特副主祭在重复“舍弃”二字。

是的 ,意思是含着眼泪放弃 ,并体验人类损失的痛苦感受。

嗨 ,我们的内心屈从了 !

让小孩子 ,维尔希特副主祭说。

孩子们——啊 ,是的 !我们的孩子们。主也在对我们说话 ,希克曼教父说。我们深爱着的孩子们。我们的肉中之肉 ,魂中之魂。我们对极乐世界的期待 ,我们活在世上的义务。是的 !这些小羔羊是我们事业的希望 ,我们人类延续的保障。这些小小的未来开拓者——嗨 !——阿门 !这些小小的历史见证人也和我们一样都是父母所生 ,也都有各自父母 ,但我们都与主同在……

哦 ,我的主啊 ,看看这闪光的字眼是在怎样地跳动吧 !希克曼教父说。首先是孩子 ,然后是牧师。是人类最年轻的牧师 ,也是我们大家的教父。一个以慈悲为怀的教父在人世间的每天早晨呼唤的孩子们——是的。转眼间 ,时间停止了流逝 ,主在召唤我们回家。

主说 ,来吧 ,阿朗索兄弟。

啊 ,是的 ,“来”的意思是“走近”。快来加入吧 ;跟着他——耶稣——走。走过标枪林立的狭窄门扇 ,爬上骷髅地小山丘 ,爬上坚硬的十字架 ,在那里 ,孩子们会变成男子汉。是的 ,还得找到人类地位的实验场。虚荣心如同穿脏了的内衣跌价了。傲慢被剥得一千二净 ,如同一对在泥浆里游玩了整整一周的野鸭。脚步沉重得如同有严峻的审判等在前面。双腿一跛一跛地走着 ,如同一条破旧的吊带裤。眼睛昏花得像一根摇曳不定的灯芯 !读给我听 ,副主祭 ,请把我的意思再勾画一遍 !

他还是那寥寥数语 ,却意味深长。阿朗索兄弟 ,到我这里来吧 ,维尔希特副主祭大声说道。

是的！意在承担主的重负。在我们蹒跚学步时接过来的那小小包袱的重量原本比一个奶油球还轻，也不会比一个为一岁半大的孩子制作的糖奶头重。后来，在我们生命中每走一步，它就变得沉重一些，直到最后，它像一块世界之墓碑一样压在了我们身上，主帮助我们吧。意在要我们背着它走！拖着它走！拉着它走！哪怕是爬也得走！一拐一拐地走，一跛一跛地走；以耶稣的名义叫喊着走——只要走！你可以骂骂咧咧地走，但不要找借口。阿门！让我再听一遍，维尔希特牧师……

到我这里来吧，主说。

意在帮助那些懦弱无能和心灰意冷的人。意在与压迫阶级做斗争。要接受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磨难，以维护自己的信仰。意在经历耶稣进入的永恒生命。哦，是的，哭泣，哭泣，哭泣吧……眼睛……

我听到说话声越来越响亮，并向四周扩散，变成了希克曼教父那嘹亮的歌声和雄壮的号角声，它不知怎么似乎也和箱子里的我一道在上升，当歌声带着阵阵痛楚飘上天空，朝仿佛是高耸于帐篷之上的他飞去的同时，也在强烈地震撼着我。我虽然紧张得浑身发抖，但还是按照希克曼教父说的，镇静地、缓慢地探出半个身子，同时感到恐惧像流沙一样擒住了我的胸膛，也感到自己张大的嘴巴，喊出冲向我的喉咙的那几个字，去应和他那洪亮的声音时，我的身体隔膜在痉挛性地伸缩：

主……啊……

……为什么……

……要……

离弃我？……我喊道，但此刻希克曼教父正在慷慨激昂地接着讲：

……比一般人更像耶稣，然而，在这世界被毁灭、被创造的時刻，只有一个小孩在呼唤着他的教父……听到这只羔羊在树上发

出声声叫唤！

主啊 ,主啊 ,我喊道 ,为什么要离弃我？

阿门 ,希克曼教父说 ,阿门！

接着 ,他的声音更快 ,并有爆发力 ,流露出牧师那内在的威严：

他不是某个人的教父 ,而是所有人的教父 ,是主的——万能的主的家族的人子！在受难的十字架上大声疾呼！哦 ,睁开你那低垂的眼帘 ,看看这逼真的福音吧！所有的孩子在这神秘的时刻都是主的人子 ,那承担了所有的孩子这一重负的耶稣在大声呼喊 ,主啊.....

主啊 ,我喊道。

那声音哀怨得像只小羊.....

.....咩咩咩！.....

是啊 ,小羔羊在用人类的舌头呼喊.....

.....主啊.....

.....在对着圣父呼喊.....

.....主啊 ,主啊.....

.....在叫唤他的父亲.....

.....主啊 ,主啊 ,为什么.....

阿门！主啊 ,为什么.....

.....要.....

离弃.....我.....

啊啊啊！

为什么要离弃我 ,主啊！

我尖叫着应答了这句话 ,现在 ,我只想哭 ,只想结束这一切 ,但希克曼教父的声音在告诉我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福音正将他带往需要他的地方。我听得见他在我身后的讲台上来回走动的声音 ,他的脚上穿的是他的那双黑色的大皮鞋 ,他的声音比他的脚步更沉重 ,他那宽大的胸膛激动得一起一伏。

他在喊着——阿门！在喊着，主啊，主啊——阿门！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十字架上，耶稣的双臂伸展着，就像我的母亲曾经告诉过我的，按照习俗，对于逃跑的奴隶，他们就这样吊起他们的双臂，对他们处以水刑，他们强行将水灌入他们的嘴里，直到将他们的肠胃灌满，让他们全身浮肿，然后活活淹死在干燥的地上。咽下去的是水，呼吸的是水，让水漫溢他那尘世间的肺部，就像一条鱼被放在枯干的地上，因缺少氧气而被憋死。

仍然被钉在，被钉在十字架的横臂上，就像是一张浣熊皮被钉在谷仓的墙面上，但那毛茸茸的外衣里裹着的是那依然活着的浣熊<sup>①</sup>！还有那九条罗马法构成一股痛苦的火焰，足以摧毁众议院。是的，每一条法则都是一杆枪的枪尖，直指那令人痛心的不义之举。啊，是的！

瞧！他的头垂下了！绿色的胆汁从他的双唇流出来了，就像很久以前那甜蜜的孩童时代流出的口水。啊，但世上没有这般坚硬的奶头，这只奄奄一息的羔羊没有尝到过这般苦涩的乳汁！

他依然在坚持着，尽管他知道等着他的是怎样的结局，但他仍在坚持着，是的！因为人体有求生的欲望，不管生命在谁的肋骨、心脏和肺脏中。因为人体并不赞同死亡。因此，面对希望，自杀显得那样阴郁！啊，人类是不屈不挠的。人类是有人情味的。是的，当然，人类也是骄傲的。即使天堂与地狱猛然间和合在了一起，就像一个十二磅重的雪橇被放在一块加厚的移动式钢板上，人类依然是不屈不挠的，顶天立地的，后缀“ish”意思就是“是……的”<sup>②</sup>。

因此，他仍在那里伸展着双臂，从地狱般的痛苦到默默的祝福，大脑在天堂，身体在地狱——告诉我，是谁说他体弱多病，是谁

---

① 浣熊也是对黑人的一种侮辱性的称呼。

② ish 是英语形容词后缀，表示“……的”，如：childish(孩子气的)，selfish(自私的)。此处顶天立地的，原文 mannish。

说他意志薄弱？因为，如果他真是那样，那么得给“力量”换个新的词汇，再给“勇气”一个新的表达，我们需要整整一本词典去获取那一刻的真理。

啊，他仍在那里被人嘲笑，他们口出恶语，就像是从甜瓜里进出来的腐烂瓜子——讥笑吧！你知道讥笑的滋味，已经对此不屑一顾了。你已经听到了那充满蔑视的声音：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国王，是上帝之子，跳下去吧！跳下去吧！黑杂种，肮脏的犹太人，跳下去吧！风中燃烧着轻视。光口臭就足以烧毁熔化莫洛克神<sup>①</sup>。

鲜血正从他的身体溢出。猎狗边吠边追着那头疲惫的雄鹿。然而……然而，他的力量和荣耀被锁在人类显现的弱点中，被他接受了的人类的局限，以及他将人类作为献祭而受到限制！啊，是的，因为他立志要像人类一样死去，以此来拯救人类，让我告诉你，在那一刻，他代表着许多的人。他的英雄气概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最为壮观的境界，就像一块多棱镜闪耀着人类多姿多彩的光芒，让所有那些有视觉的人眼花缭乱。人类走出了单纯的痛苦，进入了一种虔诚的快乐之中……他仍在那里，尖钉仍留在他的肉体中。仍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先是平放在地上，然后被慢慢地、撕心裂肺地、刮骨割肉地以一百八十度的弧度立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啊啊！像天庭里的那根栋梁一样被立了起来。主啊，主啊，为什么？看着他，注视着他！抚摩着他！他的双眼在向上翻，就像我们在翻白眼，在指望着他的，我们的圣父的帮助，他脖子上的筋被套住了，像暴风雨中的一座弯得很厉害的桥，其钢缆被紧紧拉住了。他下颚肌肉裂开了，像玉米粒被放在一个热烘烘的炉灶盖上，是的！他的嘴巴想拒绝人类的可悲的提问，也是他那句中注定的话……

主啊，主……

---

<sup>①</sup> 古代腓尼基人所尊奉的火神，以儿童献祭。

哦 ,是的 ,布里斯牧师。这痛苦的叫喊声压过了那些正在嘲笑他的人 ,而他离开圣父下到人间正是为了拯救这些人 ,叫喊着——主啊 ,主 ,为什么……？

阿门！人类从此再无人发出过这种叫喊声——谢谢你 ,耶稣。

啊 ,人子 ,啊 ,人类之躯体！这方面我们了解甚多。因为这是人性更薄弱的一面 ,我们都爬到十字架上 ,像细菌一样簇拥着他。可现在和我一道看看他吧 ,用你那双最善解人意的心灵之窗再看他一眼吧。他仍在那儿 ,用人体的血肉之躯坚持着 ,他的脸痛得直抽搐 ,痛得变了色 ,就像田里的稻穗遭到一阵强风的袭击后被吹得无所适从 ,被吹得既困惑又迷惑。眼前的现实使他难以理解 ,潸然泪下 ,痛苦不堪 ,他那被束缚的人脑灰质开始明白了 ;在他的人体大脑中 ,在他的人体大静脉组织中 ,他明白——并完全意识到 ,人类生来就是要为其他人受苦 ,死亡！他仍在那儿 ,看看他。他被悬在了天堂与地狱之间 ,坚持了十九个世纪的光阴后 ,在他受磨难时的某个瞬间里意识到 ,我是说 ,在他发出痛苦的叫喊声的那一刻 ,他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只是温暖的子宫和孤独的坟墓之间的一个缩影。一直要证明 ,要以具体得无可否认的形式将有血有肉 ,还有人类勇气的历史的原形拍摄下来 ,让我们大家看明白 ,在这以前 ,每个人都得承受这一切。要证明 ,要证明 ,在这个孤独的、萤火虫般一闪而过的时代 ,我们在呼唤着我们地球上的生命 ,我们稚嫩的屁股上都是被拍了一巴掌后 ,我们才能用呼吸的第一口气喊出困惑着我们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出生？……啊啊啊！

我们的话几乎还没出口 ,几乎还没来得及深深地吸入第一口痛苦的氧气——甚至还没能缓过神来问一问 :主啊 ,我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主啊 ,我是谁？——一把铁锹迎面击在我的两颊 ,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这才喊出声来 ,哦 ,主啊 ,为什么我生来就是为了死去？

对啊,为什么?希克曼牧师,告诉我们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布里斯牧师?因为我们是人,那就是为什么!进入栖身之地不是件易事!其费用高得惊人,而且,没人可以拒绝进入。哦,我们可以穿套服,戴红紫相间的帽子,偶尔还可以戴披肩。我们可以享用美宴,可以游行,昂首挺胸地走路,可以拥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然后当当两声!我们突然悬在上帝赐予我们的两口气息之中,一口气息是为了生命的开始,另一口气息是为了生命的终止,一声欢笑和一声叹息,恼人的欢笑和逗人的快乐,如果我们走运就要学会博爱,如果我们活着就要学会忠诚,如果我们彻底地绝望了就要燃起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布里斯牧师。可现在,感谢上帝,因为他以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概通过了这场考验——虽然不是像神一样,但也像任何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意志薄弱的、敢于当教子的人一样……阿门!哦,我们必须有这个胆量,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有这个胆量,我的孩子们……我们必须有胆量在我们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教子。是的,现在,我们得到的关心和教训如一座引路的灯塔帮助我们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啊,我们在那瞬间的光明中开花,凋谢,死亡,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主,这样,主也可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自己。因为,那只是一个震荡不安的时刻——那时,复杂陈旧的好坏之夹一下子钳下来,将我们的敏感部位钳住了,使我们仿佛感到,我们的发根上夹有熊的牙齿。主啊,他教我们怎样生存,是的!在那浸满阳光的令人畏惧的时刻,他教我们怎样死亡。他还在十字架上,牵领着我们的羔羊,告诉我们怎样得到正直的遗产,他在人类最悲伤的时刻——即手脚上钉着铁钉,慈善的眉头上布满无以复加的、尖利如刺的蔑视,身体侧面被无情地刺满罗马的短钢针的时刻——发出了呼喊——

主啊……

……主啊……

主啊！阿门。他在那株丧失了阳刚之气的罗马树上冲着他圣父叫喊，就像一个受到了不公正处罚的孩子一样。布里斯牧师，谢主之恩……他是在用人类的最后一口气来确保人类生命之永恒……

随着内心的激动在增加，布里斯的嗓子越来越痛，他感到，现在福音正在人群中产生了效果，沸腾的人群沉浸在圣书和盛夏的激动之中。女人们正在欢呼跳跃，直到筋疲力尽地跌倒在椅子上；我看见有人身穿白色的衣服在远处的黑夜中舒展双臂，在空中欢舞，忽而跃上天空，忽而由天而降——一上一下重复多次，这令人目不暇接的舞姿使人感到，仿佛是女人们手中的棕榈叶扇子的激烈的摆动而扬起的大风将她吹拂起来，并飘舞在空中。早过了该他作圣马克福音布道的时候了，但每次他呼“主啊，主啊”时，他们的叫喊声总是高出他的声音。他看得见对面讲台上的维尔希特副主祭倚在布道坛上摇着头，他抿着嘴唇以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那几个了不起的牧师坐在他身后的高背椅上，断断续续地喊出低沉的“阿门”声。他想留意一下帐篷后面，肋状的白色织品线缝垂了下来，卷成了一个结；再往前看，集会的人群有的想拼命朝前挤，有的则正襟危坐，表情虔诚地望着四周的眼镜镜片在提灯和火焰散发出的炎热的黄颜色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们完全沉浸在这火热的气氛以及希克曼教父对圣书那激动人心的讲解之中，脸上都流露出欣喜而严肃的表情……

突然，他看见棺材的正下方有一位白发老人按捺不住内心圣洁的喜悦，开始跳跃起舞，他腾空而起，又徐徐落下，又一跃而上地越过自己头顶的高度，那动作简直像个跳娃娃。锯木屑碎片纷纷从他的白色网球鞋上落下。这是一个皮肤棕色、表情淡然的老人，他的姿态神秘得像是框在墙上的一幅画。他的嘴唇紧闭，两眼明亮，就像陶瓷娃娃的蓝眼睛——他毫不费力地在隐隐约约的帐篷

之间遨游，就像你从床上滚下来之前遨游在梦境中一样。那是佩格兄弟，是奋兴教派的一个成员<sup>①</sup>……

布里斯转身朝希克曼教父望去，只见他的上排牙齿呈半月形不时地显露出来；当他伸出双臂准备唱歌时，他的宽厚的胸部激动得在起伏……正在此刻，他突然听到帐篷的右侧传来一声尖叫。

这是一种不同的声音，他看见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着她的身体；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伸出手去阻止她伤害自己，阻止她扒掉自己的内衣，以显露自己的女人特征，有些女人会这样做的。然后，他看见她走近了，这是一个高个子的红发女人，她身穿紫红色衣服，她边尖叫着，边穿过阵容庞大的唱诗班；头戴四四方方平顶帽的唱诗班的成员本来都是站着的，为了让她走过去，他们赶紧都坐到椅子上，眼睁睁地看着她挥舞着手臂从他们中间冲了过去。

她是一个来作证的罪人，他想……但怎么是个白人？她是白人吗？他听到这女人在尖叫着：他是我的，我的！那是卡德沃思，是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你们这些吉普赛黑人偷走了他，偷走了我的宝贝。你们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他想，没错，她就是个白人，看看她那双疯狂的眼睛，那一头红发飘起来就像田野中的一团火，她正朝他扑过来，步子快得仿佛在突然间变慢了。她一个有罪的白人，与我們有何相干？她如同一个梦魇中的魔鬼朝他冲过来，与此同时，远处响起了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太太，小姐，拜托了——这里是天庭。

但即使到了那时他也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张牙舞爪是朝他扑来的。卡德沃思，他想，谁是卡德沃思？接着，她猛然间已经近在眼前，她那热切的气息吹在他的耳朵上，她那苍白的脸急促地朝他扑过来，就像是一幅肖像从一块坠落的镜子里跳了出来后向他倒

---

<sup>①</sup> 奋兴教派的成员在集会上又跳又蹦，或单脚跳、拍手、高呼，或以其他方式表示紧张的精神兴奋。

下来,她的双眼睁得老大,鼻孔在冒气。接着,他感到她的手臂将他紧紧箍着,他的头被她的手压到了她的胸前,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浓浓的、甜甜的女人香味。是我,她是指我,他想,因为在他的心中涌起了某种奇怪的、痛苦的情感。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无法呼吸了。当她将他的脸使劲朝自己身上挤压,并抱住他、摇晃他时,他感到《圣经》就要从自己的手指间滑落下去了。他拼命想握紧它。但她突然间又换了一种姿势尖叫起来,她的声音使酷热都凝固了。这时,他只觉得他的《圣经》无可挽回地离开了他的手,那清晰的回声不时地被她那急促的呼吸声打断了,他这才意识到,她是想把他从棺材里拉出来。

我要把他带回去继承遗产,他听到这样的说话声。他是我的,你们明白吗?我是他的母亲!

这声音听上去奇怪得像是在做梦,眼前的一切仿佛是几个大男孩命令你在水下睁开眼睛看东西。她是谁,他想,她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她的感情强烈,但我的母亲离我而去了,去了高高的天堂……接着,他打量着四周的成年人,发现他们的表情都是怪兮兮地惊呆了,就好像是孩童们玩耍的一尊尊雕像。他想,他们都吓坏了,她把他们都吓坏了,因为,他猛地掉过头朝希克曼教父看去,只见他正将身子探出我头顶上的讲台,他双手支撑着大腿,手臂僵硬着,他那张本是满面春风的脸露出了简直无法相信的神情,还一边摇着头。这时,她再一次将我往外拉,等他再调过头时,他看见眼前乱套了,就像是一汪清水被一根棍子搅乱了。

现在,他看见这些睁大眼睛、张大嘴巴的人有的站着,有的朝前探着身子想看个究竟,有的则站在椅子上,双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眼前的一切就像是塞进壁炉里的滑稽画报一样挤皱在一起。他看见他们的嘴里在不断吐出同一个字眼,其声音又高又大,以至他能听到的只是一片嘈杂的沉寂。然而,她那粗声粗气的呼吸却是那般地清晰可辨。现在他调头朝她望去,他看得见她那笔

直的鼻梁上有一线雀斑，如同一片白雪中掠过的一窝鹌鹑，还看见她那双睁得老大的绿眼睛。她那僵直的头发从她那惨白的太阳穴上冒出来，这使他想起了希克曼教父的“电动发刷”上的金属鬃毛……这时，随着一声平静的声音的响起，眼前的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为我挖掘一个坟墓吧，他听到了。为我挖掘一个坟墓，准备好我的寿衣吧，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哦，不会，不会发生的。因此，为我挖掘一个坟墓吧！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弯腰驼背的黑人妇女，她的个子只比一个小女孩大一点，她的身上穿的是一件过于肥大的黑色衣服，她的脖子从她的白色领子里伸出，她的肩膀似乎直接从脖子上斜下来，由此处发出的那低沉颤抖的女低音似乎是来自她嘴巴以外的地方。他看见她穿过人群，摇着头，指着地上，大声叫道：我说，挖掘坟墓吧！我说，去找掘墓人来吧！这番话带有强烈的否定性，以致听上去很平静。这响亮的声音带着怪诞的自信，这使她似乎飘游在那些身着白色制服、站在他的前方的女执事中间。他看见这几个女人都不解地相互望着，然后她们的目光又转到这小个子女人的身上，见她穿梭在她们中间，还满脸严肃地在摇着头。现在，他感到他身体两侧的那两个手臂夹紧了，像拽熊一样地将他拽住，把他拎了上来，拎出了棺材，同时，他的耳边还听到了她愤怒的尖叫声，你这有毒的树胶不要碰我！你狗胆包天！

接着，他们仿佛又一次隐退到水下，到一个灯光暗淡的地方去了，那里自然对一切无动于衷，因为他发现，这个女人的尖叫使那个小个子女人和那几个女执事都不说话了，就像她们来到天庭里或天庭外的地方都保持肃静——这时，她将我举得更高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往上升，直到他的一只脚被钩在那粉红色的衬套上，他眼睛朝下一看，只见棺材在移动。它正朝一边倒下，缓慢地，就像一只海龟从一根圆木上滚了下来；接着，它似乎想站立起来，因

为是其中一个锯木架倾斜了,使它也倒了下来。在这个女人的怀里,他感到恶心得要吐了,因为他朝下一看,只见棺材还在移动。它似乎还想站立起来,那缓慢、憨厚的动作就像希克曼教父在鼾睡中慢慢地翻身——不同的是它似乎是张着粉红色的青蛙嘴在嘲笑他。接着,当她再搬动他时,其中的一个锯木架在剧烈地晃动,他看见棺材朝一个角度在倾斜,在移动,将他的玩具熊、复活节小白兔以及他的装有彩色糖果小子弹的玻璃枪一股脑儿倒出来了,就像是出自丰饶角的奖品。他那白色的《圣经》也被倒出来了,一张张的书页飘开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他想,耶稣会被《圣经》和玩具熊这样的事气疯的,同时他也感到,他那被这个女人紧紧捏住的胃部郁积着一声尖叫,因为现在她将他的身体急转了过来,这样,整个帐篷做的教堂、摇曳的灯光和周围的人群都像一个巨大的罐头盖在发出嗡嗡声,在他的眼前旋转。然后,他感到他的脑袋被甩来甩去,牙齿也被撞得直响——这个动作猛然间停下来时,他看见这几个女执事冲上前来,正巧这时,从摇摇欲坠的棺材里抛出的画像栩栩如生地在他眼前抖动着,然后又像阳光下溅起的水花变得模糊不清了——也在这时,从那几个女执事中间突然冒出一个留着发亮的头发、戴着钢框眼镜的高个子女人,因为她的镜片在闪着刺眼的光,他看清她是张大着嘴巴,把其他几个女人都搞得目瞪口呆,随着他自己那一声刺耳的尖叫由下至上地传来,又出现了一阵寂静。接着,他看见她忽然愤怒地仰起头,他感到这声音在重重地撞击着他。

什么?你就是想要告诉我吗?在这天庭里?她跑到这儿来了——谁?是谁……?就是要告诉我,谁的出生都是因为男人和一个女人有罪的身体内部发生了冲动的性关系吗?

小个子女人那更大的声音如同怪异的回声,从撒满锯木屑的地里飘出,且为我挖掘一个坟墓,准备好我的寿衣吧!且……这低沉的声音如同鬼神的二重奏,接着,似乎有某样东西从遥远的高处

重重地打下来，落在水花上，使这水的幻影发怒似的晃动起来，他看见这几个呆住了的女人冲上前来。

她们像飞奔的黑影要在一盏火炬被抛向黑暗前到来，她们只需要纵身一跃，动作缓慢、飘飘然地、藐视空间地一跃，其重量似乎就可以将怀抱着他的女人击倒，使她踉踉跄跄朝后退去，使她的双臂不得不从他的胃部放开，双手朝空中乱抓——啊啊啊！她们那几张气得冒汗的脸向他逼近，似乎要阻塞他的呼吸，她们那黝黑的手伸得老长，像长着人头的巨型猫爪在拉扯着他，把尖叫着的他抬了起来，使他脱离了地面和棺材。现在，红发女人抱着他的头，其他几个女人抓住他的脚、手臂和身体，使他吊在了空中。他又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感到他的嗓子在发出“哎……哟……”声！

参议员首先感受到的是这种声音，然后才感受到他满嘴因高烧引起的干涩味道，并且，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他一直在倾听的是一种他熟知、被他疏忽了的外语，因此，他现在必须关注每一个字眼才能解读出其词义。这种努力似乎要将他的伤口撕裂，此刻，他的手指在摸索着叫唤护士的按钮，但这声音依然在萦绕着他，是那样地成熟老练，扣人心弦。这时，他听出了这声音，便松开了按钮，睁开了眼睛。是的，依然回响在他耳边的是希克曼的声音。他好像自始至终都在倾听着，因为希克曼并没有停止说话，他的声音在继续飘荡着，给人一种紧迫感，迫使他去认真听，并产生联想。

“这时，咳，布里斯，”希克曼说，“这个白人妇女走过来，将众人推倒，大步走向箱子，这真像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件引发了山崩地裂。她冲向箱子，并且……”

“箱子？”参议员说，“你是指‘棺材’，对吗？”

他看见希克曼抬起头，慎重地皱了皱眉头说：“不，布里斯，我是指箱子，在它装死人前它实际上还是只箱子……好吧，我接着

说 她冲上前来 拽住了箱子里的你 ,几个女执事从她们的椅子上跃而起 ,周围的人尖叫起来 ,我朝四周张望 ,看会不会有白人跑过来把她拉开 ,但我发现一个也没有。我呆在那儿。我几乎要像一个婴儿一样哭出声来了 ,因为我知道 ,那可怜的女人会将发生的一切归罪于我们。更有甚之的是 ,她这样莫名其妙地冒了出来 ,就像是一股毒气散落在我们的集会中心 ,布里斯 ,这就像是上帝玩起了恶作剧游戏。

“接下来我看见她抱住了你的头 ,苏西·特朗博尔教友抱住了你的一条腿 ,另外一个教友抱住了另一条腿 ,其他人抓住了你的手臂——说起所罗门国王 ,他要应付的只不过是两个女人,<sup>①</sup> 而我要应付的是七个。有人断言她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不一般的女人 ,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并站出来作证。我告诉你 ,布里斯 ,当牵涉到孩子的问题 ,女人们丝毫也不文雅 ,因此 ,这场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之间的争斗就没完没了了。她们一直吵到她们发现 ,如果要抚养一个孩子的责任移交给另一个女人时 ,惟一的方法是将对孩子的部分关爱和亲情也一道移交出去。她们就这样争执不下。有的人在考虑如何才能既不将这种爱分割开 ,又能让这件事得以圆满解决 ,也有人努力不放弃这份爱的重负和那些剪不断的情感和关爱 ,因为这些是薪水无法买到的 ,因为尽管有的女人工作 ,有的女人不工作 ,但对一个女人来说 ,孩子就是一切。在这个问题上 ,她是不会理智的 ,彻头彻尾地不讲理智。她要的一切就是那幼小的、热乎乎的、无助的、可爱的东西 ,她要将他夺回来 ,就像一只母猫会去养育一窝兔崽 ,或是一只母狗会去给一只马耳他小猫喂奶。我想 ,那些女执事的大多数从刚开始工作起就一直照料白人的孩子 ,她们个个都曾帮助别人照看过孩子 ,都爱护孩子。没错 ,这条生活道路上 ,她们每走一步也都和白人妇女发生过争斗。那

---

① 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 :得智慧断案。

些孩子从接生婆或者是医生的手中被放到他们的母亲的怀里的那天 ,然后再到他们第一次需要更换襁褓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被放到黑人妇女那等待着的手中 ,他们长大后依然能正确地看待因他们而引起的、发生在女人之间的那些不道德的明争暗斗 ,这真是一个奇迹。谈及鬼神争夺人类灵魂之战 ,那种场合一定是把孩子的心灵变成了一个战场。布里斯 ,因为你现在也一定知道了 ,女人们遵循的只是她们自己的规则——而男人们制定的是公共规则 ,他们早就听说过这种所谓的心理战 ,可很久以后他们才亲眼目睹这种心理战 ,并为之取名 ,还因发明这个新名词儿而出了名。

“眼下这可怜的女人从她的地盘跳了出来 ,撞入了她们的地盘。她疯了 ,布里斯 ,疯了。那天晚上 ,人们将多年来的积怨以七七四十九的倍数统统冲着她发泄 ,因为在这以前总是她这类的人最终赢得这场比赛——我是说 ,最终得到孩子。我们一开始就注定是输家 ,也明白这一点。她们总得让孩子断奶——我们的女人 ,我是说 ,我们的保姆。然而 ,她们的爱却似乎在与日俱增。她们知道 ,孩子一长大成人就离开了她们的怀抱 ,也不再需要她们的帮助 ,哪怕她再聪明也无济于事。她可以教孩子蹒跚学步 ,教孩子彬彬有礼 ,可以爱孩子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但对于如何让孩子成为一个男子汉 ,或是一个淑女 ,她就爱莫能助了。咳 ,就不行了 !谁听说过 ,我们女人谁有处世能力 ,会用更好的办法去面对人生道路的艰难时刻 ?因此 ,整个会场的人不约而同地对她群起而攻之 ,她们这群人都一致认为 ,所谓“优良品德”在她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了。她们从她身上看不见任何诸如‘母爱’、‘记忆’、‘理解’、‘牺牲’、‘怜悯’之类的情感——什么都没有。孩子总要长大的 ,当身上的汗渍发臭了 ,我们常说的那种对“自己嗅觉敏感”的时期就要到来了 ,你的心怦怦直跳 ,因为他们摆脱过去 ,着手未来的时候到

了——他们按照该撒的方式施浸礼，<sup>①</sup> 布里斯。成年人想被称做‘小姐’或‘先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还是自己割舍掉他们的爱，让他们对我们不予理睬吧，孩子，他们竟对我们不予理睬。对我们来说，这无异于我们常说的‘将你的心脏放在冰块上，将你的良心放在当铺里’。哪怕他们喜欢的乳头也变成了被人讥笑的干瘪的空囊，他们对黑人保姆的催眠曲依然充耳不闻。那些同胞的所谓过错，布里斯，就在于他们无法接受感情的持续，他们不是那种可以将人与人的心、人与耶稣的心、人与上帝的心锁在一起的人。我的高祖父或许就是一个食人肉的野人，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一个既不知快乐，也不知羞耻的人，只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奴隶制时期，我的名字数以千次地和人类糅合在一起，使我由此终于成了一名牧师。这真是不可思议，但却是有根有据的，这一切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实实在在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了。可后来呢？他们都是出生于二十年前的昨天。他们无法接受感情的持续，因为，如果他们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意味着改变一切，我们会拥有更多的爱，孩子。但他们成长道路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如何拒绝爱。他们得通过立法来否定爱，孩子。接着又回到了仇恨和羞愧的季节。困惑如同火焰跳跃在体内，虚伪的嘴脸像曼陀罗一样四处滋生。他们戴上了面具，孩子，生活完全颠倒过来了。

“因为，如果连对孩子最初的那份爱都是错的，那什么才是对的，布里斯？那么告诉我，世界的基石在哪里？那维系着人类感情的纽带在哪里？告诉我，难道随着男孩子第一声变音，女孩子第一次来潮，‘热情’就要变成‘冷漠’，‘温柔’就要变成‘粗鲁’，‘坦诚’就要变成‘阴险’，街道阴凉处的无辜者就要被自动定罪吗？欢

---

<sup>①</sup>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论纳税给该撒中有这样一句话：该给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当归给神。此处希克曼将宗教提倡崇高精神世界与现实人们追求世俗权力与物质享受形成对照。

乐不是逐渐蒙上了过失,变成了悲伤的代名词,这难道不就像是一个金喇叭的阀门上出现了一个裂口,然后只好用按铃取而代之吗?是的,感恩,慈悲,耐心,忍耐,希望,以及所有美德呢?难道耶稣的死就是要教育我们成为一种包袱,成为内心邪恶、脑子不开窍的笨蛋的一种奢侈品吗?告诉我,布里斯,你选择了他们的道路,因此,你告诉我,让我借助他们的真理弄个明白。我仍处在无知和疑虑之中。我老了,我满头的苍发几乎使我忘却了那昏暗的年代,我的视力已经是如此地微弱,以至于我几乎不眨我那双浑浊眼睛就可以正视上帝直接照射在我脸上的那炽热的太阳。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但我谈论的也是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说,布里斯,生活的框架呈圆形,当女孩逐渐显露出女人的味道,男孩逐渐显露出男人的特征时,我可以透过其中,看见人类的灵魂并没有死亡,人类的爱仍保留着,只是裙子变短了,声音发哑了,变成了一种低沉的男子汉声音。不,等他们过了这个阶段,眼泪就可有专用,孩子;耶稣看着人类的命运,不禁为所有人哭泣。但那些人让一个天气预报员来控制老天。他们切断了孩子与爱的根基之间的纽带。应该痛哭流涕时他们却笑声如雷。也会有昔日的。但站在人生产长道路上的男男女女都不得问自己对最简单的事物的感受。你首次登台就一声惊呼放弃了节奏。内心得标有记号随时备查:我得作何感受,天气预报员先生?他那张脸是黑的;尽管我以前就知道,我能说‘您好’吗?她伸出的还是那双衰老的手,那双曾经为我做软糖、为我编辫子的手,我能报答这双手吗?她在呼吁人们理解、认同那往日的、那噬痛我心的精神创伤——叫我如何受得了去听那忐忑不安的心跳声?我需要花多少钱作为代价啊,天气预报员先生?他在那儿痛苦地苦思冥想,他那堆满皱纹的脸上又不经意地增添了几分悲哀,这难道不是该大笑的时候吗?或者说,他说话谦恭,处事谦让,这难道不是忧虑的表示?不是上帝蔑视他的一种迹象吗?卑躬屈膝,卑躬屈膝吧!处事谦让,从我

地位显赫的人类目光里消失吧。

“然而，稍后不久，布里斯，当他找到了一个配偶时，那衰老断裂的神经又有了悸动。他们在住处外傻笑着——是想嘲笑我的尊严吗？它不是被拉链扣紧了吗？听他们祈祷吧，这难道是希望我悲惨的毁灭吗？我将我的住宅建造在金山石上，难道它还会在他们妒忌的目光下倾覆吗？在黑暗中，在小巷里，在夏日的夜晚，某个无名先生在使一个女人发出野猫般的狂叫——难道那只邪恶的母猫是在我的床上嚎叫？能是他吗？能是他吗？现在怎么可能！他是一匹全身散发出臭汗的公马，而我是一只鹰，上帝的微笑赋予了我神圣的光环。他的女人是一匹母狼，而我的女人是一只母鹿……啊，想想那挂在衣物架上的蓝色哗叽衣服：当夕阳落下时，是不是有一匹黑色的公马应一只雪白的母鹿的热情邀请而骑到了她的身上？在我创造的黑暗里发生了什么？我不愿去看。什么和什么有着不可告人的联系？是谁在阴森的地方受着被人们否定的生活压力的影响而在勾引着谁？对这一切你要我闭上嘴走开吗，布里斯？”

“不仅如此，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有些细节真是难以启齿了。哦，我谈及的一切都是关于人性，布里斯。所有的人性弱点和傲慢，意志——彼得不是就背弃过耶稣吗？但你是有选择余地的，布里斯。你本来有机会成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可你却自暴自弃了。那些在情场上失意的人将一面旗子举过他们的头顶说：‘瞧，我现在是一个男人了。’而你还想与他们同流合污。你想与那些面对最强烈的人性需要却成了懦夫的人在一起，还想说：‘瞧我多勇敢。’这使我感到可笑，因为，面对正义和真理，没有几个人的勇敢能超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愚蠢。那天晚上，尽管在监狱里打我的每个人都明白我是无辜的，而且那个城里没有人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疯子，却没有一个人有不打我的勇气和自由。我并不是要他们保护我，也不是要提出公正的诉讼，只需要公开地说：‘听着，这个人

是无辜的。他那时正在帐篷前给一大群人布道，因此，他不可能有一根十英尺长的棍子去碰那个女人。’没有，布里斯，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因为我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即使如此，我仍有没有想到地方。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就只好躺在那儿，我意识到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母亲生的儿子有这个勇气和正义来拒绝鞭打我的头，即使他们知道我是清白的。我想，他们中间如果在场的有一名牧师也可能免不了成为他们的帮凶。我躺在那儿笑了，布里斯。我确实笑了。我笑了，因为我就有某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在你做出选择的前几年，布里斯，但我描写的这场恶作剧持续了好几年，这是蒙骗众人的伎俩，那天晚上，教堂里所有那些失控的场面都是由此而引起的。那只眼睛目睹了两个女人之间的爱的争夺战以及她们对生命的态度后，现在一定对在场的极个别人流露出的同情目光熟视无睹了；况且，你无法由窗玻璃的表面朝下去看人们的怒火，玻璃镜上贴有装饰图案，你也无法看见你将持否定态度的人和事。哦，确实如此，布里斯；你可以切断那根系绳，像气球一样远走高飞——我指的是那根由爱，由感人至深的爱护编织而成的系绳，它与第一件襁褓一道系在了孩子的身上——但这根绳子不会像脐带一样随着初次的社交服和长套服而朽亡。哦，不，它随着一声啼哭而分离了，就像一只兔子在严冬雪地里被一只鹰撕裂后很快失去了知觉，如同一头被大榔头敲打过的公牛，眼睛也呆滞了还看不见血迹，像是受了灼伤。随着内心的否定，那份爱就立刻缩回脑袋，就像一只兔子在被一只嘴巴锋利得像剃刀的鹰追杀；一旦进入脑海，它便发出怒吼，布里斯，这怒吼从内心涌出。因为这份爱是不会消失的，只是在大脑里没有了发展空间，因此，它停止了其左右摇摆。它厌倦了大脑和内心之间的不假思索的徘徊不定，也扼杀，并且是一再扼杀了无法扼杀的连续性。布里斯，当夏娃纠缠不休导致亚当酿成大错时，我们还全然处在懵然无知中，这是事实。”

突然 ,老人摇了摇头说 :“哦 ,布里斯 ,布里斯 孩子。这些话让我激动得不能自己了。请原谅我。也许 ,一个黑人 ,即使到了我这把年纪 ,也无法理解一个白人的痛苦之谜。但有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 :布里斯 ,我的孩子 ,上帝就是爱。”

参议员的眼睛在追随着这时强时弱的声音 ,他心中充满了恐慌 ,惟恐这声音的消失会使他的呼吸也随之停止。好在希克曼依然坐在他的身边 ,他在俯身看着自己的同时 ,心里也为福音产生的神奇效果而惊讶不已。

“也许是吧 ,”参议员说 ,“但这根爱的纽带系得太紧了。趁着还有时间 ,把后来发生的一切告诉我吧。”

“上帝啊 ,布里斯 ,”希克曼说 ,“我此刻失去了知觉 ,只好让你悬吊在这几个女人的手中。你哭喊着要揍她们。唉 ,一时间 ,人们似乎感到她们要将你的肢体朝不同的方向撕裂开。人们义愤填膺 ,群起攻之。因为 这件事你也许已经忘了 ,但没有比这事更惹怒我们黑人了 ,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让这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尽快停止 ,而决不会任她们把教堂变成一个发疯的场所。我们简直无法忍受让我们这块宁静之地不得安宁 ,没有比这更令我们懊恼的事了——除非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大家就只能看着它发生 ,布里斯。我苏醒过来 ,冲着她们喊 ,让她们善待天庭——这时另一个女人走来了 ,她是贝尔马舍教友 ,也是一个女执事。身高六英尺、头戴一副眼镜的她是一个城市女性 ,来自伯明翰 ,应该是你见过的最和善的那种女人。她说话温柔 ,性情随和 ;个子高大的女人往往如此 ,因为大部分人都喜欢留意小巧可爱的女人。好了 ,布里斯 ,她让这场扭打停止了。”

“我看着她从帐篷后排的过道走上前来 ,手朝其他几个女人的头伸去。我还未来得及上前阻止 ,她就像纺织厂的野猫一样将手伸进了那个女人的红色长发。我无法料想她准备如何搞定这场你

拉我扯的争夺战。但当她们转身蹲在地上,似乎急着想争夺一个更好的藏身之处时,我看见了一只鞋,还看见一把大梳子飞了出来。接着,她们又一次动作迅速地蹲了下去,等她们再一次站起来时,她已经将这个女人的四英尺长的红发缠在了自己的手臂上,好像缠的是一厄尔<sup>①</sup>铜色布条。布里斯,她的动作不紧不慢,并像赶小孩似的用另一只手示意大家走开,嘴里还说:“姐妹们,你们现在将她交给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不会再惹麻烦了,亲爱的姐妹们,现在不会了。特朗博尔教友,去接着忙你们的吧。我让她马上离开。你肩膀上患有风湿病。放开她吧。竟然跑到天庭来说这是她的孩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别动,亲爱的!她对这个女人说:‘没人想伤害你,但你必须意识到你做得太过分了!’”

“那个女人依然像抓救命草一样抓住你不放,布里斯,她冷冷地掉过头去,远远看去,她就像满满一网的笛鲷和比目鱼被船只的起货机撞伤了。这个女人则有着亚马逊族般的强悍刚勇,她可以用一匹密苏里河的骡子轻而易举地套住脱僵的马匹,之后她说起自己的教义来:“如果我们这位布里斯牧师是她的孩子,那么这个国家所有的黄皮肤私生子都可以说是她的孩子。那么什么时候,我是说,她准备什么时候为自己的这句话作证?姐妹们现在都放开她,就让我抓住她。你们只要把那孩子接过来。把那孩子接过来,我说。我爱那孩子,因为他是上帝之子,你们也都爱那孩子。因此,我要你们从这个女人那读圣的手中把这孩子接过来。我说,接过他!该干什么时就得动手干。到了该了结生命的时候我就会无声无息地死去。到了该抛头颅的时候我将会洒热血——但要接过那个孩子。因为类似这种愚蠢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要得到及时制止,否则会更为不可收拾的。”

---

<sup>①</sup> 英国旧时的量布长度单位,一厄尔等于四十五英寸。

“布里斯 ,伙计 ,你那时仍在被那个白人妇女死死地抱着 ,她这会儿又气冲冲地掉过头来 ,像一匹受惊的母马在顶撞 ,在尖叫 :‘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想把你夺走 ,想把你从我们的手中夺走。至少想从这几个女人手中把你夺走。因为我们男人都惊呆了 ,都被那个白人妇女的神经兮兮弄得措手不及。那个名叫贝尔马舍的高大女人在吓唬 ,她要将她的头皮从她的头上全部扯下来。

“同时 ,贝尔马舍还在不停地说着她自己的教义 :‘如果他像普通小孩一样还在学着 ABC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羽翼丰满的福音布道者 ,你不但不会要他 ,还会冲着暗示他是你的孩子的人发出咒骂 ,恨不得一口吃了他——他的父亲在哪儿 ?你又不是妈妈马利亚 ,因此你应该 ,也肯定认错了他的父亲。你挑选的那个要被处死的黑人是谁 ?’

“布里斯 ,这时所有在场的女人都在七嘴八舌问 :‘说得对 !没错 ,那个男人是谁 ?让我们瞧瞧他 !阿门 !快告诉我们 !’都在提出这类的质问……布里斯 ,我是那种常感到生活中有太多难解的困惑的人 ,也常有感于这类事的起因 ,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 ,因此我想 ,我肯定一直张大嘴巴站在一旁 ,并将这一切记在心里。但是 ,当那几个女人开始一齐对她发出攻击 ,其行为逐步发展到有些过激时 ,我伸手抓起了我熟悉的长号 ,吹了起来。但我并没有吹让大家安静下来的曲子 ,过于激动的我突然吹起了《圣路易斯布鲁斯》。当我还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时 ,我就经常这样做 ,舞会上就会爆发出一场争斗。你知道 ,我会不由自主地这么做 ,我那时又身不由己地将调子定在了第七个音键上 ,让一切融入了《倾听羔羊》这首歌 ,而我的嘴唇却出了差错 ,因为我当时几乎正在嘲笑那无知的岁月怎样给自己带来了挫败——因此 ,我嘴里唱出的却是《让我们共进圣餐》。此时 ,维尔希特副主祭也缓过神来了 ,他也开始唱歌 ,还有几个男人也加入了唱歌的行列——事实上 ,大家组成了一个男子合唱团 ,因为那几个女人仍怒气未消。我吹了几小节

音乐后便放下了长号,然后走下讲台,看我能否收拾这残局。

“我不愿碰那个女人,因此,我大声叫喊着,希望某个认识她的人出来把她从这里带出去。因为在我稍稍让她们平息后,她仍死死抓住你,仍在尖叫着;贝尔马舍教友的手臂上也仍缠着她那红色的长发,并且不肯放手。最后,一个名叫卢拉·斯特罗瑟的女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开始哄孩子似的和她交谈,她这才松开了你。我估计警察或者是她的某个亲人这时该来了,但令人庆幸的是那天晚上他们都没来讥笑我们。就这样,布里斯,我把你交给了那几个女人,贝尔马舍教友则将那个女人带进了一辆橡胶轮胎马车,她们然后朝城里驶去。她的两匹雪白的马套在马车上,幸好我小时候摆弄过马匹,因为那两匹马几乎野性未脱。她的尖叫声使马匹一下子悬起前腿,又放了下来,直到我把她们的座位和马匹的前后调换了一下;它们这才乖乖地开始了它们的半夜行程。

“那个女人仍在叫喊着,她想让马把我们摔成碎片,嘴里还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叫着你的名字——当然叫的是卡德沃思,贝尔马舍教友则抓住她的头发,使她无法动弹。布里斯,那朦胧的夜色,那条乡村公路,还有两只车轮把我们送上了曲折的道路。是的,当我们走过一座小木桥时,小桥发出了步枪火力般的声音。我似乎感到,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一下该说什么,这几匹马就载着我快速地奔向烦恼。我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那个女人会对治安官说出另一套话——还有什么比她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更重要的事实呢?我想起了贝尔马舍教友问及的那个被她挑选的要被处死的男人。我告诉你,布里斯,我想那个男人就是我。我当时团起身子,两手握着缰绳,如同握着宝贵的生命;黑暗之中,那两匹野马口吐白沫,唾沫四溅,点点飞沫把我们的全身都溅满了,就像是让我们载满了麻烦。我本可以调头朝与城里相反的方向驶去,但那只会让事情更糟,也会给整个教堂带来灭顶之灾。既然我是要对他们身心负责的牧师,我就只能义无反顾地朝前走。贝尔马舍教友是

这辆马车上惟一保持冷静的人。她正在不失客套地和那个女人交谈，好像她在伺候顾客，或是在按摩她的脚什么的。但她始终没有松开卷在她手臂上的那个女人的头发。

“但这个女人并没有停止尖叫，布里斯，她嘴里吐出的最恶毒的咒骂也许只有男人才骂得出口。就在我们穿过茫茫黑夜时，我看见野兽在冲着我们眨眼睛，先是在我们的正前方，后又消失了。还有那几匹马奔跑时发出的声音啊！它们像发动一场战斗的进攻一样疾驰在那条公路上。

“‘牧师？’贝尔马舍教友在冲着我大声叫喊。

“‘什么事，教友？’我冲着她应答道。

“‘我说，你是不是在祈祷？’

“‘是在祈祷，’我大声说道，‘我的整个身心都在呼喊主，但我能做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紧紧握住这淘气的缰绳。你只要抓紧那个女人的手，不要让她来抓破我的脸就行了。’

“后来，布里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马车走上了一条直道，并快速穿过田野，我朝一边眺望时，只见远处有户人家的谷仓着火了。布里斯，当时真有梦幻般的感觉。随着飞溅的白沫、女人的尖叫、拉紧的缰绳、急促的马蹄，我们的马车速度简直超过了汉布东尼安驾车马<sup>①</sup>；贝尔马舍教友此刻也没有再和那个女人交谈了，而是在低声念着祷文，那姿势就像她在某一个洒满晨曦的宁静早晨将身体俯在一个洗衣盆上。或是想在这如此强劲的风中产生这般的声响。接着马车驶过了漆黑的田野，驶过了巨大的谷仓，默默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夜空。我们距离火焰太远，无法弄清那里是否有人知道失火了。火光大得让人无法视而不见，我们除外；当我们的马车继续朝前疾驶时，我们似乎仍然无法躲过夜空中那燃烧

---

<sup>①</sup> 汉布东尼安马是美国1849—1876年间的名驹，用做种马，也是美国一有名的速步马或驾车马。

的大火。我们似乎在绕着火光走。地球如此平坦，道路却如此漫长曲折。远处的道路如同一盏寂寞的火炬孤零零地点亮着夜空。这时，我们一拐弯驶进了一条林间道，透过摇曳的树林，我看见谷仓支撑不住而坍塌。突然间，团团火焰使点点火花向夜空进射。可怜的人，我心想着，可怜的人。此刻马车又走上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我在祈祷，孩子，我在虔诚地祈祷。我说：“主啊，保佑这坍塌的碎片，保佑这马笼头和缰绳吧；主啊，请让这细小的车轮和橡胶轮胎紧贴着你那坚实的地面吧；主啊，保佑这马颈轭和马后轡，还有马车辕杆吧；主啊，保佑这兜胸皮条和拉紧了了的皮制马腹带吧；布里斯，我听着那沉重的马蹄声，仿佛感到那几匹马想把其身上的托座完全从我的手臂中挣脱开来，于是我说：“没错，主啊，还要保佑这块车前横木。”然后我想起了那场大火，并朝那个女人看了一眼，最后，我祈祷道：“主啊，请保佑这个放荡的红长发女人吧，还有后面那个燃烧着的谷仓的主人。主啊，既然你对我和贝尔马舍教友都很了解，我们只想请求您时刻关注我们。”

“那几匹马在前进，布里斯，在快速有力地前进。我们已经穿过田野，我们正穿越一块沼泽般潮湿的地段，接着又翻过了一座小山，经历了一场酷热。可自始至终，布里斯……”

说话声停止了。参议员这时只听到，“布里斯，你还在听着吗，孩子？”

“还在听呢。”参议员说，那声音仿佛是从远处飘来的，“别停下。我在听着呢。”

这时，透过他那模糊不清的视线，他看见一个黑色的身影在向自己靠近，现在，这声音听上去很轻微，仿佛希克曼是伫立在他脑海中的某个山头上说话。

“布里斯，我是说，我自始至终都应该为你祈祷，为远在我身后，内心被那些女人的手撕成了碎片的你祈祷。因为，许多的祷文、汗水和奉献毕竟已随贪图钱财、卖弄虚荣一道进入了马车。因

为 ,一路颠簸并没有使马车散架 ,尽管车轮发出的嗡嗡声就像吉他弹奏的琴弦 ,它毕竟还是把我和贝尔马舍教友带到了监狱 ,在颇费了一番口舌与周折后 ,他们才释放了我们。就这样 ,我在一个孩子、一辆马车和一个燃烧的谷仓之间做错了祈祷。我漏掉了你 ,布里斯 ,我当时的猜想是对的 ,你从那时开始迷失方向。你啊 ,我把你留给那几个教友照看 ,你便行为不端了。布里斯 ,你才是要得到保佑的人 ,而我忽略了你……”

这时 ,希克曼靠近些注视着那张安静的脸。

参议员入睡了。

## 第 九 章

哎……哟……！呈弧形上升的声音撕扯着他的双耳 ,嘶喊声像被水噎着 ,在咕嘟咕嘟直冒水泡。有些皈依徒洗礼时 ,希克曼教父刚刚把他们的头从水里往上提时就是这么尖叫的<sup>①</sup> ……哎……哟……！他能感到一阵阵尖厉、刺耳的声音迸发出来 ,可是红头发女人死命抱住他 ,他一时分不清嘶喊声究竟是发自她那起伏的体内抑或他自己的体内。到处都是挥动的胳膊和手掌 ,他往棺材冲去 ,只见玩具熊手脚摊开趴在锯木屑中。但他又被夺了过去 ,一阵火辣辣的痛沿他背部直往上蹿 ,她尖叫着 ,他是我的！他

---

<sup>①</sup> 浸会教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 ,又分浸礼会、浸信会等。17世纪前产生于英国和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反对给儿童行洗礼 ,主张教徒成年后才可受洗 ;后更主张受洗者须全身浸入水中。因而此处提到把皈依教徒从水里提出来。该教主要分布于美、英等国。

是——她头部猛然后仰，嘶喊声化做了希克曼教父吹出的长号声。他瞥见一位高个子教友手臂挥起，白色衣袖上殷红一闪，还听到：“你们都让开，把她交给我好了。”想到了血。这时她们把他扭过来，她的双臂在加力。心想，那是带血的喇叭吹奏声在飞扬。她在流血，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子正从她怀里被夺走。教友们一个个像戴了面具，绷着脸走上前来，像掰脱臼的羔羊骨头，从她怀里将他强行掰走，高高举起他，他脚悬空乱蹬，她们一个递一个接地把她抱开来，他惶惶然寻找着流淌的鲜血……

接住他！有人喊。接着他觉得脚跟悬了起来。她们拼夺争抢，拍着他火辣辣的背部，举起他来，他头高高向上，陷入一片嘈杂声中。听，来，让我来抱他。带上这可怜的孩子离开吧。见到维尔希特教友，另一个教友，大巴掌压住他肚子，说最好把他交给玛丽教友，玛丽教友她自己也有孩子。另一个声音说道：不行，她家太挤，住得离这儿太近……那么，谁呢？维尔希特教友在说。修长平滑的手指向他伸了过来，说道：我来，维尔希特教友，把他给我吧，维尔希特教友紧紧地盯着这个年轻女子，眼里熠熠闪光，你？一张平滑的埃尔伯塔桃<sup>①</sup>，褐色脸，鬈发掩住了双耳，说：让我来吧，维尔希特教友，我住得远，没丈夫，我像兔子一样熟悉这里森林的路……维尔希特教友扭过头，说：你们大家说呢？他想张嘴，可是她摇了摇他——别吱声，布里斯牧师。然后有人说道：她说得对。把他交给乔治亚教友吧，总之要把他带开。他身子向前倾斜，听维尔希特教友说给教友接住。他又开口了，我要希克曼教父。维尔希特教友说：你得快点。有人抱起他又递了一次。他说：我要希克曼教父。听到，别吱声，布里斯牧师，亲爱的。乔治亚教友热烘烘的气息呼在他面颊上。你跟我走吧，因为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现在不是的。然后她转过身。他瞥见希克曼教父从讲台上

① 这种桃子的表皮格外柔软、细嫩。

走下来 ,接着他听出那个削肩小个子教友深沉的声音 :请教友们都给这位姑娘让让路好吗 ?她说。其他人在推搡拥挤 ,乔治亚教友抱着他从她们中间挤过去。那小个子教友头靠在乔治亚肩上说道 :亲爱的 ,用天使的速度赶快走。赫罗德夫人已经来了 ,赫罗德先生很快就会来 ,蛇 !所以带上孩子 ,让他们挖我的坟吧……

很快 ,乔治亚带上他一摇一晃地迈着快步离开 ,离开那嘶喊的白女人和头戴褶裥饰边婴儿帽、愤愤的女执事们 ,一径穿过出奇沉默的众教友 ,跨过倒地的折叠椅、午餐篮子、撒满一地的赞美诗集 ,经过歪斜的帐篷绳索和冒烟的火苗 ,来到了露天里。然后开始奔跑 ,好像后面有人在追赶一般。跑过前面铺满锯木屑的林中空地 ,穿过一片大树 ,跑入夜色笼罩着的灌木丛中。她边跑边用孩子的话语跟他说着话 ,他扭转头去看身后 ,远远望着帐篷黄光里的混乱 ,只听她说 :“别动 ,亲爱的。”那女人又在尖叫 ,一队骡子戴着马具跳立起来 ,冲向灯光 ,然后一头扎进黑影中。维尔希特执事在领着一些教友唱赞美诗。歌声高亢飞扬 ,相形之下 ,那女人的叫喊像是从一团黑色浓烟中溅出的火星。乔治亚教友脚下绊了一下 ,两人朝前一踉跄 ,他听到她哼了一声 ,稳住身体 ,急促粗重地喘着 ,她在她怀里随之前仰后伏 ,背部火烧火燎的。

“现在没事了 ,布里斯牧师。”她说。他哭了起来。

“我要希克曼教父 ,”他哭道 ,“我想回去。”

“现在不回 ,布里斯牧师 ,亲爱的 ,眼下他正忙着对付那个可怕的女人呢。”

“可是我疼 ,”他哭道 ,“我疼得厉害。”

“疼 ?怎么把你弄疼了啊 ,布里斯牧师 ?”

“我全身都疼。他们抓疼了我。请你带我回去吧。”

“可是今晚的布道会已经解散了。”她说 ,“是那个女人搅散的。主护佑我们 ,可是真被她毁了。我希望主让她也要为此受惩罚。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来 ,而我们还要用基督精神对待他们。打翻你

的棺材 ,什么都给打翻……”

他想 ,我要玩具熊和我的《圣经》。可是 ,一想到那女人抱起他时的面部表情 ,他沉默了。这一切就像是梦。他本来躺在棺材中 ,正准备站立起来 ,她一下冒了出来 ,尖声大喊大叫。此刻 ,即使透过他晶莹的泪光 ,帐篷在飞快地消失 ,他仍觉得像是在观看书本或梦中的一幅画。教友上下摇晃地在走动 ,他已无法辨别出谁是谁 ;他甚至无法见到希克曼教父。她肯定在他们中间(这一念头)在他脑海里晃过 ,然后黑暗中道路陡然向山下落去 ,他已给带得离帐篷远远的 ,再也看着耸立于黄灯之上的白色尖形帐篷顶。只有歌声传入耳中 ,且在渐渐弱下去。

他们正在穿越枝叶低矮的树林。林中他能闻到花的馨香——一种蜜蜂和苍蝇特别喜爱的黏糊糊的小花 ;接着 ,树干上的树枝高了 ,树也高了 ,他们在下坡。“抱紧点 ,布里斯牧师 ,”她说 ,“我们在这里要趟过一个地方。”

“趟水吗 ?”他说。

“对。”

“水很深 ?”

“不太深。你不用害怕。好 ,别吱声。我们马上就到了。”

“我什么水也不怕。”他说。

她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 ,他低头盯着下面 ,前方什么地方传来溪水静静的流淌声 ,不一会看到了粼粼且平静的流水。她说 :“抱紧 ,亲爱的 ,使劲抱紧 ,我们得从这段木头上走过去。”她平衡着身子 ,抱住他快步跨过横在溪流上的一根狭窄树干 ,然后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小山的陡坡 ,走入了灌木丛。他能听到树枝哗哗作响 ,啪啪地抽打着她的衣裳。她爬坡时 ,他手臂抬起来挡开树枝 ,免得抽到脸上。她气喘吁吁 ,他能感到她温软肉体淌出的汗水浸透他的礼服外套 ,体热传到了他的身上。他能听到自己心里在说 ,博迪若在这儿就会说 ,她开始发出一股臭味 ,心里不由得羞愧。博迪说

过 ,女士们可以有好闻的臭味 ,也可以有不好闻的臭味 ,而男人闻起来只像臭烘烘的熊。不过 ,虽然大家以为不好闻 ,她的气味还是好闻。而且她真好 ,这么轻柔地抱着他。人好 ,还很温柔。现在她的步子又慢下来。突然 ,他们走出灰土蒙蒙的灌木丛了 ,他打了个喷嚏。他们走到了沙地上。

“哇 !”她说 ,“这林子可真难走啊 ,布里斯牧师 ,你一路和常人一样 ,真行。你现在没事吧 ?”

“还好 ,夫人 ,”他说 ,“不过我还是想去找希克曼。”

“哦 ,他很快会回来找你的 ,布里斯牧师。他知道你会去哪里。你不怕我吧 ,呃 ?”

“不 ,夫人 ,可是我必须回去帮助他。”

“我们还是休息会儿吧。”她说 ,并弯下腰来。他感到脚下沙子陷了下去。她喘着粗气。白衣在黑暗里很醒目 ,一如他身上的白礼服。她比维尔希特教友和其他教友要年轻些。他想 ,我们在这路上就像鬼魅一样。

“你当然是想帮忙的啦 ,牧师 ,”她说 ,“按理说 ,我很希望有一个你这样聪明的小男孩 ,可我也知道你是牧师 ,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别急 ,布里斯牧师 ,因为牧师一忙完 ,马上就会来找你的。那个女人这样对你 ,该好好揍她一顿……”

她呼吸平缓了些 ,朝黑暗中的道路两头打量着。

“她用个很滑稽的名字叫我。”他说。

“我听到她撞进来时叫了一声。她叫你什么来着 ?”

“卡德沃思……”

“卡德沃思——布里斯牧师 ,你听清了 ?”

“我想我听清了。”他说。

“哦 ,也不奇怪。干出那种事来 ,奇怪的倒是她怎么不叫你拉扎勒斯……或彼得·惠特斯特劳……甚至肖蒂·乔治。”她笑起来。“老女人。她们总是给我们乱安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名字。一头

麻脸母牛！你觉得现在自己能走了吗，布里斯牧师？我的房子就在路那头的树林后面。看，那边。”

“行，夫人，我能走。”他说。可是他看不到她的房子，只见到一排黑黝黝的灌木和树林。今夜真黑啊，他想，她有双猫眼。

“到路边上来走吧，”她说，“路面硬一点。”

“她搅得教友们都怕她了。”他突然听到自己说道。

“怕？你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想法，布里斯牧师？教友们气恼成那个样子，你却说她们害怕？你当时怕吗？”

“怕，夫人，”他说，“可是教友们弄疼了我。她们也害怕。我从她们身上闻得出来……”

“闻她们？但愿我也能闻就好啦！”她停下来，双手叉着臀部，俯身瞅住他的脸。

“布里斯牧师，你在说什么啊？你一定累了，迷迷糊糊要睡了吧，居然说起闻人来了。把手给我，我放你上床睡去。”

这一下把她弄得不高兴了。她拉着他快步向前时，他有种胳膊被拽着的感觉。她不想让我知道，他心想，可她们的确是怕呀。

“布里斯牧师，你真是与众不同。”她说。

他们沿着一条小路穿过树林，然后爬坡，突然看到了黑乎乎山头上的房子。她领着他上坡，向房子走去，一路上柑橘花香扑鼻而来，不一会穿过门廊，他们来到了一扇门前。

“就在这里站一会儿，我去点灯。”她说。之后房里灯亮了，她说：“欢迎到我家来，布里斯牧师。”他走进屋里。她用手帕一边扇风，一边感叹道：“主啊，今晚可真热，早几天都还没这么难受。布里斯牧师，你要不要上床睡觉前吃块凉西瓜？”

“好啊，夫人，谢谢你，夫人。”他说。心里很高兴她不生气了。

“你不会怕吃了瓜后半夜要起床吧？是不是？”

“哦，不会的，夫人。希克曼教父晚上总给我吃西瓜。”

“是吗？”

“是啊,夫人。他给我吃西瓜,还给我吃冰淇淋。你不会有冰淇淋吧,夫人?”

“没有,我没有,布里斯牧师,好孩子。不过你要礼拜天再来,我给你做一满箱冰淇淋,还给你烤蛋糕,都给你一个人吃。喜欢吗,布里斯牧师?”

“喜欢,夫人,我当然喜欢。”他说。她弯下腰来,往怀里搂了搂他。他触鼻闻到一股新奇、浓浓的女人气息。然后她的脸移开了。灯光中,她微笑着,头部过去的墙上,高高悬挂着两副椭圆形相框,框中的两幅上色的老人肖像,面部凝聚着梦幻般的、遥远的尊严,在往下俯视,宛若浮在弧形的玻璃后面。他们给他一种圣人雕像的感觉,就是在新奥尔良那座白人教堂见过的雕像。奇怪。他能见到黑影中自己脸部的投影,映在她躬下来的肩头上和黑暗中的头侧部。他感到她即刻要抱起他来了,于是突然拥住她,心中一股暖流涌动,在她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很快抽出身来。

“嗨,布里斯牧师,你真可爱。我记得以前还没有先生亲过我呢。”她俯身对他笑道。“我们去取西瓜吧。”她说。

她牵上他穿过厨房朝外走去,他感到她手掌暖暖的。黝黑的厨房跃入眼前的一团光中,光的四周裹着黑暗,她将油灯搁在桌上的蓝色油布上,说:“来吧,布里斯牧师。”他们走入屋外的黑暗中,走入温馨的柑橘花香阵阵轻拂的夜色,穿过门廊,来到月亮的黑影中。穿过庭院时,满眼可见飞舞的萤火虫。

“瓜浸在井里凉着,布里斯牧师,昨天就放下去了。”

她上前去,趴在支着横木的柱子上,从轩敞黢黑的井口朝下探望。他跟上前,立在她身边,打量着扭曲向上穿大铁滑轮而过的绳索。她说:“往下看,布里斯牧师,在我拉绳索搅动井水之前,你往下看着井水。看到井下的星星吗?看见它们浮在水中吗?”

他双肘稳住身子,凭栏探身往井下透着甘冽凉意的黑暗看去。

井围轩阔，高悬的点点银星映在井底的水中夜空中。他感到自己被带到了井下，同时又给拉上来。他似乎落入了井底天空，悬在空中，自己黑乎乎的影子仿佛与繁星一起浮着。心里一阵悸然，却也有一阵安详。身旁不远，她的呼吸声隐隐可闻。

突然，他听到自己说了一声：“我就是那颗亮晶晶的启明星。”他再往井下窥去，听得她轻轻一笑，安详的声音在他上方响起：“你也是一颗启明星，没错。”手抚摩着他的头。

然后她挪开手，触动了绳索。他能看见天空在井下晃荡，颤抖，碎了。随着黝黑碎银的晃荡，水花溅起。他想叫她高兴。

“你看它们，”他说，“看那里，启明星在一起唱歌。”

她说：“哦，我知道这话是从哪儿来的，是《约伯记》上的，《圣经》中我父亲最喜爱的那一部分。你布道也讲约伯吗，布里斯牧师？”

“讲的，夫人。我讲约伯，也讲耶利米。你听：主的话传到了我说，我还未将你形成于腹中前就已认识了你；你还未从子宫出来，我就将你献给了神，我就指定你为各国的先知……”<sup>①</sup>

“阿门，布里斯牧师……”她说。

“……呵，主，上帝！”他说，让声音显得坚定、充盈，“看，我不能说话，因为我是个孩子。”<sup>②</sup>声音仿佛在井里回荡，他吃了一惊。

“看，真了不起！”她说，“布里斯牧师，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都明白吗？”

“不是全明白，夫人。就是成年牧师也不是全明白，希克曼神父说我们只能像透过黑蒙蒙的玻璃看东西一样去理解。”<sup>③</sup>

“是啊。”她叹口气。“关于我们的种族有一大堆的谜。”

---

① 语出《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

② 同注释①。

③ 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9—12节。

她现在开始拉动绳索 ,他能听到滑轮在浅吟低唱 ,井水轻轻滴回井中 ,滴出抑扬起伏的音阶 :乒乓、滴答、乒乓。他说 :

“当然 ,我讲《约伯书》。”然后想引用更多的圣经句子 ,可是记不起开头。是第三十八章第七节 ,他想 ,那就是星星一起唱歌的部分……

“布里斯牧师 ,这个瓜很重 ,”她说 ,“帮我拉拉。”

“好的 ,夫人。”他说 ,抓住绳索。一面帮她拉着 ,他记起了其中一些句子 ,就说 :“现在像男子汉一样束起腰来 ,因为我要问你 ,你回答我……”<sup>①</sup> 这时 ,他听到滑轮吟出的调子变了。随着西瓜上升 ,井水顺绳索淌到手上 ,沁凉沁凉。喉头涌上了更多回忆起来的句子。西瓜从井底往上升高 ,大堆句子脱口而出 :

“我立下大地根基之时 ,你在何方 ?

你若知晓 ,说出来吧 !

是谁定下的大地根基尺度 ? 你若知晓 ,说出来吧。

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

大地根基维于什么之上 ?

大地根基的角石是谁安放 ?

何时晨星一道唱歌 ,

上帝众子同声欢呼 ?

海水冲出 ,如出胎胞 ,

谁用众门闸将大海关闭 ? …… ”<sup>②</sup>

然后她说 ,“上来了 !”他看到晶莹闪亮的西瓜冒出了井口。她伸手把瓜拉向井边 ,把桶搁到栏杆上。她从桶里取出瓜来时 ,他能

---

①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 38 章。

② 同注释①。

听到井水顺瓜滑下，在幽深的井底滴出一支静谧湿润的小调。

“我真不懂你怎么能记住这么多，布里斯牧师。主啊，我们今晚这个瓜好重哦！过来吧，到这里我们能坐下吃。”

于是他随她走过光秃秃的地坪，坐到门廊地上，湿漉漉的瓜就搁在身旁。他双腿悬着，她走进厨房。他能听到身后开抽屉，小刀和刀叉咔哒碰撞作响的声音，随后她返回来，手里拿把杀猪刀，纱门在她身后啪地关上。

她说：“你想不想切瓜，布里斯牧师？”

“好啊，夫人，谢谢你，夫人。”

“我估计你会愿意的，”她说，“男人总乐意干些用刀切东西一类的事情。好吧，来，让我们瞧瞧你干得怎么样。”

“要不要我先切下一小块，夫人？”他说，接过刀来。

“切一小块？我知道是熟瓜还要切一块？你听。”她说，用指头敲着瓜。

“希克曼教父总是切一小块下来。”他说。

“行，布里斯牧师，一定要切，那就切吧。我估计教父他切过不少瓜了。”

于是他操起刀，觉得刀尖深深重重地插了进去，直至刀刃全部没入，然后，再插，再插，再插，在瓜皮上切出一个正方形。他感到刀刃很深地切下，切，切，切。然后挪开刀刃，像希克曼教父那样，用刀尖插着方块的中间，挑起那块V形瓜，递了给她。

“谢谢你，布里斯牧师。”她说，声音带着笑，他能听到她尝瓜时瓜汁的吱啦声。

“你看，我说是熟的吧。”她说，“你尝尝。”

西瓜沁凉爽口，甜丝丝的。尝后，他又赶紧动手，切下两长块来，说：“给你，夫人。”她拿起两块，给他一块，自己一块。

他们摸黑坐着，全身沉浸在浓郁的柑橘花香里，吃着冰凉的西瓜。他瞄准萤火虫吐出瓜子，听到瓜子散落在门廊四周硬土上的

声音 ,可萤火虫照样忽闪忽闪着。乔治亚教友停下嘴来。

“布里斯牧师 ,”她说 ,“我看我们不打算在门廊这儿种瓜吧 ,对吗 ? 因为啊 ,你瞧 ,瓜子就落在我们脚常踩的地方 ,脚啊 ,还有其他什么的 ,时时都在它们上面踩踏。”

“是啊 ,我不是想种瓜 ,对不起 ,夫人。”

“哦 ,没关系 ,布里斯牧师。要点盐吗 ?”

“不要 ,夫人 ,就这样 ,我喜欢。”

“真的喜欢 ?”

“是啊 ,真的 ,夫人 ! 这差不多是我吃过的最甜最多汁的瓜了。”

“谢谢你 ,布里斯牧师。我说是个熟瓜呢。很高兴你喜欢吃。”

“你真没说错 ,夫人。”

他们就这样坐着吃瓜 ,他观望着萤火虫 ,可是把滑溜溜的瓜子吐在手心里捏着。突然他能听到有男孩们的声音从远处飘过来。“阿伯内西 !”他们喊道。“嘿 ,叫你啦 ,阿伯内西 !”喊声过后等着 ,没有回答。然后喊声又传来。“你在哪儿 ,你这大脑袋、粗脚踝的阿伯内西 !”她笑了 ,说 ,“那个阿伯内西明天可要找他们打架了 ,因为他头真的大 ,不喜欢别人笑他。”

“阿伯内西是谁啊 ?”他说。

“一个小孩 ,可总一副老人、大人的模样。住在路的那头。你明天能见着他 ,”她说 ,“你还会听到他说话 ,因为他头很大 ,说起话来嗓门又大又粗 ,很像个大人。”

她说话时 ,他还能听到孩子们的呼唤声——直到传来一个成年女人的声音 ,清晰得像吹号时吹出的音符 :“阿伯内西上床睡了 ,你们也应该睡了。你们走吧 ,离开这里。”

“你是谁啊 ?”接着一个声音喊道。

“你以为你是谁啊 ?”女人的声音说。

“不知道也不在乎。”

“哦 ,我是他妈 ,你们听到我刚才说的了。”

“哦 ,请原谅。我还以为你是他表姐呢。”那声音叫道 ,嘲笑她。他能听到他们有人在笑 ,一边跑入夜色中 ,一边喊 :“嘿 ,阿伯内西——你妈妈好吗 ,阿伯内西 ?嘿 ,你 ,阿伯内西妈妈 ,大脑袋阿伯内西好吗 ?”

“她说上床睡觉 ,你也该睡了 ,布里斯牧师。”她说 ,“要知道你受过那个可怕女人的一番折腾。你想不想睡啊 ?”

“想睡 ,夫人。”他说。吃饱了西瓜 ,他感到肚子胀鼓鼓的。“我把瓜皮扔到什么地方呢 ,夫人 ?”他说。

“让我来吧 ,”她说 ,“上床之前你是不是要尿尿啊 ?茅坑就在那边屋子的后面。”

“可是我现在不想撒尿。”他说道 ,心想 ,她一定把我当小孩了……博迪说一个男人首先要学的就是忍住小便。

“哦 ,等你脱了衣服后就会想尿了 ,所以你还是现在去吧。”

“不去 ,”他说 ,“因为我没尿要尿。”

“那你就当是给我帮个忙 ,布里斯牧师。”她说 ,“因为也许你很熟悉《圣经》 ,但我可是非常了解孩子的。我的工作中有两个孩子要照顾 ,他们也不是我第一次照顾的孩子。所以不要害臊 ,去尿吧。要知道我就一个沙发 ,我们不想弄脏它 ,对不对 ?”

“是的 ,夫人。”他说。

于是他穿过黑暗朝屋后走去 ,停在草丛和菜地前 ,环顾四周。可是她从黑暗那头叫道 :

“你要是怕 ,不敢到后面去 ,可以就站在那里尿 ,布里斯牧师 ,只要别尿在我种的莴苣上面就行。”

他没有回答 ,听着她低沉的笑声 ,他继续往后面走 ,一直走到他能闻着石灰和晒得干枯的木头热燥味了。在茅坑前停下 ,他没进去 ,站在那里往山下张望。那里有盏街灯在闪烁。街灯不远处有幢栅栏围着的房子 ,还有一棵开花的树 ,花是白色的 ,开得正浓 ,

在静谧无声的夜色中纹丝不动。他立在那里望着茅坑，小便洒在硬土上发出单调的啪啪声，让他倍感四周的寂静。然后他掉头朝房子望去，乔治亚教友立在门口，黑影后是灯光。

“我说过你有尿吧。”她说。声音很低，但尖细、清晰地传入他耳中。“我听得到你在那边的尿尿声。听上去就像大人尿尿。”

他听到她发出神秘的笑声，像那些拿他开玩笑的大姑娘。他没回答。女人那么开玩笑时，你是没什么好说的。他能感到手指间血脉的搏动，柑橘花香夹杂着石灰刺鼻的气味钻入鼻孔。他转过身，眼光越过围着栅栏和种着树的院落，朝孤灯旁的一排房子眺望。接着，当初在帐篷时心里那股迷茫感仿佛从心灵表层拱了出来，带来一阵畏怯、孤独……

“进来吧，布里斯牧师，”她叫道，“这下你睡沙发我不用担心了。让我们把门敞开，风吹进来你会凉快些的。”

于是，他穿过院落回到房里，坐在沙发上，环顾屋内，她笑着立在门旁。房间那边有架立式旧钢琴，他走过去，敲响一只发黄的键，微弱的音调伤感地发出走调的回音。

“你可不会弹钢琴吧，布里斯牧师。”她说。

“不会，夫人，可是希克曼教父会。”

“他啊，”她说，“牧师几乎什么都会，我猜他可能也有钢琴。”

“他懂得真多。”他边说边打了个呵欠。

“哦，哦！有人来瞌睡了，我还是铺好床吧。”

他目送她走进一间漆黑的房间，点燃了灯，然后他脱鞋袜，再脱下沾了泥土的白色礼服裤。这时她回来，怀里抱着被单和枕头。他站起来，在一旁看着她展开沙发，抖开枕头，搁到床头，然后她走开。听她轻轻哼唱，抖动床单，他则解开领带，脱下衬衣。现在穿着内衣坐着，抬头打量墙上相框里的肖像，还有肖像下钉在墙纸上画着彩色天使的一柄纸扇。不知这是不是她的父母，他想。希克曼教父的提箱里有他父母的一些小照片……他以前还有过一个

兄弟。

她端了一杯牛奶穿门进来，把牛奶递给他。

“你累了吧，布里斯牧师？”她说。

“不是太累，夫人。”他说。

“你感到孤独吗？”

“不，夫人。”

她摇摇头。“唉，你一定累了。整个礼拜都在布道。教友们那么拉你扯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很困了，所以我跟你说晚安吧。不过你如果想让我听你祈祷……”

“不，谢谢，夫人，”他呷了一口牛奶说，“像我这样的牧师只能单独对上帝祈祷。”

他能看出她俯视他脸时眼中的困惑。“我想你说得对，布里斯牧师，”她说，“可是我老是在想，你需要妈妈……”

“我没有妈妈，”他有力地说，“我只有希克曼教父和我的耶稣。”他把牛奶杯放到桌上，推开去。

“是的，我知道，”她说，“你也没爸爸，是吗？”

“没有，夫人。可是希克曼教父教我们说，所有孤儿的父亲就是上帝。”

“可怜的小羔羊。”她说。他能看见她眼泪盈盈，在朝他走来，便伸手来想阻止她上前。她犹豫着，迷惘地垂眼盯住他伸出的手，倏然怔立在那里。当初那个女人抓住他时，女执事正是这模样。有好大一会儿，她眼中饱含泪水；然后，她从他身边走过，翻过床单，默默地等待他躺下。他能见到她眼里仍带着一副受伤的神态，可他心里惴惴然的，连歉意的念头都不敢有。他从她身边走过，爬上床躺下，直勾勾地盯着朦胧的天花板。她伤心地笑笑，转向桌子，吹熄了油灯。然后走到通往她房间的门口，脸一半隐在阴影中。

“晚安晚安。”她说，“晚安，布里斯牧师。”

“晚安，夫人。”他说。躺了下来，看着她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他感到一阵悲伤。她似乎在那儿站了很久，然后突然有人在喊卡德沃思，卡德沃思。他朝她望去，她还站在那儿。他能听到有人在摇着手鼓。他开始祈祷，呼唤皈依徒；其他人对《圣经》做出反应时，他神情落寞，充满渴望；一个女人戴着黑色面纱，穿过一排排的教友，沿教堂过道走过来时，他还在那里观望着，心想，这是我母亲。他不觉得奇怪，只是心里涌起一股平和之感，欣喜无比地拉过她的手，指着凳子，注视着她走过去坐下。他充满了骄傲，他的呼唤声终于将她唤出来了，从黑暗中唤出来了。现在他开始劝勉其他人都来目睹力量、荣耀和活生生的《圣经》……可是当他再瞥眼看去，她已消失。全体教徒都走了，教徒们原来呆的地方一股巨澜汹涌而起，向他激射过来，要将他从讲道坛冲走。他尖叫着，想跑开，可水柱此时成了一股磷光鱼向他射来。他现在站立不稳了，砰的一声被推过地板。这时他能听到尖叫声。他从梦境进入了黑暗，看见乔治亚教友还在那里朝他俯下身子说：“主啊，布里斯牧师，你当时吃瓜我就觉得夜太深了，吃得又多。别说话了，会好的。你一定很难受吧，满身被抓得青红紫绿，像颗葡萄，现在又做了个噩梦。不就是想皈依几个罪人吗……”

“不对！我不是在做梦。”他说，“不是梦。我不愿意那是梦……”

“不是梦吗？哦，你虽然是牧师，可我很清楚小孩都做梦的，做噩梦。”她点燃灯，不解地皱眉俯视着他。

“你做了噩梦，没关系，看你嘴角还没干的口涎就知道，梦里还吮了那老母猪的奶。所以不用说，我明白，布里斯牧师，因为在我干活的地方，小孩常常有你这样的问题。”

她走过来，帮他睡回沙发。“让我看看你的背，布里斯牧师。”她说，“对，脱掉衬衣，转过身来面对这边让我看清楚一点。”

他看见她躬下身子，尔后能感到她的指尖在轻触他的皮肤。

“主啊，瞧她把你弄成了什么样！看这些抓伤。我得拿药膏来。”

他看着她端灯走进厨房，然后她转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小罐。

“不辣吧？”他问。

“辣？这个药膏不会辣，布里斯牧师。抹上药膏后就不再会那么疼了，伤口就会好的。行，别动。”

“好的，夫人。”随着她的手一圈圈轻柔抹动，他能感到一股清凉在背上弥漫开来。抹完背部，再抹手臂和腿的抓伤。他眼皮又沉重起来。她说：“好，应该行了。这药膏很好，布里斯牧师。既不辣，也不会弄得满处油渍。到明天早晨你就会觉得舒服了。”

“谢谢你，夫人。”他说。

“别客气，布里斯牧师，我告诉你我们做了噩梦是怎么办的吧。你只要到我床上来睡一会儿，噩梦就肯定不会再来了。”

说完，她轻轻抱起他。她抱着他俯身吹灯时，他能感到油灯逼近的热气，随后他们小心翼翼穿过黑暗，他被轻轻地放到了她的床上。

“现在睡吧，”她说，“在这里你会睡得很好的。”

他躺着，感受着夜、陌生的房和床。他记忆中从来没和女人同睡过一张床，这宛如又一场梦。于是他想，原来就是这样呵。这就是博迪和其他人……这时，夜色沉沉的远方，有火车在鸣笛，他感觉到，床笫间轻风拂过，柑橘花<sup>①</sup>随风飘入房间，一待风停，花也将在暑热中枯萎。他又见到井底的星辰，恍惚间又有了坠入井底天空的飞升之感，自由自在地飘落，水井和天空，飘起坠下飞天、星辰明亮井下希望她母亲行了结束吧睡觉不脱离那里她井下她是她很好让我在那里看他们她很好就像糖和香料很好地井下做得好你是

---

① 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间有首著名的歌叫《Orange Blossom Special》。歌曲是唱一列名叫Orange Blossom Special(柑橘花号)，运行于佛罗里达与纽约之间的火车。作者在此提到火车和柑橘花，意在以多层次地表现出布里斯当时的思绪。

已婚女人还是未婚姑娘埃尔伯特教友——我睡吗？摇树玩捉迷藏不你是不是不是像佐治亚桃子<sup>①</sup> 不不要摇树很好井里会有种子吗？睡着了？醒着。我的王冠上没有星星。现在他移近了我在一旁蜷着身子，她叹着气温柔地睡着。不是她在身边醒来怎么在这里？是她……

“谢谢你对我好，乔治亚教友。”他非常平静地说，等待着。可她没动弹。嗖！滑下小山。她在打鼾？她佯做在睡？我起身，她的脸流淌而过我的双眼岩石般沉重我的头四处游荡这里进那里出星星她在那里她走了她在做梦？她看见她叹气她看见了晨星她唱着她并她守护她父亲他我们的醒着……她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像观看着真正的宁静。同时，一只老鼠从洞里出来，在地板上四处跑动。他浑身一阵欢欣的激灵。他紧紧地盯着，极力想在黑暗里看清她，点着头，想着她在那里，然后还没待他意识到他已扑了上去，在她面颊上温柔地吻开了。妈妈，他说，妈妈……你是我的妈妈。他内心似有触动，再次亲她。她是他从来不敢奢望自己会有的人。每逢博迪受了伤或感到伤心时，她就是博迪妈妈对博迪的全部意义所在。她说她正是我需要的。妈妈，他想，妈妈。突然他能感到眼睑里辣辣的，想忍住，可还是淌出来了。他把床单一角塞进嘴里，翻身滚到床边，悄然啜泣。

在他眼前，窗子敞开，面临门廊。他躺在床上，泪眼蒙眬，凝视着月辉清亮的夜色。姗姗迟升的月亮将清辉洒在黑影以远，洒在树梢上，泪水在淌，簌簌不断，仿佛径直从月亮上淌下来。妈妈，妈妈……她睡梦中一动弹，他便感到床在下陷，他屏住呼吸，想着妈妈，我多想——妈妈直到他盼到了世界的尽头，盼到黑夜变成白昼，白昼变成黑夜之时，盼啊盼直到他好像浮了起来……然后他回到了那个愤怒的女人手中，看到教友们惊呆了。红头发女人抓着

<sup>①</sup> 美国佐治亚州盛产桃子。

他 她的白肤色双手衬着他的双手 ,他的皮肤也是白色的 ,不是博迪所说的黄的。他想 ,我们是同一个人——卡德沃思和我 ,她大叫着 ,其他人在希克曼教父滑动的铜号下发怵卡德沃思她像一个妈妈一样在黑暗中呼唤我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只是教友中的一个……然后博迪到了那里 ,他们在路边茂密的草丛中穿行。看那边 ,伙计 ,博迪说 ,指着半掩在尘土中的什么东西 ,说道 :“好臭呦…… !”他能见到博迪捏着鼻子啐了一口。不在我妈妈的桌上 ,博迪说。他又看 ,纳闷那是什么 ,说也不在我妈妈的桌上。那你最好也啐一口 ,博迪说。可是他想啐时 ,嘴里太干枯没唾沫可啐 ,他四周环顾 ,女人们又抓住了他 ,他的双手变成了白色 ,像夏天的比目鱼肚皮……

夜空中突然传来一阵猫的打斗声 ,猫爪闪烁 ,搅成一团。他在床上坐立起来 ,惶然四顾。她还在那里 ,安详地睡着。房里没有呼吸声 ,他感到了她温馨而悄然的体息。这时 ,她翻过身仰面睡着 ,呼吸声成了断断续续的轻微鼾声。不知怎地一切都变了。他摇了摇头 ,“不行 ,我不能和你睡。”他对她的睡脸说道 ,“我不要你做我的妈妈。我回沙发上睡去了。”

然而仿佛有只手伸下来攫住了他 ,逼他再次注视她的脸 ,没待他意识到 ,他的眼光已盯住了她的睡衣褶边。拉得老高的褶边下露出滚圆、叉开的大腿。我必须离开这里 ,他想。我必须走。可是他突然踉跄起来 ,身体在动弹 ,心里倏地冒出一个新念头 ,感到脚悬在床沿 ,朦朦胧胧 ,像梦幻 ,像水底 ,他似乎在透过一条狭窄过道朝一奇异的房间内窥探 ;房内 ,另一个胆大点的布里斯正准备做出可怕的举动。不行 ,他想着 ,不行不行 !看着自己的手像一只白色小爪子伸向床单上她那皱巴巴的睡衣褶边 ,慢慢地将它往上揭 ,偷偷地 ,狡猾地 ,像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提起来往后揭。他从脑海中一个遥远的角落望去 ,亲眼目睹了轻纱般的睡衣布像婴儿摇篮的蚊帐一般被提起 ,即使在此时还不相信——然后他由过道来到另

一个布里斯那里 ,朝下窥视他揭开后的裸露之处 ,窥视神秘的阴影。眼光越过白色小爪 ,窥向平滑肌体在朦胧光线中的弯曲处 ,窥向那东西的里处 ,黑暗中的黑暗印象。可是什么 ,他差一点说出声来了……他看见了可是没看见他看见的。什么也没有 ,一个小山 ,博迪说他会在那里发现一个湖 ,一道长满灌木的山坡 ,他以为他会在那儿找到一个洞穴……就好像他打开了一只匣子 ,匣中发现了另一只匣子 ,在这只匣子里他肯定还会再发现一只匣子 ,匣中 ,又会发现一个——那时她会醒来。然而他不能离开。各种关于挖掘宝藏的故事片段在脑海中翻腾。突然 ,他站在一个大洞中 ,伸手去拿他挖出的一只铁箱。就在他抓住了铁箱之际 ,一群白鹅轰然飞起来围住了他 ,并在他举起双臂注视时 ,变成了一队发霉的南部邦联骑兵向天空飞驰而去 ,他们扭曲的脸上爆发出沉寂、反叛的鸣叫声。他极想走开 ,可是睡衣的布条似乎拽住了他。这时她轻轻动弹了一下 ,他的眼光朝她脸部转去 ,在原是黑影之处看到了微弱的光线……他跳起来 ,听到自己“啊 !”了一声 ,只觉得睡衣的布条沙粒般在指间滚动。

“布里斯牧师 ,是你吗 ?”她从遥远的地方说。

“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 ,夫人……”

她迷迷糊糊地一声叹息。“做 ? 你做什么 ,亲爱的 ?”

他憋住气 ,只听到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

于是又问 ,“布里斯牧师 ?”……做做做……

她动弹了一下。只见她甩过手臂翻身 ,可又停下来 ,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又突然停下。他意识到他将自己困住了。发生了 ,会像希克曼教父说的折磨那样 ,永远永远永远……然后 ,另一个布里斯仿佛已经压低声音说过 ,你被发现了这一次肯定被发现了可是决不能再被发现。不能再像这样——走吧。他们朝你走来时 ,走开。去别的地方 ,走开。走开。走啊 !

可是他不能走。他注视着她 ,只见她探手去摸索拍打他躺过

的地方。他想,她以为我尿了床,我没尿,现在她的手指告诉她床单是干的,如果我尿了,就像樵鸟暗中监视着你,告诉蚂蚁,告诉魔鬼,她在起身,眼睛在睁大,我会因看见了甚至看不见的东西而受惩罚。上帝夫人妈妈教友请原谅。

“啊!”乔治亚教友说,倏地坐立起来,卧床弹簧随之嘎吱作响。他觉得床单掀过他的腿,围着她的身子掀起,极为迅疾,就像她或我从来没有被袒露过一样。他能见到他举起的拇指和食指握成一黑暗的“O”形,她飞快地发出一串“啊,啊,啊”声,夜似乎要往后冲去,像虫一样滑回自己的洞穴。他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梦我躺在另一间房的沙发上我在那里上床那个戴面纱的女人在向我走来我知道她是谁我很高兴见到她拯救她此刻正在躲闪鱼的水柱在落下去在尖叫现在这一个马上就要进来了将我地板上举起,救我于……

“不!”她说,“呵,不!布里斯牧师,布里斯牧师!你在看我的光身子!你掀开了我的衣服露出我的光身子!”

他不吭声,缩进自己,头左右转动,心里一面在想,如果我能从床上掉下去床就会走开,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

可是她的话在他脑海中唤出了可怕的形象。一匹黑马被兀鹰撕扯着鲜血淋漓的内脏,飞奔着穿越一块燃烧的田野,悄无声息……一个裸体的、大吼大叫、醉醺醺的诺亚<sup>①</sup> 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手里挥动一罐玉米威士忌酒,无声地狠狠诅咒着。同时两个年轻一点的男人在与另一男人打斗,想用一块彩色布被单蒙住他的头,他能感到她的话语还在耳际回荡。一切黑暗似乎离开了房间。不远处,刚才有几只猫,像几把刀做的旋转车轮一般窜过夜色,此刻被逼到了绝境,空中一片痛苦的嚎叫。

---

<sup>①</sup> 《圣经》人物。希伯来一族长。上帝启示其制作一方舟,以拯救自己和家人及每种动物雄雌各一脱离大洪水。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你在看,是不是啊,布里斯牧师?”她说,“告诉我,你在干什么!”略带怀疑的口吻提醒他还有时间撒谎,可用语言抹掉一切。他似乎在奔跑,试图赶上来,可速度又不够快,只觉得机会就像条银色鲑鱼一样从手指间滑走了。甚至还未开口就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真实。

“我不是有意的,夫人,真的,我不是……”

“可是你看了!”她狠狠地低声说,“你应该感到羞耻,偷看我的光身子,趁我睡后偷看。趁黑夜像贼一样爬上来,想趁我睡时偷看我!你这个披着牧师外衣的布里斯,年轻的牧师!”

“求你,夫人,求求你,夫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原谅我吧。求求你,原谅我……”

她伤心地摇摇头,身子坐高了一点,被单紧紧裹着身体。

“啊,你真应该感到羞耻。”她说,“你至少应该感到羞耻。干出这种事情来,像个老浪荡汉,没受训练、没有教养的人。我真想知道,你们这些男人究竟还有没有哪一个值得敬畏上帝的女人信任啊!我还以为你是个真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呢。你住在我家我感到骄傲,在这里绝不会要你睡稻草堆。可是,瞧你现在干了什么。我看我的一片好心扔给了一个小骗子,一个半夜爬虫。我看你不过是另一个坏心眼的老骗子,你根本不像希克曼牧师那样善良,那么圣洁,听说你干的事后他会心碎的。”

此时他在无声地哭泣,想走近她,他的全身,甚至他愧疚的手指呼喊着我母爱吧,饶恕我吧。他觉得自己被铸进最黑的黑暗中,世界迅速化为了铸铁。

“求求你。”他哭道,触了触她的手臂,可是她避开了,在他伸出手时拒绝碰他。

“别碰我,”她说,“啊,别碰。你从我床上下去。出去!”

“求求你,乔治亚教友。”

“我说了,出去!”

“好吧，夫人。”他说。他现在从床上爬起来，摸索着回到沙发，躺在黑暗中啜泣。

“乔治亚教友，”他朝着另一间房喊道，“乔治亚教友……”

“干什么，你这不诚实的人？”

“乔治亚教友，求你别那么叫我。求……”

“那就不应该干那种事啊。你叫我干什么？”

“乔治亚教友，”他说，“你结过婚吗？”

“我什么啊？”

“你结过婚吗？”他说。

她沉默不语，然后说：“做了这种事后你不应该问。”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他说。

“我结过婚的，”她说，“这有什么关系，你这假冒充数的传道士？”

“因为……如果你是个姑娘我这么干也许就不是太坏了……”

她不吭声，他躺着耸耳倾听。最后，她说：“你睡吧。天快亮了，我得睡了。”

她不肯告诉我，他想，她不肯说。

他眼泪已干，脸朝下趴着，心想，我不管，另外那个是当妈妈的……”

## 第 十 章

他，布里斯，坐在厨房桌旁，一边喝着冰镇柠檬，一边听着手指搅动杯中冰块发出的叮当声。其余人默默坐在房里，陪着希克曼

教父。他能看到维尔希特教友坐在靠窗的椅上,脑袋一啄一啄的。维尔希特教友累了,他想。一整夜都没合眼,副主祭也没有睡。他看着晦暗的炉子,炉底的镍制部分呈卷轴状,铮亮发光。他想,这卷轴就像我那棺材盖上的卷轴。他们怎么什么东西上面都做上卷轴呢?维尔希特教友那台缝纫机踏脚的铁制部分有卷轴,托着转轮和缝纫针铮亮发光的长条块上也有漆成金色的卷轴。什么上面都有卷轴。人却没有。不过,也许只是你没看到罢了。乔治亚教友……卷轴,卷轴,果冻蛋糕卷筒……很押韵。可是罪过罪过……果冻蛋糕卷筒<sup>①</sup>。

炉子管道笔直上行,然后拐个弯,在靠近天花板处从一个孔中伸出去。在炊烟泄出熏燎处,壁纸已成黑色。炉子冷冰冰的,添柴加煤的炉门有一气孔,透过气孔看去,炉内没火。他想,炉子也在睡觉,休息,度暑假。不过,它冬天工作很勤奋。整天吞进木柴和煤炭,吐出成堆的煤灰。从清晨到深夜。有时也添煤让炉子整夜燃着,不过,只是为留火而闷燃,那也是工作。夏天很轻松,只礼拜天例外。礼拜天有许多人要吃豆荚、萝卜、白菜以及咸肉、红薯饼、火腿、散叶甘蓝、鸡蛋玉米面包。吃蒲公英叶有好处,能长得高大强壮。除了做这些可口的食物,炉子在夏天很清闲,可以休息。早晨,炉子醒来煮燕麦片粥早餐、煮鸡蛋粗面粉、咖啡。可是,过后炉子又熄了。屋角里或煤桶里没一根柴。没有炉火热柠檬,可味道还是不错的。秋天是繁忙的季节。他们秋天杀猪,取出猪小肠,大家将烫过、刮得干干净净的整猪抬到希克曼教父那里,他将猪交给维

---

<sup>①</sup> 原文 Jellyroll 有“果冻蛋糕卷筒”之意。但黑人英语中该词常指“阴茎”。此处便是。所以紧接着说布里斯感到“罪过”。该词还与黑人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歌手“Jelly Roll”Morton(1885—1941)有关。这与原文通篇音乐感极强是一致的。Jelly-roll 一词本身有很强的节奏感。例如第 15 章近结尾处有:“……小伙子们半夜嬉戏喧闹,在人群中蹦啊——跳啊——蹦啊,震得房子都晃起来……”这个“蹦啊——跳啊——蹦啊”原文就是 jelly-jelly-jelly。

尔希特副主祭，副主祭再将猪交给维尔希特教友。炉子打这开始就得真正干活了。冒着火苗的炉门成了樱桃红色，炉管也是红的。

后面那只大锅会像蒸汽机一样冒出热汽。米煞、沙得拉、亚伯尼歌<sup>①</sup>和我喜欢的豇豆、卷曲的猪尾巴、羽衣甘蓝叶，还有大桶的豇豆大米炖咸肉<sup>②</sup>——教父没种棉花，没种玉米，也没种土豆，但是，主啊，种了西红柿。我喜欢糖煮番薯、小排骨，还有维尔希特教友抹了可口的黄油甜酱的苹果烤布丁。露希教友，希克曼教父那时说，不要让“你知道是谁的”那个人知道你饭菜做得多么可口，因为要知道了，他们就有可能把你拴在厨灶上一辈子。拴住？她说。我已经被拴住十五年了。我可不想被拴在任何炉子上。但露希教友只是笑笑而已，看着副主祭。他看着睡在椅子上的维尔希特教友。你看，她睡得多香，他想。她在补回失去的睡眠……

然后他一定做了梦，因为乔治亚教友在厨房里，她在领着他往炉火通红的炉子那边走去，向他打听米煞<sup>③</sup>、沙得拉，还有大脑袋阿伯内西，摇着他……

但不是乔治亚教友，是维尔希特教友。

“醒醒，布里斯牧师，”她说，“牧师在叫你。”他睡眼蒙眬地站起来，打着呵欠。她引着他往卧室走。其他人还在那儿坐着，低声闲聊。然后他又坐到了床边，再次注视着裹着绷带的脸庞。希克曼教父还闭着眼，上面缠了绷带。他想，他在睡。这时维尔希特教友开口说：

“布里斯牧师来了，阿朗索兄弟。”于是，希克曼教父睁开眼，盯

---

① 皆为《圣经》人物。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3章第8节。几个迦勒底人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控告他派去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米煞、沙得拉和亚伯尼歌，说他们不信奉王的神，也不敬拜王所立的金像。

② 美国南方各州家常食物，也是新年节日的传统食物。

③ 《圣经》中被伯沙撒王俘获的三人之一，从烈火熊熊的炉中走出而未受伤。沙得拉也是三人之一。

住他的眼。

“哦 ,你来了 ,布里斯。”希克曼教父说。“喝够柠檬了?”

“喝够了 ,先生。”

“好 ,很好。你在干什么呢?”

“睡了一个午觉 ,在想……”

“想 ,布里斯?想什么?”

他踌躇着 ,看着叉着腿坐在那里抽烟的维尔希特副主祭。他后悔不该说 ,可已经说出口来了。

“想那个女人。”他说。

“别说了 ,布里斯 ,”维尔希特教友在他身后说 ,“别放在心里了。现在让教父休息吧……”

“没关系。”希克曼教父说。然后盯着他的脸。“她吓着你了 ,是不是 ,孩子?”

他低下头 ,“是的 ,先生。她真让我害怕。”

然后下面的话他想不说 ,可还是迟了 ,“她说她是我的妈妈……”

希克曼教父飞快地抬起双手 ,又放回被单上。“可怜的布里斯 ,可怜的孩子。”他说 ,“真够你受的……”

“教父 ,”维尔希特教友说 ,“你不觉得你应该休息吗?”

希克曼教父朝维尔希特教友挥了挥手。

“她是我妈妈吗 ,希克曼教父?”他问。

“她是什么 ,布里斯?”

“我妈妈?”

“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哦 ,不是的 ,布里斯。”希克曼教父说 ,“你把她的话当真了 ,是不是啊?好吧 ,我看不妨给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布里斯。坐到床这边来。”

他坐下来 ,盯住希克曼的眼睛 ,察觉到其他人也都在听。希克曼教父用两只大手的长手指互相顶住形成一个笼状。

“不对,布里斯。”他说,“你首先要明白,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无理可论,也无道可言。事实上,从来就处于半疯狂的状态。太多疯狂的骗子,到处是歧途,死胡同。一个人有一半时间都无法知道他是处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说老实话,布里斯,他没办法区分理智和无理智,两者全搅混了。如果我们此刻一定要弄清楚,外面走着的人一半就得关起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布里斯?”

“你是说人人都是疯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布里斯。因为只有上帝的逻辑和清醒才能叫逻辑和清醒。然而这个世道却正反颠倒了。在这种情形下,你就得自己注意,布里斯。否则,你就分不清理智和愚昧,不知道该嘲笑什么,该为什么而悲伤,弄不清你究竟是你自己的你还是别人说的你。现在你看那个女人,我们布道时她跑来胡喊乱叫,搅得大家都不安宁。一时你弄不清她是什么人,看到我这么包扎得像木乃伊,像图坦卡蒙国王<sup>①</sup>或类似的什么,你就以为她的话肯定有道理。于是,糊涂、不理智就这么产生了,布里斯。我们应该可怜她,布里斯。我们只能这么想。虽说她搅扰了布道会,在我额头上砸了几个包,我们也不要气愤,不要害怕。我们不能相信她的话。不能相信那个女人。也不能相信她做的事。她是个可悲的女人,布里斯。而且,她还是个危险的女人,但是当你从她身边走开,冷静地观察她时,你不能不承认,无论她干过什么,现在在干什么,无论她是什么人,这可怜的女人根本就是个疯子。”

“没错,她是个疯子。”露希教友说,“你说的我能明白。”

“哦,你能明白,那很好,露希教友。”希克曼教父说,“可是你并不想让自己明白。你希望有能够为之愤怒的事,希望有能够轻易相信的事,不必操心问题的实质。不想让自己的人性不安。”

---

<sup>①</sup>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公元前1361—公元前1352年在位。英国埃及学家H.卡特发现其陵墓(1922)。发掘时发现墓室完好,内有金棺、法老木乃伊和大量文物。

“也许是的，”露希教友说，“可是我看到这个吓坏了的孩子，看到你缠着绷带这模样，我现在都还好像看到那红衣女人在天庭胡闹，说这孩子是她的——我就觉得不能不伤心……”

“是的。”希克曼教父说，“是的，不能不伤心。要记住，约伯的上帝没有答应让他过得轻松。<sup>①</sup>”

“没有，他没有。”露希教友说，“可是，我也从来没有像约伯那样富有，那样有过祝福啊。”

“我们另找个时间再谈那个问题吧。”希克曼教父说，“你有你的财富。只是你要善于识别是些什么财富。所以，布里斯，那个女人不只是可悲，还非常地不清醒。那女人的梦幻比吸鸦片的人更疯狂。”

“鸦片是什么，希克曼教父？”

“就是麻醉品，布里斯，毒品。比杜松子和威士忌更有害……”

“啊！她是不是吸了呢？”

“我不知道，布里斯；只是话这么说而已。关键是那女人满脑瓜子的疯狂的念头，做事从来不可理喻。但是因为她出身豪门，所以她才能满处跑，为所欲为。”

“这我明白。”露希教友说。

“他们号称世界是他们的。”维尔希特教友说。

“就好像是他们装在瓶子里的东西一样，布里斯。”另一个教友说。

“给。”露希教友说，她递过一支甘草雪茄。

“谢谢，露希教友。”

“所以，你听好了。”希克曼教父说，“让我给布里斯说说那个女

---

<sup>①</sup> 《圣经·旧约·约伯记》载：上帝对撒旦说，世上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像他那样耿直正派、敬畏上帝、从不做坏事的人了。撒旦答，如果你触犯他利益，他也会当面咒骂你的。上帝让撒旦毁掉了约伯的一切财产，让他从头到脚长满疥疮。约伯始终没说过一句亵渎上帝的话。

人是怎么回事。几年前,她本打算结婚了。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婚礼,万事俱备。没料到她要嫁的男人坐马车在十字路口被南方公司的火车撞了。于是这可怜的女人就像一下脑袋出了故障……”

“于是那件事就改变了她。”维尔希特教友说。

“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希克曼教父说道,“有那么一段日子,这可怜的女人连房间都没办法离开,整天整夜地就躺在床上吃甜食和巧克力乳酪饼。”

说到这里,希克曼教父的声调变了。他盯着包扎在纱布下的那只眼睛,想找到玩笑的迹象。

“吃什么?”他说,“拿开他的雪茄。”

“没错,布里斯。就吃甜食和巧克力乳酪饼。”

“整天整夜?”

“他们是这么说的。”

“她不怕腻出毛病吗?”

“哦,她已经有病了,”希克曼教父说,“总之,待她最后能离开房间时,满脑子都是胡思乱想了……”

“是些什么想法?”

“哦,她认为她像个女王。”

“她有王冠吗?”

“嘿,说起来,她还真有一顶,布里斯。她还在王冠正中放上一只老大的汉密尔顿手表。她经常满街地走,穿件白长袍,见谁问谁知不知道几点钟了。这倒没什么不好,布里斯。只是她的手表总是要慢些。凡是不想和她对表的人可麻烦了。她会当场就在街头尖叫起来,给他们安上各种各样的罪名。她的手表和王冠弄丢后,她就和她的姑姑去了欧洲,你无法想像大家感到松了多大一口气。”

希克曼教父的声音停了下来。布里斯能看到透过纱布闪出的深邃目光。

“然后怎样了？”他说。

“哦，她在欧洲大概呆了一年，在那里洗硫磺水澡，喝矿泉水，与欧洲王室的人员交往。听说她呆在一个叫做威斯巴顿的地方，玩得很开心，还弄丢了不少钱。然后我去了北方的底特律，在福特汽车厂干了一段时间，再没听到她的消息。等我回到家里，听说她又回来了，想法又有所不同。有了一些新念头……”

“什么新想法和新念头呢？”

“哦，现在她不但硬说她是王后，还认为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她的。她把自己当做圣母马利亚。布里斯，很快她开始拐别人的孩子了。像一只有敛癖的林鼠，收藏食物为荒年做准备。事情是这样，有一回她弄了一个中国小孩，把他带到了新奥尔良，给他起了个杨森叔叔还是什么的名字……”

“她真偷了他？”

“真的，布里斯。她在屋前绕着铁制花边的旧屋中租了间房，开了一家她所谓的中国洗衣店。洗衣店所在街道还住着一大群一流洗衣妇。她把那可怜的孩子放在一只大衣篮里，搁在柜台上，裹着美国国旗做的尿片……”

“啧啧！”他后面有人说。

“瞧你多爱国。”维尔希特教友说。

“没人来找这个孩子吗，希克曼教父？”

“哦，他们当然找了，布里斯。可是她像印第安人一样把行踪掩盖了起来。都以为她到了塞拉拖格，在纽约。你瞧，其实她到了华盛顿特区，用土耳其头巾把孩子包起来，穿一双脚趾头翘起来的小金鞋。他们在华盛顿特区呆了两天，在华盛顿纪念碑乘电梯来回回上上下下好几趟。<sup>①</sup>然后他们又折了回来。就这样。明

---

<sup>①</sup> 华盛顿纪念碑位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花岗岩建成的柱形碑身高五百五十五英尺，内有九百级螺旋台阶可步行直达顶端。也有电梯可乘。

白吗？”

“明白,先生。”他说,“也许他们玩得很开心。”

“我不知道,布里斯。也可能他们坐电梯头都坐晕了。”

“然后怎么样了呢,教父?”一个教友问。

“哦,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她的店子业务也不忙。但一切都  
很平静,谁也不打扰他们。他们吃了很多奶油胡萝卜和驱蝇馅  
饼<sup>①</sup>,但主要吃胡萝卜……还……”

“他们吃那么多胡萝卜干吗?”

“因为她认为胡萝卜对小孩的视力好,布里斯。”

“他的意思是说她想把他的眼睛调理好点,布里斯。”维尔希特  
副主祭说,忍住没笑。

“我听说吃胡萝卜人漂亮。”露希教友说。

“他们找着小孩了吗?”

“找着了,不久他们就找着了,布里斯。是这样的。当时他们  
眼看要过忏悔火曜日<sup>②</sup>了。有一天一个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北方  
老兵送几件衬衣到那里去熨洗。他望衣篮一瞧,看到那中国小孩  
用国旗裹着,气得屁冲冲的。对不起,女士们。他看见了,布里斯,  
简直就想再打一次南北战争。他叫了警察和消防队,还给华盛顿  
的总统拍了电报。闹得满城风雨,他们把他当做了一个外来投机  
政客赶出了城。她呢,在别人眼里,只不过像做了一件世界上最自  
然的事。那可怜的中国女人想把自己的孩子要回来,麻烦可没完  
没了。因为大家总认为有钱人说的话都是真的——还有啊,最主  
要的是,那个孩子开始喜欢她了,根本不以为自己是个中国  
人……”

---

① 用糖浆或红糖做馅的驱蝇馅饼。因这种馅饼容易引来苍蝇,须常赶走苍蝇,故名。

② 原文来自法语 Mardi Gras。Mardi 是礼拜二,Gras 是油脂的。所以,直译为“油腻的礼拜二”,指天主教封斋前的礼拜二,即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他认为自己是什么呢？”

“一个名叫李·E·旺的邦联拥护者。”

“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哦，布里斯，消息传开了。她的家人听说后赶来，把她带了回去，付给那个中国女人一笔钱，算是补偿这件事给她带来的麻烦和伤心吧。她的家人把洗衣店送给了中国人，他们留在那里，以此发了财。现在这个中国小孩很高兴是个中国人了。”

“李·E·旺。”布里斯说。

“他们当时应该就地把那女人锁起来。”维尔希特教友说，“要是这样，我们现在也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对，布里斯。”希克曼教父说，“这是关键之一。在这个地方，她那种女人，什么麻烦都可以解决，因为她的家族不但有钱，还是个老家族，有地位，算得上名门吧。但她一摆脱了纠纷后，马上又去弄了个墨西哥男孩。那是在休斯顿，对吗，副主祭？”

“达拉斯，”维尔希特副主祭说，他仰着头，眼盯天花板，“那是在达拉斯弄的。”

“对，布里斯。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城。她绑架了那个小男孩，给他起个名字叫潘丘·唯拉·范·布伦·斯塔尔<sup>①</sup>，带上他跑到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当时赛马正在进行。那是在路易斯维尔<sup>②</sup>。四面八方来的江湖骗子、赌棍都聚到这里赌博，喝薄荷白兰地，无论是无辜的还是不是无辜的，都来赌一赌。嗯，在那里输了五千美元、一匹杂色骗马，还有她带去的所有珠宝后，她想把那个男孩当做现钞赌注下注。”

---

① 潘丘·唯拉·范·布伦·斯塔尔，这一人名由三个人名字构成。潘丘·唯拉（？1877—1923）著名的墨西哥革命领袖。范·布伦（1782—1862）：美国第八任总统（1837—1841），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娴于政治权术，获“小魔术师”绰号，任内支持南方州权。斯塔尔（1940—）：英国摇滚音乐家，1962年至1970年担任甲壳虫乐队鼓手。

② 美国肯塔基州北部一城市。

“喂，教父，”露希教友说，“她可没有干那种事！”

“哦，不，她干了。而且，在她看来，这样做很符合逻辑。按她的思维方式，男孩那种财产是可以谈判交换的。她发誓说那个墨西哥小男孩是她的家产，在她家已有多年了……赌徒们很清楚她是谁，她的背景有多硬，还有所有其他情况，因此就同意用潘丘做赌注，并与加克俱乐部主席谈了此事。可是她赌的那匹马却跑了个未名。”

“他们是不是赢了那个男孩呢？”

“赢了，布里斯。不过那是很久以后。那个男孩跑掉丢失了。他吃了不少苦，布里斯。因为她带着他的时候除了杂碎，什么也不给他吃。虽然找了一家中国餐馆他却吃不成，因为他只会说墨西哥话，餐馆的人听不懂他的话。所以我看你算幸运的，因为她只是想把你偷走。教友们提防了她，没偷着。所以我要你忘掉那个女人，明白吗？”

“明白，先生。”

“忘掉她吧，布里斯，跟你说真的，忘掉她吧。忘掉她那些胡说八道，因为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我希望她不要再见到你。好啦，我得休息一下才行，下礼拜还要帮你布道。还有，我要你按我说的做，忘掉那个女人，你要听话，我就带你……过来，靠近一点，有几句悄悄话……”

他俯身靠近去，闻到了药味。然后，希克曼教父悄悄地说：“我带你去看一场电影，就是你听说过的电影。听着，这是秘密。要保密，好吗？”

“好的，先生。保密。”

他看着，但眼光突然不见了——像有人捻低了油灯的灯芯。

“希克曼教父……”他刚开口，这时露希教友却抓住了他的胳膊。

“嘘，”她说，“他现在睡了。”然后轻轻将他带走了。

找出那个女人<sup>①</sup>，然后找出那个男人，这简直就像投胎再生。罪孽，希克曼会说但是所有人的盗窃罪比新生之心的力量还要强四倍然后跑步而不是步行逃离，也顾不得被人认出了。头发在白色太阳穴处砰然散开，变红，她怪声尖叫着：卡德沃思，卡德沃思，我跟了上去我去了我逃出来出了黑暗，她住在墙后面，墙很结实，没必要太高。无人能步行越过没有外来鸟的啁啾打扰她的幽静——这是我的家吗？是我应该呆的地方吗？卡德沃思，她叫道——我听到蜻蜓声我看到大房子坐落在她的白杨、含羞草、紫藤、百合树的柔和浓荫之中。没有制片人先生，她说。在那片高高的木兰花前双腿交叉，笑着，没有桃花，不没有那……她是我妈妈她说，我回答她是我妈妈她去争选票参议员，投票。参议员，什么都答应他们只能有权权交易。她说，孩子，孩子。坚持称呼苹果夏娃用来骗亚当的果子我会用你的真名字叫你，孩子，她说——叫蛇。卡德沃思从牛的肚中一个头发圆球反刍出来。叫我汉克，不是波恩。重要的是不要迷路——我跟着卡德沃思，卡德沃思他是我的——是的，先生跟着博迪妈妈和普罗克特夫人讨论我流的解放的路线从黑暗沿晾衣绳上阳光下火热的空气中闲聊之迷宫走着。博迪妈妈在我的眼前，宽阔的背部，扭动曲线形大屁股绷着脸，嘴上夹着木头晾衣夹我们游戏中的士兵就是用的这种夹，一块紫色花布掩盖住她的头发。我多盼望她对博迪的爱能给我啊。普罗克特夫人，又矮又胖，一摇一晃，软软地慢慢踱着脚步从左走到右，脚上的男人鞋在地上拖下一道道沟痕，臀部恹恹地晃啊晃。挂着衬裙、拖鞋、女灯笼裤的晾衣绳下涌动一股轻柔神秘的

---

<sup>①</sup> 找出那个女人。原文为法语 *cherchez la femme*。等于英语 *seek the woman*。源出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找出那个女人用做解决纠纷、弄清疑点等的劝告语，因女人常被认为是产生问题的原由。

方格布浪潮 ,这时她们站在她晾的湿衣下聊开了。红—白—蓝民主给你漂得洁白干净在红泥地上投下透明的影子 ,太阳透过布匹和清新的空气滤过五颜六色我蹲在下面 ,挂得很好的第一条晾衣绳 ,我的手指在坚硬的地上描画着 ,琢磨怎样出去跑开 ,是不是从这些薄衬裙裙底下去出去再上去——当啷——当啷——当啷你妈妈。

她一定是个傻瓜 ,这是博迪母亲在说。那副模样跑到我们的布道会来。要么是傻瓜要么喝醉了或什么的。她嗓门高扬着 ,邀请我再次引发灵魂的痛苦。普罗克特夫人在表示同意。

可不是吗?我们不过想独自安静地为上帝服务几天 ,赞颂他——但我们能做吗?啊 ,不行。瞧她那副了不起的样子 ,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那孩子 ,连处女膜都不碰——不但是从我们手上 ,也是从主的手上夺走……四周看着。

然后 ,看见了我 ,唏……

这是什么 ,小姑娘——哦 ,布里斯牧师 ,博迪妈妈说。她眼光向下盯着我 ,双手叉在肥大的臀部上。

夫人?我 ,布里斯 ,说道 ,觉得脸绷得紧紧的 ,惨白。

亲爱的 ,请替我去叫博迪来好吗?

我在她的宽脸上寻找判决。她手指成扇形张开 ,像射手打飞靶时夹着枪弹那样 ,指间夹着晾衣夹。

好的 ,夫人。

谢谢你 ,布里斯牧师。

我站起身来 ,沿晾满衣服的绳子走开来到满绳的袜子和粉红色蓝色内衣下 ,再往回走三条绳来到晾干的被单后 ,听到她在轻言细语。这些孩子 ,我发誓 ,他们都一样 ,甚至布里斯牧师也一样。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听大人在说些什么。总是穿着短裤和内裤到处跑。天知道他们到底想找什么。有一天他和布里斯牧师在玩玩玩具汽车 ,我往外一看 ,博迪居然不知在什么地方翻出了我用过的吸

乳器，在把它当汽车的喇叭用！

我从微风中轻轻摆动的灯笼裤旁经过当啷——当啷——当啷，那是你妈的灯笼裤和一大队的大麦克牌卡车和十九头大象。整整一队骡子都可以从那里通过了。我往后门走去。那里有些洗衣盆搁在矮凳上，泛着淡淡的黯光。从一旁经过时，我的食指和拇指也滑过这些盆子。绕圈来到屋前，喊道：博迪！喂博迪！你妈妈找你，博迪。其实心里很清楚，他挖大龙虾去了，他就像我的右手，但大人不允许我去那里。喊道：博迪，喂！博迪！嘴里、行动都在撒谎，心思还悠悠系着她们的话语，像羽毛在微风中飘浮轻舞。我能清楚听到后面屋顶上她们的噪音增大了一些，柔和而粗哑，像甜美重唱中的低音号，在清晨的空气飘浮。沿街看去，一只猫在角落里傍着篱笆蹭身子，此外，再无其他动弹的东西。只我一人，孤独的一人。门廊很高，我钻了下去，一动不动地躺到凉爽的阴影里，心中想着那只小龙虾洞，铁路对面有台烧坏的榨棉机，有长长的水草、浑浊的泥水，虾洞就在那里。博迪会游泳，但大人不让我游。沿着溜滑的河岸，小龙虾筑起它们淡褐色的泥球堡垒。我们用玉米粉和腊肉油炸熟虾尾，拌着炸得半熟的白马铃薯吃。我躺在阴暗处，身旁是一只废弃的婴儿车车轮。博迪妈妈还留着他儿时的鞋子。用一条蓝丝带挂在盥洗台镜旁。我的呢？我胳膊旁，一队蚂蚁忙乱地在沿着木桩往下爬，抬着小块白糖和面包屑。小便蚂蚁<sup>①</sup>、糖蚂蚁，都排成一行，一来一往就像我起伏的呼吸，它们的触角不时动动。Patty-cake 拍手歌<sup>②</sup>。然后，我能听出她们的感叹声

---

① 原文 piss ants。按字面译做“小便蚂蚁”，其实似乎没有这样一种蚂蚁。在英语中常用做粗俗语，多指小或无足轻重的东西。带轻蔑不屑口气。本书作者往往给所用词汇赋予多层含意，让读者产生联想。

② Patty-cake 也作 pat-a-cake。是儿童拍手游戏时唱的一首儿歌起首词。该拍手游戏按儿歌的韵律一起拍手，让儿童练习韵律和发音。这里布里斯看到蚂蚁的触角一动一动，便想到唱这首儿歌按节拍地拍手。

越来越近,从响声听,(她们)热,要休息了。透过阶梯的缝隙能看到她们的大屁股一坐,板子随之陷下,接着看到她们仰靠时,洗衣工作服先是一松,再在两膝间绷紧,两肘搁在门廊地板上,用蓝色大头巾悠悠地扇风。

所以她总是问我怎么能把她的衣服洗得这么白,普罗克特夫人说。我总告诉她说,我没用什么特殊办法,不过就是泡、煮、揉、加蓝料<sup>①</sup>、冲洗、浆洗再熨烫,可是她从来就是不相信。说,朱利亚,谁也不像你这么洗衣。别人洗不了这么白,这么干净,所以你一定有什么秘诀。哦,没错,朱利亚,你有什么招,我就是知道。到后来,姑娘,我烦了,她再问我,我就说,是的,希蒙斯夫人,你总是问,我看还是告诉你吧,不过你先答应我不要告诉别人。她说,好的,我保证不说,你告诉我是怎么洗的吧。哈哈!所以我说,行,希蒙斯夫人,是这样的,衣服洗后,什么都完后,就往最后冲洗的那道水中加几滴煤油。

姑娘。她拍着双手,恨不得要翻筋斗了。你瞧,我就说呢!她又问没别的啦?我说,没啦,夫人,就这些。请别忘了你答应了不告诉任何人的。哦,不会的,我不告诉,她说。但是我早就知道你有秘诀,因为没有谁只用肥皂和水就把衣洗得这么白净的。所以姑娘啊,我想她这下可不会再烦我了,该满意了吧,因为,你瞧,我知道,如果我再不赶快给她说说点什么,她准会解雇我。

结果怎么样呢,博迪妈妈说。

别急,普罗克特夫人说。到下礼拜我去取她的衣服时,她还在说这事。说,朱利亚,你真滑头。可你骗不了我,因为我早就知道你衣服洗得这么干净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秘诀。我说,是的夫人,别人的衣服我不这么洗,可我知道你对一切有多么多么的讲究。她说,是的,没错,这证明只要你坚持做得最好,你就一定能做到。我

---

<sup>①</sup> 白衣服洗后往往略带黄色。稍加点蓝料便可使衣服更白。

说 是的夫人。正是这个理。

博迪妈妈笑了。姑娘 ,你不该给那个女人说这些。

这我还不知道？普罗克特夫人说。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拖着她的那些衣服回家时 ,一路上脑子里不断在想。心想 :姑娘 ,编这样的谎言骗那个女人也许算不上聪明 ,因为你知道她是个笨蛋 ,不过我忘了她是个笨蛋。好吧 ,我还像往常一样洗。洗完送去时 ,看见她在等着我。她那脸色像在喝泻药一样难看 ,我知道有麻烦了。说 ,朱利亚 ,这回洗衣我希望你要仔细一点。我说 ,有什么问题吗 ,希蒙斯夫人 ,上回衣服没洗干净？她说 ,不是 ,衣服倒是洗得很干净。可是你清洗得不够 ,煤油加多了一点。昨天晚上 ,希蒙斯先生回来埋怨说 ,他的衬衫上有股煤油味。

哦 ,哦 ,博迪妈妈说。

普罗克特夫人说 :好吧 ,姑娘 ,我容易发火。我说 ,我早就知道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在找我的碴 ,挑我干活的毛病。好啊 ,你现在找着了 ,我来告诉你吧 ,你刚编了一个煤油的大谎 ,因为除了多用肥皂和水还有手臂的力气 ,我从来没有在洗衣水中加过什么。就这么回事。

那她说什么呢？

说？她能说什么？她狠狠地一跺脚冲了出去 ,砰地关上门。过一会儿 ,姑娘 ,她转了回来 ,两眼通红 ,解雇了我！那个可鄙的老傻瓜！

她们愤愤的话语 ,在我上方响着 ,伴有笑声。我闭上双眼 ,只见紫色的影子在眼皮后晃动 ,我紧紧抿住嘴使劲儿憋着笑。能听到笑声在肚子里咕咕滚动作响。真难忍 ,但总算忍住了 ,她们的声音已渐渐低下去 ,成了悄悄细语……

……你大概会想 ,她那么有钱 ,只要女人喜欢的应有尽有。恐怕她连世界上有我们这些人存在都不知道呢 ,是不是啊 ,姑娘？博迪妈妈说。

可不是吗,普罗克特夫人说。但是实际上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好像只有知道我们日子不好过时,才快乐得起来似的。有些人就是什么都想要,世界上什么好处都想得,好像就他们是上帝的宠儿。想来就气。你想想,窜到布道会上来,要把布里斯牧师从上帝手中夺走。想打断肉体的精神复活!下一回她怕是要穿着她的裙子命令密西西比河别流动了。我告诉你,那个女人就像他们说的傲气得很,姑娘。傲得像醉汉,路都走不稳了……

就是!可是她总是想方设法惹是生非,总有一天我看她会惹到我们头上来的。不过干涉主的……

姑娘,普罗克特夫人说,就在上个礼拜的一天早晨我还见了她。她在外面骑着他们的一匹好马,俨然像个肯塔基女人,也许像个弗吉尼亚女人,就是他们所说的“他妈的弗吉尼亚女人”<sup>①</sup>那样。骑在马上,身穿黑衣、长裙,还有讲究的女鞍。可她是跨着马背骑的,<sup>②</sup>十足的男人派头,戴顶礼帽,帽上插支白羽毛,也是在早晨,主!我正在送衣服的路上,她骑马从我身边跑过,跑得飞快。我发誓快得就像把我周围的空气全都抽掉了,让我站在那里像蛋黄裹在蛋白中间一样。唰的一声!像一列货车扫过流浪汉那样。那匹马全身热气直冒,大汗淋漓,好像已经全速跑了五英里地,而且是在这种天气。你见了就会明白,姑娘。我猛地转过身来一看,她已经跑远了,礼帽下的红头发往后一甩一甩的。她差一点就把我撞倒。可是瞧她冲过去时满脸那副野样,压根就像没看见我。

真是罪孽,羞耻,博迪妈妈说。别人为了洗干净她的衣服付出那么多的劳动和辛苦,你还以为她至少会尊重这点吧。洗衣妇都患有风湿病,就像马都生疮一样。

---

① 原文 F.F.V.。其中第一个 F 疑为 fucking,这是脏话,大致意为“操他妈的”;第二个 F 为 female,意为“女人”;第三个字母 V 是 Virginian 的缩写,意为“弗吉尼亚人”。

② 女人的马鞍不同。女人骑马应横坐,不是跨在马上。

是啊,而且她不是不知道,普罗克特夫人说。但是姑娘,说那女人是傻瓜,这就是最符合基督教义的话了。她并不是那种想把人撞倒取乐或把你吓得跳起来的卑鄙小人,她很自然地根本就谁也看不见。

也许是,博迪妈妈说,但是她看到了布里斯牧师,那也没关系。可她为什么偏偏就想到要去扰乱我们的布道会呢?

有毛病呗,姑娘!没别的原因。那个女人神经有毛病。我们坐在这里私下交谈,不妨把话说白了,你我之间,没必要否认事实。虽说她有钱,是白人,可怜的女人真有神经病。

不,不,不,她是我母亲,我心里说,躺着一动不动,听着。

我不知道,博迪妈妈说,也许她有毛病,也许没有。或许她认为她惹了麻烦也不怕,于是就做了。

你的意思是说,她就这么做,不在乎我们女人……也不在乎主会震怒。

对,她没有带走孩子,但她搅散了我的布道会。这也是不尊重别人。但这次太过分了。姑娘,虽然她是个时髦白女人,她也是个固执的人。告诉你吧!有一天我去那里看艾琳,刚到那后面,我就听见一片枪声、叫喊声,你猜我见到了什么?在通往湖边的草地上,她找了六七个黑人小男孩,要他们抛起那些圆玩意。白人阔佬们不打松鸡和鸽子就总是打这些玩意。姑娘,我告诉你,那光景可真是难得一见。姑娘,她让男孩们站成一个大半圆形,她从第一个叫起,然后第二个,要他们把那些东西扔到空中,她砰地把它们射下来,就……

打谁?不是打那些孩子吧?

不是,不是,姑娘,是打那些泥鸟。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是开枪打那些孩子呢,不过她这种人也难说。

我知道,博迪妈妈说。可是,姑娘,你从来没见过那种场面。

她大呼大叫的,那些小孩先是身子后仰,再使尽全身力气把那些黑乎乎的圆形玩意抛向空中,她呢就拿着枪这边跳到那边,把它们打碎。一支枪的子弹打完,马上跑来一个小孩递上一支刚装上子弹的,只听见砰!砰!砰!她又开始打。我张着嘴呆呆站在那里,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想看看博迪是不是也在孩子里面——感谢上帝,他不在。因为她那副模样,一头披散的红头发,穿着短裤,还有一件什么大衣,肩上带皮补丁的,她很可能……

姑娘,普罗克特夫人说,那是射击服。

射击服?

普罗克特夫人发出一阵假笑。当然啦,姑娘。你知道,富人们每干一件不同的事都穿不同的衣服。他们喝茶时有喝茶服,喝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就穿燕尾服,还有在他们称做跳舞的时候,他们穿舞会服。对!还喜欢骑马,那时他们就穿骑马装——那次她差点把我撞倒时穿的就是骑马装。哪怕是换衣时他们也有换衣装。

哦,是吗?博迪妈妈说。看来,他们要打发他们的那点时间非得找点什么事来干才行。可是告诉我……

什么?

她想带走我们的小牧师时穿的那件红衣是叫什么衣呀?

哦,普罗克特夫人说,这有关宗教上的事,不开玩笑,我看那也许是孕妇装……

如果是的,博迪妈妈说,那她就不该在那种时候穿。肯定不该。总之,姑娘,她那天真在射击。杰西·詹姆斯<sup>①</sup>的水平也不会比她强多少。她几乎百发百中。如果有哪个孩子没有及时跟上她的速度扔出泥鸟,她就骂他姜色小杂种,其他孩子就会笑。哦,可是听到她那么骂小孩,我生气了。不是因为那些孩子听了不好受,

---

<sup>①</sup> 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劫匪,他因政府的铁路强占农田而铤而走险,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

其实 她骂孩子时 那孩子只是笑 还马上回嘴说 主人小姐 你不会打枪可别怪我。子弹离泥鸟还差老远老远呢……

那她怎么说呢 普罗克特夫人问。

她总是干些疯疯癫癫的事。她开始豹子一样地笑 不满地大叫。说 安洛 你是顶嘴的小蓝嘴杂种 可是如果我没打中下面二十只泥鸟 就罚我让阿伯特冻一加仑冰淇淋给你吃！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那个女人很危险！你替那个叫安洛的男孩想想 她不应该那么对他 因为他有可能对别的白人女人也那样说话 然后丢掉小命的。

你说得对 得有人跟他妈说说这事才行。真的。只是孩子有那么大了 他们大多也清楚对方是不是个傻瓜。可是我当心的是她。不管谁 像那么亵渎神职就是自找麻烦。事实上 这可怜的女人已经有麻烦了。我老在想啊想 想她的所作所为。可是你是不是想过她也许真是布里斯牧师的妈妈呢？

谁 那种孩子 姑娘？不可能！

她说了他是她的孩子 对吗？

她当然说了。我不也和别人一样听到了？可是那种女人怎么可能是他的妈妈呢？如果她说杰克·约翰逊 还有他的所有白人老婆、他的叔叔和堂兄弟都是她的孩子都还说得过去。她怎么会是那个孩子的妈妈 就是做梦我也想不到！

怎么会！你问我吗？男人是女人生的。瘦是瘦了点 可生孩子她好像也不缺什么。再说 有谁知道他妈妈是谁啊？

没人知道 他们不知道。除了牧师 可他也没说。不过要知道 那孩子是牧师从别处带来的 所以这孩子不可能是附近……

你又怎么知道？这个国家有一半的邪恶不知道是谁干的就因为它是介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 在黑暗中被床单蒙住了。

是这么回事。可是 姑娘 牧师不是傻瓜！如果是那么回事 他就不会把孩子带到这里来了。哪怕他是在杂货篮里发现这孩

子,篮里有纸条说这是法老最喜爱的女儿送的礼物,他也不会要的。<sup>①</sup>再说,那个女人要么是喝醉了要么是有神经病才会说那孩子是她的。你知道,有时候,如果孩子不是太黑,也有些白人男人肯承认那是他和黑人生的杂种。如果和孩子妈妈关系密切,他甚至有可能把孩子送去北方念书。可是在南方这种荒蛮之地,有谁听说过哪个白人女人承认与黑人男人有关的孩子呢?

是啊,不错,普罗克特夫人说。假如除了口音,从孩子的皮肤、头发或相貌都看不出他是黑人,也许情况又不同。可这个孩子不同一般,什么事都有第一回。再说,有不少白人女人晕了头,搔首弄姿的,好像在说:“来啊,黑人先生,我的桃子就在这里,只要你像男子汉,够疯,不怕后果,你就来摇树摘桃吧。”你很清楚,我们有些黑人既够胆,也够疯,也够不自尊,抓住树枝拼命就摇——即使知道如果被抓,她会大叫,一口咬定是他偷她。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就像妈妈很久前告诉我的,所有那些在黑暗里喊叫不认账的都不是黑人。女人命就是女人命,从她月经一开始就如此。你当然会奇怪。既然这样,那么一个女人的所作所为,为出名,给家人带来一些绯闻,也是难免的。可是,像她那样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的人,你能指望什么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普罗克特夫人说。谁?

她们的声音降下去了,我竖起耳朵听。最后轻轻地翻滚,再滚,一直爬到了紧挨她们底下的地方,听到:

……艾琳亲口告诉我,洛莉小姐发作的时间不是太有规律。不管什么时候来,她就像发情的猫一样叫喊,说她痛得死去活来。痛得他们要将她绑在床柱上,把冰块搁在她肚子上不能拿开。艾

---

<sup>①</sup>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见芦荻中一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孩子。法老的女儿请了个奶妈喂养这孩子。后给他起名为摩西。摩西后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知和立法者。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这句是说,即使送来的是摩西也不会要。参阅75页注<sup>①</sup>。

琳说 ,比别人生三胞胎都痛苦。

说到来月经 ,她真正来了月经 ,普罗克特夫人说。那个女人该咒 !

可不是。艾琳说那一回可真狼狈。说 ,第一次从她身上流下时 ,可怜的孩子正爬在葡萄藤上嬉戏玩耍……

哦 ,我看她做好了准备吧 ,普罗克特夫人说。

准备了屁 !母猪会准备好了吗 ?蓝虱母狗会准备吗 ?艾琳说当时她妈妈也在草坪上 ,招待一些夫人 ,若换了别的女孩就会在场跟着学学怎么招待客人 ,可她不 ,这个洛瑞丽极其调皮难驯 ,她爬到了葡萄藤上 ,满处爬 !哈 ,当然 ,艾琳说那感觉就像决了堤一样。可怜的孩子从葡萄藤上慌慌张张爬下来 ,像只烫伤的猫 ,穿过草坪 ,朝艾琳招待夫人们的地方跑去 ,差一点把送茶的车都给撞翻。满手、浑身上下到处是血。艾琳说当她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时 ,她对孩子的妈生气极了 ,气得满茶盘的精细瓷杯都跌落了。说她本来打算给孩子说说各种相关迹象 :生日、日历、月亮的征兆 ,等等 ,让她有所准备。说她估计很快会到了 ,但是 ,不 ,当妈的对她这个年龄有种嫉妒、虚荣 ,什么也不让艾琳告诉孩子。待她准备好了 ,她准备自己告诉她。

就像大自然会侍候她一样 ,普罗克特夫人说。

哦 ,姑娘 ,没有。艾琳说来得非常准时 ,就在葡萄藤上。

姑娘 ,这样谁都会变得举止乖戾了。

那还用说 ?就这样。艾琳不得不停止招待客人 ,当场教孩子是怎么回事 ,她说她也没对她妈妈保持沉默。当着那些高贵的夫人面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她。

哦 ,这姑娘啊 !就这样种下麻烦的根了 !

那当然。跟她谈了女人的一切 ,还谈了男孩 ,还一把扯下围兜 ,卷起来包着孩子 ,将她背上楼去 ,给她做处理。可怜的孩子 ,以为她的血会就这么不停地流 ,一直流到死 ,以为她这是在生孩子 ,

乱七八糟全凑到了一块 ,把一切都搞混了 ,可怜的孩子。艾琳说她还问她生的孩子在哪里 ,还问了一切相关的事 ,艾琳费了老大功夫才让她安静下来。你能想像吗 ?居然先得从树上掉下来才能背上女人的包袱。

那女人这样对待孩子 ,应该遭鞭笞。普罗克特夫人说。一个女人因为虚荣、骄傲和无知干了蠢事 ,现在每个人都不得不要受连累。那女人简直就是无知 !对 ,就是无知。无论我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 ,我总想起人类用割草机割掉猴子尾巴时猴子说的话。可怜的猴子看着自己躺在草中的尾巴 ,眼泪涌了出来 ,摇摇头说 :我的人啊 ,我的人啊 ! .....

## 第十一章

布里斯 ,希克曼教父说 ,我一直跟你说 ,在别人认为是魔鬼常去的地方 ,他们不喜欢看到有牧师在那里闲逛 ,你还总是要我带你去。好吧 ,现在我带上你 ,你自己看看。你会发现那里与这里的世界是一样的 :充满罪人 ,只有那么几个信徒 ,几个好人 ,一大群亦正亦邪的人 ,再还有一大群歹徒。不错 ,除了坐在黑暗中观看有趣的故事叫人开心 ,其他都是欺骗、幻觉。都是我们在这灿烂阳光之下每天都必须避之不及的。因为你知道 ,布里斯 ,问题不在于你在什么地方 ,而在于你看见了什么 .....

是的 ,先生 ,我说。

不 ,别同意得太快 ,布里斯。等想明白了再说。但是好比老路

加所说：“身体的光明就是眼睛。”<sup>①</sup>所以，你要仔细注意，从你眼睛进入的光明是不是黑暗的光明。我意思是说，你要时刻小心，要明白你看见的一切。

我点点头，注视着他的眼睛。我能看出他一边说，一边在掂量着《圣经》上的话。

对，他说，很多时候，孩子，你不得不通过布道宣教善良来清除邪恶。是的，总期盼绝望中将有希望。上帝创造了世界，给了世界一个机会。世风败坏时，我们要记住，那也是上帝的安排。目的是通过几个善男善女的努力来让世界赎罪。所以，来吧，我们步行过去，一路好好逛逛。还要用时髦的方式逛。一面逛，一面吃爆米花、花生、爆米花糖、棒糖。或许，你还不妨了解一下，有哪些邪恶是你必须抵抗的。因为我相信，你若一点也不了解他们那些人面对的诱惑，你就不能真正引导别人。基督必须通过肉体体现，布里斯，明白吗？我也曾是一个罪人。

明白，先生。

不过，先稍等片刻，布里斯……

他目光深邃地注视着我。我一阵战栗。先生？我说。

他犹豫着，眼神流露出悲伤，然后说：

布里斯，你可别以为我们今后会经常去看，养成习惯。我知道，即使要爬上充满小便臊气的楼梯，你也会乐意坐在黑暗里看。唉，我看是的，你会喜欢那些画面的，就像我过去喜欢在乐台上为别人演奏音乐，让他们开心一样。是啊，你会喜欢看那些画面的。很可能你会兴奋得眼睛睁得老大，不过，我此时此刻就告诉你，这是我们牧师只能让给别人去享受的快乐之一。我还告诉你为什么

---

<sup>①</sup>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33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康，整个身体就充满光明，如果眼睛不健康，身体就充满黑暗。因此，你要省察，看你身体内是否黑暗……。”

吧,小牧师,那些画面看得太多会把很多人弄糊涂的。现在放映刚停一会儿。不过,看来马上又要开始了,因为观众和投在墙上的人影子混到了一起。那些人影与地狱飘起来、瓶子里倒出来的烟差不多。<sup>①</sup>所以他们与他们原来的模样已毫无关系,布里斯。他们已忘记了他们应该按《圣经》去做人——那就是上帝自己的形象。牧师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布里斯,就是帮助他们找回自我,不断提醒他们要记住自己是谁。所以,你瞧,影片起的作用可以与我们的目的相反。电影看太多了,他们就会把自己与里面众多的影子混淆起来,于是就迷路了。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弄不清自己是谁了。所以,你瞧,如果我们以后经常看电影,别人会以为我们在堕落,在违背我们自己的布道。我们必须给他们树立榜样,布里斯。所以,我们这是第一次去看,也是最后一次……

哦,不要这么看着我,我知道,这似乎是在说牧师必须经常放弃点什么。不过,布里斯,这也有好处。因为他能很快养成控制自己的能力。这叫自制。对,你养成克制力,就能从生活中认识事物的特性,就能学会品尝苦中的甜。于是你的生活就会更深刻,更真诚。一个人不止一条命,布里斯,他的命比猫还多——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而已。因为生命中的苦多得要用九乘九<sup>②</sup>,但他总希望一切都是甜的。这样他忘了他有九条命了。

你也一样吗,希克曼教父?我说。你也不止一条命吗?

他俯身向我笑。

我也一样,布里斯,他说。我也一样。

可怎么会呢?他们怎么会有九条命自己还不知道呢?

---

<sup>①</sup> 《天方夜谭》中一渔民与神灵的故事。渔民从海里打捞起一只铜罐。打开铅盖,一缕青烟冒出,化做一个巨大的恶魔。

<sup>②</sup> “猫有九条命”的说法是以猫从高层建筑跌落时能够大难不死为依据的。而人生在世,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黑人所经历的苦难要用九乘九来计算,但他们毕竟生存下来了。

他们忘了。他们到处瞎逛,布里斯。但我们先别谈这个,来面对那些影子吧。也许,主想让他们给我们显示一些常说的善和恶的各种不同表现吧。我知道,布里斯,你还不懂。不过你会懂的,孩子,你会的……

呵,但是在那时,博迪已带来了电影的消息:

我们坐在门廊边缘上,嚼着花生。维尔希特副主祭称这花生为落花生。双腿惬意地悬空晃荡着,脚下满地的花生壳。我们赤着脚,穿着工装裤,那天我也获许可以不穿鞋。还没铺设路面的马路对面,电线上栖落着一群麻雀。它们不时飞扑下来,扬起小股尘土。博迪一边嚼花生,一边哼曲子。除了在教堂,我们其余时间都呆在一起。他就像我的右手。博迪说:

布里斯,你看到他们都在谈论的那东西吗?

谁?我说。

所有小孩。你还没看到?

看到什么,博迪?你为什么总是要在说正文之前先布道呢?

你是牧师,对吗?我好像觉得一个牧师能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

我狠狠地盯着他,他咧嘴笑了,想拉长脸。

你应该知道话都是怎么说出来的,哪怕是别人还没开口说你就应该想得到。牧师应该能看到幻象和幻影,对吗?

喂,别拿上帝的圣职开玩笑。我警告他。就像希克曼教父说的,人人都有一死,都要买单的。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就是萨米·利德蒙弄来玩的,可以放出图片。

没有,没看见。你是说柯达照相机?我见过一架。希克曼教父有一架大的。盒子形状,玻璃窗像珠子一般光泽发亮,一个套一个,像眼睛。

他摇摇头。我放下花生,手指套到一起,嘴里念道:

这是屋顶  
这是教堂尖塔  
打开门一看  
里面都是人<sup>①</sup>

博迪鼻子嗤了一声。尖塔的指甲下有污垢,为什么不洗手?你以为我是小孩?大把的人有柯达相机。这个不同。

哦,那是什么呢?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他说。我只是在自由马厩听到有人在议论。不过他们是白人,我什么也不想问他们。宁可不知道也什么都不问他们。

那怎么不问萨米,他不是白人。

不是,他是犹太人。不过他看起来像白人,有时候做事也像白人,特别是和有些白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经常跟我说话,我说,他叫我拉比<sup>②</sup>。

博迪眼中露出一丝疑云,他皱起眉。他就像我的右手,我能理解他的疑虑。

你看上去也像白人,牧师,为什么让他叫你兔子呢?

我眼光移开,转向扬起尘土的鸟群。

博迪,你没听见吗?我说他叫我拉比。

哦,听起来好像我的小兄弟是在念兔子呢。Re-abbi-tee, rabbit,<sup>③</sup>他说。他是个笨蛋,伙计。

---

① 儿童韵文。念时,两手手指相对作屋顶状,然后交叉成尖状,意为教堂尖塔,再摊开两手表示教堂门开,门开后见到里面的人。

② rabbi 犹太教中指犹太教牧师或教师。是尊称用语。

③ 英文拉比(rabbi)和兔子 rabbit 读音相近。在基督教中,耶稣和施洗者约翰都被尊称为拉比。在黑人文学中,兔子常被赋予“灵活机智”的寓意,尤指那些善于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和白人斗争的人。

当然是 ,他是你的兄弟 ,不是吗 ?

别再争了 ,你是牧师 ,没忘掉吧 ?你怎么让萨米辱骂你呢 ?你想做白人吗 ?

不对 !萨米不是白人 ,那也不是辱骂人的话 ,在犹太话里是牧师的意思。别装傻了。你听他们说的什么玩具啊 ?

我想从他眼里找出真相 ,他眼皮垂下 ,将眼睛藏了起来。

我只知道它能出图片 ,博迪说。

能出图片不是柯达 ?

不是 ,牧师。

我嚼了一会花生 ,把凡是听说过但没见过的东西全想了一遍 :飞机 ,天使 ,斯图兹·贝尔卡兹赛车<sup>①</sup> ,斯坦利蒸汽汽车<sup>②</sup>。然后我想我明白了 :

能出图片却不是柯达 ?所以 ,说不定他弄了台那种大相机 ,就像他们在马戏团给人拍照的那种。你知道 ,那种片子拍出来的照片是湿的 ,得等它干。

博迪摇摇头 ,不对 ,牧师。这个不同。这东西他们说要摸黑才能看 ,那些人出来时已经是干的了。

你是说投币点唱机 ?我们在丹佛布道时听到他们谈到过那玩意。

我看不是 ,牧师 ,不过也可能是他们说的那东西。可是 ,伙计 ,萨米怎么会弄到那种东西玩的呢 ?那肯定要花好多万美元。

我不清楚 ,我说。不过别忘了 ,他爸爸开了家杂货店。再说 ,萨米那么机灵 ,说不准是自己做的呢 ,伙计。

对 ,他是犹太人 ,对吧 ?他是不是跟你说很多犹太话 ,布里斯 ?

没有。我不能用犹太话回答 ,他怎么跟我说 ?不过 ,我倒希望

---

① 20世纪20至30年代流行的一种赛车 ,能坐两人。

② 指19世纪美国发明家弗兰西斯·斯坦利和佛利兰·斯坦利制造的蒸汽汽车。

我能说犹太话 ,因为他们对人真好 ,伙计。

你如果不会讲犹太话 ,你又怎么知道他们好啊 ?

因为有一回希克曼教父带我去塔尔萨布道 ,我们的车抛锚了。他遇到一个堪萨斯城来的朋友 ,这人在普尔曼豪华卧铺车<sup>①</sup>上当侍者。给他说了后 ,这侍者就带我们去了一家犹太人开的大商店——真漂亮 ,伙计。我们一进店门 ,里面的犹太人全都放下手中的活 ,围着希克曼教父的朋友 ,听他用犹太话说话……

他是黑人 ,能说犹太话吗 ?

没错 ,伙计……

博迪不大相信我。他怎么学会犹太话的呢 ? 上犹太学校 ?

希克曼教父说 ,他是在犹太人中间长大的 ,以前在堪萨斯城给一些犹太人干过活。希克曼教父说 ,犹太人常让他礼拜六管理店子 ,礼拜六他就是老板 ,伙计 ,所有人都在他手下干活。你想想 ,博迪 ,当老板 !

是吗 ,那礼拜一又怎么办呢 ?

他照样回车上去当侍者。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没道理啊。

我知道。但希克曼教父说 ,他回去跑车是因为他在礼拜六经手了那么多现金后无法再在礼拜一忍受挥着扫帚扫地。

这我理解。因为那肯定就像一个人在上午被任命为班级的班长后 ,他可以和胖子赌一块饼干 ,赌放学后 ,班上大个子们一定会找个小玩意儿敲打敲打他的脑袋——那么 ,然后呢 ?

哦 ,希克曼教父的朋友和那些犹太人又说又笑 ,他们很喜欢他。他一说我们需要点钱回家 ,他们马上给我们凑了钱。我们带上五十美元 ,离开了他们 ,伙计。他们甚至给了我一对蝴蝶领带 ,布道时戴。

---

<sup>①</sup> 设有卧铺或有特别舒适位置的火车。因发明者普尔曼(1831—1897)而得名。

真的吗,布里斯?

真的,伙计。那些犹太人非常喜欢那个侍者。你会以为他是个浪子<sup>①</sup>呢。来,吃花生。

不知他说了些什么,让他们拿出那么些钱来,博迪说。他大概知道他们什么底细吧?

这你就想歪了,我说。我估计是他们很高兴与不同的人交谈。

博迪摇摇头。那个侍者一定很精,能说动犹太人拿出钱来。我倒想学学他。那我就再不愁没糖果钱了。

那些犹太人在帮上帝工作呢,傻瓜。那个盒子你再要记得些细节就好了。也许只是个魔术灯笼——只是魔术灯笼里的图片不会移动。

我剥出七颗花生,放到嘴里嚼,努力想像着博迪听说的东西是什么模样。同时,他的声音在我耳边流淌,说着犹太人。不知怎的,我依稀记得希克曼教父描述过类似的东西,但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是什么。就像用嘴去咬盆里浮在水上的苹果<sup>②</sup>一样。

喂,牧师,博迪说。你没听见我的话吗?我问你记不记得《圣经》提到的参孙?那个为了摇倒屋子,让一个男孩把他领到墙边的参孙?

记得,我说。

那么回答我,你看那小男孩被杀了吗?

被杀了?我说,谁杀了他?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认为老参孙忘了告诉那个男孩他打算干什么?

我也斜眼睛看着博迪。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有一回希克曼教

---

①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32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父亲把属于他的那一份财产给了他,然后挥霍一尽。后醒悟过来,回到了父亲身边。

② 一种游戏。参加者双手背在身后,用嘴去咬漂浮在盆中水上的苹果。

父说过：布里斯，你一定要做个给瞎眼参孙领路的男孩那样的英雄，因为很多很多的大人都是瞎子。需要人带领着走向光明……博迪的问题使我感到不安，我放到一边不去想它。

喂，博迪，我说，我今天真的不想工作。因为你想想，你出来扮牛仔，扮傻子，捡棉花，向别人扔石块，七七八八什么都干的时候，我却总是布道，祈祷，读圣经……

这与我问你的事情有什么相干？莫非你想找个人为你伤心流泪？

不是的，不过此时此刻你好像还是看得到，我们不过在吃味道不错的花生，一起聊天，看着那边的麻雀在路上扬起灰尘——我在真正地休息，不操心牧师的职责，明白吗？所以，我现在只愿再想听听萨米·利德蒙弄到的那个盒子。那些白人说是个什么样子啊？

伙计，博迪说，你一想个什么问题就像咬住了骨头的牛头犬一样不松口。我早说过，他们说萨米弄了台里面有人的机器……

有人在里面吗？那可不同了，博迪……

当然啦，牧师——是人。他们说，他让机器对着墙，摸黑站在后面，摇动手柄，他们就出来到处走动。简直是群魔鬼，伙计。

看到我摇头，他满脸溢彩，双眼闪光。

博迪，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喂，听着，布里斯，我本来不谈那个盒子了，因为我想谈参孙，你却不想。那你就不要说我撒谎……

忘了参孙吧，伙计。他这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啊？

在他父亲杂货店的地窖里。你有镍币吗？

我沿街眺望着楝树以外的地方。有几个小孩正推着一辆木板加婴儿车轮做的赛车，车上站着一个大孩子，小孩们拥成一团推动车子，他手执一根绳子，像在赶着群马，指挥着小车。我说：

伙计，我们应该找个地方将这些花生烤一烤再吃，那味道会更好。也许嘉德森教友会帮我们烤的。她煎的馅饼也很好吃。说不

定今天她就会做呢。我得记住今晚替她祈祷。她是个好女人。银币和这有什么相干吗？

因为看机器里的人出来走动，萨米要收两分钱。

我望着他。博迪有一张圆脸，两眼带笑，皮肤平滑黝黑，比我高出一个头，很壮实。他见我一脸狐疑，咧嘴笑了。

他们会动，伙计。我以祖母的名义发誓，他们会动。不单会动，他们还说话，走路——只是你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还跳舞，用拳头打，射击，互相用刀刺，有时甚至亲嘴，不过不常有。他们喝酒，伙计，醉醺醺地到处走动。

听起来就是人，没错。我说。

当然，他们骑马，与印第安人打仗。都是这些故事，真好看，布里斯。他们都说有趣极了。

我很愿意相信他。我说：他们都从这个盒子里出来吗？

是啊，牧师。

他盒子里的人有多大，都是些矮个子吗？

喏，盒子大概这么大……

这下我可知道你在撒谎了……我说，博迪？

什么？

你知道撒谎是罪，对吗？你现在肯定应该知道，因为我已跟你说得够多的了。

他瞅瞅我，再掉过脸望着别处，满脸的不悦。听着，布里斯。就在刚才你还不肯告诉我给参孙领路的男孩是不是被杀了，所以，现在不要给我布道了。因为你知道我能踢你的屁股，根本不必吃你那一套。今天不是礼拜天，懂吗？没有人能让我礼拜五上教堂，因为礼拜五我很可能会在牧师屁股后面踹他，踹得他鼻子流血。

我一脸责怪地面对着他，他却揶揄起我来。

是真的，牧师。你也知道上帝爱的就是真理。礼拜五我可要给他妈的牧师难堪。他要找我，让他礼拜天找好了。只要他不太

呀 嗦 ,那没关系。哪怕是礼拜三也不是太糟 ,但求求 ,求求了 ,别让他礼拜五作弄我。

我朝他大吹大擂着的脑袋扔了颗花生 ,他没躲闪 ,紧紧地盯着我 ,想盯得我退缩。于是我们用脸 ,用眼睛决斗。直到他嘴唇哆嗦 ,笑起来 ,我赢了。

牧师 ,他摇着头说 ,我发誓 ,不管你是不是牧师 ,你是我最好的伙伴。但是牧师为什么总要这么一本正经啊?瞧你那张脸的样子!有朝一日你看到大逆不道的罪人 ,半夜闲逛、喝威士忌的赌徒们……我再看看你是什么模样吧。

我用眼光责怪他 ,可他总笑。好啦 ,牧师 ,让我们瞧瞧……

我跟你说了 ,博迪……

伙计啊 ,你太正经了。不过那个盒子的事我还是没撒谎 ,真的。听说就是那么大 ,但是他们出来到了墙上后就和大人一般大了——哦 ,不 ,要大些。简直就像魔术 ,伙计。

一定是魔术 ,我说。盒子里是些什么人呢?你说不定真给我编了个真正的大谎呢。

是白人 ,伙计。你认为怎么样——哦 ,还有几个印第安人。按理说他们都被杀光了 ,但如果还有几个剩下的话。

没有黑人?

没有。只有白人。你知道 ,他们新东西总是先给自己留着 ,等到快用坏了才让我们看。

我们傻笑起来 ,伸出一只手捂在嘴前 ,另一只手拍着大腿。当一个玩笑傻得不得了 ,却又有几分真时 ,大人们就是这么做的。

那只能是魔术了 ,我说 ,因为这是他们摆脱黑人的惟一办法。不过 ,说真的 ,博迪 ,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当然是的 ,一直都在说真话。我知道你以为我在撒谎 ,牧师。但我说的是主的真话。萨米那台机器里有人就和瓶里有萤火虫一样千真万确。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呢？

他歪起头，眯着眼。

大概两百吧，伙计，也许还多点。

你以为连这我也会相信？

是真的，伙计。他把他们装在里面。花四分钱，你我都可以去看他放出他们来走动。不信你可以自己看。你有四分钱吗？

当然有。不过要留着。要得到我的钱，你得编个更好的谎才行。牧师的钱来得不容易。

哼，这就是你的话。你就会叫喊几声，然后就递盘子收施舍。没关系，你若这么小气，就留着你的老钱吧。因为我看过好几次了。

你看过了啊？那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我觉得被出卖了。博迪就像我的右手呀。只见他从他那撒谎者的门牙缝中吐一口唾沫，双眼滴溜溜地转着。

呸，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也不知为什么。老跟我争，我都烦了。反正我说的是真话，他们出来走动，走得很快，和普通人不同。上回我去看，萨米弄出来的那些人很大，伙计。比大人要大一倍，有那么整整一火车……

整整一火车？

当然。一辆真火车开过一座高架桥，和南方公司的车一样，有些牛仔骑着马追车。

博迪，我要为你祈祷，听见吗？事实上，我要请希克曼教父让整个教堂都为你祈祷。

你以为你真会有这么好吗，布里斯。你祈祷时最好要他替你自己祈祷吧。因为谁的话你都不信，嘿，我得回家了。

好啦，别生气——喂，等一等，博迪。回来。到哪里去？请回来吧，博迪。没听见我说“请”吗？然而只见他跑动的脚下扬起一阵灰尘。我很伤心，他就像我的右手。

所以,我现在想说,不必啦,希克曼教父,如果只能那么办,我们就别去了。因为这又是一件作为牧师我只能忍住不要的东西,我不想徒增奢望了。既然博迪已经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小镇也有了电影,最好还是听别人讲电影里的故事吧。我已听了一段日子。最好是傍晚时分坐在路牙石头上听,要么课间和午餐时在学校操场上看他们模仿电影中的角色。随便哪个中午,我都可以观看他们重复故事情节、模仿里面魔术般的姿势,看着变幻莫测的场面慢慢在我眼前展开,就像希克曼教父能让别人按《圣经》重复他们的生活一样。看见他们,我感到自己被拽入了他们如醉如痴分享沉迷的那个世界。我觉得不但一起观看了,还在以前从未置身过其中的黑暗里,在从未目睹过的深墙里参与其中一举一动,撕心裂肺般地强烈感受着镜头展现的全部世界。骆驼若被拽过针眼,想必也不过如此。<sup>①</sup>

所以啊,希克曼教父你太迟了。大群大群奔驰的快马、冲锋陷阵的红皮肤印第安人、呐喊向前的牛仔和骑兵早已驰骋踏上了我心灵的大地。我已在爆炸的面孔前感到了晕厥。水渍雪球在我柔软的眼膜上崩散,面孔凭雪球的冲力在眼球上留下痕迹——留下一个蓝—白色痛苦的可感意象,意象随着血液推向视觉的每次脉搏而悸动,面对宏大的动作,人物的阵容,丰富的情感交流,我已有过头晕目眩;已见过放肆、邪恶的笑露出腐朽、墓碑般的獠牙,那井口般宽阔幽深的大嘴,仿佛要把所有观众吞噬到他们喧哗、邪恶的陷阱之中。粗俗超脱了,在奇大的面孔上敞开;英勇的善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行动的猛烈与遥远可见的龙卷风一般清晰无疑,绝对超越了坏蛋的险恶诡计,还有女人的眼睛或因恐惧睁得更大,或更

---

<sup>①</sup> 《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4—25节,耶稣说:“孩子们,进上帝的王国是何等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王国还容易。”《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3节。耶稣对门徒说:“真的,我告诉你们,富人进天国很难。我再告诉你们,骆驼过针眼都比富人进上帝的王国容易。”

加充满爱意，秋水盈盈；为英雄腴腆蠕动的双唇、海浪般的鬃发、起伏的胸膛以及痛苦的双眼而震惊。要么出于女人的贞洁，决心逃离坏人，且在好人羞赧的帮助下，气喘吁吁终于逃脱成功；甚至还逃脱了印第安人首领的黑爪。即使是我，在他小马飞扬的马蹄下，在座位上也战战兢兢，缩成了一团，总算看到了她墙一般宽大的头部和庭院般大小的笑嘴，与英雄的嘴唇融汇到一起，隐入了充满姑娘和女人们唏嘘感叹声的黑暗之中。

还见过火车狂奔而来，欲冲出铁轨，撞入银幕下的白人区；冒着浓烟和蒸汽，欲烧烫空气，把地狱之火带给那些被困在惬意座位上尖叫的观众，同时司炉工和工程师在与魔鬼作殊死搏斗。魔鬼此刻成了一个道尔顿、詹姆斯或杨格<sup>①</sup>，他们满身长着魔鬼般肌肉的马匹一再超过火车这匹铁马，上坡，下坡。他们的子弹飞出去轰破山姆大叔邮车这神圣庇护所。邮车里贮藏有金子，有英雄在等待，杀掉大量职员和乘客，不管他们有武器没武器，快乐还是愤怒，恐惧还是开心。一再袭击治安官和他的副手们，将他们抛下悬崖，扔进湍急的瀑布，直到英雄像太阳一样赫然出现，让大恶棍加入那些受害人的行列，也被从悬崖上扔下，腹部中弹，淌着黑血；要么与他的同伙一起头蒙黑罩，三人一排吊在普通脚手架上，像填满锯木屑的玩具一样在孤风中摇荡。

所有这一切当初经过博迪和其他人的眼睛的渗透，在我脑海掠起阵阵旋风：——鲜活体现为他们呼喊着的哑剧冲突，他们手枪和步枪的准确射击，他们的死亡坠落中，面部凝固着死亡最惊骇的痛苦表情，还有他们想像中的有六发子弹的枪支射出最后一颗富有诗意的子弹，砰的一声执行正义，将众谋杀犯击倒，让他们坠落，坠落，落进地狱，在我们脚下激起地狱惊奇的滔天巨浪……

因此，我不愿意走进那个场所。即使里面有世界上最高的教

---

① 道尔顿、詹姆斯、杨格都是美国西部开发时期出名的匪徒。

堂尖塔也要走开，擦肩而过也绝不进去。不来什么看一次以后再不看了——就让无数没看过的故事情节保持神秘的面目吧，像我的母亲永远飞走了一样。

然而，对此我不能宣之于口，也不能拒绝进去，因为小孩与大人之间不存在共同语言。所以，我，布里斯牧师，登上去，爬上去，不情愿地抓着希克曼教父的大手，爬上了陡峭、狭窄的楼梯，穿过小便的恶臭，踩着嘎嘎作响的花生壳和扔掉的糖果纸，来到热气烘烘、充满呼吸声的黑暗之中，往上爬，直到屋顶像压着了我们的头顶……当我们来到粉红色的光线之中，见到一排排颠倒过来分等级的座位，白人在底部，黑人在上部，不知被什么吓着了，我推回他的手。他说，来啊，布里斯，孩子——黑暗中传来深沉安慰的声音。没关系，他说，我和你在一起。抓住我的手就是了。

我登上去，抓着……

制片人先生，她说……我触摸她的黑头发，笑着，梦着，是的，我说……还记得……

我们像盲人一样移动，粉红色光线渐渐褪去。此时一片漆黑，暗影憧憧，还有脚踩纸袋和糖果纸的噼啪声，花生壳被剥开和落地的干裂声。找着了座位，我们坐下来等待魔术开始，身后传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满口温软本地腔。希克曼教父舒了口气，仰后靠去，身子把座位塞得满满的，我能感到他身子的一侧在铁扶手下面挤着我，我仰身靠后坐下。

他们怎么不快点，开始“向他们开枪”的表演啊，我们后面有人说。这是一个罪人。

开始？一个深沉嗓音说。傻瓜，你不知道我们还没坐下就开始了吗？你是不是石头一样瞎了？

这是另一个罪人。我从他那粗哑嗓门中“毫不在乎”的讥笑口吻听得出来。

没有开始，第一个罪人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你也什么没看

见。因为说到看“向他们开枪”，我是第一流的。再说，我能看见你，伙计，这在黑暗里可不容易。

是吗，厚嗓音说，正在开始，我已经在看了。而你一点都不知道。看来你也许能看见我，但我看见的东西你一点也看不见。

是啊，我知道，那是因为你喝醉了，要么，又抽了墨西哥毕澄雪茄。

我一边听着他们说话，一边转眼去瞧希克曼教父有何反应。他默默嚼着爆米花，好像根本就不在意他们，大手拈起白色爆米花往嘴里塞，像个大孩子。

看你说的，第二个罪人说，因为你是黑人，你就想贬低我。好吧，只要你愿意，就说我醉了。不过任何傻瓜都知道，“开枪射他们”既没开头也没结尾，一直在不停地放。他们不停地放，哪怕电灯开着也放。哼，就像白天的月亮一样，看不见时也绝对时时刻刻都在天上。

现在我可知道你喝了酒，第一个罪人说。伙计，你醉了。

没有醉，但我一直在琢磨这一团乱七八糟是怎么回事。那人把灯关上，要大家都走时，你以为“开枪打他们”里面的人就走了。

你说得没错……

嗯，你以为他们在什么地方等着，到夜里他们又冒了出来。

对。

我知道，但那是因为你是傻瓜。你不懂。其实啊，就和月亮一样，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月亮成天都挂在天上……

嗨，得了吧，伙计。谁都知道月亮挂在天上。

是的，不过，你不懂这些“向他们开枪”的人也和月亮一样。所有那些人，哪怕是房子，所有一切，亮灯时哪儿也不去。嘿，哪儿也不去。那人要我们出去，锁上楼下的门，回家去查看他的果冰卷筒蛋糕后，他们就呆在这里，开枪，打仗，骑马，吃喝，和他们的姑娘跳舞。就这么回事。

胡说 ,第一个罪人说。胡说 !

不是胡说 ,人算不了什么 !像我们这些人累了 ,要睡 ,要吃粗面粉、蔬菜 ,可是 ,嘿 ,那些“向他们开枪”里面的人 ,就躺在弧形幕布原处。他们不需要休息……

老兄 ,你这是说 ,他们一定是奴隶了。另一个罪人说。

你这就说对了 ,厚嗓音说。太对了 ,信我的没错 ,他们是奴隶。还有啊 ,伙计 ,就像老人说的 ,奴隶制是战争 ,战争是地狱 !

他们笑了。

我感到不安。这是真的吗 ?电影里的人真在黑暗中也一直干活吗 ?就是挤回到机器里面以后也在干活吗 ?永远永远永远 ?

我转身看那些笑的人。他们懒懒地瘫坐在座位上 ,头后仰着。其中一人的金牙在微弱的光线中一闪一闪 ,也许他们在胡编乱造寻开心吧 ,就像学校的小学生一样。

布里斯 ,希克曼教父说。

他碰了碰我的手臂 ,布里斯 ,开始了 ,他说。

我顿时紧张起来。他好像事先就知道 ,他的话像一下拉了灯闸 ,因为我们身后忽地射出一道光束 ,从我们的头顶漫过 ,在下方化做了一片广阔的春天世界。有一幢白房子 ,房外有一公园 ,还一大片草坪。清新的晨雾里 ,花 ,树……远镜头 ,中距离镜头 ,近镜头 ,生成 ,可悲 ,数学<sup>①</sup>——谁又梦想到我会知道呢 ?我 ,就藏在他们眼里……然后发生了 ,我离开了自己 ,向上盘旋 ,像一只蝴蝶成弧形线路飞行。林中有绿苔 ,一只孤零零的小鸟抖动着尾巴 ,展开

---

① 原文“poima , pathema , mathema”显然是意识流产生的几个字 ,译者猜测 ,它们也许是“我”在非清醒状态下对 poietic , pathetic , mathematics 等几个词的含糊读法。每个词又都以“ma”(英语“mamma”的缩写)结尾 ,这可能与布里斯为了弄清自己的身份 ,想到那笔想像中数目可观的遗产 ,因而不顾一切地离开抚养他、培养他的黑人 ,踏上寻母之路有关。身受重伤的他也意识到了 ,他的生活悲剧都因此开始 ,也因此结束。

翅膀,飞向远方。我被拽着穿过墙壁,进入影片中。那边,鹅卵石车道两侧,树木亭亭,路上来了一辆马车。一个黑人马夫,皮肤平滑,身着制服,手执缰绳高高坐在上方,神态傲然。缰绳沿发光的马背、拱起的马脖以及耀眼的马具搭拉过来。他国王一般坐着,头上戴顶亮晃晃的平顶帽,帽带上吊一把刷子。马车停在大房子前时,我在他们上方。一个男人打开马车门,走了下来,匆匆沿着步行道往门廊走去,于是我走下马车,跟在他后面。他英俊高大,一身制服,佩着军刀和饰带,蹬着齐膝的靴子,大步向前迈着,披肩在侧边飘起,裙裾般在后面拖曳开来,露出了肩部(这个词就这么用的)。一名身着黑礼服,衣领处有白色褶裥饰边的黑人在门廊柱一侧迎候他,以手指着一张大门回答了他的问题,并趋前替他打开门,然后微微躬身退立一旁。博迪在教堂参加复活节背诗时也是如此姿态。耶稣哭泣。博迪说,鞠躬。神色疲乏地瞧着座位那边的妈妈。她事先教了他一段稍长点的诗,但要么是他忘了,要么是硬不肯背。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首,别的男孩都暗笑。他又混过去了……博迪鞠躬,赶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那个仆人的腰躬得更低了,直到那个男人唰地一晃而过才直起腰来。我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这时,越过他的肩头我能看到前面有间阳光明媚的大房子,摆设着一瓶瓶的鲜花。靠近一扇大窗的地方,有一漂亮妇人坐在钢琴旁,她的头发在中间分开,成小髻发形垂于两耳边。她吃惊地抬起头来,然后显得很高兴。我突然想到,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呢?我真想赶到这男人前面去看看她鼻子上是不是有雀斑。可他一径往我这边走了过来。我极力避到他身后去,像在梦中,我坚持努力着,很不容易,但还是做到了——只是她抬头朝男人看时没见到我。他仍在我前面。当我努力走近去时,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自己往下坠……

我感到不安,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脑海里听到博迪说哇,他们这些鬼不穿鞋,坐回到希克曼教父身边,观望着,只见她赫然显

现 ,面带着涩、陌生的神态 ,面对银幕外的黑暗笑起来 ,甚至没见到我在甜蜜凉爽的泛光之中。我觉得兴奋、孤独 ,两眼湿润 ,痒痒的 ,她在我眼中逐渐柔和 ,朦胧 ,可梦幻般的眼光仍在注视着银幕之外。然后我明白了。

你看 ,我说 ,希克曼教父 ,是她……

嗯 ,嗯 ,他说。他在我身边惬意地移动了一下身体。嗯 ,嗯。

但是他没听到我的话 ,我想 ,因为他还在房里。他还在后面的墙壁里。我在那里见不着他 ,因为他同时也在这里 ,身子在座位上前倾俯下。那人正站在一间高雅别致的房里 ,她向他走去时 ,我仔细打量着他的面部 ,看能不能找出一点迹象证明他认出了她。我触了触他的手臂两次 ,然后见他朝我俯身笑笑。再抬起手来 ,递过爆米花袋子。

来 ,布里斯 ,孩子 ,他说 ,吃一点。

不吃 ,谢谢你 ,先生 ,我说 ,是她 ,同一个人。你看出来吗 ?

哦 ?

是她 ,我说。

他瞥了我一眼 ,又转向银幕。哦 ,当然 ,他说。她是主要人物 ,布里斯 ,女主角。整个片子都会有她。因为 ,你看 ,所有故事情节都与她有关。吃一点吧。他把袋子推给我。我吃了一点 ,心想 ,他不想听我说。他不想告诉我……

再往墙上看 ,我看到他们在下面的房间里谈得正热火。然后希克曼教父突然转过身去倾听我们身后的什么声音 ,我觉得自己又溜了进去。接着男人走出房子 ,我又来到靠近房子的上方 ,看着沿弯曲的车道一群人骑马经灌木树篱和百合树奔驰而来。他们身穿制服 ,披风飘逸 ,神高气傲。有些人满脸胡须 ,腰间佩剑。然后我经过他们的头顶 ,注视着房子的后面 ,那儿有我们几个人在看着他们骑马过来。看得出这几个人神情激动 ,却又极力掩饰。他们注视着 ,身子向前低俯 ,双手有的叉在臀部上 ,有的手执耙子和锄

头手柄。有些女人戴着头巾,没穿鞋。我看到一条懒洋洋的大狗从灌木篱中走出,朝马匹吠着。奔跑过来的马中有一匹白马受了惊吓。之后我在马后继续向前走动。我闻不到气味,只能眼观。也听不大清楚,只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声音。她去哪儿了呢?我纳闷。

现在到了房子上方,我能看到一条道路蜿蜒穿过起伏的乡野,路上一队人正骑马奔来,奔得很急。马匹一匹一匹跟得很紧,马蹄后尘土飞扬。带扣和纽扣在他们身上一闪一闪地炫耀。他们越驰越近了。旗帜飘扬,骑手们迎风俯身前倾。

此刻他们正经过佃农们的粮仓。我们的人中,有些衣裳褴褛,头戴布巾、女帽或软草帽,走出来伫立着。还有些拖棉花袋的人,在棉田里直起身来,观望着高高骑在马上的人,我们的人都挥着手……然后,我身后一个罪人说了点什么,于是我又落了下来,落得很重。我恼火了。

他们又来了,都来了,那个罪人说。去他的!他们这些啄木鸟<sup>①</sup>马上就会在我们头上又打起来。等他们一了结,我就高兴了。

我也巴不得他们快完,第二个罪人说。你也许以为他们总做同一件事情会不耐烦的。

他们已经烦了。但他们不能不这么斗下去,直到斗出一个结果来。哦,对。他们烦了也无所谓。

真他妈的。他们永远斗不出结果。所以他们总是纠缠不清,总纠缠不清也就没必要非斗出一个结果来。

听着,你们奶奶的骗子们,他们身后一个声音不客气地说道:我要你们闭嘴!

---

<sup>①</sup> 啄木鸟是黑人用语,指美国南方的穷苦白人,白种男人。在本书其他地方均为此意。

喂 ,你奶奶的骗子 ,你说谁是奶奶的骗子 ?

你 ,你奶奶的骗子 ,闭嘴吧 ,要不我给你奶奶的骗子屁股一脚 !  
他们沉默了。我在眼皮后动弹 ,极力想睡。然后 ,我又溜了进去 ,寻找她。

我此刻回到了大房子。她在从门口出来。我想 ,就是她又怎么样。我正打算走近去看她 ,她的脸肿了起来——然后有什么断了 ,我跌落出来 ,只觉得脸上被抽了一耳光。在身后的高处 ,我能听到有啪啪的拍打声 ,频率很快——就像弹簧太紧的百叶窗在响。声音然后缓下来 ,渐渐成了嗡嗡声。

在座位上 ,眼前现在只见一连串的黑色数字在刺眼的白光里闪动 ,白光随着斑斑点点和乱码歪线在跳跃。我艰难地呼吸着 ,泪眼痒兮兮的。我尽力忍住不让泪水淌下。心想 ,请什么也不要说。请不要说……我紧闭双眼 ,有节奏地拍着耳膜。可还是听到了。

这一盘放完了 ,布里斯 ,希克曼教父说。坐着别动 ,稍等会儿就会在停下的地方继续放……

好的 ,先生 ,我说。我想再问他 ,但担心他会明白 ,说不……

我嚼着爆米花 ,喉头又紧又涩。我们身后罪人们在笑。

他们把这叫做胡诌的历史 ,他们中的一个说道。

我闭上双眼。为什么希克曼教父不让他们闭嘴 ?我想。接着 ,啪啪声又响起来。灯光闪烁了一下后再次变得亮晃晃的 ,然后转为黯淡柔和 ,左右晃动着。昏暗中希克曼教父面带微笑。

看见了吗 ,布里斯 ?他说。

看见了 ,先生。我紧紧盯着。

喜欢吧 ,布里斯 ?

哦 ,喜欢 ,先生。

有你想像的那样好吗 ?

要好些 ,我 ,布里斯 ,说 ,很有趣。

是有趣 ,希克曼教父说。好极了 ,也很可怕。但世界就是这

样 ,布里斯。不过 ,嘘 !开始了。

她回来了 ,在房里远远坐着 ,注视着一本书。我努力想走过去 ,于是走进房间。她脚穿白色尖脚鞋 ,带鞋扣。我很高兴.....但之后 ,房子.....房子不在那里 ,那个又旧又高的棺材 ,那个没穿衬裤在地板上劈一字叉的妓女在干什么.....然后我和一个士兵骑匹白马奔驰在一条林木夹道的车道。这一次快极了 ,树枝抽打着我的脸部 ,他的长披风随风猎猎飘动。一切都在颠簸。道路在我们眼前一起一伏地晃动延伸 ,树枝抽打我的脸 ,浑身热腾腾的马匹一路快奔 ,浑身散发着燕麦和皮革味。现在跑得太快 ,有些情景看不大清楚。但霎时间 ,我能听到皮带和黄铜马饰在嘎吱作响 ,在绷紧 ,像坐在理发椅上 ,听着伊维先生说 ,先生 ,我发誓 ,那匹老马开始最后冲刺时 ,快得你可以听到空气从它屁眼直往上蹿 !我紧紧地趴着 ,避开树枝。这时有有人在后面追赶我们 ,但我看不见。我们现在正全速奔跑。突然 ,我们转过身 ,用手枪开了一枪 ,这下我能见到骑黑马追上来的男人了。随后 ,我们穿过树林 ,接近了一座后面带粮仓的大房子。这就是她的房子 ,没待马停稳我们就翻身跃下。马甩着头 ,我们拽着马勒 ,将马缰绳递给仆人 ,这仆人似乎认识我们。可是他看上去似乎不大高兴。然后 ,我们进了房子 ,向房里走去 ,她在房间里伫立 ,一袭白色长披肩。她往前走时 ,猛地见到我们 ,突然停下 ,然后张开双臂 ,向前飞跑过来。满脸痛苦 ,双眼紧闭 ,朝我飞来 ,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尖叫.....

希克曼教父在椅子中转过身来。怎么啦 ,布里斯 ?

是她 ,这个女人.....我叫起来。

什么女人 ,布里斯。在哪儿 ?这是我们在看的电影。

我指着光亮。

就是她。她想把我带出去。这个说是我母亲的女人.....古德休斯..... ?

他叹了口气。唉 ,不对 ,布里斯 ,他说 ,小声点说话。不要打扰

别人……我们这是在看电影，布里斯。

可是，是她，我喃喃地说。

不是的，布里斯。这根本就不是那个女人。她不过看上有点像她。但不是那个人。所以，你现在靠后坐着，好好看。别害怕。她伤不到你的，布里斯，孩子。她只是一个影子……

不对，我想。是她。他不想让我知道，我还是知道，是她……我极力想理解黑暗中白块上嬉戏跳跃的光线，白块，就是这块矩形的白布上，将诠释出我母亲出走和她归来之谜。

他们只是影子，布里斯，希克曼教父悄声说。记住他们是电影，你就会觉得很有趣。你若像相信阳光和《圣经》一样相信他们，那可就只有危险了。

我明白，先生，我，布里斯，说。

可是，对我来说，这三者此刻已在这个谜中无可奈何地混为一体。我还没记事就出走的母亲，还有称我为古德休斯·卡德沃思的她，再就是现在我又进入影片见到的她。

喂，爱做梦的先生，她在我旁边说。

古德休斯—卡德沃思，她叫我古德休斯。如果不是我母亲，那么在影子中走动的这人又是谁呢？透过脉动的光束，紧紧盯住此刻遥远然而可亲的宽大幕布上的特写镜头时，我陶醉了，甜蜜地像化做了阳光中的尘埃。我倾听着，就像还在放映盒中，极想从她蠕动的嘴唇捕捉到一点声息，屏住呼吸，想在字幕之外逮住她微弱的声调，希克曼教父在给我轻声念着字幕，解释着片中动作。我体会过了痛苦。是的。出现过波浪形的光束。出现过烟状起伏的光线，此刻它比肉体，比石头，比痛苦更真实地正朝活生生的银幕倾泻而下，此刻，我听到身后有呼呼声、碾轧声、嗡嗡声，夹杂着嵌轮和飞速转动的轮子咔嚓声。但她那里再没有任何声息……

## 第十二章

这座帐篷比我们的大。帐篷内，座位绕场呈梯形搭着。我们坐在靠动物出场处的后排，必须挺直身子坐起才能看到下面。动物和红衣人一同出场时，我俯视着下方动物的背部一起一落，左右摇晃，还有动物旁边红衣人的头部。我说：“那是些什么大象啊？”

“那是非洲大象，布里斯。”希克曼教父说，“有非洲大象和印度大象之分。”

“怎样区别它们呢？”

“看耳朵，布里斯。非洲大象耳朵大。”希克曼教父说。

“鼻子呢？”

“你是说象鼻子？它们都差不多。”

大象们鼻子挨尾巴，像一群胖孩子般鱼贯绕表演场兜着圈。

“那些狮子呢？”我说。一个男人身穿白金色外衣，脚蹬铮亮的靴子，正手执发令枪往空中发射，对一群狮子挥舞着一张冰淇淋冷饮室的坐椅。

“你是什么意思，布里斯？”

“我是说，狮子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非洲，孩子。”

我注视着狮子。它们分别坐在几张凳子上，龇牙咧嘴咆哮着。其中一头用爪子拍着空气，就像博迪模仿太极拳一样。男人甩了甩鞭子，它便停了下来。我说：

“狮子为什么不抓住他呢？”

希克曼教父朝前俯着身子 ,目不转睛在看着。

“它们怎么不抓住他呢 ?”我说。

“它们是驯服了的狮子 ,布里斯。他把它们镇住了。要不镇住它们 ,它们可以轻易地像猫吃老鼠一样毁掉他。但这是对他表演的一个考验。首先是他的智力超过它们 ,因为他是人。但为了在这种场合下和动物一起表演 ,要制服它们 ,他首先必须自己镇静才行。”他笑起来。“布里斯 ,你坐在这上面没法子知道 ,他对狮子这么抽响鞭 ,开枪 ,但很可能他朝自己腿抽响鞭、开枪练习的次数也是同样的多呢。因为有时候驯狮人也会出错。那就完了 ,狮子就赢了。不过 ,我们还是希望别发生这种事 ,对吧 ?只需知道有这种可能就行 ,你说是不是 ,布里斯 ?”

“是啊 ,先生。”

现在那男人抽着响鞭 ,指挥狮子绕圈快跑。他立在原地 ,指挥它们不停地围着他绕圈。我说 :

“你也会做吗 ,希克曼教父 ?”

他笑了 ,俯身望着我。

“你什么意思啊 ,布里斯 ?”

“我是说 ,你也会像他那样指挥狮子满场跑吗 ?”

“不行 ,布里斯。我只是一个驯人的人。驯狮不是我的行当。”他又笑了。

“但以理<sup>①</sup> 行。”我 ,布里斯 ,说。

“对 ,不过但以理也不是驯狮的人 ,布里斯。是主控制了那些

---

① 《圣经》人物。《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 6 章 :米底亚人大流士取了迦勒底王国 ,立了一百二十个总督 ,三个总长。但以理是三个总长之一。但以理明显比另两个强 ,招来他们嫉恨。他们请大流士王立禁令 ,三十天内无论何人只能向国王祷告祈求。违者扔进狮子坑。但以理得知禁令后依然向上帝祷告 ,于是被扔进狮子坑。但安然无恙。但以理告诉国王 :我的上帝差遣使者 ,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 ,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狮子。但以理只需要有信念就行。”

“可是你不是也有信念吗？”

“当然有。可是如果主真想让狮子来考验我，他会有的。布里斯。他会把狮子放在我的路上，不必我自己去找狮子。我看他并不想让我与这些狮子打交道。你想到场子下面去和它们呆在一起吗？”

“嗯——嗯——不想，先生，我太小。”

“你如果是个大人呢，布里斯？”

“也许。我要和你一样大，也许会想。”

“如果这是些小狮子呢？”

“那会好些。我不怕小狮子。你看那个男人要花多长时间才学会让狮子怕他呢？”

“我不知道，布里斯。也许在你这个年纪他就开始训练了。也许他开始是驯狗，小狗或小猫……看那边，布里斯。小丑来了。哇，哇！看啊，你会喜欢这些小丑的。”

他在微笑。

他们从我们下面的帐篷幕帘外一下冒了出来，清一色的滑稽服装。我在他们头上方看到有七个小丑，其中一个矮个子黑人，另一个又高又瘦，身穿内衣。还有一个胖子身上套着一只木桶。七人跑往帐篷中央，相互用棒子敲击对方的头。随着棒子嘭嘭作响，鲜花、鸟笼从他们的帽子和头上纷纷弹射出来。那个黑人小丑则跑进跑出，一手提着马裤，另一只手以女孩或洗衣妇洗衣的姿势拍打着马裤，在他们胯下钻进钻出。之后，其他人转过身来，敲着他的头。每次敲他，他便松开马裤，露出他短短的罗圈腿和面粉袋内裤。裤上印有图案，中间一颗大红星。其中一小丑用一支大木桨敲击他那个部位，他便发出公驴鸣叫声，那种公驴在早晨发出嘶哑的、粗野难听的鸣叫。同时，他乱蹦乱跳，想提起马裤，却绊倒了，翻个筋斗，立起来，翻一下，蹦一下，飞快地跑，同时仍提着裤

子。然后一个大红鼻子的小丑抽出一根大木棍，敲在他头上，他双膝一软跪了下来，飞出一只红色大公鸡，咯咯地边叫边绕表演场奔跑。众小丑踩着锯木屑追着公鸡，他不断敲打着它。一眨眼功夫，火腿、腊肉片、卷心菜、一股股面粉，还有鸡蛋，不断从他衣服里掉出来。他开始脱灯笼裤，一只小丑狗掉出来，一边吠，一边和其他小丑一道追赶他。他连滚带爬，翻着连翻筋斗。又挤出了一些小鸡，还有一只粉红色小丑猪，小猪有只眼画了个黑圈。小丑们全都相互间扔着鸡蛋、火腿、腊肉片，整个帐篷的人都笑起来。一片哄笑喧哗，像是庆祝七月四号。他只有我这般高矮。

“他为什么总是跑啊，希克曼教父？”

他笑得正开心。我扯了扯他的袖子。

“怎么啦，布里斯？”他笑得眼泪沿腮帮直流。

“他为什么总是跑啊？”

“因为在表演中他就是扮着这个角色，布里斯。”

“那他为什么不也打一打，看能从他们身上敲出点什么来呢？”

“那也不错，布里斯。可是他有他的角色要演。你不喜欢他吗？听大家笑得多开心。这真是些好小丑，布里斯。”

“我不喜欢他。”我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喜欢他老是挨打。他应该也打打他们才好。他们打他是因为他个子最小。他们真是人吗？”

“当然是，布里斯。你怎么啦？我带你来看马戏，乐一乐，让你看看小丑，你却问他们是不是人。”

“他们是什么人呢？”

“人。人类。”

“和我们一样？”

“当然。布里斯——看那只小狗表演了。”

他在用两条前腿走路。

“黑人？”我说。

“哦——”他朝我飞快地觑一眼。“不是，布里斯。他们是白人，至少据我所知是白人。瞧那只小狗，布里斯。”他正在往后翻筋斗。

“以前有些是德国人。”他说，“比利·克桑斯是黑人。但你没见过他。据说他们非常滑稽，布里斯。这是关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开心。所以，我们笑他们，也可以笑我们自己。”

我看着小个子小丑。“他也一样吗？”我说。

“当然。他不过个子矮一点。一个侏儒。”

“我是问他是白人吗？”

“当然，布里斯。你不舒服吗？你是不是要上厕所？”

“不是，先生。现在不想。那个小个子真是白人吗？”

“是真的，布里斯。当然那并不重要。他是小丑。他来就是逗我们和别人笑的。他脸上抹的是软木炭。软木炭下面是白皮肤。”

“他和别人一样也是大人吗？”

“当然是——看那里。他在翻筋斗。好，在翻了。好啦，你想看的开始了。他在打大个子。你看，布里斯。他敲他的脚。大个子在到处乱蹦——看，看，在他被敲的地方，鞋里长出了一根玉米秆。哦，哦，别的小丑又在追他了。他跑了！钻到大象肚子下面去了！”

我观望着。他，那个小个子，正围着表演场在跑。臂下夹着小丑猪，一边跑一边用一只婴儿奶瓶喂它。

众小丑把小个子小丑逐出帐篷时，小猪的嘴在还在一拱一拱地找奶瓶，全场大笑。然后乐队开始演奏。两匹马快步入场，马背上站着姑娘，穿着超短翻边裙子，头上佩戴闪光发亮的发饰。在帐篷中央，音乐在继续演奏。我能见到乐队指挥在一边吹奏短号，一边随着节拍晃动。马背上的姑娘很漂亮，她们俯身，挺腰，鞠躬，在空中翻筋斗，依然落回到慢跑的马背上，与音乐非常合拍，小裙子

上下翩翩翻动,像小鸟尾巴,像风中飞舞的桃花瓣。我想吃点冰淇淋,于是说了出来。这时一个穿紧身衣裤的男人跑进场来,音乐催着马匹加快步伐,开始小跑,像一匹飞转的旋转木马。男人先在马一旁跟着跑,后跳上马背,和姑娘站到了一起。他们一起快速跑着,跑着。然后她站到了他双肩上。马匹还在继续奔跑。

“希克曼教父,”我说,“我饿了。”

“你现在想吃点什么呢?布里斯,吃爆米花?”

“不,先生。”

“吃什么?”

“吃点冰淇淋。”

“你知道上哪儿买吗?回来不会迷路吧?”

“知道,先生,我行。我有点饿了。”

“听着,”他说,“去买一筒冰淇淋,然后马上就回来。听见了吗?”

我买了一块混合香草草莓冰淇淋。我不喜欢巧克力,博迪喜欢。我的皮肤深褐色,连骨头都是巧克力颜色了,博迪什么都喜欢吹牛,我不行,不会像他那样吹嘘自己的皮肤。我动身一面往回走,一面慢慢地舔着吃,想多吃一会儿。

在一座帐篷前搭的舞台上,有些女人在跳舞。她们身后高高悬挂着一幅画。画中一只狒狒抓了一个白人妇女正往灌木丛中去。它两眼又大又红,牙齿锋利。妇女尖叫着,衣服撕破了,露出了胸前奶子。我继续前行。下一座帐篷有粉红色的柠檬和冰镇西瓜。我看着一个男人朝木制奶瓶扔棒球。他扔第二回时将它们击倒了,赢了一个娃娃·酒窝·丘比特娃娃<sup>①</sup>玩具。他已赢了三个。另一座帐篷外的前面有一男人在用麦克风极快地在说着什么,手指一幅双头男人的图片,大群的人在听。两个头中,一个在笑,另

<sup>①</sup> 有双翅的胖脸赛璐珞或塑料娃娃,形似爱神丘比特。

一个在哭。我观望了这男人一会儿。他挥舞手臂在空中画着圆，像在玩魔术，有些人正朝帐篷里走去。两个白人大大地走上前来，捏了捏我，我哇！地叫了一声，他们大笑，叫我拉斯特<sup>①</sup>。他们认识我，我没哭，转身走开，来到帐篷后面。这儿很安静，人群都聚在前面。我看见很多大车、绳子，还有装动物的笼子。在两辆大车之间牵着一根绳子，上面晾了些湿衣服。我能听到大帐篷里传出的音乐，还能闻到炸汉堡包的香味。冰淇淋越吃越少，所以我吃得很慢，但没多久还是只剩下了一点点，索性一口吞掉，让它顺口流下去。这时我想起一种味道极好的小块烧烤排骨，嘴馋起来，却不见有卖的。也不见有人卖猪脚。我绕道从帐篷后面经过，那个胖女人就住在那儿。她看上去也像个娃娃·酒窝玩具。我绕道过去看看她，她两手指尖正拈着一块手帕，和维尔希特教友一样，喝咖啡时，她的小手指也弯起来。她头发剪得很短，用条粉红色发带束住。一个男人说，喂，你好。是对她说的。她说，你好，亲爱的。笑着眨眼。那模样简直就是一个大大胖娃娃·酒窝玩具。博迪说所有个头小一点的女人都是同样的东西做的，不知她是不是也一样。她对我眨眼，笑了笑。

我继续往前走。我还想吃冰淇淋，但我又看到了那两个大个子，便走到帐篷后面，跨过桩绳和锯末。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他坐在一个小桶上，低头打量着一顶黑色和橘色的两色小毡童帽，帽顶有一小花盆和一朵纸花。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我向他走过去。看得出他和我一般高。然后他抬起头，说，嘿，小孩。我一拳打过去。我出拳很快，一拳擦过他的面颊，我能看到黑色被抹去，露出了白色。然后又给他一下。这回打得又狠又结实。他大叫起

---

<sup>①</sup> 英语 Rasture。该词源于 Rastafarian。Rastafarian 指拉斯特法里派一员。拉斯特法里崇拜者。牙买加黑人教派。他们奉前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为神，信奉黑人终将得到救赎重返非洲。在宗教仪式中用大麻，禁止理发。Rasture 意思有所变化。一般称呼黑人用，带鄙夷口吻。

来 滚开点 ,你这小杂种 !你怎么了 ,小孩 ?你疯啦 ?一边想把我推开。我一拳接一拳 ,想把他脸上的黑色都打掉。他非常吃惊。他的胳膊太短 ,没法把我推开太远。我双拳飞快地猛击 ,出拳迅速。他大骂着。然后有什么将我悬空提了起来 ,我挣扎着想打他 ,踢他。直到希克曼教父狠狠地摇着我说 :孩子 ,你中了什么邪啦 ?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和一个大人打吗 ?你想闹事啊 ?他又对小丑说 :对不起 ,真对不起 ,我要他去买冰淇淋 ,结果发现他在这里想打架。你是谁 ?矮个子说。你替他家干活 ?不是的 ,希克曼教父说 ,但我认识他 ,他和我一道来的。那就趁我忘了他只是个小孩之前 ,你他妈的最好快把他带走。其实 ,我应该找你算账才对 ,你搞什么鬼吗 ,让这么一个野小子到处乱跑 !别担心 ,希克曼教父说 ,我们这就走。我一定看住他。他不会再这么干了……说着 ,他把我夹在臂下跑开 ,气喘吁吁地绕过帐篷 ,穿过空地跑进一条巷子。有人在我们后面叫道 :“嘿 ,拉比 !嘿 ,拉比 !”我双手满手背都是黑乎乎的……

## 第十三章

“……唉 ,是啊。”希克曼说 ,一边扇着参议员汗津津的脸 ,“不用说 ,你那一阵真让我们担心极了 !你突然逃避祈祷 ,躲开每个人 ,包括我。为什么呢 ?有一回你跑了 ,我们出动大约三百人找你。我们搜遍了所有街道、巷子、操场、糖果店、公园 ,问了附近所有小孩——都不见布里斯。我们甚至寻到了教堂尖塔。教堂正在举行复活仪礼 ,搜寻只不过惊起一大群鸽子 ,有人还碰响了教堂的

钟,别人以为发生了火灾或是河里涨洪水了,结果引起了更大混乱。

“于是我们分散开来,认真彻底地搜寻。我考虑了报警——尽管很不情愿,怕他们把事情弄得更糟,因为,你知道,我以为她——我是说,我以为你可能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已经往市中心街道出发时,哈,抬头一看,发现了你从一家电影院走出来。法律是禁止我们去这种场所的!没错,先生,正是你,和其他人一道走出来,眨巴着眼睛。因为刚哭过,苦着一副脸。不过,谢天谢地,你没事。我的心一下落了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们站在路边,看你打算怎么办。维尔希特副主祭转身对我说:‘哦,郎索——A. Z.,看来布里斯跑掉了,变成了一个逃犯,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庆幸他没被偷到埃及去……’就在这时,你抬头看到了我们,还想跑。告诉你,布里斯啊,你可真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不少麻烦……”

突然,希克曼的头低垂下去,声音断了。他在椅子上软塌塌地陷下去时,参议员的眼珠在眼皮后蠕动着,追问:“什么啊?什么啊?”但除了希克曼轻柔的呼吸声,一切戛然而止,就像一个重要的电话讲着讲着断了线。

“什么?什么?”参议员说,极力想扭过脸部,面对床边椅上高大模糊的身影。然后,突然,一声喘息传来,希克曼的声音恢复了,很轻软,但又在继续,仿佛没有中断过。

“所以,”希克曼说,“当你开始向我询问那个问题时,我说:‘布里斯,你的模样就是上帝、天父的模样,因为,布里斯牧师,上帝的模样就是所有婴儿的模样’<sup>①</sup>。对有些人来说,这个事实现在就像一剂蓖麻油,与世俗世界一样苦涩,但这是真理。就人的骄傲而言,这是一味复方泻药,苦涩难咽。人的骄傲和这个世界一样,既

---

<sup>①</sup>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章: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

辽阔又强暴。然而它给虚弱的心灵一种模式，一种赖以生长的信仰……

“当他们问我：‘人到哪儿去寻找上帝，寻找天父？’我说：让寻找的人到自己床上去找吧。我说让他在自己心里找吧。我说让他在自己的大腿内侧找吧，我说，每个男人的配偶都可能是一个马利亚<sup>①</sup>——不，别问我那个，最有可能是个马利亚，即使她是一个抹大拉<sup>②</sup>。那是谜的另一种形式，布里斯。它向我们的思维能力挑战。多中有一，一中有多，他们中有你，你中有他们，这个谜永远存在——哈！它是对你的骄傲的嘲弄。十亿，三十亿倍地嘲笑。是的，布里斯，它永远就在你跟前。它对人类漫无际涯的可怕骄傲是一个谴责。它代表了人类所有真理的形式和实质……”

……听着，听着！还是说以前吧。参议员绝望地挣扎着想说：那是在亚特兰大！在一辆路过的电车车身一侧。车内，微笑着的尖鼻子妇女们身着夏装，坐在敞开的车窗隔栅后，在安详地聊天，观望车外晃过的景象。我看到她的画像晃了过去，在阳光下那么宁静，充满灵魂的活力，行进中的车像有一股力，带着车旁的我往前冲，直到她去远了。很快，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接下来，我循着闪光的电车铁轨，匆匆穿过拥挤的街道，经过骑马慢行叫卖冰淇淋和西瓜的商贩，经过草坪上背冰镇水壶两分硬币一杯卖着柠檬的小孩继续往前走，直到不见了草坪和矮房只剩下高楼的地方。高楼宽大的橱窗玻璃后，陈列着穿漂亮新衣的时装假人。然后来到一条拥挤的街道，这是礼拜六下午，人群熙来攘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新出炉的糖果甜味；百货大楼的旋转门里飘出香水味，水果摊上堆着黄色可口的苹果、香蕉、椰子、香甜的无籽白葡

---

① 指耶稣的母亲圣母马利亚。

②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8章：被叫做抹大拉的马利亚，原为妓女，后改恶向善。

萄——就在那儿，街区的中间，我再次见到了她。那地方看去满眼都是白色、粉红色、金色，蔽荫里装饰着一排排闪烁不定的红、白、蓝灯。一间售票房的两侧，悬挂着彩色照片，用大金属框镶着。售票房有方形金色细栏杆，房顶是张大篷盖，篷盖也镶饰着闪烁迷离的灯光。票价二角五分。我在口袋中去掏那张一美元的钞票，摸上去感到钞票是湿润湿润的。但我怕，不敢买。我没买票，只是观望着。看着男孩女孩们上前买了票，然后消失在场内。我渴望进去，却不敢。我还没考虑好，我没有这个胆量。所以我从一旁经过，在人群中继续前行，跟在一对漫步的白人夫妇身边走了一会儿，佯做他们的孩子，像是他们在带我看电影前买冰淇淋吃。他们聊得很开心。我听得正有趣时，他们折身走进了一家餐馆。这是一家很大的餐馆，透过玻璃，能看到一个快活的胖黑人在切多汁的火腿。他头戴白色厨师帽，身穿夹克，脖子上围一块布。看到我时，他眨了眨眼，像认识我一样。我转身跑开，一边左躲右闪地跑步穿过闲逛的人群，然后恢复到步行速度，回到她在金属框里微笑的地方。这一回，我跟在一个大男孩后面。他推着一辆红白条纹自行车，左右车扶手上各飘着一面南部邦联旗子，还有两面反光镜，映出我在人群中的脸膛；两只亮晃晃的喇叭带有红色橡胶灯泡，弧形后雨板上装着一排红玻璃闪光灯，闪动着炫目的红色棱形灯光，赛车车座后吊着一条浣熊尾巴。很有趣。我绕着跑到他前面一段距离，再往回走，看他推车。他打量我，我打量他，但我主要是看他的车。在前雨板的尖端处有一只闪亮的公牛，两角朝下。跟在后面是一只鹰，正展开双翅，作鸣叫状；此外还有一个玩具警察，由他一手扶车把，一手扶车座控制着，警察一双大手平展，双臂在微风中翻动旋转。前轮前叉上有一只喇叭，每当他为警示前后行人他来了而拉动链带时，喇叭就发出低低的鸣叫。行进中，车辐条在阳光下铮铮闪亮，又漂亮又有趣。我转身又跟他沿街走，一直跟到电影院才停下来，盯着他继续前行。这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

不骑——他的后轮瘪了没气。但我还是不敢进电影院,所以我走到角落上的一家杂货店,那里一帮穿白短裤、白鞋的紫雪糕商贩倚着他们的大车扶手在闲聊着我们和北方佬,我听了片刻,然后再次上前尝试。这一次我硬着头皮走到售票亭前,抬头往金色栏杆里面看去,那儿白棉花糖似的刘海下一双蓝眼睛温柔地往下注视着我。我……

“布里斯?”

是马利亚吗?不,这里最好还是忘掉吧。我,现在是个参议员,他们批评我,特别是卡普。他仍在那里按空洞的节奏敲打着空心木,欣欣然的,仍然使一排排逝去的人逃离笼罩在他们身上影子的现实,那么谁呢?是什么投下的影子?带着给以色列的捐税,与影子步入银行和日内瓦,<sup>①</sup>同时,老人马金不得时刻瞪起眼睛,时刻滚动着那些棉包,对生活非常厌倦,但他们拒绝让他死。<sup>②</sup>卡普在拿谁开心?谁在拿卡普开心?靠漂白奶酪、头发熨直器、厚底鞋发财,买黄豆、玉米和小猪期货,赞扬他的上帝,但是为了获得的光荣依然采取措施设法取得它,然而又保持双手干净,他说。他们感觉怎样?依然在底特律我的母亲<sup>③</sup>,在帐篷的光耀中,唤了我古德里奇·休·卡迪耶耳后,她就跑掉,在流水线上他们将黑人美元变为成千成万之多和虚假的一件件壮观神话?谁会说出复杂的真理?随着他们从沉思到勾引国家秘密再到勾引他们的沉思?所以,如果必须抛石头你就抛吧,如果看到一个魔鬼站起来,就让他流血。去他的,没错,原始人是对的——镜子确实偷窃灵魂。所

---

① 以色列在此意思为基督教中的圣地。捐税应该送往圣地,不应该带到银行。

② 这是一句歌词。源于美国歌剧《演出船》中的歌曲《老人河》。与原词略有不同。

③ 这句似有两种理解。1. 布里斯认为她母亲被羁留在底特律; 2. 布里斯认为别人在以底特律那个地方的方式对待他母亲。

以 奥德修斯<sup>①</sup> 将火柴棒插入波吕斐摩斯的眼睛!<sup>②</sup> 在这个国家, 改变电影胶片, 就改变了人。别看! 别听! 别说, 生活就会轻松! 好, 所以他们能去打仗, 但是很快, 倒下的会站起来, 砸坏“黑人无图像”<sup>③</sup> 机器, 那些以旧形象创造了自己的魔鬼们不会知道他们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 然后传来尖厉的黑色嘈杂声和白色的康·埃德电力公司国家<sup>④</sup>! 我们是谁, 是谁, 呜, 是谁? 教父, 我说在影子之间死寂的地方的何处, 母亲妈妈妈咪——移动者, 如此继续移到何方? 满世界中, 废物藏在何方?

“布里斯?”

……可是这个和蔼的蓝眼睛棉花头乔治亚解说员不但没将我赶走, 反倒俯身微笑着说道, 有什么事啊, 孩子? 想要张票吗? 我们今天放的片子可好呢。

我颤抖着, 藏在脸后。绝望地希望表皮会藏起真皮, 真皮层会藏起蒙昧人。伫立在那里, 恨不得自己像做工的人那样也是红脖子、棉绒头, 眼睛带有那么一股神气。然后她微笑说: 你当然要看

---

① 古希腊荷马所作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翁, 塞卡国王, 特洛伊战争中领袖之一, 曾献木马计使希腊军获胜。

② 希腊人攻克特洛伊城后, 奥德修斯返航的船队抵达库克罗普斯国(Cyclopes)。该词意为“圆眼”。岛主是些前额正中长一只圆眼的巨人, 住洞穴。奥德修斯与伙伴们到洞中觅食。洞主波吕斐摩斯回来吃掉了几个希腊人。后奥德修斯假意殷勤, 给巨人献上所带美酒。巨人很高兴, 问奥德修斯叫什么名字。奥德修斯答曰“吴人(无人)”。深夜, 奥德修斯和伙伴们将一烧红的大棒插入巨人眼窝。巨人咆哮如雷。其他巨人闻声来洞口询问何故。波吕斐摩斯答, 无人打他。巨人们听说没人打他, 遂离去。翌日, 奥德修斯等逃回船上。

③ 原文 niggonography 系作者生造词。由 nigger(黑人), no(没有)加 graphy(图像)构成。作者以该词喻当时的美国社会。因为种族歧视, 黑人没地位。电影中见不到黑人。

④ 原文 Connednation 亦为作者生造词。由 Con. Ed. 电力公司加 nation(国家)构成。该公司是美国一大电力公司。在埃利森的第一部小说《看不见的人》中, 有主人公为报复白人, 偷电力公司电的情节。此处作者把美国整个国家比做一家电力公司, 是黑人报复的对象。

啦。今天你走运 ,因为只要花二十五美分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好看的电影和动画片……

我望着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 ,然后踮起脚 ,手伸进售票亭金色栏杆 ,放下我的美元。

哇 !哇 !我们今天发财了 ,是不是啊 ?她说。

不是 ,夫人 ,我说 ,因为只有一美元。

她又说 :你说得对。而且现在一美元也没多大用处。但我肯定你会有更多钱的 ,因为你这么小就在学这种事。所以 ,我说啊 ,及时行乐吧 ,让玫瑰明天就开——哈 !哈 !

她把粉红色票推过栏杆让我能够拿得着。

现在等我找钱给你 ,她说。整整两个二十五美分 ,两个一角 ,还有一个五美分镍币——我看 ,就你这个年龄 ,你还是很富裕的了。

是的 ,夫人。谢谢 ,夫人 ,我说。

她摇了摇金发脑袋 ,微笑着。场子里面还有可口的新鲜奶油爆米花 ,她说 ,你会想尝尝的。味道不错。

好的 ,夫人 ,谢谢您夫人。我说 ,用手帕角裹上找回的零钱 ,朝红天鹅绒绳后面赶去。不一会我踩在了两个蓝色裸体男人的身上 ,他们展开宽大的翅膀在大厅白瓷砖地板上飞翔 ,不过其中的小个子正往白瓷砖水中坠落。然后我走近收票的高个男人。他头戴一顶方形帽舌的漂亮帽子 ,一身蓝制服 ,白鞋罩。只见他俯身瞧瞧我 ,然后带着厌恶的神情转开眼光 ,这使我感到害怕。他像个士兵一样站得笔直 ,眼睛有点毛病。我手指交叉祈祷好运 ,我也别无办法啊。不一会 ,他突然又往下瞧着我 ,一脸假笑 ,虽然害怕 ,我还是看真切了。你不是个大人 ,我想 ,只是个大孩子。你只是有张大大的老雀斑脸罢了……

啄木鸟 ,啄木鸟 ,  
你看不见我 !

你不过是个红头好看不中用  
五分钱一个的白菜头……

好吧,小孩,他说,你妈在哪里?

先生?

你听见我的话啦?以斯拉<sup>①</sup>。没有大人带着,我不能放你们这些小捣蛋进去。说吧,克莱德,你妈现在在哪里?

盯着他的脸,我指着黑暗处,心想,我不是你的克莱德,我也不是你的以斯拉,我是布里斯……

她在里面,我说,她在等着我。

她在里面,他学着我的腔调,眼光扫过我的脸,然后很快望开。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啊,以斯拉,他说。

啊,不是,先生,我说。她真的,真的像我说的在那里。

之后,我能听到黑暗中爆发出一阵吹号声和欢笑声。

哦,是啊——他刚开口说,突然又停下,戴白手套的手压下示意别出声。外面路边来了几个穿白丝袜和彩色裙子的女孩,她们咯咯笑着在广告板前停下,看着广告上的人头像,发出“呜!啊!”的惊叹声。

太好了,我的珍尼<sup>②</sup>,遗精梦,她那玉米穗丝般的头发,他说,一面用黑色蝶形领结啪啪地使劲拍打着硬挺的白衣领。他穿着齐膝的制服短裤往后退立着,颇像维尔希特副主祭,然后他手指在收票斗边上咚咚地敲,咧嘴嬉笑。

场内音乐骤响。

稍等等。克莱德,他说,等一会儿!眼睛盯着外面咯咯嬉笑的

---

① 公元前5世纪的以色列文士、先知和宗教改革者。圣经人物。见《圣经·旧约·以斯拉记》。

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人名。

姑娘们。

先生 ,我说 ,先生 ?

嘘 !孩子 ,他说。但愿你慢慢会明白。眼下我另有目标。你们会进来的 ,姑娘们 ,他低声说 ,意味深长地。进来吧 ,甜蜜的小娘们 ,毛茸茸的捣蛋家伙。我这里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特别节目 ,你们妈妈的姑娘们 ,百合花般白 ,沾满露水的姑娘们。对 ,先生 !你们这些小鸡来找情郎了<sup>①</sup> ,因为我这里就有极可爱的玉米棒子啊 !

这里先生 ,我说.....

他把白手套攥在一起搓着 ,盯着姑娘们。你说什么啊 ,孩子 ?

我说我妈妈在里面等我 ,我说。

他对我摇了摇手。别吱声 ,孩子 ,别吱声 !他说。

然后姑娘们继续往前走了。唉 ,他妈的 ,他说。只见她们转身跑开 ,裙子飘起 ,一路嘻嘻哈哈 ,头发漫舞。

于是他眼光再次转下。

克莱德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

她名字叫“妈妈”——我是说皮克福德女士 ,我说。

突然他张开嘴 ,我能看到他鼻子两边挤满了雀斑。

听着 ,孩子——你想拿我寻开心 ?

哦 ,不是 ,先生 ,我说。我说的真的是真话。

哼 ,我才不信 !

他摇了摇头。

是真的 ,先生。她在那里等着 ,我说过.....我拿出我的票来。

他使劲扯着他的手套尖 ,盯着我。

真的 ,我说。

---

<sup>①</sup> 小鸡(chicken)是俚语 ,指年轻女子。情郎原文是 Papa ,美国俚语 ,指丈夫、情郎。

他妈的 ,克萊德 ,他说。如果那是真的 ,你父亲一定忙得很咯。你想想有这么多人急于要帮他。我看你最好快点进去 ,紧紧抱住她吧。保护他的利益 ,以斯拉。因为有那么一个名字 ,说不定哪个大个子黑人会抢先得到她呢——对 ,当然 !我妈妈叫我蒂波恩 !

傻笑着 ,他接过票 ,撕成两半 ,再递给我半截。

拿着 ,波恩先生 ,坦波先生 ,他说 ,拿着 ,别弄丢了。你要安静 ,听见吗 ?我在这里不会呆多久 ,别让我进来发现你在前面和其他流鼻涕的混蛋小杂种吵吵闹闹 ,听到啦 ?

听到啦 ,先生 ,我说 ,拔腿就走。

喂 ,等一等 !站在那儿别动 ,克萊德 !

先生 ?

听清楚 ,你这个撒谎的小啄木鸟 ,今天怎么不上学啊 ?

我使劲盯着他。因为今天是礼拜六 ,先生。我说 ,因为我妈妈在那里等我。

他俯身对我咧嘴笑着。好吧 ,以斯拉 ,他说 ,你快走吧 ,留心脚下。管他什么妈妈不妈妈的 ,要安静 ,听见吗 ?就像黑人小孩子们说的 ,在这棉花之国的南方就得这么办。你要安静 ,知道啦 ?拉斯特 ,我可是当真的 !

我犹豫着 ,注视着他 ,心里在想他是不是识破我了呢。

好啦 ,走吧 !他吼道。

于是我顺从了。

接着 ,我在斜坡的黑暗中前行 ,借助狭窄座位间昏暗的标识灯摸索着 ,慢慢来到有灯光之处。然后出现了红天鹅绒褶带、喃喃细语的热切面孔、金色天使 ,还有喇叭和爱尔兰竖琴声流淌回旋在高高舞台口的上空。隐匿的乐池中 ,风琴正演奏着甜美平缓的曲子。接着 ,在幽暗的灯光里 ,我看到一幢别墅 ,还有马匹、马车拥入马群和众多的马车里 ,马车的周围又全是牛仔 ,还有印第安人 ,还有拱

顶石州警察<sup>①</sup> ,还有泳衣美人<sup>②</sup> ,还有满天飞的馅饼 ,还有四分五裂的廉价小汽车 ,还有跑动的流动工人。这么多的人就是如此这般舒适、幽默地在这么寥寥数人之中看到他们自己吗?背景幕布上的广告问:“是否请女士们取掉面具 ,露出她们真实……”每个人、每件物体都动得太快 ,令人晕眩地一晃而过 ,所以我无法进去。即使他们靠得很近时 ,我也无法进去 ,而且他们的脸也不是她的脸。于是在黑暗中 ,我不安地蠕动 ,等待她来找我。可是只有别人 ,大眼睛、束发带、身着泳装和带珠子长服的漂亮的别人。她们神色漠然 ,绿眼中没有红火 ,看上去柔软的胸部与教友乔治亚的胸部相同 ,但不圣洁。她叫我古德休斯·古德沃奇 ,我却不能进去寻找 ,去看……

小山上 ,牛铃叮当响。她说 ,制片人先生 ,我必须生活在这里 ,这你知道。你对我好一点行吗?落英缤纷 ,午后的小山静静地悬浮着。我们相拥而卧 ,忘却了从未进入过将来的时间。只作为一个神经细胞、一颗牙齿、一根头发、一条舌头以及一滴心中滴进桶中的血。啊 ,我要控制住了我我的她我以及搜寻并把你作为肉体 and 圣经之黑人父亲接受了该多好呵——希克曼?希克曼 ,终于是你。后来我反反复复考虑了 ,我应该逼逼他们——逼逼我自己 ,说 ,看 ,就在这里 ,我要建立我的立足之处 ,而且是与焕发优雅和甜蜜奇妙的她一道。可是又怎么成为韵诗一般的谜呢?可惜当初不懂荣誉的形状和骄傲的气味 ,只到后来才知道——我说 ,你究竟是怎样把爱带入政治 ,把感情带入历史的呀?如果你不能从那里到这里 ,那也是真理。如果一个人不能把小山拽到肩上 ,他就必须在石头下枯萎吗?是的 ,整个小山动了 ,牛群哞哞 ,小鸟啁啾 ,花瓣纷

---

① 拱顶石笑剧为 1914 年至 1920 年初由美国拱顶石影片公司拍的无声笑剧电影。剧中经常出现一队愚蠢而无能的警察。

② 参加选美竞赛的泳装美女。

飞轻轻地飘落可是我……我准备进去,可进不去。然后,电影结束,灯亮了。但我还在等待着,希望下一场她会出现在那里。我于是在座位上缩下身子,躲过那些从我身边进来又出去的查票员。接下来灯光又转黑,我知道我应该离开,但又担心她会比实际显得大些,我会进去——你为什么不能呢,希克曼教父说:人是女人生的,但有历史,有城镇,有州,在激情和行动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谜。从来都如此。都是些指定、可选的谜。所以我对自已说: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婴儿装置,是为了获取政府——由此得到自我,而我是个政客。或者也可以说,在银幕上移动的影子,在书页上跳动的单词都是种马为爬上白昼驰骋的母马,上演一场噩梦的装置。我多年前告诉自已说,让希克曼穿黑的,我,布里斯,要穿一套黑貂礼服。在马戏团的帐篷之下,出生在一个野女人手臂的子宫中,我拒绝环境,现实的幻觉。然后我告诉自已,加快进程,叫他们跳舞。扩展他们的视线,直至他们讨厌自己,直至他们作呕。拉长他们的神经,放大他们的声音,扩大他们的控制范围,直至历史卷成一件柩衣。过去就在你的皮肤中,我喊道,面对命运,充实自己吧。不,自从来到这里,我的每一个姿势都无不是极力要表示,看啊,这就是我,我。你听不见吗?改变规则吧!在愤怒的合作中狠狠地回击,然后你就自由了可是我不能进去我必须生活在这里,制片人先生,她说。我发现纽扣和蝴蝶结太紧了一点。想像吧,在那里,在那些年代,一片毛茸茸的东西,难以琢磨的主知道怎样的服装款式,在小山下……

“布里斯,你在听着吗?”

所以我等着,希望在下一场放映时能进去,她会出现在那里;我等待着,渴望再出现一个熟悉的词古德休斯,哪怕七十个愤怒的教会女执事冲出银幕拆掉我们身边的房子也在所不惜。可是不能进去,湿漉漉地坐着。孤独、羞涩,沿大腿以下湿漉漉的。置身于我眼前旋转飞舞、风驰电掣的一切生活之外。但那些场面再次

出现 ,倏地闪过 ,将我更深地卷入痛苦然而当我彻底走出那消魂的时光步入阳光时世界显得更广阔因为我进入了那个禁区同时也小了因为现在我知道了若独自进去我就可以进去……我跑了——布里斯跑了。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打开节气闸吧 ,教父 :热得厉害。所以我告诉自己说我要找个时间考虑考虑时间。一切都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一点时间罢了。我也要想想摄影机以及它为我浪迹天涯留下的足迹 ,还有在经历那场惨痛之后 ,我仅仅是踏入了不同维度的时间而已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留下的摄影机各暗镜之间 ,<sup>①</sup>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 ,决不单纯是因为地方而导致了差异 ,是时间。也不是编年史 ,只是时间。因为我年龄没有增加 ,而且尽管我很早就发现 ,不同地方的我就变了一个不同的我。所有这些是什么意思？时间是否只是空间？喊出卡德福斯<sup>②</sup> 的她是怎样成为影子然后又成为血肉之躯的？她打破了仪式的结构 ,世界像火山般爆发。一股时间汹涌而起向我冲来 ,将我喷出棺材 ,冲到一个不同的时空。

……我爷爷说黑人不需要权利 ,多纳森说 ,他们只需要仪式。你明白吗？只需给黑鬼们一个洗礼或让他们举行一次游行或舞会 ,他们就高兴了。而那些 ,卡普说 ,都是些胡诌垃圾……我目瞪口呆。

所以 ,现在我每逢改变了地方时 ,我就改变了自己 ,我每进入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不知不觉为之改变。那个谜伴随着我 ,与我一道进入 ,调整时间、地方和个性。我一进入 ,一切为之改变 ,仿佛是被无味的气体改变了一样。所以 ,谜追随着我 ,变幻莫测 ,改头

---

① 摄影机不拍摄时 ,镜头是关闭的 ,是黑的。“暗镜之间”便是摄影的时候 ,也就是胶片本身了。此处是说通过他在各地拍摄的胶片 ,他发现……

② 原文为 Cudforth 不是 Cudworth ,这里强调布里斯连自己的名字都还没记清楚就踏上了寻找自己母亲的道路。

换面。明白吗？

后来,只要摄影机不是对着风景,而似乎是在焦镜中映出了我个人的观点时,我就充满杀心,就觉得正当的谋杀正在进行,就觉得我眼中各种图像反映了世界的大爆炸。我有时觉得一场欺骗正在酝酿,一支伏兵准备实施突袭,目标是那些自以为了解他们自己和我的人。然而,由于我对事物的洞察力以及我是否意识到了我即我这一事实所蕴含的戏谑性总是令人存疑,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被作弄的人。谁?于是我说道。如此安排煽起和熄灭我心头杀念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究竟什么意思?这与别人一样的欲望是什么欲望?这需要发展我自己,仅用影子代理来检测我最牵强的各种可能的需要又是什么需要?纯粹只是影子。一切都影子般渺茫,他们允诺了给我妈妈,却剥夺了我实实在在的生活。啊,是的,镜子确实偷窃灵魂。纳克索斯<sup>①</sup> 实非人间所有……

“布里斯牧师,”希克曼在说,“在茫茫黑夜里,在我心灵孤独的沙漠中,我独自对此思考了很久。我想到了你和我,想到了《圣经》里所有关于以撒<sup>②</sup> 和约瑟夫<sup>③</sup> 的古老故事,还想到了我们当奴隶的先辈们,他们宁可杀掉自己的孩子也不愿让他们沦为奴隶,也想到我在这里的生活、考验、苦难、喜悦和欢笑以及世间人生特有的无穷无尽的一切——每一次我都返回,每一次我的思绪都返回,都痛苦地返回到有关你的谜,有关出生、复活和希望的谜,一个现在似乎显得无比复杂的谜。是啊,我还想了我为什么也被卷入其中的谜——我,一个黑人牧师任性的儿子,一个在这充满虚假胜利的世界中,为我们藏匿其中的小小胜利之声而欢欣鼓舞的赌徒乐手。”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拒绝了回声女神的求爱而受到惩罚,爱上自己映在水中的美丽影子,以致淹死而变成水仙。

② 《圣经》人物。希伯来族长。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儿子。

③ 在《圣经》中一指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一指马利亚的丈夫。

我得到了你、你的天赋 ,以及你在这个旋风般环境中的机遇。这是怎么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的 ? 为什么选上了我 ,一个最软弱的人 ,让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来绞尽脑汁理解几乎无法理解的问题 ? 为什么他交给我这一神秘的负担之后 ,似乎又嘲弄我 ,挑战我 ,让世人诽谤、鄙视我 ,将我祭献的赤心在世俗地面上践踏蹂躏呢 ? 爱恨生死一初始便已酿下 ,厄运的打击 ,失去的爱 ,布鲁斯音乐 ,人类命运 ,我都认可了。然而 ,一旦爱恨生死同时到来 ,想到自己的至爱 ,想到导致他们死亡的人 ,我无法忍受。只有祭献出自己这颗饱受磨难的赤心 ,只能同样地认可……我敞开胸怀 ,俯首于他们焚烧过我的亲人和至爱的灰烬之中 ,接受了你的意愿。你为什么选上我 ,单单选上我这个注定要受卑鄙之徒 ,最卑鄙之徒羞辱的人来再作一番羞辱呢 ,主啊 ? 为什么 ? 为什么选上我 ? 我 ,一个在你意愿黑暗朦胧的复杂迷宫中 ,接受了黑皮肤命运的人 ? 然而 ,在南方的疯狂中 ,在家乡那边的精神病院中 ,在古老的家国 ,虽然无知 ,虽然绝望 ,我仍学会了顺从你复杂的安排 ,是的。当时我正在学习怎样生活 ,学习理解布鲁斯是如何唱出你的声音 ,哪怕是对骂游戏也能说出来你的声音 ,只要参与者情感丰富 ,足智多谋 ,滑稽幽默 ,活力充沛 ,清楚生活的规则。在炽热的感情 ,在醇厚充实之中 ,我看到了你的存在 ,是啊 ! 可是我还是不懂 ,不懂 ,不懂 ,主啊 ! 尽管我是悄悄、悄悄地在说。所以 ,教教我吧 ,主。教我既能继续前进 ,又保持不动 ,既要提问又不叫出声来 ,主啊 ,主啊 ,为什么 ? ……为什么 ?

接着 ,希克曼睡了。

## 第十四章

好啦我看现在药物对他又起作用了,希克曼想。针头穿过肉体进入了大脑。那些皮下注射进入静脉,然后……瞧他盯着我的那副模样,似乎还想聊,可眼神已迟钝了。然而他还在挣扎求生,想活下去,这说明还有一线希望。不论他活下去将意味着什么,总之他还想活。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帮他继续抗争下去,帮他保持求生的欲望。一个牧师除了随时尽可能提供帮助,还有什么办法呢?劝慰和安抚——不,不仅如此,因为还有等待着人们去理解的谜。让时光倒流。主啊,我可累了……肌肉抽搐,思绪混乱……也许我应该出去走走,甩甩腿,呼吸点新鲜空气。不行,不能冒这个险,因为说不定我一出去他正好醒来,如果醒了,下一步该干什么呢?别去了吧,这么多年你都等了,那么,稳稳坐住再等一会儿还是可以的——累也好,不累也好……那些皮下注射……他睡得很不安,即使大脑不安静,身体还是安静的。皮下注射。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该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了。我来这里就是想试试……

你看他,希克曼,他躺在那里:布里斯终于回来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坎坷、错综累叠的环境,经历了浮华权势的追逐——从前的布里斯又回来了。这使你不能不再次深思一番:人究竟是何物呵,不能不使你纳闷,一个人的身份与行为究竟有何区别。可是你又如何区别?肉体与灵魂浑然一体,却依然有别。前者从生命初始就按注定的方式生长,骨和肉,血和神经,皮肤和头发;后者则扭曲回旋,躲躲藏藏,在生长发育之中完善自己。就这样他躺到了

那里 ,不论这个世界把他看做什么人 ,他多多少少还是布里斯……就好像听到游行时放爆竹 ,你抬头仰视 ,一眼看到赫然在上的忏悔火曜日国王 ,浑身缀满珠宝 ,坐在高耸的王位上 ,光彩耀人 ,威严庄重 ,他开始颤抖、咳嗽 ,就在那里 ,就在你眼皮下 ,那个你熟悉的小男孩从他的面具后在向外窥视。哦 ,人的儿时能显示他的未来。在过去的某个时刻 ,在小布里斯的面孔后面 ,早已有了眼前这个扭动的受伤男人在等待。再抱梦幻也毫无意义。我卷入了其中 ,还有许多人也被卷了进来。我们有个计划 ,也可以说我们至少是有个梦想 ,并为之付出了努力 ,遗憾的是世界实在太大 ,梦想从我们手中滑走了。于是我们这些老人 ,眷恋着从前的小布里斯 ,而且最终被旧情带到了这儿。

可是你看他——谁能料到竟会有今日 ,谁能料到我们的小布里斯竟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为什么啊 ,主?为什么非得如此呵?早年依我们的愚见 ,把他当做我们年轻的希望、活的保证。保证哪怕是在最绝望之时 ,在我们悲戚的夜晚 ,你依然会对我们说话 ,依然不抛弃你的诺言。可现在你看他 ,他的抵赖毁掉了一切 ,他的出走耗竭了一切 ;以往的种种错综曲折 ,最终导致他干枯萎竭 ,躺到了这里 ,像瘾君子一样在抽搐。他的本质全毁了 ,因为他想让一切都貌似真理 ,一切又不是真正的真 ,他采用老一套的谎言 ,玩弄否认、排斥穷困潦倒之人的猥亵游戏。甚至在最后关头还不承认与我们认识 ,连与我们见上一面都拒绝。而我们却还铭记着自己的诺言 ,多少年来 ,从未有过任何索取 ,只希望他记住、珍重他的青春岁月——至少是他的童年时代。珍重 ,是啊 ,珍重!可是并不是给我们的珍重 ,而是给你垂死的羔羊。我们没有为自己索取任何东西 ,只希望他记住过去的岁月 ,记住那时候他是什么人。记住他当时是一个多有前途的孩子 ,记住我们在他身上曾寄托的希望 ,记住他对以后的孩子们的责任。也许那是我们的错误 ,我们就是无法放弃那一切 ,我们就是无法做到焚掉记忆 ,灸住伤口 ,否

认发生过的一切……否认曾经有过他这个人。无法像流浪汉那样来对待那一切。流浪汉沿小镇后的道路走,经过你身边,抬起头来,瞅瞅你的脸面,往煤渣上啐一口,然后啪嗒啪嗒继续走。一言不发,走了……我们出生时,告别皮鞭和冷冰冰的铁镣年代<sup>①</sup>尚为时不久,今天我们却能乘飞机来到这里,简直就像实现了一个承诺过的奇迹……而且这也不再希奇——可是躺在那边床上的,依然是往日永恒的谜,模样虽新,却依然神秘。我为什么坐到了这儿,主?为什么?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却从来没弄懂一个简单的道理呢:做一笔交易,与敌手讲和,甚至要忘却祝圣礼中说出来、铭刻在心、经过苦难洗礼的话语,都需要有两个人才行。暴力中溅出的鲜血不会就这么干枯,随风飘走。不会的!它呼喊着重要偿还,要雪冤,我们(或至少我——因为最初只有我)是的,我们收养了这孩子,努力寻求结束过去那种残酷的命运,希望这一天资聪颖的孩子将从惟一能接受的面具中为改善我们的状况而努力,希望他在我们的敌人内部代表我们的意志——可是,哦,多么愚蠢的错误判断!回首当年——现在也不聪明,可是,那时候,主啊,我是何等糊涂,何等天真呵!当时的我,反反复复唱着你的圣言<sup>②</sup>,甚至不清楚我究竟是在导演一场欺诈还是仅仅在参加和主持一次神秘的祈祷——原谅我的无知吧。昨天枪击开始后……是昨天吗?是昨天,对吗,希克曼?有多久了?从那时起你就一直坐在这里啊?在这家医院里等待,交谈,交谈,回忆,开诚布公,交谈,欲说还休已有多少个时辰了?都因为我跌倒了,坐在走廊那里观望,像观望一场梦境的展开,而不是面对眼前爆炸的事实做出反应。我本可以跨到那个年轻人前面——至少可以从人

---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蓄奴时代。

② 指《圣经》。爵士乐中有一种即兴反复片段。这里是指枪击后,希克曼在参议院当场唱圣歌。参阅第3章。

群里发现他，制止他，与他谈谈，劝他理智点。可是因为我的眼睛，我年老眼花了没办到。于是就坐到了这里等待。太可怕了！真可怕啊！可是人又能有何作为呢，希克曼？所以你努力，你尽可能做最大的努力。是的，可你也意识到，无法保证人为的努力就一定会有效。哪怕最美好的意愿也有瑕疵，伙计，那是永远改不了的。在有人把主的太阳装进八加仑大桶之前是改不了的——啊，看看现在！就这样我们风尘仆仆一路赶来，这么多年了，竟不能叫它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真好比是让一个小儿干大人的活，这条盘绕的弹簧给拉得老长老长，蓦然反弹时，我几乎被送到了我的第二童年。自言自语，在人群中打嗝，在夜深时刻，坦然地回味过去的放荡日子以及违背自己职责及灵魂需要的一切。所幸的是，我的膀胱还和多年前一样好，我的呼吸依然不错，因为我这奴隶种的强壮体魄一直正常、硬朗……可你还是失败了。你到了该到的地方，可是努力不够。你预料了会发生什么，因为珍尼事先警告过你。你估计要出事但不知道事情会以什么具体形式出现，也不清楚它的狰狞面目。所以我无法制止它。造化捉弄人啊，有时甚至自己的舌头、双眼和双手都不例外。然后，婴儿们对他裁决，傻瓜不清楚他的力量所在，攻击他的弱处，就像蚊子在他的膝盖后面找到一块细皮嫩肉，知道这里可以吮血。

还有那个记者问我怎么竟为一个如此仇视我的种族的人哭泣。首先，我没有意识到我在哭。在那种时刻，我应该考虑我的模样吗？遇到袭击时，那些参议员像群扔双骰子的赌徒一样拼命冲向门口，他们考虑过自己的模样吗？不用说，在那种地方哭，我看上去一定很傻，可是你说，在那种时候谁还顾得上自己的形象？我只看到嗖、嗖、嗖的子弹在吞噬自己大部分的生命，也许那个记者，就是那个麦肯泰尔，在瞅着我的同时也在瞅着他自己吧。与我感情上毫不相干的礼节我应遵守吗？我，一个相信祈祷的人，告诉我哭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事可做，他当然无法理解。可

是这么多年来,难道我不是一直在替布里斯祈祷吗?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无法把那些子弹在半空中拍下来。唉,不行啊,子弹负荷太重,我没发现那个年轻人,便错过了制止暴行的机会。是的。我们共同度过的虽艰辛但充满希望的所有岁月也许就此失去……“为你的敌人被击倒欢欣啊,为什么不欢欣喜悦呢?”这是那个记者说的,可是如果过程曲折太费解呢?如果事情貌似简单其实复杂呢?你陷身其中多年,举手投足都不曾离开它,体验到它在生长变化,日益复杂,把你弄得也日益晕头转向,不可捉摸。惟一没变的是你对信仰的执着,在局外人看来一件很简单的事,非“a”即“b”,要么他们认为此事已经烟消云散,没关系了;其实它一直在不断发展,根须蔓延,直至遍布你视野中的一切,你行走的每条街道,你的全部心思。对。所以我才极度不安。这就是原因。我没有控制住自己。这我承认,也无所谓内疚。因为当你的立足之处遭受打击时,你不能不走。尊严,我想那个白人青年谈的就是尊严。我估计以他看来,我应该一直替那些参议员担心才是,而除非是寻开心,这些参议员却从来没有丝毫考虑过我的尊严。德瑞得·司各特<sup>①</sup>的十字架是该我背的了。总之,我见过嘴巴更刻薄,目光更尖锐、更深刻的群体,就因为他们与我是同一类人,所以多少明白高压之下要保持尊严真正的代价是什么。在过去的岁月中,哪怕子弹乱飞我照样演奏。我们都这样。我当初根本就不应该理睬那个记者。因为我对他的话做出反应时,差点在他诱导下向他露了底,差一点为自尊而犯了错,差一点就让他察觉了还有个未揭开的秘密。问我为什么哭——啊,如果我们不能为布里斯哭,那么谁能哭?如果我们不能为民族哭,那么谁能哭?因为还有谁的悲哀和惊恐来自更悠久的历史渊源,包含更深的蕴涵、更急切的希望呢?为实现

---

<sup>①</sup> 为一名美国黑人奴隶。事件大约发生在1856年,他逃出了主人的庄园后被抓回。当时的大法官判决,奴隶是财产。因此他的主人可以把他抓回原来庄园。

更美好的诺言,还有谁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可是,希克曼,你差一点就泄露实情了!

哦,也许是的,可是说了又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的。也许是因为每个人在夜梦中都认为,在这个国家,背叛才是生活的真理——所以他们无法忍受在青天白日里考虑它。那个记者,麦肯泰尔?是的,在外面大厅里等着。他只会以为我当时失去了理智,一如他自己也有失去理智的时候。即使我把数字给他,他也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要如何把数字相加。他会像摸黑走进了一条深巷子,蓦然仰视,只见对面小山上两个月亮同时升了起来。哈!他要么会变成对眼,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却绊倒在地;要么像个守仓库的人,吝啬得一个镍币也舍不得投资,就知道站在那里扭曲,旋转,拿不定主意,然后发明出一种新式舞蹈和臭味。不,希克曼,他那种人不会相信的,他只会闭上一只眼,发誓说两座山和两个月亮中,其中之一绝不存在,尽管他想视而不见的那一个正像炽热的炮弹朝他飞奔而来……

哦,没有几个人是热爱真理的,甚至不愿意认真对待事实,以免哪一桩事实会有损他们心目中世界的形象。可怜的伽利略,可怜的约翰·嘉士伯<sup>①</sup>,一个受他们迫害,一个被嘲笑,可是两人都能见证他们所宣称的真理。也许只是因为有些人把某些事实和真相往自己头上扣得太沉重、太频繁,使我们无法不见,无法不尊重它们的现实存在。也许聪明的人只不过就是那些有力量既保持了清醒又进行了斗争的人。我们不得不与复杂的真相斗争,而那些觉得无须为之操心的人,谁又能责怪他们?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可以从生到死终生养尊处优,却丝毫不必太费神想一想他们为什

---

<sup>①</sup> 此处疑指流行艺术家约翰·嘉士伯。他193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长大。1949年至1951年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后在纽约一书店工作。1954年他创作他的第一幅旗帜上的画作。他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品是灰色系列(GreyNumbers)。

么过得悠闲自在。原因就是太多真相被世上的黑白混乱所掩盖。有人不懂,以为世间本来如此,毋庸置疑。不过,也许他们只是担心,哪怕只有少数人要追究真相,整个世界都会发生爆炸。甚至哪怕仅仅是揭穿这一点,让大家发现原来这么多都是建立在虚妄基础之上,那也是羞耻。

可是,看吧,希克曼——阿朗索……就是在此时此地一切开始初露端倪。那个倒下的人和躺在床上的人就是孩子布里斯。这就是谜。常言道,孩子是成人之父……这孩子怎么会有那样的童年呢?随着他的成长,他本可以成为我的儿子、侄儿、孙子以及教会兄弟,然而怎么会有这种可能性的呢?这使人糊涂的谜还得尽力去解。但愿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可以回家去,忘掉它。可还是有罗伯特,我的兄弟——儿子。他是第二个,在这场祸乱中丧生。是的,直到这么多年后,我才不再为那孩子困惑,才接受了他居然在飞快成长的这一奇迹。无论他与我们共同生活的后果如何,无论他呱呱降生在什么样的暴力环境之中,他的年轻生命在勃发生机。这块土地沾满鲜血,我的双手沾满鲜血。我打消了很久很久前要复仇的最初念头,最终走上了牧师之路。是啊,主——主呼唤人的语言和声音是奇特的,是的,而且是在各种奇特的场景,气候则更奇特。我从来不是怀疑《创世记》的人,即便在皈依之前也不是。start 就是 start, is 就是 is, 不是 was<sup>①</sup>。但是,总得有开端。常听说毛虱是来自男女间肮脏的分泌物。那是无知的迷信,即使无法否认咬和抓挠,也无法否认大螃蟹生小螃蟹这种事实……我已疲劳得、困乏得脑子像在往缝隙中落。不知那个年轻护士会不会给我带杯咖啡来?不,坚持住,等着。你会有很长时间睡的,而且很快就会有。梦中醒眼观看故事的展开。按理,他应该死了,凉了。可是他还撑着,你即使想放弃也无法放弃了。留下来。对!

---

① start 的意思是“开始”, is 的意思是“是”, was 是 is 的过去式。

我等着 ,为自己祈望着 ,因为这不正是他的机会 ,也是我的机会吗 ?  
以他目前这个状况 ,夜这么深 ,他还要我告诉他 ,而我却瞒着我确实了解的那点实情 ,为的是帮他坚持下去 ,除了最初的情况 ,我也不完全清楚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毫无疑问 ,它彻底改变了  
我的人生。自那以后 ,我已不是原来的我 ,一辈子从此留下了终生的痛苦和空虚。哦 ,是啊 ,你曾试图把它当做忠诚 ,试图超越它继续生活下去 ,在它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生活 ,布道中也没有利用过它 ,没有直接地利用。只是从中学会了如何替别人着想……希克曼 ,你随他痛苦而痛苦。他痛苦 ,他们痛苦 ,每个人都痛苦 ,痛苦。希克曼 ,门外的警卫觉得你想走出房间 ,想离开。确实是的……大部分人会希望遗忘 ,他们像饮威士忌一样饮下否认。是的 ,可是真正的对比从哪儿来呢 ?无盐的糖 ,无死的生 ,这是什么世界啊 ?什么现实啊 ?是的 ,可是我必须记住我亲眼目睹过的一切 ,这都是我赖以生为的记忆。我见过我的民族面对死亡 ,甚至与死亡同行一段 ,然后与他搏斗 ,然后脱身 ,感谢主 ,回来了。是的 ,可是我又见过多少人死去 ?在那些地方 ,没医院收留他们 ,破旧窒息的小房里 ,肮脏烟囱下闷燃的昏暗火光中 ,又有多少人逝去啊 ?而我坐在一张摇椅上 ,在凹凸不平的木板地上 ,越过充满痛苦的脸 ,注视着大鸟般栖息在床头那苍老的死亡 ,他像所有玩扑克人的老祖宗一样坐在那里等候 ,就那么蹲着 ,我则全心投入可怜灵魂的审判 ,但愿自己并不完美的肉体能汲取他的痛苦。哼着《圣经》的短小安慰诗 ,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颂歌 ,有时祈祷 ,直到我累得全身麻木 ,然后把一切都托付给了主……布里斯 ,有时 ,黎明的灰色晨曦洒进屋来 ,我见过死亡升起 ,烟一般从烟囱离去。我见过他耐心地等待着 ,然后 ,像蛰伏于草丛捕鸟的猫 ,直到小鸟打破他的符咒飞走后 ,才悄然离去。有时 ,我见他下来 ,索取卧着的灵魂 ,听到了生命离开身体 ,灵魂飞离时垂死的喉头嚅嚅作响。有时 ,在清晨的静谧中 ,大约三点钟 ,万籁俱寂的时刻 ,那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跳舞的

人熊一般喘着气,伴随长号嘶鸣的节奏跳动摇摆,我则吹奏布鲁斯乐。然后到了“生存还是毁灭”<sup>①</sup>的时刻,危机的时刻,我发现自己在一张病人床边,坐在摇椅上摇着,眼倦神疲,睡意沉沉。在观察、竭尽全力之后几乎筋疲力尽。这时,黑暗中传来一位妻子或母亲发出的哭喊声。我听到,女人失去心上亲人常有的这种哭喊声从睡眠中迸裂而出,破碎,仿佛整个夜晚聚集了全身力量在尖叫。我抬眼仰视,像往常一样惊奇地瞥见她们穿睡衣的影子一闪而过,到了床边去看他们的灵魂是否已穿越睡眠和空间认可并接受了命运安排。像钓鱼的人一见水中鱼线松弛了便知道鱼已溜了一样,我一听就知道。然后,我听到她们再次发出的尖叫,她们很清楚,永恒降临了。就在此时此刻,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认真加以思考。这一点必须记住。其重要性甚至超越时辰一到就要做好准备的问题。可是,即使身边有成千上万的倒下,谁又能忍受时时刻刻,每天紧紧盯住死亡那空茫的面孔和耗损万物的目光呢?最好是面对群山抬起我们的眼睛,为彼岸的一切做好准备。人不但为需要再生的理由而生,也为需要死的理由而生——因为如果没有,那你就已经死了。好,安静,因为你只是在想词,老格言。所以,安静吧……一切都是噪音。

是的,可是这段时间多难受啊。原来是如此地可怕。我以为在剩余的时间内我们能成功的。即使是那个年轻姑娘不断撵我们走,我还认为我们行。我估计按我们的安排最终会在什么地方与他联系上,我们在某个地方单独谈一谈,给他讲讲我们的感受、希望和祈祷,既为了他也为我们,也为国家,然后回家等待。就这些,就这些,再无其他。即使没有任何事实证实我们的感觉,我们还是觉得希望总会来的。这是多年来总抱着的希望,已成习惯了。也许这种感觉只是悄悄地爬上我心头,在我们出去到那里时,不知不

① 莎士比亚《汉姆雷特》剧中的名句。

觉在心头产生的。我把他们带到那里,让他们第一次看看,也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最后一次看。这一感觉给我带来希望,让我掉以轻心了。也许正是在那里我让他们失望了。也许是那个情景、场合还有各种联想让我担心。但是,一个人看到自己一切的信仰和企盼通过某人、某物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而且该事物典型地代表了他心目中的一切真实,使无形之物显形,使他通过肉眼和血肉之手的触摸能步入希望和梦想的境界,他内心的激情是难以想像的。那是一种危险的模式,形象险峻。这一点已有人警告过我们。可就是这一形象使他有可能听到内心诸多希望发出音响,唱出歌声,目睹它们在他半信半疑的注视下腾空而起,展翅翱翔。相对而言,对主的信仰比对人性善良的信心要容易些。陷阱和幻觉、面具和谎言实在太多,精神绿叶上的污秽太厚。可是,那一事物正是存在于陷阱、谎言和污秽之中。他那被袒露的希望就坐在那里,他很清楚,不仅仅是心灵最深处的复杂希望和渴求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的心灵踮脚翘首,明知难,却仍努力穿越黑暗去争取那更美好、更优秀、更持久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许多人感受到了,甚至有少数人在他之前曾经获得,并为之献了身的东西在激励着他……

于是我带他们步行去了那里。这样既能舒缓几天来接连遭遇困惑和推诿后压抑的心情,也可以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然后,他们——我们——到了,于是在那里……就……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凝视着对面那张熟睡的脸。觉得自己望向内心的眼光几乎已辨认不出这是谁的脸,曾经熟悉的面容像光线般黯淡了下去。他闭上双眼,手指紧抓腰部,下午那一瞬间令人敬畏和神秘的情感再次涌上心头。不知不觉中,他又一次走近那高柱支撑的宁静空间。他们又一次踏上宽阔的台阶,三三两两前行。周围的景物和场景多只在书本和照片中读过或看过,或在偶然看的记录片中见过,他们不禁欣欣然陶醉在一种假日情绪之中。

然后,他登着台阶,只觉得霎时间摆脱了时间的框框,身体熟悉的束缚感在消散,这正是昔日他即兴演奏布鲁斯古老传统连复段时的感觉,正是前不久圣词令他心潮起伏、欣悦无比、声音和舌头均不由自主的那种感觉。

此刻,他的心在怦怦跳着,步履迟缓。他抬头注视上方,一只脚在台阶上迟疑地探寻着,沿着台阶而上,他的整个身心将被抛入强劲的力场。他感到心灵深处霎时间迸发的情感力量在深深震撼自己。然后,他再次迈动脚步,步入凉爽、荫蔽的大厦。大厦内一片似在回荡着千言万语的宁静,高大的圆柱在面前的岩石地面上投下凹槽形细长的影子,他梦一般地徐徐迈了过去,走近深深坐在头上方巨大石椅中的巍峨石像。

他能听到遥远的地方一位教友在轻声试探着呼唤“牧师”,“牧师”?然后她们敬畏地意识到了什么,声音渐渐沉寂下来,形成一种凝静,宛若远处传来的最深沉铿锵的洪钟,只剩那位教友“牧师?牧师?”的呼唤在回荡,两眼还在凝视,教友温柔的呼唤声还在穿越那万劫不复之语调发出的深渊般沉默,一声声牧师?牧师?在无声飞翔,巨大双翼那吞没时空的悠悠动作在他脑海中振鸣……

然后他,希克曼,在宁静、祥和的光线中,抬眼仰望伟人那张沉思的面庞,他,希克曼,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双似真非真平静的双眸之前。伟人的双眸仿佛从蒙着阴影的眼皮下在眺望超越无穷、永恒黎明的远景。他想,现在我懂了:那神态,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他的面貌,是那副神态和眼睛蕴涵的话语。它们揭示了做人的意义所在,做一个凭赤胆忠心和无私胸襟生活、与世界一切不平努力抗争的人。在这种人心目中,赤诚和无私比一切财富和军队的力量更重要。是的,那副神态及其蕴涵的一切使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不是因为他们极力将他卷入的关于他家庭和肤色的詈骂,而是他眼中的神态以及他与那些现象的斗争。是这些现象赋予了他那副神态和他忧伤的面容。凭此,还凭他的为人,他成了我们中

的一员。是啊,他失败了。他知道在解放我们的道路上他只能迈出一步,可是在形成那副神态的岁月里,在对待我们被迫学会的生活真谛和在生活中如何做个真正的人的问题上,他与我们有了共同的理解。因为有一点我们已被迫明白了:人在陷于生活污秽和困惑之中,仍为理想而奋斗之时,是他最佳本质的显露,那就是一种近乎崇高的境界。所以,没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不仅仅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他尽力所能争取到的自由,还因为他摆脱了那种承袭的可怕傲慢,他们是不对我们承认这种傲慢的。就凭这些,他成为一个男子汉,为我们所有将获得自由的人指明了道路,没错!

抬头凝视伟人沉思的双眼,他心中一股冲动,极想回头随它们一起眺望远方景象,但这双眼睛使他保持着沉默,保持着肃立。他抬头凝视,探寻它们在石中的奥秘和神秘的生命,他意识到它们是石头的,可是那股感情主宰着他,温柔却强悍,不可抗拒,探寻这其中奥秘时,他意识到它们又超越了石头,远远不只是石头。此时石头似乎充满生命,在呼吸,宽大的胸膛似乎在起伏不定,仿佛因他们的走近而被惊动,于是决定默默地叹口气,以表示认出了他们是谁,是干什么的,并愿意向一切希望看到和分享,并记住它形象的人展现它的神秘生活。他细细端量着石的脸庞和沉思的双眼,好像期待着从中将回响起以前只从书本上熟悉的动人演说声,这时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个教友的声音,叫道:“啊,我的主啊!看,你们都看,是他!是他!”她的声音随着泪水簌簌落下而颤抖。

他此刻在自言自语,朝自己入迷的两耳呼唤,同时听到教友痛苦的声音:“那不是他吗,牧师?那不是亚伯拉罕国父吗?”宛如老黑奴的呼喊穿越洒满月辉的田野悠悠传来。

千言万语,反难开口啊,他微笑,默默地,他点头表示她没错。心里忖思道,是我们的国父。据我对他和对他的矛盾的全部了解,是的。据我对人类和世界的全部所知,是的。据我对白人,对各种肤色、各种伪装、各种意图的政客的全部所知,是的。据我对你能

成其为你 ,并为保持本色而不得不做的一切的所有了解——是的 !她说得对。她直截了当 ,说得很明白 ;你是的 ,你是极少数赢得了“教父”称呼的人之一。乔治<sup>①</sup> 没有 ,尽管他有办法。可是你赢得了。所以是的 ,我很满意。是的。是的 ,尽管我这人瞧不起任何愚蠢的豪华和愚蠢的场合 ,瞧不起某些人仍在试图迫使我们为虚伪价值进行的任何卑躬屈膝 ,是的 ,还是的。建立在武力、虚假区别和虚假价值基础上的强权不配任何赞美 ,尽管我反对弱者和卑贱者被迫对强权做出的一切赞美 ,是的 ,因为你 ,对你 ,“国父” ,我很愿意。是的……

轻轻触及教友的肩膀 ,凝视着伟人的面孔 ,他能感觉到她衣着的布料 ;心想 ,饱经辛酸的风雨沧桑之后 ,你坐在了那里 ,悲伤苍老深邃的双眼俯视着 ,从那张英俊、饱经风霜的苍老丑脸上深深地注视着。是啊 ,她说得对。正是你 ;伸着颀长苍老而疲倦的双腿 ,像是刚刚小憩片刻 ,准备休息后再振作精神 ,努力包扎起自他们把你化为石头以来这片国土已化脓发臭的所有伤口。是的 ,没错 ,是你在那儿坐着 ,等待着 ,借你绝对应得的这个机会轻松一下 ,喘一口气 ,然后站起来 ,重建在背叛的年代中被毁掉的所有事业。是的 ,就是你。在坐着休息 ,同时在思考“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苦苦思索 ,一个人尽其所能奉献了一切 ,承担了一切后果 ,怎么能这么对他。是的 ,是你——有时候 ,我想——有时候……

眼光凝聚在伟人饱经苦难的脸庞上 ,为其颖悟及祥和的神态所吸引 ,他的心声抒发出来了 ,以回答那位教友。声音低沉嘶哑得几乎不像是自己声音 :

“有时候 ,是的……有时候善良的主……我说有时候善良的主接受他自己的至善 ,闭上他的双眼 ,按自己的方式 ,不慌不忙。他通过某个人来体现自己。是的 ,有时候 ,这人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世

<sup>①</sup> 指乔治·华盛顿(1732—1799) ,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

上应该做什么,他知道了自己能做什么,在他成长、奋斗、经受挫折和悲伤的过程中,他让这一理念引导自己,直至最后获得上帝赋予他的自身形态,在世上获得独立孤寂的位置。这种情况不常有,哦,不是常有的,然而一旦有了,哪怕石头也会呐喊为他的形象作证,他的言行会在群山和塔楼中回响。他作为楷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所以,眼前就坐着一个这样的人。这种人主不会造出太多的,因为他们给世界惫懒的运动方式带来危险。这种人爱真理甚于爱自己的生命,甚于爱自己的妻子或孩子,因为他注定天生要完成不得不完成的艰巨任务。哪怕地球张嘴将他吞噬,这种人也要完成自己认定是正义的事业。即便被吞噬了,他的业绩仍将永存大地,万世流传。所以你们看他一眼吧,感谢主允许这种人关注了我们的生命,虽然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然后我们低头祷告吧。哦,不,不是替他祷告,因为他很久以前就尽了自己的责任。用言,用行,用笔完成了主的任务,改变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我还是孩子时,我那个生下来就是奴隶的爷爷便教了我这些话:

老亚伯林肯在沙土上挖垦  
发誓说他只是个普通的人  
老亚伯林肯砍着一棵树  
发重誓要让奴隶自由  
他做到了!

所以让我们祈祷吧,不为他,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民族沿着他伟大足迹继续努力的所有的人祈祷.....

于是在他伸展着的双臂的肃穆影子中,他们垂下头来,开始祷告。

唉,希克曼心念一动,在椅子中突然抖了一下,我们居然曾想

自己培养那种人……

此时 ,夜幕渐渐降临 ,希克曼睁开双眼 ,环视周围。他打盹时 ,护士和警卫都已离去 ,只剩下他在独自陪伴眼前睡着的人。他留连于林肯纪念堂时的心绪依然缠绕在心头 ,注视着眼前睡梦中的这张脸 ,他为那种悠然忘我的心境不复存在感到一阵揪心。看着参议员半隐于黑影、半露在床头昏灯中的脸 ,灯光云雾般朦胧 ,仿佛来自遥远的远方 ,他想 ,真是疯狂 ,奇怪。彻头彻尾的疯狂。一个疯狂的地方发生一件疯狂事。我是最疯狂的。他在这里是疯狂 ,我在这里是疯狂。把我们带来这里的理由也疯狂。和可卡因瘾君子的梦幻一样疯狂。然而 ,疯狂中隐含着支撑了我们多年的希望……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确凿的事实 :一个希望或念头若要成为现实 ,它就必须体现在某个人身上 ,而人是变化、有意志、戴面具的。于是 ,他躺到了那里 ,身负枪伤 ,落魄了 ,却还躲避我 ,即使是这个模样他还在逃避 ,还在像很久以前一样躲避 ,不同的只是我现在必须守护在他身边 ,把他找出来。对我来说 ,这是嘿嘿——这边——喂喂——那边的一场游戏。这场游戏赢也是输。再说 ,他们不会让我离开这里 ,即使我告诉他们我不过只是想回家 ,忘掉这些年来出于希望和忠诚无法忘怀的一切。更糟的是 ,即使有人能说出真情 ,他们也不会愿意听。他们留我在这里的理由是错误的。得知有个来历不明之人竟有胆量和决心在那种地方干出那种事后 ,他们努力要救活他 ,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所以此刻他们正吓得浑身哆嗦 ,想找个人提供他们愿意要的答案。并不是真相 ,而是能使他们回避真相的某种谎言。他们确实不想知道原因 ,甚至不想知道我认为我所了解的那一部分原因 ,因为有些错误是他们宁死也不愿别人知道的 ,知道了原因那就意味着承认他们犯的那些错。一种肤色——哈 ! 他们不能不承认 ,这个国家有一种野性的真理 ,他们未能挫钝它 ,也无法控制它……好比一条驯服

的河流在夜间陡然上涨 ,冲毁工厂、房屋、城市以及一切。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面对这个简单的事实呢 :不能给一伙人发执照 ,让他们去残杀另一伙人而不受惩罚 ,而且也不至于使自己可能沦为牺牲品。这对高贵者和卑贱者都一样。为什么他们就意识不到 ,他们对杀戮某类人的麻木不仁 ,就是对整个人类珍贵生命的麻木不仁 ? 是的 ,为什么他们就意识不到 ,当他们允许一群人杀害我们以证实他们自身的高贵时 ,他们无异于在搭起舞台 ,逼着杀手们扩大游戏 ? 既然任何人都可以残杀黑人 ,那么 ,要证明他们高人一等的惟一途径就是杀掉公众眼中地位显赫的白人了。既然脚部目标太容易 ,那就攻击头部。这一点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 我们受过苦 ,适应了他们的挑衅 ,委曲求全 ,拒绝了他们恣意的死亡邀请 ,坚持了自己的主见 ,并且基本上放弃了以血还血的报复 ,视之为愚蠢。然而 ,他们不但不满足 ,反倒察觉到我们谦卑中的生命保护力 ,居然丧心病狂地连谦卑也想摧毁 ! 希克曼 ,你怎么可能不藐视这些人啊 ? 你怎能不祈祷有一天他们将像从前一样互相残杀 ,让这块土地血流成河 ? 你怎能不祈祷有一天祭祀者将成为祭品 ,多头野兽<sup>①</sup>将撕裂自己 ,牙齿 ,指甲 ,凶悍的尾巴 ,然后死去 ? .....

怎么能不这么做 ,希克曼 ? 怎么不为此而祈祷 ?

为什么不呢 ? 不要把我当傻瓜。为什么不呢 ? 因为这匹美国布 ,人性的布匹 ,织得太精细了 ,叫人无法那么做。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只有你和极少数人清楚 ,哪些地方依然回荡着为流血和杀戮发出的悲怆呼号。所有这些流血和杀戮都赋予你争取自身自由的自由。这是另一个为什么。因为你知道 ,我们生来就是祭品 ,一直不得不依赖不同的真理生活。这个真理很好 ,它代表的人的形象更富人性 ,更理想 ,更真实。所以 ,你陷进去了 ,希克曼 ,已经陷进

---

<sup>①</sup> 《圣经·启示录》第 12 章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角.....”第 13 章 :“我又看见一头兽从海中上来 ,有十角七头.....”

去了，退不出来。再说，世间没有任何人给这一荒唐的舞蹈定调。像是在凭听觉来演奏，这个时候人人都在凭听觉演奏，因为乐队和舞场上每个人的眼睛都和洞中鼯鼠一样瞎。

可是他为什么不见见我们呢，哪怕只见一分钟都好啊？为什么？如果他见了，这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哦，是小事暴露了我们，是我们为了避免做大事而拒绝做的小事，是能挽救我们的大事。唉，无可奈何。只有等着瞧吧。他还在坚持着，虽然死亡就在周围守候，一直就没离开过。尽管我这老牧师见得多了，可这一回我必须再次比他更有耐心，必须战胜他……

## 第十五章

我却给他起名叫布里斯，希克曼想道，摇摇头。此时他仰靠在椅上休息，双手遮住耀眼的灯光，悲伤地注视着躺在床上的人。主啊，他想，他终于来了，躺在痛苦之床上，说不定是他的临终之床。飞了这么远，爬了这么高后，此刻却到了这里。你看他，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知道应该是这样，因为无论我们怎么祈祷，就是这样。只是，为什么非得这样呢？我累了。我第一次感得年老疲惫了。真的老了。我们的布里斯就成了如今这模样。他本来就不是一直属于我们，但最初是属于我的。也不容易，一点也不容易。我最艰难的考验……

希克曼，她认为她是信仰基督的，或许她真信，或许她当时是不得已而为……然后，就像威克汉说的，犹太人曾在堪萨斯城总结出，就好比杀掉自己的父母后请求法庭念你是孤儿予以宽恕一

样……也许，她迫不得已，像赌徒一样，忍受不了赢。你想想——裹着黑围巾，沿着有车辙小路的巷子，踏着星光下闪耀的碎玻璃来到那里……夜幕早已垂落，经过那些外围房子、院落里的狗，还有鸡舍。在那种时刻，以那副模样来到那座房子。在那一切发生之后，竟有胆量——那种无知而傲慢的胆量来到那里。希克曼，你是否知道，那可真了不起啊！简直就是伊丽莎跨过冰河<sup>①</sup>！——哈！可是她——在那一切发生后竟还傲慢到胆敢跑到那里去。

也许她是无辜的，希克曼。

无辜的？

我不明白人们说她那种人无辜时是什么意思。一个男人在青天白日之下在城里大街上杀掉十六个素昧平生的人，而他们却说他是无辜的？也许她心存无辜，但不是无辜的人。你无法相信吧，是不是？

首先，我相信，关于妈妈和巴布的一切，我能相信。因为太多人有过同样可怕的遭遇，那已不足为奇，只因你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也有了同样遭遇，你才感得惊异。你的生活不能没有它，正如春天少不了暴风雨一样。因此你对生活的理解也少不了它。你学会与它共同生活，就像一个人一只胳膊也得学会生活、照样完成工作一样——可是完不成布里斯那部分工作，那是鞭头，是鞭上的螫刺！

你坐在那里，再次坐到了亮灯的房间。搁在膝上的步枪、身边桌上的一支猎枪、两支手枪让你感到沉甸甸的；坐在那里，穿着工作礼服和最后一件浆洗熨烫干净的白衬衣，坐在那里痴痴地盯着似乎是时空尽头的空白墙壁。是的，死亡压在心头。他们已经说了要你离开这个城市，因为看到你他们就想起他们以前的所作所

---

<sup>①</sup> 美国作家哈丽特·比彻·斯陀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人物。见该书第7章。黑奴伊丽莎的主人要卖掉伊丽莎的儿子吉姆·克劳还债。伊丽莎连夜抱儿子出逃。逃至河边，时值冬季，无船摆渡，人贩子眼看追来，她不顾一切抱儿子纵身跳上河中浮冰，从一块冰跳到另一块冰，终于到达彼岸的俄亥俄州。

为 ,可你拒绝了。是的 ,也许他们意识到了要强迫你离开至少会让  
他们一两人付出什么代价 ,所以好几个月过去了 ,你仍在那里。然  
而这不是结束 ,仅仅是个开始。也许这有助于他了解实情。是的 ,  
可是以他目前的状况 ,知道实情可能会要他的命。真相能给半点  
也不愿承认真相的人带来羞耻。事情发生时连我自己也无法相  
信。你听到了预料中的敲门声 ,说道 进来 ,把步枪准备好 ,瞥了一  
眼放在妈妈桌上的猎枪和手枪 ,还有她那本翻开的《圣经》 ,翻在你  
记下出生年月的那一页 ,她和巴布的出生日子 ,还有你自己的 ,全  
写了 ,连月份都有。心里有感觉 ,就是这个月 ,只等无名之手来写  
下日子。那只手还在等着 ,这么多年了 ,感谢你 ,主——我至今最  
喜爱的《圣经》……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 ,可是也许一切都是从我  
在《圣经》上写下我的死亡开始。谁知道呢 ? 是的 ,就像我此刻坐  
在这儿一样坐着……似乎过去这么多年来我根本就没站立起来  
过 ,根本就没见她到过那里。哈 ! 坐在死亡干燥的王国里 ,花七  
个月做好准备 ,捎上他们中的几人。是的 ,准备用血写下你的名字 ,  
到地狱去偿还它。希克曼 ,你太高大 ,皮肤太黑 ,谁也不会说你幼  
稚 ,可是 ,伙计 ,你还年轻 ! 正等待着更多的酒后暴力团伙来制服  
你 ,然后 ,一眼瞧见了站在那里的她。那里 ,主啊 ,为两人的葬礼以  
及一切过后 ,你以为是看见了一个恶魔的影子 ,希克曼 ,是吗 ? 是  
的 ,确实是的。或至少是我打了一会儿盹 ,我在椅子上倏地一下坐  
直。是的 ,你肯定以为看到了恶魔。站在那里 ,凹陷的双眼盯着  
我 ,一声不吭。我心想 ,假如我深深地吸口气它就会离开。然后她  
伸出一只手 ,似乎在晃动手指 ,想说点什么 ,于是我知道她是真实  
的了。握着一支手枪 ,我倏地站立起来。若是巴布肯定会大吃一  
惊 ,这次我却不再吃惊。心里很清楚 ,她在那里就意味着更多的流  
血死亡 ,因此拼死我也要拉上她一道让鲜血淹死。一个教堂风琴  
手 ,想想吧。我以前从未产生过这种念头。可是 ,希克曼 ,你看它  
显现的形态……高个 ,裹着黑围巾 ,像服丧的墨西哥女人 ,对着我

的手枪摇头,好像我是她在森林里遇到的一个小孩,准备用汽枪追熊,说道:

不,不,这对我们没用,阿朗索·希克曼,我和你,我们都是无可奈何的了。我不能不来。你这里有女人吗,妻子?你最好叫她,因为时间不多了。

就像那样。我觉得手中的手枪在颤动,像饥饿的猎犬发现了猎物。看来,不只是男人想找我,她也想找我。她已经找上了妈妈和罗伯特,现在想找我了。我是她的下一个目标。让我在痛苦中浸泡了不到七个月,现在想要我了。那么好啊,如果就这笔交易,行啊。可是她也得去。这回得由她领路。

时间不多。她说。

好的。

站在那里,斜靠着——主啊,这么多年了,还宛若在眼前——向一侧稍稍斜着,手指头轻轻触及椅子背,仿佛她知道这是妈妈的摇椅,因而也是对她一个晃动的谴责,我望着房间对面那张白垩色脸上黑污的眼睛,脸上毫无血色,比现在的死尸都苍白……我注视着她,一门心思想虑着最后这一次行动,努力紧紧抓住自己的生命,要尽情地享受我觉得生命所剩的这几秒钟……哦,希克曼,你曾是流浪汉、酒鬼,可是,伙计啊,你当时还年轻。年轻吗?简直就是还没有出生!就是的。你连教堂的影子在哪一方都看不清:那里,桌上的油灯在告诉你要看着正死死盯住你面孔的生活现实,而你只看到黑色花边围巾上部纸一般苍白的面具,站在那里,沉重的科尔特.45左轮枪<sup>①</sup>在你手上轻得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她朝我走过来,身影投到地板上、墙上,然后投到我的身上,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像女人用手推车推着一篮衣服一样走着:步伐缓慢、沉

---

<sup>①</sup> 科尔特(1814—1862)是美国枪械制造商,发明科尔特六发左轮手枪,1835年获专利。

重 然而 ,心灵的眼光却极快 ,被我的情感紧紧系住。移动着我读不懂的征兆或符号。是的 ,她来了 ,像个患病女人将带来的圣诞礼物藏掖在大衣下面 ,不让孩子们看到礼物是什么模样。我朝她举起手来时 ,见到它在她前部浮着 ,但仍接受不了我眼睛尖叫着告诉我那是什么的事实 ,我的大脑也不愿意理睬它 ,因为不愿意放弃它对这一场面的解释 ,虽然是一种简单思维 ,如同隔着玻璃般的朦胧解释。就好像我的眼睛彻底跳离了我的头部 ,飞上去到了墙上爸爸肖像一旁 ,停在那里 ,观察记录并保留尔后我想通过指头或皮肤弄明白的东西。是的 ,我的大脑拒绝接受如此醒目的证据 ,因为知道巴布当时并不在她附近 ,也不是那种人。所以双倍地肯定不是他。就是说 ,她成熟的孕妇肚子这一事实 ,只不过是黑围巾下她肩胛骨上的一颗黑痣 ,或者她十二岁时一个经常发炎被摘下扔在酒精瓶里的扁桃腺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然后 ,我们走到了一起。木然地 ,我一径走过搁着油灯和《圣经》的桌子 ,将手枪枪口顶住那里 ,我知道在我再也不能嘶喊复仇之后 ,很久之后 ,痛苦将在那里慢慢缠绕 ,生活 ,诞生 ,死亡……休息吧 ,布里斯——奇怪 ,他们为什么不给点让他真正减轻痛苦的药呢?……

巴布兄弟 ,他是我剩下的惟一兄弟 ;孝顺妈妈的真诚的好儿子 ,而我是牧师的捣蛋儿子 ,在领地<sup>①</sup> ,在约普林<sup>②</sup>、圣·约和堪萨斯城到处流浪、赌博。你 ,希克曼 ,那就是你。确实是的。为复仇 ,我曾为她和她的所有同类的末日而祈祷。我想 ,此刻答案就在眼前。有多少人生命带着那一痛苦枯萎凋谢?要靠我来完善秩序 ,制止它 ,彻底终止。然而一直面对着她一声不吭 ,思绪时断时续 ,听着两人的呼吸声 ,她的和我的。站在那里 ,手掐着她的脖子 ,像握着

---

① 美国部分州在建州之前称做领地。

② 美国密苏里州西南部一城市。靠近堪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边境。

低音提琴的琴脖，眼盯住枪口往她肚皮曲线处压下。依然拒绝考虑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想凭眼前所见去感觉一切。这样我就能说出它的一切，这样她就能尝到它的一切痛苦，像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一颗半夜突然红肿化脓的牙齿带来的那种彻骨之痛。没有轻松。没有红灯。没人摇旗让它停下。这样她就会明白倾巢放出坑里的邪恶来击倒毫无防卫的无辜者意味着什么，这样我就能将她抛到同一座古老令人切齿的祭坛上，抛在坛上他们从不在乎、在哭嚎鸣冤的所有鲜血之上。嘿，在我的愤怒中，不可一世的年轻女祭司也会在她的受害者倒下的地方趴一回……可这一定都是些后来坐在椅上时考虑到的条款，不是当时的。当时的感觉和思绪没那么具体。我被往后扫入了生活更深更古老的深渊之中，那里的空气没有生命，只有动物才能呼吸。我永远也不懂，我为什么不从房间这边反手掴她一巴掌，一脚把她踹到角落去，就像保镖或舞厅楼面经理对待专横的妓女那样——因为她见他本性敦厚而不惜打断舞会替自己赢得一点臭名。这一类事在那些场合我早已可以看得眼都不眨，在那些场合音乐比男人凭力气对女性的任何侵犯都更重要。不用说，那时的我是个不好的异教徒。你当然是的啦，虽然主知道你后来接受教义变好了。是的，可是事实上，那些妇女知道她们那样四处游荡的后果只会弄出一只眼睛青肿，要么头上隆起个包，要么背部伤痕累累。就像拉什当时经常唱道：女人都在叫“杀人啊”。我从不抬起我的手……不过那都太多涉及皮肉痛苦。我的情况远远不同，我千百倍强烈地渴望复仇。所以我这人一定正处在变化之中……老式时钟是靠两个钟摆交叉摆动，一上一下的。也许，哪怕听到他们的死讯后，我的生命只剩一秒，震惊也非得改变我不可。也许震惊太大，即使我当时瞠目结舌，充满邪恶之心，我也知道天堂和地狱曾经汇合在一起，用永恒天惩的药丸净化人类，就像古希腊人犯下他们的神谴罪孽后曾被清洗一样，让我们也得到清洗。其实，即便我们熟视无睹，年复一年、年复

一年任它发生，既无惩罚，也无望伸张正义，它仍是同样的罪行，同样的渎神。你必须自我约束，否则就服药丸。哈，是的！可是很快有一天它将会从陌生的地方返回，寻出我们，一只晒黑的怪手持着剑与火，说道：来，你们这些对耻辱和白流的鲜血没记忆、没感觉的人，服点时间老医生的复方泻药……你不能作伪证<sup>①</sup>——不能，可是这还根本没沾它的边，说的不是她的所作所为……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许当时我大脑的老皮底下就不断冒着这么一些念头。啊，布里斯，如果早让你知道事情来龙去脉是否会有所帮助呢？……她在我的双手间呼吸，我意识到了，此时此刻的含义远远超过他们跳舞，我们坐在音乐台上演奏时两眼实际所见的一切，超过我们在大街上行走时所见和所想的一切。现在有个女人，随月亮行经，早晨和其他女人一样蹲着，可是按法律和习俗她只能为她视做同类的人躺下伸展肢体或露出微笑。她自信她与我们黑人女人不同，比我们的女人好，凭的是出生，而不是因为她能干的任何事情更具有女人的韵味，更像贤妻或更富母性。可是就他妈的从她大腿间的坑里叫声强奸，然后用那说谎的指头指着我，谁又能证明在关键时刻她的确就是那种人呢？简直握有生死予夺之权！也许巴布之死带来震惊——可怜的妈妈年迈罹病，因操心而筋疲力竭，所以很快我便不得不忍受她离开我们的痛苦，我只希望在她离开前再见她一面。可是巴布，主啊，他们是那样对他，我深受震惊，茫然不知所措，但我仍明白，尽管她被捏在我手中、被手枪使劲顶得躬下身，尽管她是出类拔萃、漂亮、温柔的女士，现在也已成了一个脓钵，在向外溅出男人陈旧、钙化的邪恶和腐败。那是一种什么样

---

<sup>①</sup>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三个月后，在西奈旷野安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来找你，让百姓能听到我对你说话，这样他们将永远相信你。”第三天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十戒。这是其中的一条。

的爱和尊重——像金牛<sup>①</sup>般将之抚养长大,只是为了尔后从事更低贱的抚养,比那些在瘾君子妓院和西海岸鸦片窝表演淫乱杂耍可怜的妓女更低贱。更低贱!那些迷途的可怜灵魂的海淫不及这种人中任何一个地道。即使是那些为了金钱在小污点斑驳的聚光灯前与狗和山羊淫乱,然后挨桌掀起粗糙、松垮、剃过须的嘴唇从留有酒瓶底印痕的肮脏桌面上叼起小费的妓女也比不上这种人。那些堕落、受践踏的行业中不知羞耻的厚脸皮妓女,她们得骑在桌子角上,慢慢屈下身子才能用嘴像鱼一样叼起那些肮脏、柔软、起皱的破旧美钞——不,希克曼,这些人都比之不及。当时的你早已见识过粗野的生活。你已经见过那种生活的桶底、桶底的洞穴及其锯齿状无情的边缘。是的,也见到过沉淀在底部苦涩的渣滓,就是这些渣滓,还有渣滓粗糙底部以下迷途的可怜灵魂。可是伯蒂多街道上那些如此迷途注定毁灭的灵魂谁也比不上用那种撒谎叫声武装起来拥有杀人权利的人……

主啊,希克曼,如果她是男人,不知你会怎么办?你知道你会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只要愿意,她们是可以做很多好事的。她们注定要使我们男人拉下制动闸,注定要阻拦我们的前进步子。啊!那天夜里见到我们的人谁都有理由要件紧身衣穿上!真是发疯了,我对自己说。就在这一片刻之后,你嘴角冒白沫,咬掉自己舌头,就在这一瞬间,你看见那人就在五英尺之远扳动枪机,你意识到你被枪击中了,但因为听不见枪声仍未觉得疼痛,接着他在翻

---

<sup>①</sup>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華要摩西上山祭山,赐他律法和戒命。摩西上山四十天。百姓不知他何故久不下山,便对摩西的长兄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便收集了他们的金物,铸了只金牛犊。视之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耶和華很生气,因为他要求他们不可有别的神。摩西下山后,焚掉金牛,然后去耶和華那里请求他赦免百姓的罪。

侧身筋斗 ,枪仍对准你……塔尔萨<sup>①</sup> ,是在那里 ,很幸运 ,我扔下长号 ,子弹穿过了我的肩膀……啊 ,是的 ,确实是的。那是当时的我——放荡不羁 ,鲁莽轻率。总是敲着赌场的旋转门吼着 :

飞 ,咳 ,佛 ,凡 !

谁和我打一号魔鬼台球

我叫彼得·威特斯托<sup>②</sup>

我是恶魔的女婿

是斯丁杰罗伊上帝<sup>③</sup> !

我们两人一定升到了离地板大约三英尺高之处 ,此时正悬在空中 ,因为阿拉巴马没有地板能承受这种场面。不 ,任何经历了它的人都不可能不改变最深处的灵魂。所以我估计 ,我当时就在发生变化了。听她精神恍惚地在说 :

如果你一定得下手 ,尽管下手 ;只是要快点。但对我们两人谁都没好处。阿朗索·希克曼。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不值得你为此要付出的代价……

我喃喃不断地说 :他没有干 ;罗伯特没有干。你清清楚楚知道他没有干……

不错 ,我撒了谎。你不必再说 ,因为我承认了。

只有呼吸 ,在我的双手间紧张得像胆战心惊的皈依信徒站在齐胸深的洗礼水中。然后 ,撒谎那个词开始在我脑海里怦怦乱敲。好像你往投币唱机投入一枚硬币后 ,过了那么一个片刻机器才做出反应 ,然后突然哗地一下 ,红蓝灯亮了 ,声音迸发出来 :

---

①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一城市。

② “飞 ,咳 ,佛 ,凡”是出自童话故事《杰克和豆茎》中巨人发怒时说的话。“威特斯托”是啤酒名。

③ 一个臭名昭著的黑人恶棍。

女人 ,你能说的一切就是你撒了谎 ? 撒谎这个词和它有什么相干 ? 如果你要利用这最后几分钟谈谈 ,那么就说点什么。说你烧了所有的棉花 ,污染了供水设备。说你吮干了所有奶牛的奶 ;在全州传播口蹄疫 ,给所有医生成堆的流血的牲畜。甚至可以说让每个人都得奔马癆和糖尿病而倒下。可是不要跑到这里来告诉我你撒了谎。每个人 ,包括最小的孩子 ,都知道你撒了谎。导致死亡的所有这一切又与真相有什么相关呢 ?

什么 ? 什么 ?

告诉我你对约翰斯敦<sup>①</sup> 的水灾负责。

什么 ?

.....告诉我你只需在空中摆摆你赤脚脚后跟就可以搅起旋风。告诉我每个月月盈之时你就从腹中喷出硫磺烈火<sup>②</sup>。可是别跑来说什么你撒了谎 ! 你不明白你干了些什么吗 ?

明白——摇了摇她的头。明白 ,你没看见我来了 ? 我不是放荡女人.....我出身正派人家.....我是个基督徒 !

你是什么啊 ?

是的 ,基督徒。我撒了谎。是的。我作了假证 ,叫别人送了命。是的 ,我是个女谋杀犯。你看不出我明白 ?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 我来了。你没见吗 ,我来了.....

可是 ,主啊 ,她是.....

她是个基督徒 ,这你没办法应付 ,是吗阿朗索 ? 嗨 ,嗨 ! 不行 ,她完全可以说她是华沙的拉比首领 ,或示巴女王<sup>③</sup> .....或西斯瑞塔·琼斯夫人。所以我不管她是不是基督徒。

---

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1889年曾遭受特大洪水。

② 《圣经》中讲的地狱之火 ,用以惩罚有罪者。

③ 示巴即古代赛伯伊王国。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 ,今也门地区。以经营黄金、香料和宝石贸易著称。《圣经》中称示巴女王朝觐所罗门王以测其智慧。见《圣经·旧约·列王纪》第10章。

我说：为什么找上巴布？你我从小就认识，可是你和他压根儿就不认识……

可是并不是他。我并不想伤害他。也不想伤害任何人。难道你不明白吗，阿朗索·希克曼？你一定要想想。他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个名字而已。我随意说个名字出来就可以保护我心目中的另一个人，这人比我自己，比父母或他和我可能共有的任何财富都更珍贵啊。可是我只想保护属于我的人，不想毁掉任何人。这是命中注定的。请问这里有女人吗？时间不多了……

女人？这一回你觉得光我一个人还不够吗？除了再要一个男人，你一定还得再找个女人？难道你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害死了这个屋里惟一的女人，我的母亲吗？

知道，我听说了。不用提醒我。我来了。我把自己交到你手上。可是这还不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我还是要告诉你。如果你不赶快开枪，你就得赶快找个女人，否则等一会的麻烦任何男人都难以处理……

即使我正处在冰冷坚硬的愤怒中心，我也糊涂了。我根本无法将那死亡的一切与生命联系起来。不，我无法将这一切联系起来。说道：

找另一个女人干什么呢？来摆我们的尸体吗？你想找个女人就为那个目的？不必操心。因为我要让滚烫的子弹穿过就搁在桌上的那盏油灯，我们不需要她。再说，还没等她来，我们两人早就到地狱看热闹去了。

哦，我已经开始大啖祭品，品尝复仇的滋味了。我自言自语：那双眼睛偿还巴布的眼睛，那张皮偿还巴布被剥掉的皮，那些牙齿偿还巴布被敲落的牙，那些指头偿还他被肢解的双手。记得他们用刀子干了什么吗？我问自己。可是我拿她的什么来取代他被毁掉的精子呢？还有此刻浮在水果罐里的酒精里，展示在他们的理发店和客厅中，展示在法院法官的办公室作为野蛮纪念品的所有

一切 ,拿她的什么来取代啊 ? 然后我这才真正明白过来 ,我的眼睛暴露了我发现的目标。我慢慢明白了。于是我说道 :

巴布的 ,你清楚得很 ,那不可能是巴布的。

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他 ,她说。你不能找个女人吗 ?

我说那是谁的呢 ?

我只能告诉你不是你兄弟的。我是好不容易才忍住不要说“现在说吧”的。但不是他的……他与它毫无关系……

就这样。所以 ,希克曼 ,也许那就是你开始改变之时。就像看见空气突然全部溃散崩离 ,使你得以辨出构成空气的各种不同气体和分子。你若想继续呼吸 ,你就得看着它们快速聚集又再混合。她一直不说出她的秘密和她的男人。那是她全部生命意义的所在。所有一切毁灭就为了掩饰那一丁点在成长着的真相。给整个房子点上一把火就为掩饰她在地毯上泼洒的一点油。好比为垒建金字塔而碾碎所有那些生命。仅仅为了维护她在那个古老小镇上的骄傲和名誉 ,她可以摧毁整个民族。泼出果汁 ,引起洪水。说是火更恰当。所以很自然 ,她不能去找医生寻求帮助 ,悄悄地找也不行。在叫出罗伯特的名字后是不能找的 ,否则 ,不待布里斯啼哭着生出来 ,任何人都会喊出布里斯的问题了 ,就像圣母马利亚生了孩子 ,<sup>①</sup> 希律王生了个女儿一样肯定 ,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喊。

她能去哪里呢 ? 就这样既不能找她的医生 ,也不能找她的牧师 ,这两种人都被她一一排除否认。也不能去找她母亲、父亲、教友 ,或任何亲戚朋友。不能去找任何女仆、黑人厨师、洗衣妇 ,也不能找我们的牧师、教师 ,或医生中的任何一个。盲人可以站在角落哭泣 ,人们往他杯里扔钱因而可以忽视他的痛苦 ,可是她抚养散播了缄默和聋哑。那可怜的姑娘把自己从两边都割裂开来了。她肯

---

<sup>①</sup>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耶稣母亲马利亚许配给了约瑟 ,但未过门。她是从圣灵怀的孕。

定把全镇每个大人都想过了,就像方圆一平方英里的海滩上的每块卵石都给翻了个遍一样,希望找到一块卵石能解除她可怕的孤独。悲伤不仅仅喜欢伙伴,还穿越人类建立起来的墙壁跑出来寻找同类,然后据为己有。

于是只能找我了。我,最不可能的人,除了我任何人都行;她筛选到最后只剩了我。呵,她可以刁蛮任性,除掉巴布,丝毫不考虑那个名字还意味着一个肉体,肉体中有条生命。她可以为所欲为而逍遥法外。可她自己的肚子现在说,让那个讨厌的、憋在臭气里的真相彻底出来吧。这把她里外翻了一个遍。也许把正面翻了过来,因为她那天晚上到这里来肯定不完全是出于傲慢。

可是她还有谁可找呢,希克曼?除了在深穴底部受过熬煎的人,还有谁可找?深穴之处,别无选择。要么死,要么浮起来,让他双臂将你举入空中。哦,圣徒约翰<sup>①</sup>是潜入那寂寞深穴的潜水员。我深信不疑,我深信不疑……在焦灼拼命的寻找中,她当时的状况一定颇像被紧紧追赶着拼命往西奔的人。跑得太急绊倒,掉进了海洋。要么游泳,要么沉下去。你说,沉到底部时人难道不是靠本能求生?因为就在他即将完蛋时,他的本能便努力将他引导到能自救之处。那便是上帝向你显露面容之时。就在你即将化为乌有的那一瞬间,闪现了一线成功的希望。她一定曾极度绝望,像被逼进了红火炉的角落中。希克曼,就是那时,你的心像停摆的时钟,不再怦怦跳动。哦,是的。就是那时,你首次透过人生墙缝窥视,瞥见地狱在大笑,像乡村路边观看狗打架的一群酩酊大醉的农夫。你站在那里,突然闻到她身上发出一股白种女人特有的热烘烘的酸腐气息,混杂着她们常用的香皂味,听到大约一百万疯狂的

---

<sup>①</sup> 《圣经》人物。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在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之前,约翰给人施洗。法利赛人差人来问:“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他比我后来,但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他”指耶稣。

人四处乱窜,发出地狱般可怕的嘶喊声。哈,是的!正是这时,你可怜大脑里的字母受到巨大震撼,纷纷落出,一一拼出“希望”、“信仰”、“慈善”等字眼。它们逐一到位尚需一定时间,以便你辨认,但毕竟开始了。是的,在开始发生,即使你说:

于是你来找我了。这么多人你挑上了我。我看你是以为那个去世的老妇人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吧。不就一个黑人衰竭的老母吗,用不了多久总归要死的。我看你是认为我应该忘掉她。于是在发生那一切后,你找我来了。要求我不假思索就帮你一把,使你过去的所作所为化做永恒。所以,尽管你曾认为,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人,我还是应该从你眼中的动物立地变人,这样我就能表现出理解和宽恕。女人啊,你以为我是耶稣吗?你认为我这号人竟会有兴趣成为耶稣似的人吗?呸。我父亲曾是牧师,可我是个吹号的高傲赌徒。你以为在这个沼泽般的国家既然成为一个黑人牧师的儿子,我就会让你把我当做努力效法基督的人吗?就会帮你轻松毁掉我的亲人和自己,而且丝毫不往心里去,羞辱我的亲人和自己,然后,他妈的,指望我理解你,宽恕你,满足你的需要是吗?毁掉我和我的亲人,然后你就能把我化做腐朽,抛进坟墓,第二个礼拜再挖掘出来,让我伺候你。你倒是说说,我身上应该储备有什么样的无止境的、无底的、盲目的宽恕和理解才行呢?你只需告诉我,我应该把它带至何方?为了滋养它,我该吃什么肉和面包?

希克曼,这些你当时并不懂。可是你开口说话之时,她已经从你手中滑了出来,反把你握到了她的手中。当时她的确控制了你。你说得很快,快得嘴角直冒泡沫。可是她体内的本能和生命力伸了出来,依附到了你身上,于是你就此陷进去了。一对紫色污点在我手中疲沓地闭着,我站在那里托着她,放不下来……假若我们一定要学会体验真正的肉体剧变——无论什么肉体,那就是此时此刻,地狱将在此崩溃,整个不愉快的历史成为丧失理智之废物,假若我们一定要学会仇视肤色本身,就像无视精神和心灵,无视表皮

下可能存在的希望那样……我就那么站着——我，诅咒她以女人的软弱为棒，将我当场棒杀，还不许我表示愤怒与仇恨，因为作为我母亲的男孩我父亲的儿子，他们让我从小就懂得了人类要相互容忍这一观念和标准……那个女人！就因为我是黑人，她跑到这里来，剥夺我的悲伤，剥夺我的爱，剥夺我的渴和饥饿、弱点、希望和快乐，甚至不允许我否认、拒绝、藐视和报复她那一类人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甚至剥夺我愤怒的本能和生命的需要。几个月来她一直在那里喂养着两人，而此刻在我手中，恹恹得像一只小鸟影子，心惊胆颤，随时准备伸翅飞逸。

然后它真的开始了。我一边咒骂，同时面对由他经她开始向我脉动传导过来的阵痛却也无可奈何。像有个因吸毒而兴奋起来的鼓手在她腹内敲着军鼓，我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演奏或跳舞，跳舞或演奏，尽管留给我的只有淌着鲜血的手臂和腿的残端。我，一个堂堂大男人哭喊着：“妈妈，妈妈。”泪流满面。同时，把她放到床上。我，在那种时刻绝望无助地哭喊，仿佛身子不能不留下点抗议，抵制我正被迫干的事；把她放到妈妈的床上，开始脱下身上的一切，这一切，巴布甚至一丝念头都未曾动过，却为它们而丧生：凸起的蓝白色血管，以前和马戏团乐队一起时，我见过巨蟒吞食羊羔后腹部也是这样凸起的。是啊，接下来，就像刚才脱掉那样，又给她穿上妈妈的一件长袍。再撕开妈妈的床单，倒出为自己洗澡准备的热水。假如那些人来，那便是自己最后一次洗澡……是啊，几乎肯定自己是在梦里。到了这种时候，整个人只有一腔疯狂和愤怒，也不担心她身后是否有人在跟踪，不担心她是不是一心还要写段血腥的小镇历史。下定了决心：让她肚中隆起的生命诞生，释出这条吮干了我的爱的生命。

哦，也感到了羞耻；内心充满了羞耻和对自己的恨，因此也没叫个女人来做接生婆。问自己，男人啊，你的尊严何在？你的骄傲何在？仇恨从我双手与决心之间的什么地方溢跑了？此情此景又

算怎么回事？我这是犯了哪门邪？谁向我施了催眠术？整个过程一切都是下意识的动作：将湿布捂在她的眉毛处，把枕头搁到她颤抖的背后以缓和肌肉抽搐和胎动，在她分娩出啼叫着的婴儿那团鲜红发亮肉体时，紧紧握住她绞动的双手。眼看着我粗大的黑手在禁区伸进伸出，哈！伸进流动的液体，心里只有极度的轻视，没有怜悯，主啊，没有！只有某种亲缘带令人窒息的勒束，比鲜血、仇恨，比破碎的心更强烈，更深。完全是因为有个第三者带着无辜、邪恶的困惑和尖声啼哭声降临到这座死亡之屋，我才没有杀掉我们两人……呵！万一夜间路过的行人听到他的啼哭声……想到他们我心里极度矛盾，可是我没有停下手来，也许当时我是要向自己，甚至要向上帝证明，我竟如此卑贱，摸到什么生活之牌，便出什么牌，同时又仍坚持主见。他们说医生内心其实是个屠夫。奇怪我没用手枪管做镊子。没有，而是用了父亲的旧折叠剃刀。将刀刃煮过消毒，然后将果子从树上割下。对，还用妈妈的绣花线把脐带系了起来，给他缠上第一条肚带。他，布里斯。擦洗了他还看不见的双眼，给他身上抹了油。你，布里斯。我用床单做襁褓将你裹上，放到她躺着的弯臂中。这一切完后，见她的脸上露出想笑的表情。她满脸汗珠，我也给擦了，然后退后坐到妈妈的摇椅上，观望着他们。茫然，藐视。

我太累，睡不着，无法休息。脑子静不下来。她躺在那里，卸下了包袱，像个安详的孩子入睡了，他躺在她身边，小拳头已经为生活的拼搏握了起来。我也无法总是注视着他。白床单上那滴鲜亮的血。我看着它颜色逐渐变深，心想：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将诅咒我，另一个将吊死我。一个将用指头指住我，另一个将站起来开枪射我，或用绳子勒断我的脖子。是啊，因为这些原因，我的同胞谁也不会来解开绳索救我。他们躺在妈妈的床上，神态愤懑，面容可恨。我于是想起古代希伯莱士兵，他们经常把俘虏阉割后留在战场上。可是即使我要为这个小以撒充当亚伯拉罕，究竟又为哪

个耶和華呢？<sup>①</sup> 主啊，我胡思亂想，迷惑不解，結果兩眼一定充滿了血絲。而布里斯就躺在那里，皮皺皺的，細嫩得仿佛扔到地上就會像皮球一樣彈起來……

我在那里坐了多久？誰也不會來計算流逝的時間。我早已拉下了窗簾，時鐘停了也沒理睬。她甚至讓我自己把自己看做賤人。賤人，還有接生婆。竊取了我的意志和男人身份。剝奪了我的人性需要。對自己說，事情不會就此為止，一旦她恢復了力氣，她也會尖叫。是的，可是現在生命已經誕出，她會憑那孩子打敗我……希克曼，你瘋了。是的，可是我也清醒。因為我當時考慮到的都是真實的。儘管要透徹理解還需要時間。她為了救自己剝奪了我的異教自由。這就是真相。也是關於那嬰兒，那只七磅重的小兔子的一切真相。哪怕幾分鐘的輕鬆愉快都沒有。我也根本沒有考慮。她連相貌動人都談不上，尖瘦的鼻子，凸額頭，說起話來從嘴唇和鼻孔里發出來的音難聽至極。她還在穿童裙時我就認識了她，常見她笨拙地在街上行走，像匹新生馬駒想擺出點神氣。他呢，皮膚一點褐色也看不出，要不然我還能想得通她干嗎上這兒來找上我。可一切都無法琢磨，只有個老鼠般紅色的嬰兒，皮皺皺的像只患皮疹的猴子。我是個服膺人類正義感的人，因此我無法拒絕幫助他降臨到人世來。我幫了他。依我當時的感情，本應該在羊水破裂時聽任臍帶繞住他的脖子讓他窒息而死的。

此刻她睡了，我想。產後精疲力竭，哪怕是現在這種時候她也能休息，好和歹一概渾然不覺。而這時的我，疲憊不堪，里里外外絲毫輕鬆不下來，根本無法休息。她呢，休息夠後又可再喊再叫，

---

<sup>①</sup> 《聖經·舊約·創世記》載，耶和華按先前的話眷顧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在亞伯拉罕一百歲，撒拉九十歲時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撒。後來上帝考驗亞伯拉罕，要他帶上以撒到摩利亞去，在上帝指定的山上，把兒子獻為燔祭。正當亞伯拉罕到達指定地點，準備殺兒子時，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制止了他，表示現在知道他是敬畏上帝的了。

喊得他们在议会大厦都能听见。是啊，既然小生命出来了，我也准备让大家睡吧。我打算从大地上除掉这一小不点的腐败之物。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了，理清自己这团乱麻或有机会就清除泼在自己头上的脏物……瞧，睡在那里的他们，全是过去一切癌肿毛病的恶果。他为什么就不是褐色或黑色皮肤，为什么不是短密鬃头发呢？这样我多少还能明白她来这里的逻辑关系，至少得让我看到一种类似母马产小驹时向碰巧路过马房的马夫嘶鸣求助的逻辑关系。哦，没有。可是来这里找我……想开点，希克曼，别又纠缠原来的争论了。也许上帝显形就是这种方式。莫非你把这年纪了还批评上帝吗？

主啊，主，二十六年来你一定在让我为这一考验做准备吧。给了我这副高大笨拙的身躯、浑身肌肉、气深量足的肺、如桶大的头，还有年轻时一身的牛劲。我原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享用我酷爱的佳肴美酒，盛我吹号和整夜唱歌需要的气量。的确是的，也还为了享受女人，享受世俗罪人的乐趣……啊，可是就在当时当地，我明白你确实几乎什么都给了我，所以在那可怕的几个小时期间，我才能容纳和忍受坐在那里将感受的一切。

就这么愤愤地坐着。就这么注视着她们两代人安详地熟睡，回想起我们民族三代人的苦难，极力想解开虐待竟会持续如此久远之谜。还想为什么我们三人会在我这间羞耻和悲戚的小屋凑到了一起。思之费解，瞅着刺眼。好吧。越坐我越觉得奇怪。我想即使约伯身上一个脓肿对他开口说话都不至于有如此奇怪：“现在注意啦，约伯，我是你的脓肿头领，现在说话了。你只需告诉我我的名字，我就跳出你的脖子，把其他脓肿一起带走。”是的，老约伯当时习惯于苦难和苦难的束缚，听到脓肿居然也说话都不觉得稀奇了——即使是他的脓肿之一，只是奇怪他的皮肤或头发或趾甲或其他什么部位怎么也不开口说话，告诉脓肿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呢。因为，主啊，你当时一定和我在一起，很可能脸上带着伤感

的微笑。即使是在妈妈和罗伯特之后,也像很久以前在某领土的小镇上,譬如佳斯里,每天清晨醒来,发现我的长号嘴长到了我的嘴唇上,正常的右臂变成了长号的U形伸缩管,但怎么找不到发声喇叭……希克曼,你陷入了困境。你和那两个陌生人在世界上最不可能的地方呆在一起,你则是其中最奇怪的一个。

是啊,婴儿在呜呜啼哭,吵闹不休。我只得把他放过去吮吸那个蓝色血管凸现的瘦小白乳。是啊,为把他的小红牙床往山莓般干瘪的奶头上塞,那一刻也顾不上他啼哭了。我不得不轻柔点,不像爱孩子的保姆那样,在孩子太烦她时,保姆会在他身上狠狠掐一下。可是正因为我心中的杀念,我必须轻柔再轻柔。正因为他是婴儿,我是满腔仇恨的大男人,对她轻柔,任何恩怨暂且不论,就因为她是母亲,躺在我自己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仿佛主说过:“希克曼,我就从这里让你开始:肉体、伊甸园和圣诞节全聚集到一起。别管什么精神、正义、正与邪或时间。此时此刻你超脱了所有一切,因为这是开端。所以,就从这里开始,你拿肉体怎么办?这是你必须好好斟酌的。”他对我发出了呼唤。我手里没藏任何王牌,但牌已出到这一步了,不能不叫牌。只是,无论他是在黑桃花色还是一组红心中打出来的,我还是无法用婴儿性命当A牌来打这一圈。

接着我得给她做饭了。出去找那个小男孩,雷蒙。要他给我从小店带牛奶面包和肉来,佯称是给他妈妈吃的。我自己去摘点罗伯特为妈妈种的蔬菜,然后在炉旁做好饭菜,再一勺一勺地喂她。对,还记得……一点毒药对她会有好处。奴隶时代的这一古老句子,差点就打消了我的绝望,使我又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样露出了笑容。可是丝毫没有改变事实。那么好吧,我对自己说,你就把她养胖,到时候她会明白她干了些什么,会偿还的。你且耐心一点,数着节拍等候你的独奏开始吧。这一节奏要等到你休息时才会停下;只管数好节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

所以我什么也没吃,只喝点水,呷几口威士忌。一直没离开房子。每天下午就敲着窗玻璃叫小雷蒙上小店,或夜里在屋后门廊站一会儿呼吸新鲜空气。喂给他们吃。笨手笨脚地、一肚子不情愿地照顾着他们,我真是一秒钟都不愿考虑生啊活啊,只考虑死。考虑怎样杀,考虑他们见到时,我们的尸体会是什么样子,还有最快的了结办法,以及火焰会如何在夜间把消息宣告出来等。是就这么让他们发现我们呢还是让小雷蒙给妈妈的牧师捎张条,让他告诉人们离街道远一点.....

什么都想了,就是压根没想我能否救出自己。因为那意味着要出逃。而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没有任何值得可逃的了。

啊,可是希克曼,这一下你可既聋又瞎了。有眼看不见,有耳只听到复仇的鼓声。还有那个婴儿每分每秒都在长大,时刻在往你心思里挤,要你眷顾照料他,加上她不停地叫喊,实在是比婴儿还叫唤得多。你掉进了巨穴之中,他们将脏物泼到了你头上。你的心事越沉淀越多,使你视线模糊。我估计若有机会演奏,或许会觉得轻松一点。可是即使听到消息后没有把长号留在达拉斯<sup>①</sup>,我也无法演奏,也无法唱。在她如此对待我之后,我若还唱,那也很可能是假声唱。然后那一天来了.....

可怜的布里斯,可怕的是,即使我告诉你这一切,我也无法告诉你谁是你父亲,甚至无法告诉你你血管里是否流有我们的血.....就像我儿时,猜中他们摆在杂货店橱窗中的瓶里有多少颗豆子,他们不给我奖,因为中间有一颗不是豆,他们说,是石头!真是一伙流氓。哈!哈!愤怒到极点,我只是张嘴笑着,他们只好自己笑自己作假,给了我一块糖.....不,我还是必须告诉他,正如我后来告诉自己的一样:因为已发生的一切,那个男人是谁无关紧要

① 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

了。布里斯就是在那间弥漫着痛苦的房间诞生……如果要追溯，那只有回到鱼长出肺，离开了海洋的时候。你不会因为有人称约瑟<sup>①</sup>做骗子或称马利亚为妓女而拒绝耶稣；嫩芽、十字架和犯罪都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然后那一天来了。我从厨房进来，只见她坐在床沿，瘦骨嶙峋的赤脚踏在光地板上，身穿妈妈的法兰绒睡衣坐着，胸部隆起，头发扎成一条大辫子，在肩上摇晃，双目无神，满脸菜色，声音细弱，说道——

听着，阿朗索·希克曼，我该走了。

走，我说，谁说要你离开这里？

是啊，我知道没有。可是他对我来说长得太快了。所以我要走就必须现在走……

你怎么会想……

不，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里……

对，我说。仿佛我真还不清楚。你告诉我。究竟为什么。除了别无他处可去，还有什么原因？

不要这么自信，阿朗索·希克曼。不要帮了我的忙还和我吵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呢，我听着。

我来交还你的兄弟，你明白吗？

你说什么？

是的，真的。我从来不认识你的兄弟。我对他没任何恶意。只是，我就是这种人。我遇到了麻烦，绝望到极点，心都死了，你一定要理解，因为这是真的，是我们两人付出了这么多代价的真相——不，让我说完。所以你现在必须收下这个孩子……

谁？

……收下他，留着，像抚养自己孩子一样抚养他。目光望着

---

① 《圣经》人物。其故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7章至50章。

脚,辫子在胸前摆动……

谁,我说,谁?

只能这么办,阿朗索·希克曼。不要光站在门口说“谁”啊“谁”的。除了我们两人还有谁呢?我是说你。这是惟一的办法。我这么干了后,你会很需要收下他,就和我需要放弃他一样。收下他吧。让他分享你的黑人生活。这些天来,无论是什么促使你帮助了我们,让他也与你分享。让他也学会你那让生活逼出来的宽宏大量。不,听着。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你不会相信我。可是我学了。你会看到的。你会需要他帮你,使你不至于因伤心自暴自弃。和我在一起,他只会惹来更多的麻烦和羞耻。今后那会给他带来伤害的……

你想要我……

对,你能行的。你有这个能力和胸怀。我初来时还不清楚,只知道绝望。可是我看到你告诉他了。我看到了你的眼神。行,你能做到的。很少有人能做到,但你行。所以我想让你收养他。别以为我就不爱他了,至少还和爱我母亲一样爱他,也不要以为我不爱他的父亲了,我爱他,只是他父亲不知道有了他,他在远方。除非我对过去的事做点弥补,否则我们绝没有机会。我本可以去找他——唉,阿朗索·希克曼,万物是没有终止的;它们分化、繁殖。我想,有时它被碾成极细极细的粉末,但也不是为了被风吹走。我们之间的事当然也不会完。所以,你必须收下他。以后会有钱,我设法交给你。我会帮你抚养他,支付他的学费,也许到北方某个地方吧。他会和他父亲一样聪明,他应该有机会……我照顾你的……

我想,那么现在我只好也就当一名男妓了。先是动物,然后是保姆,现在是男妓。看到她又摇头:

不,请先别说话。为了我们两个人,我必须这样做……

你认为那个孩子能做到这一切?

不 ,可是他就是我的一切 ,除非你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取了我的命 ,也还得有人收养他。你不能帮助把孩子生下来后就扔下他不管了。所以 ,来吧 ,如果你想杀掉我 ,可以 ,可是你下得了手毁掉那么弱小、那么无助的孩子吗 ?

我杀过蛇。

蛇 ? 即使你眼中杀气腾腾你能把他称做蛇吗 ? 能吗 ? 能吗 ,阿朗索·希克曼 ?

哈 ! 希克曼 ,你做不到 ,做不到。可是如果你的心地软弱 ,我早就会只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死了。即使是在亚拉巴马州这里我也陷入了困境。不过 ,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抱恶意。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他的方式也许很神秘 ,但他从来没有怨恨过婴儿 ,哪怕对私生子也一样。我竟然没在中途爆裂 ,一下脱离自己这副旧皮囊 ,真是奇迹。因为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至今仍不明白我怎么能站在那张门边 ,忍受了当时那一切而没有发作。相反 ,我们在那里冷静地低声交谈 ,就像两个做礼拜迟到的人 ,正等候在教堂门厅里。她坐在床沿 ,身体微微前倾 ,手臂伸在两边 ,抓着床单撑着自己。依然很虚弱 ,但不再像个神经兮兮的女人了。我呢 ,告诉自己 ,若打算一把火烧掉这房子 ,我且等等 ,倒看看她惹起这番话来 ,究竟想谈什么 ,我说 :

那么假设我说行 ,你打算怎么称呼他呢 ?

你是说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

对。

这不应该我来起。他现在是你的了。但为什么不叫罗伯特·希克曼呢 ?

不行 !

那就姓罗伯特吧 ,你给他起个名。不过我叫他罗伯特是按他的本姓.....

就是这样。她带着他将无法面对生活 ,想把他交给我 ,但又希

望我永远记住他来到我这里的一切前因后果。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像在发工资日,肮脏工作中付出的所有汗水和辛苦都成了一张张、一枚枚肮脏的纸币、银币和铜币,由可鄙的工头用一只小小的白色信封装着交给你。好像一切到此结束,再不会有星期一,一切再不会从头开始。我觉得很难忍受。只是听着。然后退后离开门道,去躺了下来,想把这一切理出头绪来。哈!希克曼,你本打算一命换一命,以鲜血淹没耻辱和悲哀,换取解脱。可现在这个身心不全的女人却向你献来了两条性命:你自己的和有待调教的年轻生命。这是个机会,可以证明,除了他们关于鲜血和鬼魅无知的一派迷信,世上还有更强大的事物,仿佛小镇一半是种马饲养场,另一半是丛林<sup>①</sup>。或许这孩子有可能为她赎罪,弥补我未能复仇和心肠太软的遗憾,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是不是从这里,希克曼,你就开始梦想了?)。否则,就带着他重蹈你的覆辙。任他在他的同类为他策划好的邪恶中堕落。我想,我要叫他布里斯<sup>②</sup>,因为他们说那就是无知。是的,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这一名字正是我已经丧失了的异教生活之名。

于是她如愿以偿。她向一个满腔怨忿的男人提出了不可能的要求,而且达到了目的。我让她走出房子消失了。让她在家里喂孩子,继续逗留到天黑,大概又有四五个小时之久,最终让她走了。又让她哭着回来,把他放入我怀里,然后从后门出去,走了。哦,感谢主,我让她走了。啊,可是,若不是了解生活的人,谁会相信当时的事会导致今天的事,那张床导致了今天这张床;当时坐在摇椅上

---

① 即弱肉强食的世界。

② 原文 Bliss 意为“福”。按基督教教义,无知是福。《圣经》载,在伊甸园,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后,要他们别吃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但蛇告诉女人,吃了后他们的眼睛就会明亮,如同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蛇、男人和女人都因吃了果子受到上帝惩罚,被逐出了伊甸园。如果没偷禁果,保持无知状态,就不至于受惩罚。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摇啊摇 ,于是有了今天的回忆 ,有了我的旧表链上的金十字架呢 ?

从那以后我过去的旧生活结束了 ,尽管当时我并没意识到。可是 ,从来一个人对自己身上正发生的一切又知道多少呢 ?她负重而来 ,出去时重负却转到了我的手上。我拿这孩子究竟怎么办啊 ?我的流浪生活并没结束 ,达拉斯的伙伴们还在等待着我。我当时也没遇上中意 愿意与她结婚的女人。后来遇上了 ,她却中不中意我 ,因为她总认为我和白人女人乱来 ,因为她以为我到哪里都带着一个与白人生的混血孩子。所以那个女人不但交到了我手上一个孩子 ,她还让我成了单身汉。也许从那天夜里后 ,知道了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领教了她们可将男人的感情变成软块和橡胶的无限胆量和无穷意志 ,我便从心底里失去了找个女人永结同心的意愿。我当时还年轻 精力充沛。可是从此 ,我总难摆脱这种心绪 ,再难提起更大的兴趣。我受了打击 ,却还没有察觉到受到多大损害。主 ,你当时笑了吗 ?说“你的骄傲现在到哪里去了 ,年轻人”了吗 ?你说“现在怎么样 ,希克曼 ,能听到我的羊羔在叫唤 ?你得想想办法 ,儿子。你不能再悬在空中了。现在怎么样 ,希克曼”了吗 ?

而我竟没有想到要离开 !我一定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木然发呆。待我恢复了意识 ,我站起来 ,将他放在床上 ,旁边放一个瓶子。然后去布拉的店子 ,要一壶玉米威士忌酒。是破门而入的 ,因为她不愿让我进去。里面的人见是我便都走了。我喝着酒 ,没有感觉 ,于是离开那里。沿着铁路 ,在闪亮的两条铁轨之间走 ,不在乎会不会来辆货车把我撞倒 ,也不在乎走到亚特兰大后是不是个完人。一个魂不守舍的人 ,踉踉跄跄在熠熠闪光的铁轨间行走。不知不觉来到了杰克酒吧 ,和那些农夫掷起了骰子。把他们的钱全赢了过来 ,还不得不打断了那个独眼小伙子的胳膊 ,因为赢了他们的骰子后他拿刀向我扑来。然后踉踉跄跄出了门 ,进了另一间酒吧 ,然后又一间。喝酒 ,争吵 ,可是眼前总见到那孩子在向我伸出他的两只小手。我离他越远 ,他的小手就越长越壮 ,直到我

能感到他把我拽回了房间 ,像条狗朝前扑出 ,直到拴他的锁链不够长又被拽回到钉在地上的桩旁。

从前那个孩子 ,从前那个小布里斯。所以我不得不回去 ,抱起他来 ,拿定了主意。睡了一整天后 ,第二天夜里用袋子背上他离开了。这是开始。带上他到了莫比尔<sup>①</sup> ,在那里我们住在河边一间小棚房里。他在那里病了 ,差一点死去。给他找了个医生 ,靠上帝保佑他恢复了。这时还是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设法救他 ,但也还没坏到要学会祷告的程度。主当时一定笑了 ,可是我还在极力想挣脱锁链。在达拉斯没钱了 ,因为伙伴们不敢和我一起演奏。听说罗伯特和妈妈的事后 ,又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在身边 ,他们不知道后面有谁会来追赶我 ,而我什么也不愿解释。骄傲 ,因为骄傲。可是我说如果他们不能要我回去继续吹号 ,那他们也没必要知道我的任何其他事情。于是我擦鞋 ,扫地 ,给那家理发店清洗痰盂 ,挣了钱支付我们的房租、他的牛奶 ,还有我的威士忌。然后菲力克斯来了 ,给我谈到麦克达非牧师在镇上 ,他的帐篷布道会需要一个乐手。就这样我开始了为主演奏。那就是当时的布里斯。即使不是故意忘掉我们 ,这些事他一点也不会记得。这话现在说远了。我对他们撒谎 ,说他是我去世了的姐姐的孩子。教会的女人们心地善良。在我演奏时她们就照看他。我们常年漂泊不定 ,倒也省了我不少麻烦。然后有一岁了 ,从来没离开过我身边 ,我对他的感情依然是复杂的 ,但总把他带在身边……有一回不得不乘货车离开孟菲斯<sup>②</sup> ,刚来得及弄到一瓶牛奶喂他 ,他们就紧紧追了上来 ,以为我绑架了他。我腋下夹着他在煤渣路上跑 ,像头熊把一只嚎叫的猪从猪群隔离开。主啊 ,那时候 ,我可真能跑 ,一步一步拔腿飞奔 ,踢得灰尘满天扬 ,刚好赶上最后一班闷罐货车。可怜的小家

---

① 美国亚拉巴马州西南部港市。位于莫比尔河口。

②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

伙 ,丝毫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将货车壁上的纸剥下来给他铺了个床。放在床上 ,随着身下车轮颠簸 ,心里在奇怪我干吗不把他交给他们让自己解脱……可是我该对他们怎么说？哪怕透露一丝一毫的真相都意味着麻烦。主 ,你微笑了吗？就这样伴随着车轮轧着铁轨“咔嚓咔嚓”的节奏声 ,我们行驶在大地上 ,他一哭喊 ,我就给他哼哼催眠曲《给我在地板上铺个小床》 ,一路来到老远的维克拉斯。

然后 ,慢慢地开始知道怎么应付了 ,在迷雾中找到了路途 ,踏上了实地 ,昂起了头。是的 ,我的异教自由已不复存在 ,我追随自己真正懂得的惟一行当——音乐。跟随着它 ,终于到达布道坛 ,找到了避难所。所有孩子在这里都自由自在 ,没人刨根究底地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最终我在众人前忏悔了自己的罪孽 ,在欢迎桌边坐了下来 ,学会了敞开自己的心灵 ,而且大家倾听了我的心声。

他们接受了我们。他们都爱他。那是当时的布里斯 ,我们所有的爱都给了他。现在他对我信任了 ,对我们谁也不信任了 ,尽管在漫长坎坷的岁月中 ,我们一直小心翼翼 ,忠于自己的信仰。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始终忠诚不贰 ,坚定不移 ,即使他跑掉了 ,我们还是寻到了他的踪迹。我当时已为大家认可 ,他们都爱他。虽然知道那么做有点傻 ,但在过去传播福音的日子里 ,大家和我一样 ,都感到有必要关注他的行踪 ,希望他过得好 ,希望了解他的情况。是的 ,在我看来 ,我们就像一群年老体弱的侦探 ,出于爱一直在追踪着他。我们甚至都不必考虑 ,也不必讨论 ,就是想他 ,总说到他 ,到处寻找他。主啊 ,我们多么怀念小布里斯呵。我想 ,我们怀念他的诺言。他以那种方式离开我们 ,让我们伤心透了。说走就走 ,一句话也没留。于是我们不断地寻找 ,凡是他和我们一起在各地布道时听过他布道的人 ,我们都打了招呼 ,请他们注意他的踪迹。有人认为他被绑架了 ,有人认为他死了 ,还有人说他的家人来把他带走了 ,尽管他们不知道他的家人是谁 ,出于尊重又不便向我打听他的

身世。

所以我们开始寻找、打听。所有司机和普尔曼式客车服务员、侍者，工作中需要旅行的一切人——最后我们终于又发现了他的踪迹。我很清楚，若跑去找到他说，布里斯，回家吧，我们想念你，我们需要你。那没一点好处。哦，不行的，当时他已走上了另一条路。想念我们、需要我们，全在乎他一颗心了。所以我们只是观望等待。

他身边总有人在留意着他，女佣、管事、餐车服务员、厨师——任何人，只要因工作需要外出，只要能让我们知道他的消息，我们都找，甚至还找了几个年龄更小的人，大约每年能得到几条消息说明他还是我们中的一员。给这些人不多谈实情，稍稍谈一点，让他们有一点神秘感，于是开始注意他，为我们提供消息。了解得多了，我们开始感到惊奇。哪怕是看到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对他几乎是不抱希望了，我想，我们仍希望浪子回头<sup>①</sup>。可是在这么一个国家，浪子们有那么多可干，有那么多可得，绝不会白白不做不要，他们因此更容易忘掉自己家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和等待也就是对我们的信仰，至少是对我们的爱的一个真正的考验。他躺在那里，我知道，身价大约三百万美元。他出走时身上只有积蓄的五美元和一本皮装《圣经》。主，我可以笑对此事“悲喜”之曲折，我也可以此时此地为之痛哭。那个年轻人开枪时我感觉极不好，很有点歇斯底里。可是，主宽恕了我不像男子汉的行为，因为在我眼中倒下的是布里斯。就像白日里看到幻影一样，我看到的是一个带本白色《圣经》的小男孩，而不是躺在眼前的这个人。我上年纪了。可是一个不得不与小孩打交道，又只是一个小孩的男人，看到我们目睹的一切该怎么办呢？是的，谁又会为我的悲伤，我可怕的心灵重负作证？没有任何人清楚全部过程，谁能作证呢？但过去老伙计

---

<sup>①</sup> 参见 221 页注<sup>①</sup>。

和我在一起,他们祈祷他会找到回家的归途!布里斯。所有上年纪的人,有些年轻人,有些很久前就卷入了这事的人,许多人都忘了究竟是因为什么,但依然祈祷。当我们感到对他的包围合拢了,我们便赶来了。可怜的布里斯,他把心用钢,是不锈钢裹了起来。我看,他把记忆和所有的黄金一起存放到诺克斯堡<sup>①</sup>了。他不愿见我们,他只需记着以前的我们就行了。既然这些年来他对我们的入一直是采取敌视态度,待他明白我们不是为责怪他而来的以后,他的心自会记住我们的。然而,他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他才会连我也不信任,尽管那时发现了他有一心要离开我们的迹象时,我就给他说过,我会活很久,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我做了努力,我们来了。他不相信我,不见我。所以我们为什么来呢,我们为什么这么执著于希望?这是怎么啦,主?这是不是在我们老年时给我们的又一次信仰考验?是不是仅仅因为我们自身的愚昧,或奴隶时代的软弱性依然缠结在我们心头?

哦,当年那个婴儿成了眼前这模样,这是不可否认的了。可怜的伙伴,可怜的布里斯丢了。他躺在那里,扭动,呻吟。我只能说话,坐着,等待。我们和你在一起,布里斯。我们来了,当年你令我们失望时我们就说过会来。我不知道,希克曼,也许真正、真实的布里斯迷失了,这是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些年代中,我们从来无法问他他是否真是我们那个儿子,尽管我们内心清楚应该是的。说不定我们这些年来一直跟错人了呢。现在,希克曼,你累了,这就是布里斯。毫无疑问。是他。民族就躺在发出呻吟的床上。佐治亚州那些政客大约二十年前就知道。当时他们想让我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我撒了谎,否认了。这样他就能在权利之山攀得更高,希望他能找到安全感。在安全感和权利之中,他会找回记忆。一旦他回忆起来了,就会为每个人的利益运用他的权利。哦,

---

<sup>①</sup> 在美国肯塔基州北部。军事基地,联邦政府黄金贮存处。

是的，就是他，希克曼。你不会那么容易忘怀的。你此刻无法就凭着一声“真是太愚蠢”而终止下来。那些政客威胁你不是因为蠢。他们玩这场游戏是为了输赢。所以他们威胁要将你驱逐出城。当时我从许多城市被驱逐过，其中有些比这个城市更好。有时是带着小布里斯。《圣经》一直是我的避难所。反正那时和现在一样，一无所有，什么也不担心失去。对上帝之道的惊奇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就很值得。让我笑吧，我能看清前后各个环节。为了获得现在的位置，布里斯必须贿赂，否认，否认，贿赂别人。他们知道，我也知道，只是他们不像我一样全都知道。就像他们威胁我时我知道我不用担心失去什么一样，我也知道他们暗中很可能有什么交易，因为布里斯的确成了今天这模样，躺在那里。休息吧，孩子。主啊，但愿我能与他沟通。那个医生大概很快要来看他了。简尼。多年以后，简尼给我写了封信说会要出事：

亲爱的兄弟阿朗索，最近附近来了个我有所了解的年轻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来了很久。你会知道我指谁。所以我想应该告诉你，他在搅起陈年的灰土，翻出以往的旧事。他记下真名真姓，多方打探。我知道你想得知这些情况，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没法老是回避他。我是说，他对我逼得很紧。我一直在担心，现在终于发生了。我一直觉得会发生的。阿朗索兄弟，我不比从前那么坚强了，很难保持沉默。很久前我曾背叛过他一次。现在我想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希望你一切都好。我知道你会尽力。但愿仁慈的主与你同在，与我们所有老朋友同在。愿他赐你安宁，保你们大家忠于信仰。告诉他们我还跪着祈祷。告诉他们我在祈祷中记着他们大家。你的基督教友，简尼·玛森……

我不能不想到那人。我还记得我皈依基督前的简尼，布里斯还没来。春天洪水暴发，她骑着一匹浑身水淋淋的马走出溪流，身后五个孩子相互搂着，抓住她的睡衣。她骑马游出激流，裸脚跟紧紧抵着马肚，直到马走上高地。她头发上沾着水草，一边安慰着孩

子们。把他们都救了。沃娜特·格娄夫。是个女的。哦,是的。她那时也把我叫醒,在那上面观看,站在泥泞的河岸上。哦,是的,穿着那身湿漉漉的睡衣,把我叫醒。也是布里斯快来之前,不过我不知道布里斯快来了。我正处于转变的前夕,唉,上帝选择的方式真怪啊,可是那时每天晚上,我要么在铁路对面的大厅里,面对东西向奔驰的列车充满激情使劲吹号演奏爵士乐,或为舞会演奏,要么就是打扑克,柯奇、佐治亚皮,或通克<sup>①</sup>。

当时还没有布里斯,边陲小镇的生活很轻松。这我可以告诉他,因为他多年后流浪也到了那里。许多半印第安血统的黑人,他们称做“本地人”,还有一群骗徒和寻欢作乐的女郎。难以忘怀的时光!清贫、放荡、青春焕发的生活!经常将盛满玉米威士忌的三号洗衣盆放在桌上,一角银币一勺,喝得一醉方休。还有费古森小店抹上可口热酱的烧烤排骨,是的,还有普尔汉餐馆。“给我一只珍珠母鸡鸡胸,”我常说,“把热酱热得吱吱响。”都是这样一些傻事。哈!我这大个子傻乎乎的年轻号手,熊一般的胃口。像要通过铜长号的喇叭把全部生命吹出来。摩腹舞、歌舞、跳爵士乐,每个人都想赋予音乐一股快车般的雷霆之力。用我的大脚板震撼着乐台,小伙子们半夜嬉戏喧闹,在人群中蹦啊——跳啊——蹦啊,震得房子都晃起来。我应该跟他聊聊当年的时光。也许是出于自卑他才出走,也许早让他了解我们必须节制的那些放荡岁月就好了。年轻人青春热血,所做的这一切,主肯定是宽容的。他赐予我这一切,不是吗?他赐予我们的是一个新国家,是印第安民族和当时叫领土的地域,还有辽阔开放充满希望的一切。也许要知道忍受尖叫是什么滋味,你就得先叫一声。那种巧克啤酒,我爱喝极了。醇厚,鲜美,甘甜。当时那种生活,就是一个小天地。有自己的小天地和伙伴。那个德克萨斯州的白人小伙子,总在那里晃荡,

<sup>①</sup> 都是扑克牌游戏名。

最后简直成了我们一伙的了。他很清楚那种生活。德克斯,你为什么总在这里和我们混在一起?你要知道,你是当总统都可以的人啊。

是啊,可是白宫又有什么比这里好呢?

也许布里斯能回答他。德克斯老伙计。听说他在他父亲的棉花地里发现了油田,可是我希望他还能证明我们有过的好时光。忘记那个州黑人的名字,他有一副印第安人的面孔……一个学校教师,高个男人,总是用烟斗抽格兰其粗切烟,谈政治和宪法?从田纳西州,从加勒廷一直步行,带着一大群亲戚朋友,也没有牧师。我的头顶至今还有一块伤疤,那是带着斧头柄和手枪去参加投票留下的,一起去的还有些白人和印第安人,为权利而战斗。多少年了,现在俄克拉荷马只是一首歌<sup>①</sup>,可是他们不唱那种生活。不,为什么要唱呢,那正是他们要忘记的啊。摩天大楼建起,大楼地基便可以忘掉了。只希望有油源源不断等着流进管道。是啊,可是我们把这些都体现在音乐里。他们听而不闻,他们感受到它的呼唤,但不行动。喝生命之水,他说。<sup>②</sup>于是我一直喝到他把孩子送来。我发现我必须改变。然后我又喝真正的水。我必须改变,这样,生命之声,还有我在我和别人身上感受到的生命就能转换成词语,但至今依然太复杂,难用语言做出定义。可是和主一样,我也爱那些罪人,我一个都不排斥。他们身上富有甘醇深厚的生命之汁,我学会了尊它为超然之热。谁知道呢?他的道是奇特的道,希克曼。也许这一切都出自他的安排。你当时必须那么做才能引导

---

① 有一首专门唱俄克拉荷马的歌曲。

② 典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经过撒马利亚,走乏了,坐在井旁。一撒马利亚妇女来打水。耶稣向她要水喝。她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要水喝呢。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耶稣告诉她,你若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一定早就求他了,他也一定早就给你活水了。喝我赐的水的人永远不渴,我赐的水将在他身上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他的羊群。所有那一切都是为了今日。从小布里斯可知大人 ,我也 是大人.....

## 第十六章

此刻 ,空气温柔地撩拨着他的脸面 ,参议员依稀能听到希克曼轻声问道 :“孩子 ,你在听着吗 ?”——可是当他想做出反应时 ,布里斯又继续前行了.....

.....参议员在消过毒的被单布面下动弹着 ,感到脚跟和脚趾上有股束缚的压力。此刻 ,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 ,在紧闭的睫毛皱褶以外的一个炎热世界 ,跋涉在笼罩着怪诞朦胧光线的沙漠之中。前方低垂的天幕上 ,出现了一个个影影憧憧的熟悉形象 ,模样吓人 ,闪烁不定 ,若隐若现 ,似在捉弄他。心念一动 ,他不由得拼死冲向前去 ,穿越沙地 ,想弄清形象的意思。可是他越接近 ,形象的模样就变化得越迅速 ,成一缕缕烟状撕扯开来 ,越来越模糊 ,越飘越远 ,越飘越远。

参议员继续在挣扎 ,右脚火辣辣的。于是 ,他停下来喘口气 ,突然一阵有节奏的轻风刺弄着他滚烫的皮肤 ,他又听到了希克曼的声音。声音开始低沉闷哑 ,随后成了轰鸣的咆哮。希克曼在他上方什么地方 ,可是当他朝声音方向挣扎过去时 ,一股强力突然卷住他凌空而起 ,将他头朝前地斜着卷入风中。他旋转双臂 ,摆出滑雪人在空中兴奋翱翔的姿势 ,这才保持住身体的平衡。接着 ,一道光亮突现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耳的汽笛声和当当的钟声 ,参议员意识到他正站在一列飞速前进的货车顶部 ,双脚在顶部通道的狭

窄板面上颤颤巍巍地跳动。这是一列很长的货车，铁轨远方，他能看见车头喷出的一团浓烟，在阳光灿烂的大地上翻腾。随着玩具般的驱动杆急促梭动，列车沿着铁轨向西蜿蜒而去……

参议员对场景的突然变化深感惊奇，他绝望地挣扎着站稳脚跟，脚脖子和膝盖处扭着，不时地弯屈、挺直、平衡、摇晃，随着车厢摆动而乱晃的节奏手舞足蹈。骄阳下，列车此刻正飞速冲下坡去。司机似乎下了决心要把他甩到空中，因为他觉得，列车每节车厢好像在被一股力驱动着撞向前一节车厢，撞得车厢总在毫无规律地猛然乱晃，任何物体都无法在车顶稳住。有那么片刻，他像个躁动不安的人在跳踢踏舞，胡蹦乱跳，牙齿咯瞪直响，四周大地仿佛被撕成一片片破碎的景象在颤抖狂舞；接着，地势变缓了，随着列车行进逐渐平稳起来，参议员放眼四下看去。

一排排枕木和熠熠闪光的铁轨左方以远，阳光下变得黄褐、干燥的麦田随滚滚车轮斜着向后晃过，每隔一段便闪过一根电线杆；下方他能看见自己单薄瘦削的影子在车厢的影子之上，沿着变缓的坡地迅疾地晃动。一群群画眉鸟从分隔田野与铁道的铁丝网上轰然掠起，在坡地上空绕着大圈盘旋。

风驰电掣的列车发出尖厉的鸣笛声，加到了最高速。烈日下，汽笛冒出团团烟雾。接着，他右方出现一条稀疏的防风林带，三条黑狗在一块已收割的庄稼地上追逐。它们追踪猎物时急切的吠声夹在列车轰鸣中一声声隐约传入他耳中；猎狗鼻朝地，向远处追去，大地向远处延伸，直至一条水波粼粼的溪流。他能见到一只兔尾巴，白色信号旗似的弯弯曲曲一路闪现，在猎犬的追逐下奔逃。

快点，快点，小朋友，参议员想着，听到车头再次拉响汽笛。伴随着孤独不安的汽笛声，有一女声用亲密、拖长的戏弄口吻对他说：“所以，亲爱的，我像兔子告诉兔子一样告诉你吧：‘亲爱的，爱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习惯而已。喂，听着，巴比特兔子先生。’喂，喂，亲爱的，别生我的气。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你可以任何时候

再来看我，因为虽然你气喘吁吁、焦躁不安，我还是觉得你算聪明。你也可以说能飞，我很喜欢这一点。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落到地上来，那么，就顺道来看看一个可怜的灵魂吧，诚心谢谢你啦……”

在后巷门廊的阴凉处，他能见到巧克·查理停下来喝他那瓶冰冻巧克啤酒，然后着迷地打量着院中央一圃火红的美人蕉，摇着头。院子过去，小巷一路印满车辙，撒了一层五颜六色的碎玻璃。再向这层耀眼的碎玻璃那边望去，他能见到粉刷过的高高院墙阴影里，一只黑猫在张着粉红色的嘴巴打呵欠。然后巧克·查理打着嗝，转过身，对多纳森眨眨眼。巧克·查理埋怨的声音继续响起来时，他能看到他眼角皱起一条条细微的皱纹。

“所以现在，”巧克·查理说，“他妈的猎狗追兔兄弟<sup>①</sup>追得很紧。他必须赶快想办法才行，因为那头猎狗拼命地要逮住他当早饭。所以大约那个时候，兔兄弟在岩石中见到一个洞，于是，‘咩！’闪电般像抹了油似的窜了进去。这下他可糟透了！”

“看来他犯了个判断错误，”多纳森说，“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伙计，你知道谁在那个洞里关着？”

“还不知道，”多纳森说，“你没说……”

“哦，是熊兄弟！就这么回事。伙计，兔兄弟这下要尿裤子了，因为只要大脑正常，谁也不会和熊兄弟搅到一起——而且熊兄弟已经抬起头来，看见他了！……”

“太刺激了，是不是啊。”多纳森说，“情节的转折；‘转换’。大

---

<sup>①</sup> 美国作家乔尔·C. 哈里斯(1848—1908)几部小说中的兔子。

卫和歌利亚<sup>①</sup>……但以理在他妈的狮子窝里<sup>②</sup>！老耶稣基督(J.C.)<sup>③</sup>也不过如此。”

“喝点啤酒吧,伙计。”巧克·查理说,“我在撒谎。我的名字不是以J.C.开头,是C.C.开头。你瞧,熊兄弟本来一直在睡觉。他一坐起来,揉揉眼睛细看,大吃一惊!他受骗了!他情绪激动!他被劈头栽了赃!可不知道是谁栽下来的!他也在盯着他,但他无法相信自己这双上帝赐的眼睛!你看兔兄弟居然到了他的卧室!得有个人去叫警察头来,因为现在熊兄弟要动了!”

“尤利西斯独自在‘波吕……什么名字来着’的洞穴中<sup>④</sup>,”多纳森说,“没有同伴……”

“伙计,你都说些什么啊?”巧克·查理说,“她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她?”多纳森说,“我根本没有说‘她’,我说的‘他’……可是算了吧。接下来怎么样啦?”

“伙计,”巧克·查理说,“你喝得太快了……退回去,坐到没太阳的地方。反正,别把什么叫波吕的名字和熊兄弟混在一起,不管是男还是女。在他想休息时别混……”

“那就是他的名字,”多纳森说,“波吕……飞……乱糟糟。”

巧克·查理喝了一口啤酒,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参议员。“请你让他别与这谎言搅和了,好吗?你给我买的这瓶巧克,还有昨晚的排骨,等等其他一切,我都很感谢。可是并不是真那么好。明白我的意思吗?总之,兔兄弟在熊那里,真在拼命动脑筋,想了一个办法,他希望能解决问题。因为眼前面对熊兄弟,后有猎狗紧紧追

---

① 大卫·耶西的第八个儿子。后被立为以色列王。歌利亚:与以色列人交战的非利士人一方的巨人,交战中,被大卫用石子击死。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

② 参见238注①。

③ Jesus Christ(基督)的缩写。

④ 尤利西斯即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参见249页注②。

赶,兔兄弟必须比前天更快地想出办法来……这可不是开玩笑!”

“有我们和你在一起,坚持住。”多纳森说,“他正处在做出生死抉择的时刻……”

“这你说对了,”巧克·查理说,“生死没错。他最好是快点,要不就死啦,兔兄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行动的。先生们,”巧克·查理说,“听着:他在熊兄弟面前像只风水轮般旋转,他朝地板上啐了一口,俨然像个人中俊杰。他转过身来,把白尾巴当镀镍的.45口径手枪手柄一样晃晃,再又转过去,往后一跳,拍着屁股,好像身上系着两副挎得很低的手枪皮套和一蒲式耳的子弹,然后突然像身有十英尺高、体有一吨重了,用低沉的嗓音对熊兄弟说:‘哪个操他妈的要动一动,我就放倒他!’”

多纳森发出一声吼叫。“喂,不对,伙计,我要抗议!你不能那么做,不要欺骗之外再添乱伦和侮辱……”

“伙计,别吭声。”巧克·查理说,“注意别忘了,这事发生时,猎狗就像炮弹一样射了进来,可是,洞里传来的凶狠威胁声他全听到了,那猎狗蓦地刹住闸,急转身,他不但在沿墙跑,就连尾巴也在抽着自己的头,就像罗克兰<sup>①</sup>矮子,也就是列车牛<sup>②</sup>手中熟练挥舞的棒子一样。嘿,伙计,他飞速冲出去,大叫‘谋杀啊’。”

“先生们,这时,熊兄弟坐在那里一头雾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兔兄弟上来了,一把摘下帽子以便减少风的阻力,噗——噗——噗,蹦起来,跳出去,一溜烟早跑了!”

“第五幕,第一场开始,”多纳森说,“然后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呸,伙计,除了熊兄弟,谁也没留在那里了。要么就是你带来的那个波吕。如果是的,我想他肯定一直躲在床下。可是

---

① 美国一家铁路公司。

② 列车牛指美国20世纪50年代列车上查票的人。专抓那些没购车票的流浪汉。抓到后就赶下列车。

熊兄弟 ,可怜的老熊 ,他可真为难了。他坐在那里揉着两眼 ,一桶桶地出汗 ,全身颤抖 ,像是在痉挛。先生们 ,真可怜啊……”

“太悲惨了。”多纳森说。

“不管是什么 ,”巧克·查理说 ,“这下可苦啦。它给熊兄弟带来一种坏人—伤感情绪。说道 :‘有这么一些蹩脚表演 ,吧——吧——吧 ,一派胡言的歹徒冲进别人家中谈论他们的妈妈 ,用装有可怕的达姆—达姆子弹、镶着珠宝枪柄的 .45 口径手枪威胁他们。这个国家究竟要成何体统啊 ?’可怜的熊兄弟以为兔兄弟的尾巴是镶珠宝的手枪柄 ,他歇斯底里起来 ,孩子一般哭了。说 :‘我究竟干了什么 ,让那么一个家伙来胁迫我 ?这个混蛋国家缺乏法律和秩序 ,这是事实 !我他妈的把加特林枪<sup>①</sup> 放到哪里去了呢 ?……’

“可是 ,先生们 ,熊兄弟已经太迟了。因为他找到自己的枪时 ,兔兄弟已经砰——砰——谢谢——夫人 ,穿过所有那些年轻漂亮的兔子小姐回到石楠丛里去了。”

“你这个剧本啊 ,”多纳森说 ,“有意志的冲突、高级欺骗、枪战、出逃 ,还充满了性 !”

笑脸面对太阳 ,迎着风 ,参议员陶醉在飞翔的感觉之中。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但他扭头沿晃动的车厢顶一路看过去时 ,只见后面几节车厢处腾起一股黑尘 ,那边三个高大的身影正滑过装着烟煤、无篷盖的车厢。身影朝他这个方向高喊 ,打手势。参议员迟疑了片刻 ,但见到一道金属光从一只打手势的手上进出 ,他转过身 ,低低地躬下身子 ,顶着猛烈的风力 ,急忙冲向固定在车厢前端的金属楼梯。到了楼梯 ,他掉过头 ,发现那些身影成一单列正沿车厢顶部爬行 ,他攀下去依附在那里。沿顶部看去 ,几个身影还在缓慢向前爬 ,赶快再往前看 ,只见与铁道平行有条煤渣路 ,煤渣路的右侧路面陡然落下 ,路旁是一片狭窄的田地。地里长着高大的向

---

<sup>①</sup> 一种速射机枪。美国人加特林于 1862 年发明。

日葵,田地边缘长有一道密匝匝的林墙。阳光渗过高高的树枝,晦暗微光在细嫩的树干上跳动闪烁。火车载着他飞驰而过时,参议员往约十来节车厢前的方向望去,突然发现路边林带中出现了一片空地,并逐渐宽阔。待空地与车厢平行了,他聚集全身力量,纵身一跳。感到身体在飞离车厢,他想跑动,但煤渣路砰然迎面飞起,同时巴掌一阵灼热,膝盖一阵火辣,呼吸骤然一震,他重重地落在了颤抖的地面上。

他贴在起伏的路面上趴着,拼命想呼吸,全身瘫痪了一样,目光注视着车轮和车底架在头一侧不远处搅拌着光线。尘土和垃圾碎片四处狂舞。他还见到卧铺车厢随车轮轧着铁轨的哐啷和喀嚓声很有节奏地一起一伏。然后他恢复了呼吸,坐起身来,目视列车车尾迅疾地朝铁轨前方扫去。车尾的公务车两侧挂有灯笼,灯笼的红玻璃像硕大的珠宝一样耀眼发亮,那三个身影在沿车顶往后奔跑。跑着跑着,下面一杆旗子在栏杆上喀嚓断了。三人执拗地继续朝他靠近,然而列车稳稳地带着他们向远方驶去。

列车继续向前疾驶。烟筒腾出浓烟和火焰,机车头再次发出尖厉的鸣笛,直扑西向延伸的岩石地带一个坡地。突然间他仿佛在观看一个无声电影中的场面:列车向岩石丛的某一点飞驰而去。随着列车靠近,岩石有一处渐渐增大,像餐巾纸被燃着的香烟头碰触一下后,燃洞逐渐绽开,洞四周神秘地扩大,急速地绕着洞口内向旋转。霎时间,三个人影、列车以及四周阳光普照的场面全消失了。只剩下煤渣坡地、枕木,还有此刻熠熠闪亮的铁轨、汇合一伸向空无际涯的黑暗之中。

一时间,参议员觉得他仿佛在盯着一张皱巴巴的巨大床单。床单背衬远方大地而悬挂,中央烧有一个神秘的洞穴,远去的列车那沉闷的喀嚓声仍在耳际回响。但他站立起来,摇摇晃晃地僵着腿蹦跳着走下坡地,进入了树林。

此刻,参议员在穿越一片野地带,远方火车声只隐约可闻。林

阴里,空气清新凉爽。他行走在一片片高大的胡桃、橡树、三角叶杨树下,树木间是一块块颇像公园的草坪,还点缀着灌木和枝枝蔓蔓的藤葛。摔伤的后腿和巴掌仍在隐隐作疼,不过这时他心情很轻松,一面走着,一面呼吸着馨香的空气,极力回想着什么时候到过这样的树林。

在他右方,有一个废弃的苹果园。果树木节盘虬,枝桠交错。再远处,他能见到一片接骨木,一簇簇深红的浆果展露在阳光下。他默默走着,抹去嵌在巴掌中的煤渣,步履小心翼翼,免得弄痛伤腿。不料,脚下惊起一群鹤鹑来,轰然一声打破了教堂般的寂静,令他心跳不已,神经发悚。只见腾空飞起的鸟群旋转飞开,夹着翅膀飞入了附近的灌木丛里。他惊出一身冷汗,浑身冰凉。注视着鸟群神奇地融入灌木丛深处。他静静地伫立了片刻,徒劳地希望能发现鹤鹑哪怕最细微的一点动静,以判断它们的藏身之处。

此时的午后是凝滞的,鸟群没入的褐色和绿色树叶丛显得神秘莫测。除了远处一只孤鸟的啾鸣,惟一的声响就是自己的呼吸。参议员的大脑很兴奋,心想:出奇不意、速度、伪装是逃逸的信仰、希望和仁爱,是战略的精髓。是的,场景支配面具,面具支配场景。因此毁灭的要素本身就提供了庇护场所。人类猎手必须重视狩猎准则,否则要受惩罚。运用想像力就是融消极和积极于一可行的程序之中,以支撑各自的价值观。飞离了无形之手,鸟儿便安全地栖息在灌木丛里。因此自由是一个矛盾物的任性混合,是非绿非褐事物以及思想有意识的混合,成为一团褐绿色阴影……光明在哪里?是什么调?什么拍子?

他沉思了片刻,视线沿静谧的灌木篱扫动。公式里缺了点什么,他稍后再找出来,因为现在他必须继续前行。

可是他刚刚走近一块长满绿苔的林中空地时,参议员又站住了。眼前有两只狐狸在怡然地快步走过。它们优雅的尾巴轻巧地浮在静谧的空气里,其中一只狐狸嘴里猎犬般衔着一只软塌塌的

兔子 ,他能看到带叶脉的兔耳似动非动地在扑拍 ,还有白色粉扑般的兔尾。接着 ,这两只动物走到了空地中间 ,停住脚步 ,小心翼翼地嗅着空气 ,同时用那琥珀色森森的狐狸眼光打量着他。有只狐狸正在妊娠中。于是一派早已忘怀的景象在他脑际闪现 :胖嘟嘟的小狐狸啃着硬邦邦的光骨头嬉戏在岩石狐狸穴前 ,满地撒满羽毛。心中唱响了一段《圣经》 :

哦 ,狐狸地下有洞

可是人之子……人之子……<sup>①</sup>

面对它们宁静的目光 ,参议员屏住呼吸伫立着。感到轻风拂过湿润的手臂 ,看到狐狸毛表层悠悠泛起一阵涟漪。微风拂过狐狸的尖嘴以及那警觉的耳朵和高举的尾巴 ,吹皱了尾上丝绸般光滑的柔细长毛 ,他感到自己前臂的汗毛也在风中颤动。

哦 ,狐狸地下有洞

可是人之子……人之子……

然后 ,不知不觉 狐狸又动了。丝毫也没让他察觉到速度 ,它们便成了两道相同的红色条纹 ,划过绿色灌木。在他注视下 ,两条尾巴梦一般飘入了矮树丛中。

这一切我曾经很熟 ,参议员想 ,可是都忘了……然后 ,在突然出现的静谧中 ,不时传来野鸡啼鸣 ,他感到火车、城镇、布道似乎都不复存在。他悠然自得。在这里无须逃跑 ,无须寻找伊甸园 ,无须

---

<sup>①</sup>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9章第58节。有人要跟随耶稣走。说：“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解开他的谜。可是他又动了起来。不知不觉被驱动着往前行……

很快参议员走过了树林。狐狸激起的那股莫名的情感在他喉头拱动。他继续前行,眼光一直观望内心,直到高空中出现一架小飞机吸引了他的视线。飞机像在一碗倒悬的清澈湛蓝湖中闪现的一条鲑鱼,斜着恹恹地飞进阳光。他走到一棵松树的树枝下,观望着飞机用烟雾在空中写下:

黑鬼  
禁止  
走近  
选民  
投票站

看着这些词增大,幽灵般飘荡,他对天空晃晃拳头,又跑起来,一边咒骂沙子太拖累脚步。

顺着上坡的地势,参议员发现自己走近了聚集在俱乐部会所平台下的人群。俱乐部会所位于一座宽阔平坦的峭壁顶上,俯瞰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沿着峭壁下方遥远的河边,一群羊散缀在起伏不平的草地上吃草,在绿莹莹的草甸上投下了缩小的黑色倒影,再往远处,草地边缘裸露的褐色和灰色岩石以远,他能看到河中凸出一堆白圆石,在阳光下闪光耀眼,河水流过,暗色的旋涡和熠熠的耀斑历历在目。

此刻,空气中四处弥漫着假日气氛。平台上,他看到身着制服的侍者们为懒洋洋靠在桌边、笑容灿烂的一对对夫妇端上淡黄色瓜果、冰镇饮料和冰淇淋。桌子都搁在花阳伞下柔和的阴凉处。

费力地穿行在这时髦人丛中,参议员挤过一些身着运动服的漂亮女人,还有常作户外活动、晒得又红又黑的男人。他们炫耀式地戴着登山帽,帽上装饰着猎鸟羽毛、镶银的獾毛刷子或纪念狩猎

的小奖牌。他突然意识到了周围有股浓烈的女人香水味，还晃动着女人肌理细腻平滑的面容。接下来他挤到了人群前面，发现自己靠在了射击场的低矮隔栏上。隔栏内是一宽阔的半圆形草地射击场。

在他的右边，就在隔栏内不远处，一群男人胳膊弯里夹着枪，正观望着射击场中央的三个工人。这三人跪在草地上摆弄着装在一节橡皮管上的设备。皮管向后延伸至一辆停泊在场地后部的卡车，卡车与一台空气压缩机的贮气罐相连着。其他工人头戴黑色贝雷帽，着蓝色工作服，每三人一组分别候立于四个工作点。工作点等距离分布在全场，与那三个正干活的工人所在工作点一样，都有成堆的艳黄色鸽子棚。其他工人也都在观望跪在草地上忙得不亦乐乎的那三人。在空气压缩机卡车的附近，参议员能见到十几个鸽棚高高垒在一辆大车上。车前是匹瘦骨嶙峋的小马，马尾巴被剪短了，马头上戴着一顶农夫帽，帽上挖有两只洞，洞里伸出两只抽动的耳朵来。趁拉货间隙，疲乏的马正在打盹。然后，像是有人拉了闸，参议员听到许多鸽子颤抖的咕咕叫声。鸽棚里塞满了鸽子，他能看见尖尖的鸽嘴紧张地从格栅间探出缩进。空气中一片咕咕的鸽声，这使他回忆起夏天有轨电车中的乘客。他们一面朝车窗格栅外探头探脑观看，一面七嘴八舌地对车外某一景象加以评论。

这时观众的不满声开始掩过鸽声，他看到草地上那三人立了起来，其中一人对带枪的人叫道：

“行了，先生们。现在修好了。”

“这可正是时候。”一个观众叫道，然后，响起一阵铃声，参议员能看到一位身着制服、戴绿色太阳镜的主管走过富有弹性的草皮，对射手发出一个信号。射手走到射击线，射击又继续下去。

蓦地，随着一声“预备！”参议员听到一声轮胎炸裂般的爆响，见到一只惊慌的鸽子振翅飞到离靶鸽发射器大约二十英尺高的空

中,慌慌张张拿不定主意,滞留了那么一瞬间,然后朝右上方急飞而去。接着他能见到射手不慌不忙地,两脚很准确地站在位上,利索地转向鸽子,再又转过上飞的鸽子。枪声响处,鸽子半途骤然栽下。待第二声枪响,鸽子在空中碎了。

“一枪,两枪,两枪解决。”一个傲慢的声音在他身后面叫道,可是没待他来得及回头看是谁,“预备!”声又响起来,只见到一只鸽子往左方飞起,突然停下,像是被棒球棒击中,羽毛溅散,同时另一只鸽子挟尖啸的气流射向空中。

射完最后一只鸽子,微笑的射手低垂枪口退下来,在观众爆发出来的鼓掌和“好!”的喝彩声中挥手致意。同时,另一射手站到了射击线上,射鸽在加速进行,一个接一个地极快,参议员开始感到不安,觉得事情有点失控了。这是在竞赛灾难性的精确枪法,枪手们上场又退场,迅速地轮换,利用能连续开两枪的机会,在草地上大开杀戒,他深感不安。

突然,就在一个穿宽松印度泡泡纱短裤的大块头射手站到线上时,出现了一个躬背哈腰、硬着脖子的小个子男人。他抽着长雪茄,在场内隔栏不远处神气十足地走着,一面挥动一扎钞票,叫道:“打头,先生们!我只赌打头!”

打头,参议员想,他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开玩笑吧?”另一个人叫道。

“不开玩笑,先生。”小个男人说,“我与下一位赌一千美元。要他射下一只鸽子时,瞄准头,子弹只打头,不碰鸽身。”

“你真是怪物,和你赌了。”第二个人叫道;另一只鸽子起飞时。参议员看到大块头晃动着枪,像晃动着加了重的台球球杆,直等到鸽子飞平了,才将枪托搁在臀部随便开了一枪。这时他能见到有什么东西从鸟身上脱出,飞到场子另一边。无头的鸟身继续飞了几英尺才落下来。

掌声雷鸣般响起,参议员看到小个子笑着,跳了一步捷格舞,

挥动着满手的钱喊道：

“今天打头，明天打尾！头！头！头！谁愿意赌三千，不掉一根尾巴毛，不掉一根胸脯毛，两边翅膀也不掉一根？说啊！”

“赌什么？”有人从后面叫。

“不打胸！不打尾！不打翅膀！叮——得——叮——叮，三千，用七号子弹。”小个子男人叫道。

“赌！”那个声音叫道。参议员盯着小个男人绕过场子向抬起那只无头鸽的工作人员奔去时，下赌注的人们沸腾了起来。

提着拔了毛的鸽子返回时，小个男人骄傲地炫耀着鸽子，指着鸽子完好无损的皮肤，收集着他的赌注，一副得意至极的神态。

“你呢，先生。”他对参议员叫道，牙齿紧咬长雪茄，“您相貌不凡，很像赌徒。克拉伦斯那一组还剩一只鸽。我跟你赌一万吧。赌他把这只鸽轻松地打下，慢慢地打下。他可以高飞高打，也可以低飞低打——打翅膀尖、尾巴、翅膀或翅膀羽毛——悉听尊便，先生。就听您一句话。”

“不赌，”参议员说，“今天不赌，任何时候都不赌。”

小个男人大笑，露出满嘴狼牙般的牙齿。“我揭了你的老底，对吧。”他说，“四个孩子，一个成天不见人影的老婆，是不是啊？”

可没等参议员回答，他已快步走向人群，在四处走动、喧哗嘈杂的人群中，很快从参议员的视线里消失了。

此时那边射击场内，靶鸽的发射已分不出先后。射击进行得极快，射击线附近开始堆满抛下的一排排弹壳，射手们的茄克衣袖窝处显现了一圈圈的汗渍。参议员能看到一股股热气沿带孔的枪膛在涌动。他觉得形势已很难控制，主管们应该采取点措施恢复秩序了，至少要放慢点速度才行。可是主管们一个人影都不见。打完一堆鸽子棚的鸽子，投靶工马上往靶鸽发射器送来新的。

参议员这时觉得有点头晕。闻着枪弹刺鼻的硝烟味，鼻子一阵阵难受。他仰天望去，觉得太阳在他头顶正上方停住了。我必

须离开这里，他心想。可是正准备离开时，高呼大叫的观众蜂拥而上紧紧地挤压住了他，压得他丝毫不能动弹。

他转过身背对射击场，想挣脱出来到后面平台的荫凉地方去。可身边有个女人正挤着他。她戴一顶白色意大利麦缛草帽，帽子配有浅绿饰带，帽下露出一头红褐色厚发。她挨得那么近，连她深蓝眼皮下渗出一层微细汗珠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面对着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他能看得出她脸上的化妆就像一副面具，下面是深深的皱纹和更黑的皮肤。然后那女人嘴里在嘀咕着什么，他听不懂。待他弯下腰接近想听明白时，一股消毒剂迎面朝他喷来，难闻至极。他赶快转过身，紧靠住隔栏。是来苏儿<sup>①</sup>，他想，是来苏儿！

这时，在远远的人群后面，他能听到一个干哑的声音在报着打靶得分，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尖细的西班牙口音重复着计数，咬着舌头喊：“好啦！好啦！”打靶越来越快。

面对狂热的场面，参议员闭上双眼，手指尖塞进耳朵，想堵住噪音。他的腿又痛了起来。他记起早些时候在平台上看到侍者送上的点心。很想来上一块凉爽的西瓜，一杯冰镇饮料，还有哪怕是片刻的宁静。可是这时爆发出一阵吼声使他睁开了眼睛，只见一群人俯在隔栏上，愤怒地舞动拳头。打靶停了下来；枪声平息了，不见鸽子在飞。开始他还以为观众是因为主管干预了才不满，要么是哪个参赛人有不公平之举，可后来发现愤怒竟是由一只青灰色鸽子引起的。

靠近射击场的后部，鸽子在草地上走动，威严地迈着鸽步，一副小主教般的庄重气派，头不时向两边摆摆，丝毫不理睬吼叫的人群。

他身边有个男人手在嘴边握成喇叭形尖叫道：“飞起来，混蛋！”

---

<sup>①</sup> 煤酚皂溶液，一种消毒防腐剂。

用翅膀！”

“跟这只鸽子你白费口舌。”另一个男人喊道，“主管呢？要他过来！他把这也当运动鸽？他妈的谁养出这种没性格的鸟来？我说是谁啊？”

“喂，等一等吧。”戴太阳镜的主管在场内叫道，“这些鸽子是最好的。专为射击场养的靶鸽，可用手投，也可用投靶机投！”

“那就让他飞啊，他妈的，让他飞！”

“这要看运动员的运气。”戴太阳镜的人叫道，“有些鸽子飞，有些不飞。我们在鸟下面用足了空气，把它们弹射起来，要有一只不飞，那是很可惜。不过射手换一只就是了。”

“我就要这一只，”射手叫道，“他欠我一个机会！”

“他说得对，”一位小个金发女人叫道，“让这无耻的家伙飞起来！飞上天去……你……你这装模作样的鸡胸。我们不是来看你走步子炫耀的，不是来看你往下栽的。玩游戏啊，你搅得比赛比不下去了！”

可是鸽子继续走着。

参议员后面那个红褐色头发的女人泪水盈眶。

“这是犯罪，”她在他耳边叫道，“这叫羞耻。这叫无能，这叫反常，躲避的伎俩，蓄意的挑衅……”

参议员被她的分析弄糊涂了，只见一只软饮料瓶投下来，掠过草地，差一点击中鸽子，鸽子转过一边去，可是仍然拒绝起飞。这时，一个着淡黄褐色茄克，茄克肘部缝块皮革的男人瞄准鸽子掷出一个空弹夹，离目标差了老远，他骂了一声。

“起来，先生，”他喊道，“飞起来！”

一个高个子，长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蓝眼和金发，跨过隔栏，扒下他的游艇驾驶帽，攥在手中搓揉着，一面用瓮声瓮气的嗓子对人群说：

“这是犯规！”他很动感情地喊道，“这只鸽子应该飞！去他妈

的翅膀，这是他的职业，是他个性的标志。同一组的两只都飞了，为什么第三只就如此卑鄙呢？他若继续这种无耻的行径，我说就让主管们允许射手瞄低点，把这只灵魂怯懦的可恶家伙从地球上轰掉吧！”

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没来得及说完，一个短胳膊、戴一副射击眼镜的胖男人——黄色的镜片后两眼怒火燃烧——跃进场内，手提一支枪管格外长的枪，面颊紧贴枪托，开了一枪。

枪声响若小炮。参议员能看到草和泥土飞溅起来，鸽子被轰得离地有一英尺之高，可是他并没有振翅飞起，落回地面后，又继续前行，这时腿有点一瘸一瘸的了，胸脯上露出一小块血迹。

人群沉默了片刻，惊异地盯着场子那边，接着，参议员的耳边响起了震天的愤怒吼声。

场外，胖男人泪水盈眶：

“现在我明白了！”他喊道，“听着。我们被出卖了！有无政府主义分子往我们的鸽棚塞进了一只玩世不恭的纽约卑贱鸽子。原来是这么回事。下流胚！”

“一只纽约鸽子？”有人叫道，“你是什么意思？给我们说清楚！”

“他妈的，是破坏，”胖男人说，“纽约鸽子太糟糕！他们沿地铁轨走，拦货车旅行！他们在开动的小车车盖上，在空中未婚通奸。这是背叛！”

说到这，他扒下一只鞋，成弧形抛向场中，没有击中鸽子，却打在一个穿蓝衣的投靶工身上，那人站在那里朝人群怒目而视。

“喂，你注意点，老兄，”投靶工叫道，“对工人放尊重点！”

“尊重？”胖男人叫道，“你不需要尊重，你有报酬。你若是在挣钱，你就应该让那只笨鸟快动起来，让比赛继续下去。你没做到，却给我们大谈劳工权利起来！”

胖男人说不下去了，满脸气得通红。可是当他拔腿走向投靶

工时,一个颇有气度、戴白色猎鹿帽的高个男人抓住了他,把他推了回去。接着,高个子举起两只胳膊请大家安静下来,喊道:“我建议让投靶工拧断这只鸽子的脖子。结束这场僵局!不管我们怎么看,这种鸟是耻辱。是对鸽种,对射击运动的耻辱。太扫兴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胆小鬼!阴险的可疑分子!①婚礼上复仇的幽灵!就是说,他妈的一切都被它毁了。所以我说,让我们拧断它的脖子,射击完后我马上召开管理董事会,确保今后不再接受这种鸟……”

“没必要等了。”胖男人说,啪地给手中枪支装上弹药。“我不想再忍受这走来走去的垃圾……”就在他举枪射击时,一个女人跑上前来,一下砸得他失去平衡,子弹射上了天,胖男人啪地一屁股后仰坐到了草地上,大骂那女人。

注视着鸽子往前走,参议员感到窒息。他觉得他对鸽子的生命有责任,却又无计可施。人群开始向鸽子投掷可口可乐饮料瓶子,射击场上方出现一道道蓝光和绿光;可鸽子仍然不为所惊,不肯起飞。一双带橙色圆环的眼睛似乎在直勾勾地盯着参议员,同时它绕过饮料瓶和地上伙伴们的尸体,继续向隔栏走去,头安详地一啄一啄。他注视着它颈部杂色羽毛上跳动的斑斓阳光和它胸部渗出的鲜血,一股揪心的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但突然出现的沉寂打断了思绪,鸽子不再踱步,正在伸展双翅。

“哈!好不容易,”斯堪的纳维亚人叫道,“他找到勇气啦!他要起飞了,喂,留意呀,射手先生,小心!”

心想,哦,不!不会吧,都坚持这么久了,参议员使劲向前挤,看到了鸽子头部转了过来,它带橙色圆环的眼中神色冷漠。鸽子用嘴从胸前拔下一根羽毛,头使劲一甩,甩掉羽毛。然后一连几次

---

① 原文 a nigger in the woodpile。短语字面意思是:柴堆里的瓢虫;引申为秘密之动机,秘密,但 nigger 一词既有瓢虫,也有黑人的意思。此处可看做双关语。

短距离贴地飞扑后,它完成了到隔栏剩下的那段距离,在隔栏处停了下来,冷静地用喙梳理了一会儿羽毛,然后转身背对人群,一头扎下悬崖,翅膀夹着。

鸽子掉出了视线,参议员仿佛在心里也在下坠,他挣扎着站稳脚跟,觉得太阳突然变黑了,仰起头一看,在鸽子消失之处,从河流方向拥上了一大群苍蝇,密密麻麻挤满了射击场上空。场内,枪口前又飞起了鸽子。

也许对你来说黑暗中有安全,参议员想。或许少数还是有机会……

可是苍蝇已经开始变稀少了,形成了一个比面纱更大一点的圆。它们在场地上方涌动时,他听到一阵尖叫爆发出来,视线里出现了一群堪称空中飞行表演队的尖翅小鸟。

仿佛高空中撒开了一张网,泼出一群燕子,在子弹爆炸的烟痕间隙里俯冲,盘旋,攻击着苍蝇。优雅的动作使空气充满活力。俯冲,爬高,斜飞,盘旋,掠过,滑行,捕猎的燕子在空中撒满尖锐、嘲弄的鸣叫声,一边动力俯冲,翻着伊麦尔曼筋斗<sup>①</sup>,侧滑,横滚。冷静、大胆的飞行奇景令参议员头晕目眩。燕子在射击场上空盘旋,无一只被乱飞的枪弹击中。他意识到燕子是藐视鸽子和枪弹的。夹在红褐色头发女人和戴一顶宽大农场主帽子的男人中间,受着他们身上热腾腾、湿漉漉的湿气逼仄,他凝视着燕子优雅地俯冲、翱翔,在遭厄运,不断掉下去的野鸽中翩飞穿行,丝毫无损……

突然,参议员从拥挤中解脱了。他穿过人群,走上返回俱乐部会所的那条道路。就在这时,什么东西突然给他右脚跟砒肌入骨的狠狠一击。他霍地转过身一看,一个漂亮小孩的长睫毛黑眼向上仰,紧紧盯着他。

---

<sup>①</sup> 动力俯冲即带油门俯冲。伊麦尔曼筋斗因德国飞行员 M. 伊麦尔曼而得名。飞机作半筋斗翻转后还原。

哈 ,这可奇了 ,参议员想 ,原来是个孩子啊 ! 一个神情淘气的漂亮小孩啊 !

小孩头剪勃斯特·布朗<sup>①</sup>式短发 ,穿条不相宜的红色缎裤 ,白色缎罩衫 ,就像戈雅<sup>②</sup>画中小孩穿的那种服装。那是参议员很久前在一家博物馆见过的一幅戈雅作品。甚至他脚上带绒球的缎子拖鞋也不属于这个年代。他身后 ,胖乎乎的小拳头中拽着一根丝绸带 ,上系一块带轮镀金小平板 ,平板上立着一只剥制的金丝雀。

如此打扮 ,要么是参加婚礼 ,要么是参加化装舞会。不管前者还是后者 ,他都会出尽风头。打扮真绝了。绝 ,就是这个词。参议员心想 ,忍住想把孩子一把搂进怀里的冲动 ,他俯身笑着说 :

“呵 ,你好啊 ! 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啊 ? 看起来太面熟了……”

可是小男孩没有回答 ,却绕过他往前冲去 ,金丝雀在路上咔哒咔哒作响。参议员转身一看 ,孩子站到了路中央 ,正面对着他 ,满脸敌意使小脸都变了形。

“哇 ,你可真快。”参议员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 我名叫亚当·桑瑞德……”

小男孩一声不吭 ,伸出蓝色小舌头 ,做出一副生气的怪脸 ,然后双手手指挺直 ,大拇指对着鼻子 ,表示他的鄙视。

参议员笑了 ,心想 ,这家伙可真好斗。很可能是一种不足型性格……然而他总觉得见过这孩子 ,似曾相识 ,尽管一时想不起认识的人当中谁有这么小的孩子。

“喂 ,”他说 ,向前俯下身来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但我愿意和你这样漂亮的小孩交朋友 ,我们握手好吗 ?”

---

① 美国连环画中一个服装华丽的男孩 ,现泛指男孩。

②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作品讽刺封建社会的腐败 ,控诉侵略者的凶残 ,对欧洲 19 世纪绘画有很大影响。

他拼命地摇头,两手赶快藏到背后,那双灼人的黑眼上翻盯着参议员。

“那好,”参议员说,“不会说话的人多半也懂得不多。我打赌你连你爸爸妈妈的名字都不知道……”

男孩咧嘴笑了,一张脸变成了恶狠狠的成人脸。他后退一步,对参议员的脚啐了一口,两只小手闪电一般放到了头两侧,手掌像蜂鸟翅膀般扇动,同时,大拇指对着耳朵,伸出舌面呈蓝色的舌头。

真想不到,他小小年纪怎么竟会如此不懂礼貌?想到这孩子的年幼与好斗之间的不协调,参议员暗暗好笑。

“小伙子,”参议员开口说道,“我猜想你是迷路了。也许最好带我到你上次见到妈妈的地方。”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他吃惊地看到小孩突然做出了一种极其粗野的举动。

男孩把背转过来,朝前躬下身子,从他两条短腿之间往上看,做出一副极难看的怪脸,同时拍着屁股,嘴唇颤抖,发出难听的声音。然后伸直身子,像狗一样抬起一条腿,面部表情严肃,用大拇指对着红缎短裤的胯裆。

“嘿!”参议员喊道,“够了!不要搞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可是男孩不作答,而是开始在他前面绕着圈跑,像个发狂跑动的玩具,每跑几英尺远便停下来重复一遍那侮辱的姿势。参议员感到极度不安和忧虑,朝孩子那边的人群望去,希望会出来一个激动的母亲认领孩子。人群上空又飞起了一只鸽子,所有的人都背对这边,盯着射手和飞着的鸽靶。

真是糟透了,参议员心想。这孩子极需管教。怎么会小小年纪就成这个样子呢?说不定字母都还不认识,但在粗俗损人的招数上却已堪称兵器教科书的专家了!

他的腿又痛起来。他绕过男孩走开时,看到孩子在幸灾乐祸地讥笑,同时身子后仰,挺起他裹着缎子衣服的肚皮,用拇指使劲

地戳起裤子纽扣的遮布来。

参议员忍无可忍了。可是他伸手去抓男孩时，他往后一蹦，跑开了。拐了一个弯，结果剥制金丝雀一下撞在路面上，砰的一声，鸟头飞了，羽毛乱舞。金丝雀躺在地上颤抖，男孩悄然窜入了人群。

参议员在那里伫立了片刻，茫然地注视眼前路上七零八散，撒满一地的金丝雀。心想，他要大发雷霆，绝对的大发雷霆；他母亲很可能会责怪我，孩子如此撒野，她自己却沉溺于射鸽比赛……罪过啊……参议员走开了。

这时他周围弥漫着淡淡的烟味。踏着阶梯从大楼出来，参议员明显感到了黄昏时分空气中的寂静和湿润的滞重。接着，像听到了信号，一股沉默在他眼前涌动起来，突然化做声音，逐渐翻滚变强。早些时候下过一场阵雨，此刻空气热得叫人无法忍受，天空虽然晴朗起来，他看到树叶上还带着依依未滴的水珠，马路上还有光亮熠熠的雨水。

奇怪的是，车辆都消失了，在他视线所及之处，交通灯成了红色的斑斑点点，在渐渐黯淡的湿润、朦胧的黄昏中若隐若现。然后在街道和林阴道交叉处有什么在动弹，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一个黑皮肤小个子女人躬着腰朝他走了过来。

她头戴破旧蓝色印度班丹纳花绸大头巾，红色家常便服上围着一条褪了色的黄围裙。脚穿一双黑色高帮女式老人鞋走着。鞋好像骤然在她脚踝处膨胀，开始沿大腿向上延伸，一面往上爬，一面剧烈地膨胀和缩拢，好像它们专心专意要在因囊肿变形的鞋胃里把她吞噬。然而，她费力地继续前行着。随着她走近，参议员能听到一种有节奏的哐啷哐啷声。可是一眨眼她离开了原地，转换到了林阴道的对面，站到了一座大楼之前。怪诞的夕阳斜照下，大楼显得黑黝黝的。她苍老颤巍的声音喊道：“嘿！我在这里，这

边！”还笨拙地使劲摇晃一根老式洗衣棒威胁他。

“喂，我认识你。”她叫道，“你这个一贯假冒充数的家伙。外翻膝，罗圈腿，盒子踝骨，鸽子脚趾，松垮屁股，啄木鸟，废物，臭屎！我认识你，希的，我认识！你妈是你姐，你妈的妈也是！你叔是你爸，是你兄弟的堂兄！你是懦夫，贼，草里的蛇！你干肮脏勾当，你吃臭肉！哈，我认识你，希的，我认识你，我要教训你！我要告诉每个人你是什么家伙，把你卑鄙的那一套扔到这些白人的街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参议员想，这个老糊涂婆婆是谁，她到国会山来干什么呢？她从哪里来？

“我告诉你你是什么人吧。”老妇人叫道，“你什么也不是，你就什么也不是！你什么也没干，废物一个。要是有人把你和一块臭鱼种在山上，<sup>①</sup>一菟豆子也不会长出来！你以为你了不起，神气活现，其实你根本不值钱！你不是鹰，不是狐狸，也不是熊！你不是兔子，不是臭鼬，也不是轮中之轮！你什么都不是。既不是伤心的鸽子，也不是田野的百合！<sup>②</sup>既不是螺杆，也不是螺母，也不是马鞍后带，哪怕是我认识的男妓和拍马小人也有比你强的……”

很好，参议员想，可是你得承认如果我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回事，我至少活生生体现了负面的……

“住嘴！住嘴！你什么也不是！”老妇人尖叫道，“闭嘴！要不然我就告诉你你到底是谁了！”

摇着头，参议员转过身去，觉得好笑，可心里又充满了一种奇怪的预感。不要紧，他想，我知道我是谁，至少知道此刻是谁，我是个参议员。

---

① 印第安人认为鱼肉可做肥料。

② 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8节，耶稣谈到田野里的百合花：“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辛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原意是百合花不值钱。作者在此是借用此意。

可是这时说不清为什么，他记起了很久以前一个夏日夜晚的教堂祈祷。祈祷中，一阵急风掀掉了部分屋顶。一道闪电后，教堂陷入黑暗之中。唱诗班的歌声颤抖起来，女人尖叫起来，在闹哄哄的嘈杂混乱中，希克曼在布道台的空心地板上连踩三次脚，高喊：“唱啊！唱啊！”他们大吃了一惊，于是一些唱颂诗的人冒出一些刺耳的不连贯之声。他自己也被暴风雨吓坏了，在哭喊，可是当破陋的教堂在风雨抽打之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人们的叫喊声还在继续时，跺脚的节奏声再次响起，但这次是希克曼用粗哑地道的宣叙调领唱圣歌片段。霎时间，唱诗班冷静下来，尖叫的人沉默了。暴风雨的咆哮声里，一种有克制的宁静笼罩着教堂。随后，电光中，他看到歌手们在朝希克曼挤去，希克曼提高了声调，一面还在地板上踏着节奏。歌手们跟着他唱起来，随后整个教堂有力的合唱也加入了进去。他听到雄浑的合唱声迎着雷声奋起高扬。向上，向上，歌声直冲云霄，演绎着熟悉的歌词，激越昂扬，直至他惊讶地发现，眼前本来漆黑的教堂似乎明亮起来，深情的歌声高亢飞扬，燃起了一片欢乐和天国般的辉光。

他复活了……

英雄们！

他复活了……

英雄们！

他复活了……

逝去又复来！

他复活了……

啊，复活了！

他复活了……

啊，复活了！

英雄们……

逝去又复来！

一种安慰。参议员心想。

沿台阶而下，来到熟悉的街景中，他觉得那天夜里的一个个场面在不请自来。那夜的情景他本已忘怀，早已抛到不知何方。而此刻，零星的记忆碎片，嘲弄地扭曲着他的视线。他正沿石块路面踉跄前行，目光在内心深处搜寻，期盼着钟声骤起，电光霹雳，晚祷歌里响起姑娘的混声唱……

道路的对面，老妇人继续在叱责着，可是他正竖耳捕捉着男中音的音色和无声长号如诉的演绎。演绎似要极虔诚笨拙地模仿一首古老的圣歌诗行，回视大楼入口，他估计会有一群人冲出来，群情激愤地控诉他，石头雨一般地砸向他……可是，像街道一样，入口处空荡荡的，大门此时面对沉思的静谧神秘地紧闭……

很快就会来的，参议员心想。他们在动弹了。所以，正如那个老教练所说，注意他们的手。作为老斗士，他警告说，要注意他们的手和脚，还有头。是的，他们正往外面来，形势开始动荡，回浪正在开始。可是希克曼在这里吗？不大可能。尽管谁又知道谁会来呢？九只猫头鹰已经嘎嘎叫出了规则，鹰将开口说话，所以很快他们就要从暗处和隐蔽处迈出来公开露面——头痛，脚痛，就在眼皮底下，一端曳足步入历史，却为不曾立下的功绩，为从未学过的课程索取赞扬和仁慈待遇。可是再次学习战争……

此时来到了路缘，参议员正准备穿过林阴道时，感觉到他左侧有什么在冲过来，他本能地蓦然一转身，看见了汽车。

长车身，黑颜色，下悬式车架，以大有将弯曲的街道冲个笔直的来势，毫不留情向他轧将过来。他每根神经都紧张得尖叫，同时全身做好了极限努力的准备。即使是在肌肉对危险做出反应时，晕眩的大脑已预计到了这一努力，设计了一个长距离的曲线后跃动作，其间，双眼正录下各种生动细节：石头——钢——沥青——

铬 ,潮湿的树叶和旋转的建筑物石头 ,同时 ,他看到自己在一溜烟地后退 ,然而还在观看 ,人未倒下。小车在向他靠近 ,速度蓄意加得极快 ,快得挡泥板一起一落 ,颇像大鸟沉重、艰难的飞行动作 ,黑色金属的车身两侧就像一头正猛冲的大公牛 ,躯干一起一伏。此时引擎罩两侧两只长形钟状广播喇叭划破长空发出一声藐视的长鸣 ,他见到一对红尖牛角出现在引擎水箱顶上 ,刀一般向他劈刺过来 ,还有一面美国国旗 ,像军团前翼面对骑兵正面的冲锋勃发了斗志和活力一样 ,在上面猎猎翻卷飘扬……

只到这时他的身体才跟上大脑 ,开始向后疾退 ,汽车几乎已经轧到他身上 ,却突然调转了方向 ,随着一声刺破夜空的尖厉制动 ,车子停了下来。他已仰面倒地 ,两肘和背脊撞地时蓦地产生一阵剧痛 ,那一瞬间 ,仿佛绵绵漫无穷期 ,令人心跳不已 ,头部颤抖。期间 ,汽车似乎驶离了道路 ,巨大的昆虫一样悬挂、盘旋在路牙石的上方 ;车头宽敞的前座内坐有三人。

他们黑皮肤 ,宽脸 ,坐在朦胧的车窗后 ,透过墨镜往下瞅着他。高顶粗绒白帽的细窄帽檐紧挨墨镜压得很低 ,聚精会神地盯着他 ,嘴巴全都咧得老开 ,满脸凶狠可笑的快活神情。随后 ,司机拿过一只麦克风 ,环顾一下他的伙伴们 ,通过装在流线型引擎盖两侧的广播喇叭对他说 :

“下次你身子最好转快一点 ,伙计 ,”声音说道 ,“要不 ,上帝在上 ,我们真要直往前开 ,踢你的臭屁股了 !”

看着他们 ,参议员无语。

“别躺在那里看着我们。”那声音说 ,“你听清楚我的话啦 ,我们要轰掉你 ,替大家做件好事 !”

参议员爬起身 ,想回答 ,可这时一股气流喷出 ,机器轰然猛动起来 ,他滚了开来 ,身子整整翻了一个滚才避开车道。不过 ,车子没有轧他 ,刹住了 ,又往后退去 ,尾部射出一股红白灯光。然后一番雷鸣般的快速换挡再换挡 ,车子再次离开街道 ,直升飞机般地悬

在他头顶上空。黑人乘客们向下观望着他，满脸幸灾乐祸，看他准备怎么办……

“嘿，操你妈先生，”那声音朝下对他喊道，“这样对骗子还可以吧？”

“嘿，歇普，”坐中间那人说，“什么也别问他！我们让查理看看这车转弯有多行。我看他不会相信你能开动这混蛋车。”

“是啊，我看他不会相信。”司机说，“好啊，查理伙计，瞧我从鸭嘴夺黄油有多快吧！”

望着他们的笑脸，参议员赶紧用膝盖撑起身子，心想，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车子一溜烟开走了，双排气管内的气体一路啪啪地爆响，轰碎了街道的寂静。他看着它向林阴道前方猛冲直撞而去，头部先是向上翘起，后来似乎慢慢摆平了，随着它走得越远，也显得越不真实。威胁的技巧，他们采用的是威胁技巧，参议员心想。他们刚才一直在等我，盯住大楼，等我一过马路就威胁我。所以他们还会回来的，我最好是离开……

即使是注视着车子飘然而去的时候，不知怎的，他觉得车子同时也在自行向后滑回来。它身分两处，既在远方，又在他眼前。在眼前，它颤动，噗噗响着，镀铬的黑色金属隐隐泛光，像海市蜃楼；在远处林阴道那边，它雷鸣般的发动机震撼着街道和建筑物。参议员意识到了，他看的可不是一辆普通车子。不是凯迪拉克，不是林肯、欧兹莫比或别克，也不是任何其他为人所知型号的车子，这是底盘、车轮、引擎、引擎盖、喇叭的任意组合，其中任何一个零件都未在任何车上使用过！是机械化的旧货栈雕塑！是即兴创造的，黑人杂种创造的杂种。然而，不是一般的改装高速车。而是极度傲慢、破坏性、恶意、蔑视的即兴创造，目的是要践踏和摧毁他们所经途中的一切，这是一颗投掷到街道上滚动的定时炸弹……

此刻，汽车的形象在他眼前发光，颤抖，悸动。一块凶狠的鲨鱼牙形状的挡泥板护着无牌的车尾，挡泥板两侧涂着红漆，因而车

身通体火焰般鲜红闪耀。车尾两侧各有一条纤巧的无线电天线，悠悠地在空中划动，其中一根上面悬荡着一条巨大的浣熊尾巴，华丽的皮毛正作涟漪状，另一根上则挂着一面南部邦联小星条旗。在宽大车尾的另一侧，他见到一幅呈打开状的弹簧折刀图像，上写：

我们已脱离了母亲！

为我们叫好啊！

查理见鬼去吧！

他们自己造的车，参议员继续想着。他们把部件凑到一起，合伙阴谋，秘密聚集，像一群游击队用走私部件组装机枪！而且把这混蛋家伙拼装得能跑动！没有一个主要部件能正常地与其他部件配套契合，然而，尽管他们违反机械公差的精密性，无视物理法则、产权、专利权等等所有一切，他们已经强迫一个一个的部件凑合，逼它跑起来了！这是哄小孩的、旧货栈造出的家伙，可是那些小丑们却让它动了起来，能跑！……

现在，车子吼着返回了。刹车时，车身猛烈而僵硬地摇晃，车轮哧啦着在地上摩擦，那几个人再次从敞开的窗口朝外观看。

“听着，桑拉伯，”距他最近的这人叫道，“你刚才说我们的小车时究竟说些什么啦？”

“去他的吧，伙计，”中间那人说，“什么也别问他！我已经跟你说过，这杂种贬低我们的小车！这家伙贬低我们的骄傲和快乐。所以，什么也别问他，只让他瞧瞧我们的车能干什么就是了！”

“记住我们的箴言吧，伙计：

打倒浣熊

乔·车升起！

“好啦 ,伙计 ,我说 ,给他屁股一脚吧 !”

“行啊 ,伙计 ;不过 ,现在别踢。”另一人说 ,“我们带这家伙坐一会儿后再踢……”

于是 ,一股热气朝他迎面扑来。接着车门开了。一只黑手伸下来时 ,他似乎听到高处什么地方传来了希克曼那给人带来安慰的呼唤声。

## 笔 记

从一九五二年《看不见的人》出版到一九九四年他去世,有关他的这部“创作中的小说”的各个方面,拉尔夫·埃利森确实已写了几千页笔记。有的笔记匆匆写在杂志订阅单上,或是潦草不清地写在用过的信封背面、账单或手边的任何纸片上。他将另一些笔记认真地抄入准备用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六本笔记本中,还有一些笔记是打印的。有的笔记长达好几页,这些自成一体的描写或对话仿佛是在考虑某个场景或人物,作者使之成了自己的沉思默想。有的笔记很简略,很晦涩;有的笔记甚至被另一个他创作过程中产生的不相干的想法打断,它们猛然地占据了埃利森的整个思维。埃利森去世后,我发现他的文件里到处都乱七八糟地插有他的笔记。根据我的判断,他从未有条理地整理过这些笔记。接着要做的是挑选,把这些笔记按顺序编排,我希望,这样一来,我的读者能通过书中的人物、场景、主题思想,对埃利森的观点和他的《六月庆典》的创作方法有所领悟,这一切都是通过这部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赋予了广泛寓意的美国长篇故事得以传递或暗示的。

故事情节发生在右翼运动前夕,但它预兆着随之而来的混乱。

记住,“故事的精髓是在某个假定的场合产生的人物内心活动。”内心世界成了故事情节的真正场景。在内心活动中,场景与主题交织在一起,连反面人物也变成了一个意象。

创作自然地采用应答的方式。参议员和希克曼牧师,小布里斯和希克曼教父。这一应一答的段落,或者说,这一解放的神话,是在医院里缓缓展开的,此刻的参议员迫于良心、记忆和希克曼的质问,开始向希克曼忏悔,其表现形式是布里斯记忆中的描述与希克曼独特的叙述相对照。

在希克曼教父与小布里斯之间的应答中需要记住的是,他们都在建造场景中的场景,它必须建造在民间诗歌和宗教语言分界线上。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使之得以强调。

(他们无需交谈,这样使缺少语言的交流得到戏剧化的表现,但他们仍保留过去的痕迹和记忆。问题是如何使之令人信服。)

在六月庆典中,希克曼和布里斯的布道必须与参议员后来在华盛顿的几次演讲联系起来……所有的节奏要通过相互呼应的反馈方式,通过不协调,还有反讽和几分喜剧色彩,来证明他的观点。

要使华盛顿作为一个权力、神秘、挫伤和可能的场所在希克曼心里运作起来。它具有历史意义,代表了过去、奴隶制、解放,也是一种对重建的背叛的延续。他不得不去猜想,或是竭力去猜想布里斯对这个城市及其权力结构究竟有多少了解。他要弄清楚,布里斯如何在获取、操纵权力的过程中陷得太深,他的经历和与之俱来的智慧又如何使他飞黄腾达。

希克曼用自己的爱心、牺牲和善意抚养这个男孩,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为消除种族隔离做出努力,他将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精力都赌在这一想法上。万般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布里斯的母亲极不恰当的请求。仇恨无法消除他兄弟被处绞刑,以及他母亲的去

世给他带来的悲痛。因此,他领养了这个婴儿,成了一名牧师,还将这个孩子培养成了一个小牧师。因而,当这个孩子离他而去时,他备受打击。但此事并没有让他失去自己的信仰,相反,还加强了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驱使他密切关注这个孩子的事业,特别是当这个孩子成了一个政治家时;当他得知布里斯处境危险时,这个信仰又驱使他来到华盛顿。他希望通过谈话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了解导致他们分隔的原因,了解为什么这个孩子成为有权势的人以后会对黑人采取否定的言行。这是一种反常行为,还是因为这个权力结构要求各职能部门的人员都必须照此章办事?

希克曼虽没接受过正规宗教学教育,但不乏智慧。他能言善辩,可根据听众要求,用混杂的语言朗诵他的经文。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实际上还是一个音乐家。他一直是一个受女人青睐的男人,可自从当了牧师后,他就不再和女人厮混了。他无法忘记他昔日那亵渎神灵的说话和思维方式。他满脑子方言俗语,即使当他想用更虔诚的公式化语言修正时,依然摆脱不掉。换句话说,他具有混杂的文化背景,因此,他常用亵渎的语言来表达神圣内容——至少在他的心里。口头上,他控制住自己。

论点:一个了不起的宗教领袖是一个“激发情感的高手”。他激发的情绪可使最理智的人变成通神灵的人。一个爵士乐音乐家要做的大同小异。他通过对声音和节奏的操纵所释放出的节拍和感情能使日常的现实生活得到升华。

作为一个当过爵士乐手的牧师,希克曼兼有这两种角色的性格,这也是他成为领导人的原因。他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没有直接的作用——或者说,至少在南方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但它存在着。

布里斯 [希克曼<sup>①</sup>]说,有事实,有真理;不要让事实妨碍你认识真理,实现真理。不要混淆事实和法律。法律是和事实打交道,可远在我们这里,事实就是我们弱小卑微。然而,一方面我们的处境似乎和法律条文相吻合,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的处境受到武力、多数人权力,以及随时准备用暴力将我们控制在法律之中的人左右。啊,但真理是另一回事。我们的处境并不像法律,对,是习惯法所规定的那样,因此要保护我们的真理,我们就要保护自己不受法律规定的制约。因为,法律的事实使我们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是的,那就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布里斯,孩子,因为我们在基督眼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基督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希克曼告诉布里斯:“亲爱的孩子,我们有契约的,但当你离开时,你就违背了契约。你跌倒了,布里斯;你跌倒了。但什么都没改变。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永远不会……”

在白人看来,黑人似乎更喜欢寻开心,因为他们的物质享受实在太少了。在白人看来,他们似乎也承受着更大的悲痛、伤心和忧伤,因为他们显然有太多的不幸。这些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是从他们的肤色和社会地位来看待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看做整个人类的一部分。

希克曼一直想教育布里斯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注重物质而轻视生活的人,也就是不要他成为一个看其肤色便知其身份的人。他一直想教育他看待自己以及他周围的那些人要根据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品性,还有他们不善表露的、不动声色的英雄品质。

[希克曼]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看待美国,也十分关注历史的

---

① [ ]中文字为卡拉汉所加,下同。

意义。他对这个孩子寄予的希望中含有神秘主义色彩 ,还有一种为超越对种族偏见的绝望而做出的努力。拥有这个孩子后 ,与之相关的 ,以及随之产生的恐慌过去后 ,他回归宗教 ,并在绝望之中开始寻求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用爱心和奉献去带大这个孩子 ,他希望 ,这个孩子得到悉心的照料和精心的培养后 ,就会以他的肤色、相貌 ,他的内在素质以及他的外表去参与更广泛的国家事务 ,并努力促成对黑人生活的改善和整个民族道义的健康发展。

对希克曼来说 ,布里斯既象征着一种美国问题的解决办法 ,也象征着一个有宗教发展潜力的人。希克曼把黑人命运看做是美国民主前途的具体表现 ;看做是注定要成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人 ,看做是终将受到世人尊敬的备受蹂躏的人。

但他在方方面面都经受了这个小男孩的考验——特别是一个男孩逃跑后。作者在这些观点体现得最为充分时将它们把握住 ,就黑人而言 ,它们还是美国困境的核心。希克曼经受的考验包括他对自己族人的忠诚、对美国的坚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父亲的资格问题与其生理上 ,还有心理上的成熟有关。他最终做到了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他坚信一个观点 ,并敦促他的族人也这样做 ,因为他由此可以看见自己的博爱得以实现。要舍弃布里斯 ,或者说要舍弃这个孩子所象征的希望 ,就是不但要接受失败 ,还要接受混乱和人类的堕落。

希克曼和这些老一辈的黑人在最为困难的条件下学会了仁慈、向往和忠诚。

“布里斯 ,你尽可相信这一点 :当你最后不得不想起我时 ,我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

“我永远不会想起。”布里斯回答道。

希克曼一直通过朋友和教友关注着逃跑了的布里斯的一举一动,因此,他知道桑瑞德的真实身份。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他不同意任何人去揭桑瑞德的老底——即使桑瑞德的政治立场令他心寒,他仍保持缄默,因为他要忠于在布里斯第三次逃跑被抓回来后他立下的协议,要忠于自己昔日的梦想。他也为自己在桑瑞德的诈骗生涯中充当的角色而感到内疚,并祈祷参议员改邪归正。希克曼瞧不起这个男人,但仍爱着这个男人孩提时的身影。

这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种族歧视,黑人就必须自我解放,成为自己理想中的自由人。

一部关于没有根基的美国人的书——是我们内心孤独的产物。那些摒弃自我,醉心于幻想的人,那些一方面称自己是民主人士,一方面拼命追求贵族特权的人,那些变成了演员、骗子、蛊惑人心的政客、诈骗犯和可恶地摧毁这个国家的人。

布里斯摒弃了基督教,认为它消耗体力,希克曼则把它看做是力量的指南。由此,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马丁·路德·金的影子,而桑瑞德却重蹈背叛过去的覆辙。

小男孩布里斯学会了人类邪恶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高尚的一面,这正是因为他被过早地推向了成年期。

当那个白人妇女自称为他的母亲时,布里斯看见黑人们的脸上流露出的恐惧,希克曼和[贝尔马舍教友]把那个红发女人带到城里去,布里斯则由一个黑人妇女带回家,他当夜就去掀她的睡衣。第二天,他被带去见已被人殴打过的希克曼。他深感内疚,以

为希克曼的被打与他被那个白人妇女拉扯过有关 ,还与他掀开那件睡袍有关 ;另一方面 ,他又被那个白人妇女吸引 ,还想跟她走 ,但被教友带回来了。希克曼身体恢复后 ,他带布里斯去电影院看电影 ,就在这里 ,布里斯幻想他的白人母亲也是一个白人电影明星。

布里斯的棺材是一个门槛 ,一个生存与死亡的交叉点。注意 ,除了其复活意义(基督徒的复活) ,布里斯的确感到 ,复活只不过是他在来世具有讽刺意味地成为了白人 ,而决不是人们希望把他培养成的所谓解放者。

当布里斯从他呆的棺材里出来时 ,他意识到了希克曼和其他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弱点 ,这种情绪与他对母爱的渴求交织在一起——现在 ,他认为这个要把他从棺材里拉出来的红发女人就是他的母亲。这便是复活的一种象征意义 ,围绕着它 ,希克曼构筑了这富于戏剧性的救赎仪式。但他在白人中探索生活 ,利用种族偏见的力量来惩罚黑人的软弱 ,以谋取自己的权力。对此人来说 ,政治家的政治是一出戏 ,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与他的内心感情相吻合。然而 ,命运却将他抛入黑人的生活圈 ,还使他无法去弄清楚 ,他究竟是一个有黑人血统的人 ,还是仅仅由黑人抚养大 ,并受到黑人文化熏陶的人。他告诉他自己 ,他恨黑人 ,但他无法否认他自己对希克曼的爱。对此他也懊恼不已。

此人根据社会政治集团对待人种的方式来判断人的缺点 ,并且靠钻空子混入白人社会 ,以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目的。

他是一个无根基的人 ,一个与孤独奋斗 ,并将之扭曲为怨恨和机会主义的人。他内心充满难以名状的恐惧 ,为克服这些恐惧 ,他避开那统治权力的教化影响 ,因为这种影响要求他接受自己和他的过去 ,他还用心计摧毁其他影响。中心再也保不住了。

一切都四散了 ,再也保不住中心 ,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①

---

① 这几行诗取自威·帕·叶芝的名诗《基督重临》。据《圣经》,基督重降人间时将带来太平盛世,但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另有一个行恶的伪基督降临人世。叶芝根据这个传说,运用象征手法,描绘了一幅两千年来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处于解体中的可怕景象,比喻当时危机重重的欧洲,如伪基督降临的前夜。该译文摘自《世界诗库》第二卷 588—589 页,飞白主编,袁可嘉译,花城出版社 1994 年版。全诗如下: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无疑神的启示就要显灵,  
无疑基督就将重临。  
基督重临!这几个字还未出口,  
刺眼的是从大记忆来的巨兽:  
荒漠中,人首狮身的形体,  
如太阳般漠然而无情地相觑,  
慢慢挪动腿,它的四周一圈圈,  
沙漠上愤怒的鸟群阴影飞旋。  
黑暗又下降了,如今我明白  
二十个世纪的沉沉昏睡,  
在转动的摇篮里做起了恼人的噩梦,  
何种狂兽,终于等到了时辰,  
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

也就是说，“让我们共进晚餐”与纯真被淹没、名誉被诋毁、信仰被破坏形成对照。

布里斯想起了希克曼谈及有关拉尔夫·华尔多·埃默森的话，就把他的电影摄影机称做一个“透明的眼球”。透过他，他可以看到潜伏的可能，他的“蓝眼睛”窥视着色情场景和人物，但他对他所鄙视的东西却视而不见。

布里斯的目的(直接的)是要挣钱把他带到更远的西部去；其次，从心理角度去分析，也是为了巧妙地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城里人的个性，以报复自己的生活。还有寻开心！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并不高明的骗子。

布里斯越是把摄影机当做一种遗忘、一种否定、一种歪曲和取笑的手段来摆弄，就越不得不去忘记自己过去的身份，不得不去猜想它的意义及结果。因此，他放弃了艺术。对他来说，每次冒险就不仅仅是被围困在自己的棺材里，而是一次次投向死亡。但这时已不再有希克曼站在他的头顶，不再有使他(还有他们)、使灵魂又一次得到复活的，充满圣歌、欢庆和吹呼的集会了。于是，他采取了更为恶劣的否定手段——他想强调他们不同的肤色，或者说，通过强调他们的肤色，他便可以充分利用他们自己也急于要否定自身肤色的愿望。<sup>①</sup>

要强调的要点须与布里斯从他的骗局中学到的东西有关；与

---

<sup>①</sup> 黑人和混血儿都有一种要否定自己的肤色的意愿，布里斯也许就是要故意激起黑人的这种意愿，而这实际上又是做不到的，于是黑人就更焦虑了。

电影和政治的关系有关，就他的身份而言，与美国式的不确定性有关，这也是一个为电影和政治所利用的话题……他将这一点与他的勾引的母亲联想起来，使他获得了一种创作性的灵感。他意识到他用不着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了， he 可以从种族偏见中创作一种新的政治身份，这样是不会引起人们质疑的，因为，它不是以生物学和社会学为中心，而是以社会权力为中心。

布里斯对电影画面之间的黑色瞬间着迷，他的生平也被电影遮掩着，就像他成为政客前的所作所为也不为人所知。“在画面之间寻找我，我在黑暗之中……”

要考虑，他的性格中有可能缺少一种尽义务的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他依然爱着这些老人，但他把对他们、对他的过去应尽的义务转换成了通过背叛获取的徒有其表的种种发展前途。还有根据人的肤色和价值观念所强加的社会等级观念。

布里斯对黑人的攻击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他有负罪感，只是他不肯承认。他拍摄电影的冒险经历亦如此。令他着迷的是，电影的秘密就在事实上大部分使电影情节发展的内容都存在于黑暗中的两个画面之间。因此，电影观众被操纵在黑暗中，而他则是左右观众的人。这一点被带入他的政治生涯，在那里，他的动机深藏在表面上仅仅是种族偏见之后，他还变态地任自己给黑人增加压力，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该作品中含蓄的主题之一是，希克曼拒绝政治行动，拒绝把政治当做实行变革的中介力量。由此，我们要提及五十年代的历史状况，那时的黑人牧师显然在借助被动反抗的力量参与政治。

希克曼，你是一个牧师还是一个吟游诗人？

恐怕两者兼而有之——但记住，福音是难以捉摸的！

注意：对布里斯来说，斯芬克斯之谜<sup>①</sup>具体体现在他认识到了美国人都是演员，体现在他是如何使用摄影机的。但当他使塞弗雷的母亲怀孕后，这个谜使他本来就困惑的内心更为混乱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他对自己的身世之谜的疑惑。

重要的是要记住，布里斯对希克曼的否认就是对他自己的否认。这种否认使他获得了某种自由，但这是一种紊乱的自由，它将他引入一种无法确定的心理平衡，使他一提及种族、黑人和种族调和就感到有压力。因此，他也否认塞弗雷，拒绝见他，也不愿接受父亲的角色（那种古老的美国式的对认可不同种族的拒绝）。

如果说，他的出逃之行是发生在夜间，那么，他也穿过了耀眼的灯光，在那里，他始终是若隐若现——只除了对那几个监视他的黑人。

布里斯感到痛苦，因为他一直想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就像希克曼教导他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逃离了那些要使他有一个完整人生的人。他希望变成一个“白人”后，使自己完全融入那个将他排斥在外的社会群体，为此，他毒害了自己的心灵。参议员布里斯的人生依然不完整，希克曼和其他教友仍在怀念着他充当过的角色。他追求权力，但他脱离了权力的真正来源，<sup>②</sup>就这样，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治恶魔。

当布里斯穿梭于北方人之中时，他总是惊讶地发现，他们似乎意识不到他可以意识到的潜在机会——虽然他也意识到，他们察看不出他的出身背景。然而，他知道，那也是一个历史意识问题，

---

① 见第8页注④。

② 即脱离了他的社会根基，脱离了养育和培育他的黑人们。

他也知道 ,他们已经忘记了 ,或是从来不知道美国生活的实质问题。这是他从政的一个原因。这是他与南方人为伍的原因 ;他意识到 ,他们从没有停止过用自己的知识与北方人的愚昧与冷漠抗衡。这种游击战术也被转用到政界。

叙述布里斯为了使用权力怎样磨练自己。要把握他的面部表情 ,他使他自己坚强起来 ,为的是丝毫不流露出他过去与黑人一起生活的经历 ,不流露出南方的口音 ,除非他想用它来蒙人。他将宗教语言艺术用于政治目的。也许 ,这可以勾勒出种因于种族问题而引起的态度上的差异。展现那些向文化共性发展的文化特征。

桑瑞德知道 ,是否有黑人血统并不重要 ,其实他自己也无法断定他有还是没有 ,因为他认识那么多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黑人血统 ,而实际上有。这种情况的产生源自社会安排与组合的方式 ,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这样 ,他的职位受到了威胁 ,因为他自己的权力有赖于他对种族的操纵。所有政界要人的权力概莫能外。那便是可笑之处。权力与生物学和遗传学无关 ,而与人造的 ,以及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关……既然美国理想包含了宗教成分 ,它便是永存的。

希克曼问布里斯 :“孩子 ,你为什么不信守宗教 ? 你本该以上帝的名义敦促人们 ,主一直在注视着你。然而 ,你却从事政治活动——在那里 ,人们甚至不知道你是谁 ! 如果你对它们撒谎的内容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他们甚至不会在乎。你就这样从事政治活动 ! 你胆敢在人们真诚信奉的领域里欺骗他们。”

布里斯 ,既然你非得走自己的路 ,那你为什么不追随亚伯拉罕·林肯之后 ?

那时光已经停滞 ,他也不在人世 ,他们最后击败了他。

但他们必须杀害他才能阻止他 ,布里斯。他心地善良 ,孩子。他才是你应该追随的人。他的威望很高 ,却家境贫寒。他经历过痛苦 ,知道如何对待痛苦 ,如何承受痛苦。他真不简单 ,布里斯。他是所有伟人中最不简单的人之一。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夕阳西下……夏日消逝。不够回味。桑瑞德的逝去的意义还不在此。

希克曼是“吉姆” ,布里斯是“哈克” ,他们都向往这片领地。

密西西比不是一条“清澈透明的”河流 ,也不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淑女” ,这狗娘养的是一条浑浊、粗犷、奇特的河流。

C. L. R 詹姆斯的论点是 ,正是奴隶制造就了亚伯拉罕·林肯雄辩的口才。这话没错。它还造就了许多相信社会制度人士的口才——但更重要的是 ,它是美国黑人艺术的源泉。它不像它最初形成时那样反常。奴隶制一直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人性中产生了最优良的品质 ,也产生了最邪恶的品行 ,还培养了北方人的某些最崇高的素质。

注意！这不是我开始创作时的意图。另外还有值得挖掘、值得记住的东西。

艾伯特和阿纳托尔<sup>①</sup> 对梦境内容的延伸表示了反对意见 ,他

---

<sup>①</sup> 艾伯特和阿纳托尔可能是埃利森的两个朋友 ,埃利森可能曾将他的稿子给他们看过 ,他们提出了太多内容都是在梦境或梦幻中延伸展开的这一问题 ,而埃利森却意在通过这样的写作技巧来揭示复杂的人物性格和深刻的主题思想 ,表示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性。

们恰恰不理解 ,梦境中的人物内心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披露 ,他们也没能把握住我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条理结构的不完整使读者不得不去想像作品的题材内容 ,较少受到作者的控制。因此 ,我不喜欢向别人展示我的作品 ,直到它接近完稿。

## 后语 :致学者的话

一九九四年拉尔夫·埃利森去世时,他留下了笔记、磁带录音稿、电脑打印稿和软盘。他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为这本书所做的一切都留下了,不管如何断断续续,看样子只有一例外,那就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一封信中所称的“创作中的小说”的那个部分,它被烧毁于十天前发生在马萨诸塞州普莱恩尔德的那场大火中,这场火还烧毁了埃利森的别墅。当我试着摸索一个内容完整、条理清晰的顺序时,我感到多少有些事与愿违,因为我慢慢意识到,尽管埃利森希望写一部巨著,但他的这部传奇故事就像威廉·福克纳的长篇小说<sup>①</sup>那样,无法将所有内容收入一部书的篇幅。我根据情节的发展和进展,着手整理他的这部几经修改,有时是反复推敲的场景和章节。但同时我不安地感到自己过于强求一致:如果将所有章节编辑成一部条理清晰、内容连贯的著作,手稿中的某些细节还要进一步展开,而有时候伸出来的一只脚则会被砍掉。

问题是遗著的编辑不应该用自己的语言去完成作者没有完成或没有表达的内容。版前稿本(手稿)应该对编辑的决定起限制作用。如果一切都是平等的,那么作者手稿的最后一次修订稿应该具有特别的权威。早在一九五八年或一九五九年,埃利森在他的最后手稿上留有第二卷的字样,这样,真实可信的读者版本问题得

---

<sup>①</sup> 这里是指威廉·福克纳描写他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的多卷本小说,即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

以解决了。在这个版本中,他创作的小说的情节、人物和抒情表明他的想像力和长篇小说创作力都达到了颠峰时期。埃利森一九七〇年提到这“三卷”正在创作,但没有完稿的作品时,第二卷已逐渐形成一部离完成仅差一步之遥的小说。除极个别的非常简短的段落创作于九十年代,这部小说都不是埃利森近期创作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创作规模宏大、创作技巧新颖、自成一体的、引人入胜的、含义深远的家世般的长篇故事。况且,这本书包含的故事及两个主人公的关系是埃利森多年来致力叙述的作品主题中心。

一九五九年埃利森从这一手稿(还有第一卷的序言)中挑选、装订、精心编辑过的取自“创作中的小说”的首次发表的那部分,以《希克曼的到来》为标题刊登在索·贝娄主编的《高贵的野蛮》(一九六〇)上。《六月庆典》则包括如下内容:《希克曼的到来》,第二卷,根据埃利森太太的记录,其最后修订稿是一九七二年重新打印出来的,其中还包括埃利森一直延续至一九八六年的亲笔修改和更正;一份标题为《布里斯的出生》三十八页纸的手稿,也就是现在的第十五章,取自《闪光的凯迪拉克》(《美国评论》,一九七三)那一段落的插入,使第二章中的参议员的演讲和小说最后的一幕更好地承上启下;后来的版本在第十四章中插入林肯纪念堂场景的对话及段落是为了阐明、加强情节内容。我应该指出,除了《希克曼的到来》,埃利森还从第二卷中抽出另外三段内容发表——《屋顶、尖塔及屋里的人》,《六月庆典》和《夜谈》。所有这些都分别刊登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五和一九六九年的文学评论季刊上,现在,它们又在本书中各得其所,再次问世。与《希克曼的到来》不同的是,这三段内容均是第二卷的延展部分。对这几段已出版的内容,埃利森留有复印件,上面好几个地方留下了他的亲笔修改和增补。假如碰到已出版的版本和手稿有变更的情况,我编辑时选择的是前者,除非埃利森在出版后还做过明显的修改,或者是,加上从已出版的版本中被删除的段落可以更突出小说的意义,使之更有连贯性。

埃利森的整部手稿中有好几处篇幅停顿,但他并没有在第二卷中表明章节。作为编辑,我尊重埃利森的停顿;此外,考虑读者的需要,我按照手稿和情节,在恰当的地方将《六月庆典》分成章节。有时,手稿的编页和埃利森的相当确切的笔记存在偏差,这表明他对故事情节的顺序还不够确定。处理这类问题时就必然取决于编辑的鉴赏力以及对作者意图的揣摩。至于我本人,我根据埃利森未标明日期的笔记中详细制定的顺序,对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做了排列,这些笔记概要地表明了小说的情节——从试图绑架布里斯直到希克曼“带布里斯去看电影,就在这里,布里斯开始产生幻觉,认为他的生母是电影中的一位明星”。对于如何安排《六月庆典》的结尾,埃利森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线索。他是在第二卷最后手稿的二百八十四页中,用加大的字体补充了关键的一段。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他却用这段插曲将小说推向了高潮和尾声。这一段生动地表现了埃利森推崇的那“谢幕的气氛,那掩卷后对我们所经历的历史道义的片刻沉思”,因此,它加深了我对这一场景的印象,也认为这是为埃利森所称的《六月庆典》这部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最富有逻辑性、最感人的片段。

最后的事情是编辑对用做编辑《六月庆典》的手稿段落的副本文本进行编务校正。我自行更正了一些词法方面的问题,如神化(deification)被打印成了(diefication)。有时,我还自行更正了一些内容方面的问题,如将4.5英寻(four fathom five)错误地引用为(full fathom five)。为了做到清晰、简洁、明了,我对第二章中的一些段落稍微做了修剪,我想,埃利森在小说正式出版时也会这样处理的。我还删除了第三章中与第二章的演讲内容不一致的两小段。最后一点,我没有将埃利森试探性地钉在第二卷打印稿中末尾的那一章节编入书中,尽管那一段情节引人入胜,但它明显没有被写完,也没有被修订过。因为《六月庆典》这个版本是面向读者

的 ,我没有将我更改过的词法及内容方面的问题一一列入书中的篇幅。即将出版的面向学者的版本将注明我的这些更正 ,并收入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大量手稿及初稿 ,使学者和读者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埃利森的这部前后花了约四十年时间的“创作中的小说”。面向读者的版本一出版 ,对埃利森的笔记和手稿感兴趣的人便可在国会图书馆埃利森出版物中亲眼目睹这些实物了。

约翰·F.卡拉汉

一九九九年二月